

武俠世界
第38年
33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高峯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獨臂魔女」。易敏隻身前往塞外尋父，因四眼法與蠱王正在鬥法，好心的阿蘭叫倩兒留住他到蒙古包暫宿一宵，也因此認識了阿蘭一家人。阿蘭兄長沙德休了妻子細娃，其娘家住托托山，易敏目的地正是托托山，二人結伴而行……高峯先生所著的故事新奇刺激，尤以塞外的風土人情有異於中土，令人更感新鮮。欲知易敏塞外一行，有何不尋常的經歷呢？天地萬物所包含的隱秘，尚有幾多未被人類所發掘？饒有興趣的話，不妨欣賞一番，宇宙的神秘，確令人嘆爲觀止。

*　　*　　*

今期有史金先生撰著的「蛇鬼山鬥蠱記」、魏力先生所著的「火海生死鬥」結局篇，捧場的讀友絕不容錯過精彩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陰差陽錯」。另有史金先生撰著的「綠林紅粉傳」；魏力先生所著的連續篇故事「海底火龍」，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6.1.3.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33期
(總號194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獨臂魔女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高峯・文　可飛・圖

他長相敦厚，神情木訥，穿着一身雙排扣的粗衣布衫褲，令人一眼看去，就能斷定他是一個鄉下人，土包子。

祇見他騎着一匹瘦馬，風塵僕僕的來到這陰山脚之下。

陰山橫跨漠北，東西千里，唐代詩人王昌齡曾有這樣的一段絕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陰山在漠北，是中原與胡人歷次相爭的要隘，一個鄉下人跑到這裏做甚麼？

這的確是一件怪事，無論是誰都會以懷疑的眼光向他瞧上一兩眼的。

現在就有人瞪着懷疑的眼光向他多瞧一兩眼了。

＊　＊　＊

「姑娘妳看……」

塞外尋父　佳人伴行

「唔，這個人像個漢家郎，可能是從中原來的。」

「中原來的？看他一副土頭土腦的長相，一身鄉下人的模樣，他也能夠從中原跑來咱們這裏？」

「別看不起人，倩兒，漢家郎比咱們的見識廣，要不，他就不會萬里迢迢的跑到咱們這兒來。」

「那也不見得，明明山上去不得，他為甚麼要去送死？」

「倩兒，妳又錯怪人家了。」

「你是怎麼啦？為甚麼老是幫着別人講話？」

「不，倩兒，我沒有幫別人，是妳沒有弄清楚，妳想想，漢家郎住在中原，祇不過剛剛走到這裏來，他怎知道巴貝跟吉妲今天在山上比鬥。」

「這個……」

「啊！姑娘，他要上山了，咱們管是不管？」

「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快，到前面去阻攔住他。」

＊　＊　＊

他是鄉下人，但絕不是土包子。

讀百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他能夠由中原來到塞外，一般知識水平絕不會是差於常人。

不過，他卻不知道巴貝跟吉妲在山上決鬥，更不會想到祇要他走上山峯去，就不會活着走下山來。

祇有一點他感到奇怪，原是晴空萬里的天色，山頭上為甚麼會雲流霧旋。有時還發出令人心悸的怪異之聲。

他祇是感到奇怪。絕未想到那是一種極大的危機，他仍然提着韁繩讓瘦馬沿山道緩緩馳去。

忽然一股急風由一側勁射來，瘦馬一聲長嘶，陡的一立而起，他冷不防有此一着，竟被掀下馬背。

摔下馬不要緊，不幸的是他腰部竟然碰到一塊尖石頭，一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暈了過去。

「啊，對不起，漢家郎，我祇是不想讓你上山去……」

「妳……為甚麼？」

「好死不如賴活！這句話可是你們漢家人說的？」

「對，我絕不想死。」

「不想死為甚麼要上山去？」

「難道上山就會死？」

「你說對了。」

「我不懂。」

「你可知道巴貝與吉妲？」

「不知道！」

「你果然是個土包子，連巴貝、吉妲都不知道！」

「在下確是孤陋寡聞，請姑娘指教。」

「巴貝是蠱王的孫子，吉妲是四眼法王的女兒，他們兩人正在山上決鬥……」

「蠱王與四眼法王是誰？」

「哼，你這人……」

跟土包子交談的是倩兒，說了半天，土包子還是土包子，他甚麼也不知道，倩兒櫻唇一嘟，不願意再浪費唇舌了。

其實他也不願意說話，適才一跤摔倒痛得心脾俱痳，他祇是忍着疼痛而已。

他雖是忍着疼痛，卻禁不住冷汗直流，另一名少女阿蘭出來了。

因而詢問道：「漢家郎，你受了傷？」

那漢家郎道：「妳們這裏的石頭欺生，差一點沒有砸斷我的肋骨。」

阿蘭啊了一聲：「倩兒，這都是妳惹的禍，還不替漢家郎看看。」

倩兒道：「對不起，漢家郎，讓我看看你的傷怎麼樣？」

倩兒約莫十六七歲，穿着一身綠色衣裙，一頭長髮用一條翠綠頭箍箍着，腰間紮着一條鮮艷的腰帶，模樣俏皮已極。

阿蘭是倩兒的主人，她們主婢的打扮相同，祇是衣着的顏色有別而已。

阿蘭一身嫣紅，頭箍及腰帶卻是金色，襯托她明眸皓齒，顯得十分突出，她比倩兒大兩歲，更令人感到一股成熟之美。

她們是兩位明艷照人的少女，縱然在中原也極少見。

土包子跋涉萬里，自然見過不少女人，祇是他個性木訥，從來不敢跟女人接近。現在倩兒要查看他的傷勢，不由慌了手腳。

「不，一點皮肉之傷罷了，不要緊的，不過……」

他閃身逃避，不肯讓倩兒掀開他的衣衫，不意又牽動了傷處，痛得他齜牙咧嘴，冷汗再冒了出來。

倩兒櫻唇一嘟，道：「姑娘，妳看，這人不知好歹，咱們何必管他。」

阿蘭道：「別瞎說，倩兒，中原是禮義之邦，這位漢家郎是一個君子。」

看裝扮，這兩位少女多半是蒙族的姑娘，她們能說得一口好漢語，已是難得，阿蘭更是談吐不俗，不由引起了這位漢家郎的興趣。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在下祇是不敢唐突佳人，請兩位不要見怪。」

阿蘭微微一笑道：「好說，其實你既然行走江湖，就應該灑脫一點，出門在外的人，怕的就是病痛，讓傷勢惡化了，可不是好玩的！」

漢家郎道：「這……咳，怎麼好勞動兩位姑娘。」

倩兒道：「別硬了，快給我看看。」

這回他不再逃避了，讓倩兒看了他的傷勢。

左側肋骨一片青腫，傷得眞不輕，好在倩兒帶有療傷靈藥，經過一陣內服外敷，總管沒有大碍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了，漢家郎不由抱拳一禮道：「多謝，請問……」

倩兒道：「我是倩兒，你呢？總該有個姓名吧。」

漢家郎說道：「在下姓易單名一個敏字。」

阿蘭道：「原來是易公子，你到咱們這裏來幹甚麼？」

易敏道：「在下是去托托山。祇是路過貴地。」

阿蘭臉色一變，道：「甚麼？你要去托托山？」

易敏答道：「不錯，莫非有甚麼不對嗎？」

阿蘭略作沉思道：「巴貝、吉妲已經離開了，咱們回去再說。」

易敏道：「兩位姑娘請便。」

阿蘭道：「易公子，天色已經不早，你的傷勢又沒好，勉强過山會有危險，我家離這兒不遠。何不到我家過一晚明天再走？」

易敏道：「在下還支持得住，好意心領。」

倩兒道：「別不好意思，這裏的山路難走得很，這匹瘦馬如果馱着你走，一定是會爬不過去。」

阿蘭道：「倩兒說得對，易公子，別跟自己的身體過不去，否則你就不用去托托山了。」

去托托山是易敏此行的目的，如果因病倒而去不到托托山，他的千辛萬苦豈不是白費？

想到這裏，他不再堅持了，但仍訥訥的道：「咱們萍水相逢，這……」

倩兒可不管這些，右臂突的一伸手，穿進易敏的臂彎裏，左手抓起瘦馬的韁繩，道：「姑娘，咱們走……」

被女孩子架着走，易敏還是生平第一次，他那張敦厚的臉頰立即紅了起來，好在兩個女孩子都沒有注意這些，否則眞叫他無地自容了。

轉過一個山丘，果然看到一個部落。

那是一些蒙古包，整齊的排列在一座山谷之內，包頂炊烟裊裊，原來已近晚餐時分了。

山谷的底部用木柵圍着很多牲口，祇見馬嘶羊叫，雞鳴狗吠，好一片熱鬧景象。

他們剛剛到達谷口，就被一羣小傢伙發現了，他們圍了上來，纏着阿蘭主婢詢問，吱吱呀呀的鬧個不停。

最後倩兒惱了，叱喝着把他們趕開了，才算替阿蘭解了圍。

阿蘭主婢住的是一座最大的蒙古包，他們距離包門不遠，一對年輕男女已經迎了上來。

阿蘭迎上去為易敏介紹道：「這是我哥哥沙德、嫂嫂細娃。」

易敏連忙雙拳一抱道：「見過大哥大嫂。」

沙德道：「兄弟不要客氣，你是怎麼啦？」

阿蘭道：「倩兒驚了他的馬，害他跌傷了。」

倩兒道：「我是好意嘛，他要是上了山，不死在巴貝手裏才怪。」

沙德點點頭道：「這的確不能怪倩兒，不要緊，兄弟，我爹懂得治傷，請他看看。」

易敏隨着他們走進蒙古包，他算是又開了一次眼界了。

蒙古包這三個字，在中原人聽來頗有神秘的感覺，其實祇是一個家庭的縮影。最大的特點由於他們是遊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家中一般用具，都要便於攜帶。

阿蘭兄妹的爹名叫木扎蘇，是一個身材高大，年約六旬老人，他是這一部落的酋長，有三千左右族人歸他統轄。

易敏見過木扎蘇，受到熱情的招待。他的腰傷也經過老酋長的診治，三兩天就可以復原了。

晚餐之後，他們在包裡閒談，沙德向易敏看了一眼道：「易兄弟，聽阿蘭說你要到托托山？」

易敏道：「是的，我爹到托托山替我娘找藥，一去三年一點音訊都沒有，半年前我娘去逝了，所以我要去找爹。」

沙德道：「兄弟，塞外不比中原，由這兒去托托山可難走得很。」

易敏道：「多謝大哥關懷，為了找我爹，難走一點算不了甚麼。」

阿蘭道：「我哥哥的意思是除了塞外風沙滿地，住宿有困難之外，還有別的問題。」

易敏問道：「還有甚麼問題？」

阿蘭道：「適才巴貝跟吉妲在山頂上決鬥，你都看見了，這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易敏詫異地問道：「他們決鬥，關我甚麼事？」

沙德道：「四眼法王吉妲就住在托托山，怎能說不關你的事？」

易敏道：「我還是不大明白。」

沙德道：「塞外的統治者名義上是罕特王，實際上是分東西兩部，東部是蠱王法竺的天下，西部是由四眼法王哈密達管轄，有時候罕特王還要聽他們的。」

易敏道：「那也沒有甚麼，不管誰統治塞外，我不觸犯他們就是。」

倩兒呶呶嘴道：「如果咱們不攔阻你，你早就觸犯他們了。」

易敏道：「這個……」

阿蘭道：「蠱王與四眼法王是罕特王的兩大國師，他們會巫術，也會使蠱，為了爭權奪利，他們相持不下，明爭暗鬥一直在不斷的進行，這兩人的門徒遍塞外，不明究裡的人很容易就冒犯到他們。」

易敏眉峯一皺道：「這麼一說，我是寸步難行了。」

阿蘭道：「的確是這樣的，除非是……」

易敏道：「除非怎樣？蘭姑娘。」

阿蘭却向她的兄嫂瞥了一眼。

倩兒也在瞧細娃，莫非沙德的妻子會是國師門下？

易敏心頭有些懷疑，也舉目向細娃投下一瞥。

細娃一如眞名，生得嬌小玲瓏，十分可愛，她的年齡似乎跟阿蘭不相上下。

不過她更顯得成熟，也許由於她是個少婦吧。

* * *

「哈哈……好得很……」

也沒有人說話，沙德却說了好得很三個字，易敏依然弄不明白。

好在沙德的語音略停，又接着說下去。

「易兄弟，細娃兩年前就要去看她的娘親，因為沒人陪伴，所以一直沒有成行，這一回就拜托你了。」

「啊！不成，沙德大哥你為甚麼不陪大嫂去？」

「我？哈，兄弟，我要是能去，那還會等到今天？」

「這是為了甚麼？」

「咱們有一個仇家，時常想消滅咱們，本族武功好一點的沒有幾個人，所以咱們至今一家都不敢離開本族。」

「原來是這樣。」

「你願意了？」

「不，孤男寡女，在下……在下……不敢。」

「哈哈……」

沙德再度大笑，好像沙德的話十分好玩，或者是十分好笑似的。

易敏並不覺得好笑，因為他大為愕然。

阿蘭也不懂，所以詢問道：「大哥，你這是……」

沙德道：「易兄弟祇是一個大孩子，他居然說甚麼孤男寡女，妳說這還不算好笑？」

阿蘭道：「易敏是漢家郎，在中原對禮教是很重視的，所以你不能怪他。」

沙德臉色一整道：「易兄弟，細娃的娘是四眼法王的門下，如果沒有細娃同你一道去，你絕對到不了托托山。」

阿蘭道：「我大哥說的都是眞的，你祇要把細娃作嫂嫂看待，那有甚麼關係？」

易敏道：「看來我是別無選擇了，大嫂，咱們幾時動身？」

細娃道：「後天吧，你還要休養一兩天，我也要收拾一下。」

易敏道：「好的。」

* * *

三天後的一個清晨，易敏身穿蒙裝，與細娃向陰山北麓進發，他們每人騎着一匹長程的健馬，另外還有一匹專門馱東西的。

塞外氣候較為寒冷，此時已是初夏，清晨的山區依然有些寒意。

他們原是並騎而行，後來山道逐漸狹窄，就祇能魚貫而行了。

走山道是辛苦的，有時候必須牽着馬步行，小心翼翼的才能通過山隘險道。

經過一天的跋涉，當晚霞映山之時，他們還在亂山叢中打轉。

易敏看了一下天色道：「大嫂，天色已晚，咱們要露宿山中了。」

細娃道：「咱們原是遊牧民族，露宿有甚麼要緊？」

易敏道：「話是不錯，可是……」

細娃微微一笑道：「不必擔心，我已經有露宿的準備。」

她的確已有了準備，營帳、被褥、乾糧、食水，全由另一匹牲口馱着，就算走到荒漠絕域，他們的食宿也不會發生甚麼問題。

易敏初到塞外，人生地不熟，一切祇好聽從細娃的安排。

不過當夜幕臨降之際，他們並沒用到帳幕，因為那裡有一個頗為寬敞乾淨的山洞，自然不必使用帳

幕了。

細娃是一個行走荒漠的能手，一切都做得有條不紊，使易敏大爲佩服。

他們首先卸下馬背上的東西，放牠們到附近吃草，再在澗前升起一個火堆，鋪好被褥，才開始晚餐。

飯後易敏將馬匹帶回到洞口附近拴好，以免走失，於是回到山洞準備睡覺。

但他剛剛走到洞口，竟然臉熱心跳，驚慌失措的逃了開去。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他看到了甚麼恐怖的東西？

不，他祇是瞧到了一具一絲不掛的人體而已。

這具人體絕不恐怖，而且當得上是上蒼的傑作。

雙峯高聳，柳腰一握，玉腿修長，膚如凝脂，再配上那張芙蓉花般的臉蛋，實在美麗已極了。勿怪易敏祇看了一眼就臉熱心跳，驚慌失措了。

他看過很多女人，沒有看見過這般的情景。

他認爲這景象是罪惡的，但潛意識之中，却希望多看一眼。

好色是人類的天性，何況他年近二十，血氣方剛。

不過名花已然有主，他不得不收拾起心猿意馬，山洞他不便再進去了，那麼睡覺又如何解決？

「到火堆旁打坐吧！」

他有一身武功，打打坐同樣可以恢復疲乏，祇不過他還沒有打定主意，一縷嬌音已由洞內傳了過來。

「兄弟，你是怎麼了啦，爲甚麼不來睡覺？」

「我……還不想睡。」

「這不行，兄弟，咱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一路上危機四伏，要不養足精神，怎能應付未來的變故？」

「這個我明白，可是……」

「我知道了，原來你這麼小心眼。」

「我怎麼小心眼？」

「男人女人都是一樣由母所生，清清白白，你爲甚麼不敢看？」

「誰說我不敢看，祇是不該看。」

「爲甚麼不該看？」

「因爲妳是有夫之婦。」

「原來又是爲了這個，那你就弄錯了。」

「哦……」

「昨天以前，我是有夫之婦，今天我祇是一個棄婦而已。」

「這話怎麼說？」

「丈夫不伴着妻子回娘家，却要一個陌生男子作伴遠行，你想有沒有這一個道理的？」

「這的確不近人情，是……」

「其中情節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明白清楚的，你先進來睡，讓我慢慢的告訴你。」

「妳穿上衣服好麼？」

「兄弟，你這是强人所難了，脫光了睡是我多年的習慣，祇要我們心地光明，脫光了有甚麼好怕的？」

易敏似乎被她說服了，遲疑了一陣，終於鼓起勇氣，走近山洞，好在細娃已蓋上了被子，他的神色也自然多了。

細娃嫣然一笑道：「睡下來，兄弟，讓我慢慢告訴你。」

細娃叫他睡，他向被褥瞥了一眼，又感到難爲情起來了。

原來這套被褥很窄，可能是供單人使用的，他要是睡下去，就得跟細娃緊緊的擠在一起，就算她是一個棄婦，也是不應該的。

細娃見他遲疑，不由櫻唇一呶道：「虧得你還在江湖上跑，連入鄉隨俗的道理都不懂，快睡下去，否則我要生氣了。」

易敏無可奈何，祇得合衣睡了下去，細娃祇是呶一呶嘴，並未堅持要他非脫衣不可。

雙方稍作沉默，細娃忽然嘆了一口長氣。

易敏不安的道：「原諒我，大嫂，我還不大習慣。」

細娃道：「我不勉强你，不過今後你應該叫我的名字，不能再叫大嫂。」

易敏道：「這……」

細娃道：「我告訴你吧，我奉王子之命嫁給沙德，原是有使命的，沙德也猜到了這一點的，他一方面是貪戀我的美色，另一點是想因我之關係拉攏哈密達國師，後來……唉……」

易敏估不到這位細娃姑娘，還是塞外一位風雲人物，她的婚姻竟然牽涉到王子與國師，爲了滿足他的好奇之心，忍不住的詢問道：「後來怎麼樣？」

細娃說道：「後來，他見我無意替他拉攏國師，咱們也就貌合神離，同床異夢了。」

易敏道：「就算這樣，在名義上妳還是他的妻子。」

細娃道：「不，我已經跟他要來一紙休書，咱們已經沒有夫婦關係了。」

易敏道：「妳要去見王子？」

細娃道：「是的，不過我先送你到托托山，我娘也住在那裏，我很想念她。」

易敏問道：「王子是誰？」

細娃道：「是塞外統治者蒙古罕特王的長子魯魯巴博，他也是塞外第一勇士。」

易敏道：「他叫妳嫁給沙德，是要妳控制他的部落？」

細娃說道：「你很聰明，不錯，控制沙德的部落，就是我的使命，因爲沙德父子也是蒙古族有名的勇士，王子很注意他們。」

易敏道：「沙德很精明，所以妳的任務失敗了。」

細娃道：「不過，我已經對他們瞭如指掌，王子要對陰山用兵，我敢保證將他們一擧消滅。」

易敏心頭一凜，道：「細娃，一夜夫妻百夜恩，難道妳沒有一點情誼？」

細娃道：「這些事你是不懂的，咱們睡吧！」

她沒有對易敏作額外的要求，這一夜總算平安的度過了。

翌晨早餐之後，他們繼續上路，當晚趕到了武川縣城。

細娃風姿卓約，明艷照人，在塞外是罕見的，他們剛剛進城，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們前脚落店，身後就跟進來兩名彪形大漢，其中一個身穿紫色短裝的大漢招呼他的同伴在一張桌前坐下，店小二一見這二人，趕緊奔了過去，哈着腰道：「兩位要些甚麼？」

紫衣大漢道：「一壺酒，兩個小菜，哦，小二，你順便叫那位姑娘過來！」

紫衣大漢指的是細娃，要店小二叫她過去陪酒，此人敢如此目無法紀，必然不是等閒人物。

但店小二却苦着臉道：「烏龍大爺，這只怕不行，人家是小兩口子，她不會肯的。」

烏龍怒漢哼一聲，道：「小兩口子又怎樣？只要在武川城就得聽我烏大爺的，快去叫她過來。」

店小二實在害怕這位烏大爺，只得走向細娃道：「姑娘，那邊烏大爺請妳過去聊聊。」

細娃臉色一沉道：「一個地頭蛇居然敢欺到我姑奶奶頭上來了，小二你不要管，咱們會應付的。」

店小二看出易敏細娃不是常人，知道會出事，趕忙避了開去。

易敏道：「姓烏的是甚麼人？敢如此橫行無忌。」

細娃道：「他是一位勇士，所以人人怕他。」

易敏問道：「甚麼叫做勇士？」

細娃道：「功夫高，力氣大，就叫勇士，此人是摔跤高手，在武川一帶沒有對手，兄弟，我是一個女人，有人欺負我，你可不能不管。」

易敏道：「好，如果他來找碴子，由我應付就是。」

細娃道：「多謝了，兄弟。」

他們說話之間，烏龍已走了過來，雙眼一翻，冷冷一哼道：「大爺叫妳妳不去，是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烏龍說的是蒙語，細娃却用漢語回答道：「識相一點，姓烏的，你這點莊稼把式，別在我丈夫面前丟人！」

烏龍也用漢語道：「妳也是漢人？」

細娃道：「我丈夫是漢人。」

烏龍向易敏看了一眼，道：「是他？」

細娃道：「不錯。」

烏龍道：「很好，烏某在競技場候敎。」身形一轉，與另一名大漢急奔而去。

易敏眉峯一皺，道：「細娃，爲甚麼要說我是妳的丈夫？」

細娃道：「原諒我，在這種場合，我們只有認作夫婦才算適宜。」

這些解釋自然有些牽强，但易敏却不便駁斥，只得淡淡道：「不要讓別人失望，咱們走吧。」

* * *

競技場在南門，那兒有一塊空地，此時已經人潮擁塞，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靠城根築等有一座三丈見方八尺高矮的土台，是專作競技用的。

易敏與細娃走近空場，人們就自動讓開一條道路，待他們到達台之前，烏龍已在台上哇哇大叫。

「小子，還不上來領死？大爺如果不能摔扁你，今後就跟你小子姓。」

易敏足尖一點，彈身躍上土台，道：「朋友，你要跟在下打賭？」

烏龍道：「不錯，大爺要賭你的老婆！」

易敏估不到他提出這麼一項賭注，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因爲她沒有老婆，萬一輸了怎麼辦？

烏龍見他不敢承諾，更是得意的哈哈大笑道：「不敢？小子，原來你是孬種。」

此時站在台下的細娃倒是先開口，她挑了一下柳眉，那雙美麗的眸子射出兩道殺機，櫻唇一呶，冷哼一聲道：「不要顧慮，易敏答應他，但要問他拿甚麼作賭注？」

易敏還沒有開口，烏龍搶先笑道：「好，大爺用這顆項上人頭，小娘子滿不滿意？」

細娃道：「不滿意，如果你輸了，就終身跟隨咱們作僕人。」

烏龍道：「好，一言爲定，姓易的，請。」

此人不愧是一個摔跤能手，語音一落，雙脚突分，上身微微向前傾，兩隻粗壯的手臂平平的擧了起來。

他的下盤十分穩固，雙脚錯開

移動，處處穩住重心，像這樣一個好手，要想摔倒他的確是不容易。

他們在台上游走，由功架上看，易敏就差得多了。

當他們游走了一圈子之後，烏龍找到了一個機會，健臂一伸，突向易敏的臂膀上搭來。

烏龍是一個摔跤的高手，只要被他搭上臂膀，很難不被摔出去。

的確有人被摔出去，但見人影一閃，接着轟的巨响，震得塵土飛了起來。

一招就分輸贏，看熱鬧的不由爲易敏發出一聲嘆息，他們認爲這位漢家郎太不自量力，憑他那副清清秀秀的長相怎能跟巨無霸似的烏龍相比。

這一輸可就糟了，連美麗的妻子都要拱手讓人，豈不太過不值？

人們在替易敏嘆息，但一口氣沒有嘆完，忽然掀起一片驚呼。

莫非台上出了甚麼意外？

不錯，台上的確出了意外，因爲被摔倒的竟然是摔跤高手烏龍。

在人們驚呼聲中，烏龍爬了起來，適才這一跤摔得不輕，他却有些不服。

「姓易的，你使的是甚麼邪術？」

「你錯了，在下只會武功，不會邪術。」

「我不相信，咱們再來一次。」

「好，朋友請。」

他們再度開始游走，烏龍的脚步比剛才更慢、更穩，因爲他要防備易敏的邪術，也不願再度被摔。

一圈二圈，在第三圈的中途，他認爲找到了機會，雙臂立即閃電般的搭上來。

「轟」的一聲，又有人摔倒了，不幸得很，被摔的還是他烏龍大爺。

這次他却一蹦而起，口中一聲暴吼，撤出一把迎月彎刀，不管三七二十一，沒頭沒腦的向易敏一陣亂劈。

這是耍無賴，輸不起，烏龍大爺算那門子好漢？

塞外民風淳樸，崇拜英雄，烏龍原是人們心目中的偶像，這一回他自己砸了鍋了。

台下噓聲四起，台上的烏龍也處於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的窘迫局面。

因爲他連揮數十刀，連易敏的衣服也無法沾到，不必別人動手，他已自己無地自容，但羞刀難入鞘，這個台叫他如何下法？

易敏很有耐性，他像猴子似的逗着他，有時候他故意賣個破綻，讓台下的觀衆替他捏一把汗。

細娃不願他們再鬧下去，因此出聲招呼道：「易敏，別逗弄他了，下來吧！」

易敏道了一聲好，突然伸手一抓，烏龍使得呼呼風聲的迎月彎刀已然到了易敏的手中，他將彎刀丟在台上，彈身躍下了地面，頭也不回的與細娃雙雙離去。

回到客棧之後，店小二立刻迎了上來道：「公子好功夫，咱們武川城裏的人總算沒有白活，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易敏微微一笑道：「好說，在下這點莊稼把式實在算不了甚麼！」

店小二道：「公子太客氣了，不過烏龍並不好惹，公子今後要防他一點。」

細娃道：「你是說他有後台？」

店小二說道：「是的，少夫人，他有一個兄弟，名叫烏虎，是罕特王駕前的武士。」

細娃答道：「多謝你，咱們自會小心的。」

店小二道：「公子的房已準備好了，請跟小的來。」

易敏原想另外要一間房間，却被細娃哀求的眼神所阻止，本來嘛，夫婦分房而居，豈不叫人懷疑？

他們跟隨店小二來到了一間窗明几淨的上房，細娃遣走店小二之後，閂上房門，低頭輕輕道：「委屈你了，兄弟！」

易敏眉峯一皺道：「這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我不明白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細娃道：「在武川城，如果有人向一個女人調情，縱然是女人的父兄也不能過問，祇是那女人的丈夫才能挺身干涉。」

易敏一聽，愕然道：「塞外會有這種規矩。」

細娃道：「並非整個塞外都是一樣，武川城却是其中之一。」

易敏道：「這就難怪了。」

細娃道：「兄弟，我原來猜忖你會武功，却未想到你的武功竟然這麼高明，告訴我，你剛才是怎麼樣把烏龍摔倒的？」

易敏道：「我用的是沾衣十八跌，一般摔跤的功夫，怎能跟佛門絕學相比。」

細娃道：「原來你出身少林，名師出高徒，難怪你的功夫這麼了得。」

易敏道：「時間不早了，有話明天再說，妳睡吧。」

細娃櫻唇一嘟，說道：「你就這麼討厭我？」

易敏道：「姑娘貌比天仙，塵寰罕見，祇是……在下不習慣這樣。」

這並不是最好的解釋，細娃却無可奈何，不過她並不着急，因爲她有兩樣仗恃，一是憑藉她的美色，一是仗恃她的巫術，她自信要

獵取一個男人不會是一件難事。

於是她緩緩的解除衣衫，再次來個徹底大解脫。

易敏的臉色出現了紅暈，神情顯得十分尷尬。

這回他沒有逃避，祇是擰身瞧着窗外的夜色，直到細娃用被蓋着她的胴體，他這才和衣躺下去。

這是一根木頭，他竟然不爲美色所動，看來除了施展巫術，就別無選擇了。

細娃的娘紅蓮，是四眼法王的親傳弟子，她授巫術於紅蓮，算得是巫門一個高手。

適才烏龍欺負她，她原可施巫術的，爲了掂掂易敏的斤兩，她才裝作跟常人一樣。

易敏的出身細娃明白了，少林弟子師出名門，她更不能放過。

於是她咬破中指，擠出一滴鮮血，暗中彈在易敏的後腦上，然後唸唸有詞，施展她擄男人的魔法。

胡族並不重視禮教，細娃又是出身巫門，她却生性保守，對男女關係從不隨便，她與沙德是明媒正娶，也是唯一接觸過的男人，以巫術獵取男人，這也是她第一次施展。

她沒有獵取男人的經驗，但却相信她的巫術，她自信身邊的這個男人必然會投進她的懷抱。

她果然沒有猜錯，易敏在魔法的催使下坐了起來。

這是行動的開始，第二步應該是男人脫衣。

她掀開了被子，在淡黃燈光下露出她那身白如羊脂，艷光四射的玉體，因爲她太喜愛易敏了，幾乎有點迫不及待。

當她伸出纖纖玉指，準備幫助易敏脫下衣衫之時，她忽然臉色一變，伸出的手指又縮了回來。

敢情易敏並未解除他的衣服，祇是雙目垂簾，寶相莊嚴的在那兒打坐。

「好得很，咱們倒要試一試，看誰行，誰不行。」

她第一次施展魔法獵取男人，竟然遇到了強頑的抵抗，這是罕見的，魔法是無往而不利的，她從未聽說過世上會有拒抗魔法的男人。

於是她再度咬破中指，將亮晶晶的鮮血塗在易敏的後頸。

這一次她獲得成功，易敏在心神猛的一震之後，陷於迷離之中了。

她幫助易敏除去所有，然後又予以引導……

易敏徹底失敗了，此時俯仰由人……

經過一陣劇烈騷動之後，細娃滿足了，她讓易敏保持君臨之勢，突然撤去魔法。

「啊……」

易敏很快的就清醒了，他却嚇得跳了起來。

細娃沒有纏住他，却使出女人另一種武器——哭。

「嗚嗚，兄弟，你欺負了我，我不依……」

他的確欺負了她，適才的情景記憶猶新，眼前的陳跡斑斑可考，他還能說些甚麼？

「細娃，我該死，妳怎麼樣懲罰，我都接受。」

「眞的？」

「大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我絕不騙妳。」

「好，我要你做我的丈夫，喜愛我，疼我。」

「唉……」

「怎麼樣？你不願意？」

「不，有妳這麼一個國色天香的妻子，我怎麼會不願意，祇不過……」

「你有困難？」

「是的，細娃，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窮得連一天三餐都成問題，此次萬里尋父，是經過兩年多努力才湊來的路費，像我這樣的一個窮人，怎能養活得妻子。」

「不要擔心，易敏，咱們年輕，都有工作的能力，就算憑咱們雙手，也能夠活下去，再說我還有一些積蓄。」

「這……」

「不要想那些了，過來，易敏，我要你……」

這是一個新奇的夜晚，易敏是前所未經歷的，他們在憐愛與瘋狂中度過，幾乎沒有半點浪費。

翌晨他們又添置了一些飲食，逕向沙拉毛林奔去。

然後經三合太，百靈廟，再沿哈爾江河奔向哲斯。

這一路上，他們完全像一對新婚夫婦，輕憐蜜愛，夜夜春宵，連大漠上的風沙之苦也不覺得了。

由百靈廟出發，旅途就更加艱苦了。極目千里，一片風沙，連禽獸都看不見一隻，不要說人跡了。

當他們宿在一道可避風沙的沙丘之後，那兒有一些野草，可以供馬匹食用。

細娃帶來之帳幕，小得祇能供兩人緊緊擠在一起，好在他們已成了夫妻，不必再有甚麼顧忌。而且大漠之中一到夜晚溫度驟降，爲了抵禦奇寒，也非擠在一起不可。

大漠之中看來極少生物，但一到深夜，往往聽到一些十分刺耳的怪異聲音，有的像鳥鳴，有的像獸吼，有的像瘋漢狂叫，有的像怨婦夜泣，沒有人能聽得出那聲音的來歷，祇能說是大漠的神秘罷了。

易敏初到大漠，第一次聽到那些怪異的聲音，因而，他詢問細娃：「細娃，那是些甚麼在叫？」

細娃道：「大漢的呼叫，或是叫它魔音。」

易敏道：「這麼說，妳也不知道了。」

細娃道：「沒有人知道大漢的神秘，祇有兩點你必須注意。」

易敏問道：「那兩點？」

細娃道：「如果你一聽到一種聲音，像是叫你的名字，你千萬不能回答。」

易敏問道：「要是回答了呢？」

細娃道：「你的靈魂會被攝去。就祇剩下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

易敏道：「會有這種事？」

細娃道：「千眞萬確，你不能不相信。」

易敏道：「這實在太神秘了。還有一點是甚麼？」

細娃道：「大漠上會忽然出現你想像不到的東西，譬如：貓、狗、牛、羊、雞、蛇、禿鷹、蜘蛛等，不管是甚麼東西，你必須遠遠的避開，千萬不能讓它接近。」

易敏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細娃道：「那些動物多半是聖者放出來的蠱，或者是某一聖者的本命之神，一經招惹，必然會賠上一條性命。」

易敏問道：「聖者是甚麼人？」

細娃道：「是魔法的巫師，聖者是對他們一種的尊稱。」

易敏長長一嘆道：「塞外大漠實在太神秘了，如果沒有妳祇怕眞是寸步難行了。」

細娃嫣然一笑道：「娶我這樣一個妻子，你沒有吃虧吧？」

易敏道：「何止不會吃虧，簡直賺盡了便宜，不過我有點不解，妳怎麼知道這些？」

細娃道：「我在大漠長大的，當然是知道。」

易敏道：「妳會不會巫術？」

細娃遲疑了半晌，道：「我原是不該告訴你的，你這一問，我不能不說。」

易敏道：「我是隨便問問，不方便妳就不必說了。」

細娃搖搖頭道：「不，你是我深愛的丈夫，我怎能瞞你。」

語言一頓，接道：「我娘名叫紅蓮，是四眼法王的親傳弟子，我也是一位巫師，自然要習巫術了。」

易敏的確是隨便問問，想不到她的妻子居然也是一位巫師，一時之間竟然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細娃櫻唇一嘟，道：「怎麼，看不起巫師？」

易敏道：「不要誤會，細娃，我祇是覺得有點突然而已。」

細娃道：「我知道中原各派是將巫師看作邪魔外道的，但在漠外，巫師的地位卻崇高無比。罕特王的王朝，可以說是巫師的天下。」

易敏道：「妳說得對，中原武林是以眞實的功夫對敵制勝，對魔道的確是不屑一顧。」

細娃道：「這是看法的不同，不過咱們不必爭論這些，我祇希望你不要因爲這一點而看不起你的妻子。」

易敏環臂一摟，將她那具香馥馥的玉體摟了過來，道：「怎麼會的，妳不要瞎猜！」

細娃道：「你願不願意學習巫術？」

易敏道：「原諒我，細娃，我是少林門下，學巫術爲師門所不許的。」

細娃道：「那麼，我不勉强你，咱們睡吧。」

此後一連十多天，除了漫漫黃沙，他們沒有遇到過人跡，如果不是有女同行，易敏並不敢擔保他能夠度過這無邊無際神秘莫測的大漠。

這天晌午時分，驕陽如火，熱浪襲人，他們人馬都已全身是汗。

走前頭的細娃忽然歡呼一聲道：「那邊有水草，易敏，快……」

在哈爾江河岸邊，有一片青青草原，而且還有幾株矮樹，這在沙漠中是少見的。

他們馳到草地，解下馬背上的東西，讓牠們去自由飲食。

細娃向河水瞥了一眼，道：「易敏，我想去水裡泡泡。」

易敏道：「好，咱們一起去。」

在渺無人跡的荒漠之中，無須有甚麼顧忌，因此，他們將身上所有的一切脫了下來。

易敏跟細娃成婚不祇一天，但此時卻目光一亮，呆呆的向她呆望着。

那是一具完美的人體，當得是上蒼的傑作，他雖然天天摟抱，卻沒有像眼前看得眞切。

細娃看到易敏的灼灼目光，雖然心頭暗喜，卻也有些羞澀。

「看你這副饞相，難道還沒有看夠了麼？」嬌軀一擰，逕自向河水奔去。

易敏倒眞是沒有看夠，因而跟下去將她摟抱過來。

鴛鴦戲水，果是人生一樂也，他們鬧了將近半個時辰，才携手走回岸上。

細娃抹乾身上的水漬，穿上衣服，取來乾糧食水，與易敏到矮樹下進食。

發掘秘密　教習漢語

他們剛剛塡飽肚皮，易敏忽然指着南方道：「細娃，那是甚麼？」

那是一溜沖霄而起的塵土，正迅速向北延伸。

細娃看了一眼道：「是馬隊，咱們快拾奪一下。」

他們拾奪得不慢，蹄聲已經傳入耳鼓。

細娃目光銳利，遠遠打量一陣道：「是烏龍兄弟，果然是來找痲煩的。」

易敏道：「不要怕，烏龍兄弟算不了甚麼！」

細娃道：「可是裡面有一個巫師，此事祇怕有點痲煩。」

易敏道：「妳認識那個巫師？」

細娃道：「認識，他叫隆札尼，是蠱王三大弟子之一，此人道行很高，咱們祇怕有一番苦戰。」

易敏道：「這樣吧，待會兒如果必須動武，妳先伴着隆札尼跟他拖延時間，待我解決了烏龍兄弟之後再來幫妳。」

細娃道：「不，如果我跟隆札尼鬥法，你千萬不要插手。」

易敏道：「好吧！」

他們說話之間，馬隊已然接近，來人共有二十一騎，這般人一到草原，立即將易敏、細娃圍了起來。

隆札尼是這二十一騎的首腦，也是二十一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由他兩鬢斑白，滿臉皺紋推想，他的年歲至少已屆花甲。

祇是他眼射奇光，色迷迷的瞧着細娃打量着。

那副饞涎欲滴的神情，好像要將細娃一口吞下去似的。

細娃撇撇嘴，哼了一聲道：「隆札尼，你想幹甚麼？」

隆札尼哈哈一笑道：「就是這句話，妳倒問起我來了。」

細娃道：「我回家，難道這也是犯法？」

隆札尼道：「回家？妳的家在陰山腳下，那裏又有一個家？」

細娃道：「沙德休了我，我是回托托山去的。」

隆札尼道：「沙德爲甚麼休了妳，是妳不守婦道嗎？」

細娃怒斥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隆札尼道：「如果妳私通外族，我就管得着了，他是誰？」

細娃道：「他叫易敏。」

隆札尼道：「是妳新嫁的丈夫？」

細娃回答道：「你管得太多了，隆札尼。」

隆札尼道：「細娃，這並不是我多管閒事，妳應該明白，巫師是不許嫁給外族的。」

細娃道：「不勞費心，這些我都知道。」

隆札尼道：「那妳明知故犯，公然反抗本教的教規了。」

細娃道：「別拿大帽子來壓我，我沒有反抗教規。」

隆札尼說道：「易敏是妳的丈夫，在武川城裡，是妳親口對烏龍說的，對不對呀？」

細娃道：「那是烏龍想强迫我，我才那麼說的。」

隆札尼哈哈一笑道：「好口才，可是妳爲甚麼不說妳的丈夫是沙德呢？再說，如果烏龍知道妳是巫師，他還敢對妳强迫麼？」

細娃道：「沙德休了我，我不願再說他是我的丈夫，何況巫師的身份，是不隨便洩漏的，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隆札尼道：「妳這全是强詞奪理，我不能相信妳的辯白。」

細娃道：「要怎樣你才相信？」

隆札尼道：「跟我去見王子，由王子自己裁決。」

細娃道：「我會去見王子的，但不是現在。」

隆札尼道：「細娃，咱們是朋友，希望妳不要迫我動手。」

細娃撇撇嘴道：「如果你把我當作朋友，就不該這樣逼我。」

隆札尼怒道：「細娃，妳當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細娃冷冷道：「要動手姑奶奶奉陪，何必發這麼大的火氣。」

＊　＊　＊

這位姑奶奶軟硬不吃，除了動手一搏，實在沒有別的法子了。

於是隆札尼扭頭吩咐烏虎道：「姓易的交給你們，死活不論，記住，一定要將他收拾下來。」

烏虎道：「副國師，放心，他逃不掉的。」

隆札尼道：「好，細娃，咱們換個地方。」

細娃道：「你先請，我隨後就到。」

隆札尼道：「妳想幫助姓易的？哼！有我在不會叫妳如願的。」

細娃道：「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祇想跟易敏說幾句話而已。」

隆札尼道：「好，妳說吧，我等妳。」

此人老奸巨滑，他果然猜中了細娃的心思。

易敏的敵人是二十個，一對二十是一個懸殊的比數，雙拳難敵四手，是以細娃不由得不替易敏擔心。

她想幫他一下，用魔法除去幾個最厲害的敵人。

祇不過她的心思被隆札尼拆穿了，那張宜嗔宜喜的粉頰也變得一片嚴肅。

「易敏，我擋着敵人，你快逃！」

她幾乎是附着易敏的耳朵說

話，爲的是不讓別人聽到，但是，看在隆札尼眼中，認爲他們太過親熱，因而大喝一聲，道：「細娃，光天化日之下，妳竟敢如此過火？」

細娃淡淡道：「這沒有甚麼，話不傳六耳，我祇是不讓你聽到。」

隆札尼道：「妳說完了沒有？」

細娃道：「你不要打岔，還有幾句就說完了。」

隆札尼氣得雙目發火，祇好讓她再說下去。

細娃不再理他，仍然附着易敏的耳朵道：「快向北邊逃，我會追上你的。」

易敏道：「妳放心，二十個土鷄瓦狗算不了甚麼，我倒是替妳擔心，此人能夠當上了副國師，一定不是等閒人物。」

細娃道：「你眞的不怕他們？」

易敏道：「眞的！」

細娃道：「那就好了，你也不必替我擔心，大漠副國師多得很，我不會輸給他的。」

他們好像是卿卿我我，情話說不完似的，隆札尼不耐煩的催問道：「細娃，妳有完沒完了？」

細娃道：「完了，請吧！」

隆札尼隨手一抖，一片濃烟立刻捲着他全身，細娃晃身一躍，也沒入濃烟之內，但見烟雲滾滾向東北飛滾而去。

易敏從來不知道甚麼叫魔法，對那滾滾而去的濃烟，感到十分驚奇，烟雲逐漸遠去，他還在眼巴巴的看望着。

烏虎哼了一聲道：「輪到你了，娃易的，你是自己結束，還是要咱們費點手脚。」

易敏問道：「結束？結束甚麼？」

烏虎冷哼道：「少跟大爺裝瘋賣傻，要咱們動手，你必定不會好受。」

易敏道：「你們一定要動手，那也沒有法子，請吧！」

烏虎道：「聽說你對摔跤十分高明，大爺先掂掂你有多少斤兩！」

烏龍身材高大，烏虎較烏龍更高半個頭，像他這樣魁梧的身體的確是一個摔跤的好材料。

可惜他還是跟烏龍一樣，雙臂剛剛搭上易敏的臂膀，身形就被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道掀了起來，「叭叭」的一聲巨響，祇見塵土激飛，他已經齜牙裂嘴的被摔開了一丈以外。

烏龍急忙將他扶起道：「老二，這小子有點邪門，咱們不必跟他客氣。」

烏虎伸手一揮道：「大家一起上，剁了這小子。」

在他這一聲吆喝之下，二十名漢子一起撲了上來，有長刀，有彎刀，二十件兵刃一起向易敏身上招呼。

易敏沒有携帶兵刃，祇好解下了腰帶應敵，不過他這條土布腰帶，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

他能夠將力貫帶身，將這當作槍、棍、刀、劍、鞭使用，同時具有挑、刺、點、劈及鎖拿的功用，一旦揮舞起來，沒有人能夠接近五尺之內。

他心存厚道，不願傷人，腰帶剛柔並用，專門鎖拿敵人的兵刃。

這一來倒是好得很，兵刃滿天飛，二十名大漢呆如木鷄。只不過刹那間，他們全都變作赤手空拳。

易敏收起腰帶，冷冷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在下留給你們一條生路，但事不過三，各位再要找麻煩，那就怪不得在下了，請吧！」

烏虎知道自己這班人比起人家相差太多了，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等待副國師隆札尼回來之後再說。

他們撿回了散落四週的兵刃，仍採包圍之勢，他們不肯去，似乎有所期待。

易敏明白他們是期待甚麼，他也忍不住向東北方面望去，因爲那是隆札尼與細娃決鬥的所在。

如果細娃失敗，他必然敵不過隆札尼的魔法，那麼這茫茫大漠，就是他葬身之地了。

他果然已經看到了，那是一道淡淡的光圈。

那道光圈在快速的滾動，顏色頗爲暗淡，它像哈爾江河的白光，也像一團正在消失的薄霧。

只不過眨眼之間，光圈滾到易敏身前，一具亂髮蓬飛，神色疲乏的人體逐漸現了出來。

她是細娃。

易敏大吃一驚，彈身一躍，擁着她的纖腰道：「細娃，妳怎麼樣？」

細娃苦澀的一笑道：「我不要緊，只是太過疲勞了，這般人……沒跟你動手？」

易敏道：「動過手了，我給他們一點教訓。」

細娃道：「我說呢，他們會對你這麼仁慈！」

易敏道：「不要管他們了，咱們走吧。」

細娃道：「好的。」

他們要走，沒有一個人敢攔阻他們，但烏虎却臉色蒼白，連青筋都現了出來。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說道：「細娃，妳殺了副國師。」

細娃道：「沒有，我只是要他睡一會吧！」

烏虎道：「妳記住，細娃，王子不會饒妳的。」語音一落，蹄聲驟起，這二十騎人馬一起向東北奔去。

易敏不安的道：「對不起，細娃，我替妳惹來了不少麻煩！」

細娃嫣然一笑道：「該來的總會來的，不要管這些了，我想睡一會，抱着我走吧！」

易敏道一聲好，抱起她的嬌軀，縱身躍上馬背，一直向北方馳去。

又是十來天的跋涉，哲斯終於遙遙在望，細娃向天色望了一眼，道：「易敏，今晚趕不到哲斯了，咱們找個地方歇息吧！」

易敏道：「右前方有一片樹林，咱們到那兒去搭帳篷。」

細娃道：「不行，那兒去不得。」

易敏道：「甚麼？」

細娃道：「那是鄂倫春人的墳地，他們十分忌諱別人踐踏，就算無意走進去，也會被認爲生死大敵。」

易敏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嚴重，鄂倫春人是甚麼樣子？」

細娃道：「他們是一股邊疆的少數民族，全族老少加起來也不會超過三千之衆，不過他們驍勇善戰，男女都會打獵，獸肉是他們的主要食物，生活條件十分落後。」

易敏道：「這是一個沒有開化的野蠻的民族了，好在人數只有那麼多，否則豈不天下大亂？」

細娃道：「那也並不盡然，如果他們人數多一點，接觸外界的機會就會增多，知識就不會這麼貧乏，野蠻的習俗自然就會逐步的改善。」

易敏道：「有道理。」

細娃微微一笑，道：「咱們到左面去吧，那兒沒有鄂倫春人的墳墓。」

左面森林不大，但樹木巍峨，濃蔭瀉地，是一片未經開發的原始森林。

他們在林中找到一塊空地，卸下馬背上的行裝，搭起一個小巧的安樂窩。

細娃爲了防止野獸蛇虫侵襲，在四週用樹枝設下了一道禁制，連馬匹包含在內。

易敏不解的問道：「妳這是做甚麼？」

細娃道：「原始森林之中，多半會有野獸蛇虫，不得不防備一下。」

易敏哈哈一笑道：「插幾根樹枝就能防得了野獸蛇虫？」

細娃道：「你只要走出那些樹枝，必然走不了回來，不信你試試看？」

易敏道：「我明白，妳用魔法。」

細娃嫣然一笑道：「總算想通了，快些吃晚餐吧，林中黑夜來得快，咱們要早點睡覺！」

吃罷晚餐，細娃匆匆收拾一下，他們就被黑幕籠罩了。

森林的黑夜是不易忍受的，除了虎虎生威的夜風帶來凌厲無比的寒氣，還有虫鳴獸吼，怪聲四起，令人有着毛骨悚然之感覺。

但小帳春深，這雙青年男女，正陶醉在情愛之中，虫鳴獸吼，更是增長了他們的情趣。

只不過人是血肉之軀，長途跋涉之後，再來個瘋狂之娛，自然在極度疲乏之中而沉沉的睡去了。

* * *

「細娃，快醒醒，只怕有點不對。」

的確有點不對，除了馬匹有點跳躍嘶叫，還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聲浪。

細娃伸手撥開帳細看，一股濃烟帶着炙人的熱浪忽然撲鼻而來，森林另一邊紅光耀眼，大火已經向他們逼近。

「易敏，是山林失火，咱們快逃。」

他們匆匆穿上衣衫，提着篷帳及行裝再解開馬匹的轠繩，然後向外狂奔。

森林籐蔓糾結，有些地方無法容許兩人並行，因而細娃走在前頭，易敏緊緊跟隨身後。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森林，一股勁風忽然向細娃胸前襲來。

細娃是魔法的高手，但武功却是平常得很，此時突遇暗襲，她確是驚嚇得大聲尖叫，却無法逃避這凌厲的一擊。

虧得易敏眼明手快，足尖一點，去勢如風，伸手一抓，一把抓着那柄暗器。

他雖是抓着那柄暗器，救了細娃一命，但不遠之處傳來牲口悲鳴，想必馬匹也中了計算。

不錯，的確是有人先用一把火將他們逼出森林，再以暗器在林邊突襲，除了像易敏這等高明的武功，一般人很難逃過伏擊者的毒手。

細娃驚魂甫定，嬌臉立時蒙上了一片殺機，她要看看是甚麼人如此惡毒，手段如此兇狠。

她看到來人了，但却神色一呆。

敢情是三名身披獸皮，亂髮赤足的鄂倫春人。

放火燒山，將野獸迫出，然後予以捕殺，這是鄂倫春人行獵的一慣手法。

原來，易敏與細娃帶着三匹牲口，被誤認爲是一羣野獸。

這原是一場誤會，但這場誤會幾乎使細娃喪失了生命，這口氣她

實在嚥不下去。

此時大火已經燒到細娃的身後，她忽然口唸咒語，伸手向大火連揮三次，三朵拳頭大的火花，竟然應聲而起，然後分向那三名鄂倫春人飛去。

鄂倫春人大吃一驚，口中一聲狂叫，扭頭拚命的狂奔，但火花速度太快，仍分別擊中他們的後心。

獸皮着火即燃，迅速向全身擴展，鄂倫春人同時發出慘叫，一起向山坡之下滾去。

這一滾火是被他滾熄了，但已傷及遍體，半晌爬不起來。

易敏心有不忍，咳了一聲道：「算了吧！細娃，野人無知，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燒傷了的三名鄂倫春人，細娃的氣已經消了一大半，經易敏這麼一勸，她也不再想殺人了。

不過這場意外的災害，使他們蒙受了損失，一匹馬被鄂倫春人射死，另兩匹馬不知逃往何處去了。好在哲斯鎮近在咫尺，只好由易敏背着行裝營帳，聯袂向鎮上奔去。

他們先找一間客棧住下再進飲食，然後買了三匹駿馬，繼續向托托山進發。

由哲斯北上，極目千里，一片荒涼，除了滾滾黃沙，任何甚麼都看不到。

易敏在馬匹上搖頭一嘆，道：「中原萬里河山，繁華有如錦繡一般，像這等荒涼的地方，也實在少見。」

細娃噗嗤一笑道：「誰叫你有福不會享，跑到這兒來了？」

易敏道：「要不是爲了找我爹，就算用八人大轎也抬我不來。」

細娃撇撇嘴道：「任何東西都有它好的一面，難道這大漠中，就沒有一點值得你留戀麼？」

易敏道：「妳說得對，我疏忽了一點，大漠甚麼都沒有，但女人卻美得出奇，不過我想像中，這樣的美人只怕不多，我應該是最幸運的一個。」

細娃抿嘴笑道：「看你蠻老實，原來你也會油嘴滑舌。」

易敏道：「我說的是眞心話，妳不信？」

細娃忽然臉色一整，道：「我相信，不過，從現在開始，咱們要經歷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旅程，隨時隨地都會遭遇到危險的威脅。」

易敏道：「妳說的我不懂，這裡連鬼影都沒有看到一個，誰會給咱們危險的威脅了？」

細娃道：「你說對了，他們就是鬼影子，也叫鬼人，由哲斯到托托山，這一塊寵大的土地，就是他們活動的地方。」

易敏一怔道：「鬼影子，鬼人，嗳，細娃，他們到底是人是鬼？」

細娃道：「他們是一個怪異的民族，居住在土拾廟一帶，他們會隱身之術，縱使在大白天，也祇能看到他們的人影，所以一般人稱他們是鬼影子，或者叫他們是鬼人。」

易敏道：「他們也會魔法？」

細娃道：「會，而且他們的隱身術比魔法更可怕，咱們一般巫師，也對鬼人十分憚忌。」

易敏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今後咱們小心一點就是了。」

他們果然十分小心，一連幾天都平安度過了。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正坐在一塊草地上歇息，細娃取出乾糧食水，正待與易敏分食，她一抬頭，像發現了甚麼，手中所持有的食物幾乎驚得掉了下來。

易敏見她神色有異，心知必有絕不尋常事故發生，順着她的目光一看，他的神色也爲之一呆。

那是一個十分淡薄的人影，如非日正當中，光線極爲强烈，以及他們的目光銳利，必然無法看到那個人影。

此時，細娃的情緒穩定了下來，悄悄的對易敏道：「看到麼？那鬼影子。」

易敏答道：「看到了，讓我給他一下試試。」

他順手拾一截枯枝，健腕一抖，枯枝以風馳電掣之勢奔向那個鬼影子。

「噗」的一聲輕響，同時揚起一聲慘叫。

他擊中了那鬼影子了，那鬼影子並非鬼物。

不過他也消失了，他們游目四望，再也看不到半絲人影。

易敏牽着細娃的手，奔到鬼影子適才立身之處，發現地上留下一條血跡，這條血跡延長約莫兩丈，就再也看不到了。

易敏道：「果然是隱形人，他既然並非鬼物，就沒有甚麼可怕的。」

細娃眉峯一皺：「不，易敏，如果是陰天，是黑夜，那道淡薄的人影，咱們必然是看不到，瞧不見的，你想想，別人摸到咱們身邊還不知道，豈不嚇死人了。」

易敏安慰她道：「放心吧，不會有事的。」

細娃知道易敏是在安慰她，但除了時時提高警覺，實在別無他法。

他們吃過午餐之後，繼續上路，一連三天過去了，並未發生甚麼意外。

＊　＊　＊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世間的事是很難逆料的。

這天晨初時分，大漠上刮起風來了。

它是一股頗爲强的狂風，但見沙飛石走，天昏地暗，聲勢威猛已極。

易敏與細娃勉强行了一程，實在太過困難，祇好找到一個可以躲避風沙的地方停了下來。

這兒是幾塊巨石，躲避强風直接襲擊是可以的，完全避免風沙却是不能夠，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們祇得拴好馬匹，兩人在石下偎依着。

他們原來要等待風勢減弱之後繼續上路的，誰知風勢一直不弱，那就祇好在此地露宿一宵了。

不知是甚麼時候，他們睡着了，而且同時兩人做了一場惡夢。

不管是美夢或是惡夢總會醒過來，在夢境的一切遭遇醒來之後必會消失。

他們醒來之後，但惡夢依然，他們在夢中的感受並未消失。

這的確不是夢，他們被活生生的關在石牢中，怎會是夢？

「啊！易敏，這是甚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看來咱們中了別人道兒。」

「你說這會是甚麼人？」

「這就很難說了，最可能就是鬼影子。」

「那就糟了，沒有聽說落入鬼影子手中的人會活着出來的。」

「不要急，這間石牢未必攔得住咱們。」

他站起來，邁步走向石門，伸手向鐵環一拉，石門竟然紋風不動。

莫非石門太沉重？

就算石門沉重吧，他身負上乘武學，絕不會連一扇石門都拉不開。

於是他凝集眞力，準備再來試試。

但他忽然臉色一變，頹然走回細娃身邊，發出一聲長嘆。

細娃一怔道：「易敏，你怎麼啦？」

易敏道：「我中了毒，半點眞力都無法提聚。」

細娃大吃一驚：「當眞麼？」

易敏道：「妳走吧，細娃妳會魔法，他們攔不住妳的。」

細娃一嘆道：「你中了毒，我怎能棄你而去？再說我也中了毒，如果沒有解藥，就算能夠出去，也是死路一條！」

易敏道：「如此說來，咱們祇有聽人擺佈了。」

細娃道：「他們不殺咱們，也許咱們還有值得利用之處，既然無法逃避，祇好看情況再說。」

細娃語音甫落，石門忽然「呀」的打開，在感覺上，他們斷定是有人進來，祇是甚麼都沒有看見罷了。

這的確是十分可怕，你看不到別人，別人却能夠見到你，人家如果拿着刀子殺你，你死了還是滿腦糊塗。

易敏不怕死，不過他希望能夠活下去。

「隱形人」他祇是在稗官野史中看到，市井傳說之中聽到，他絕不相信一個有血有肉之軀，眞會隱去他的身形。

現在他親身經歷，親眼看到，怎能不引起他的好奇之心。他不想死是希望發掘這般人隱形的秘密。

這似乎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件，因爲這不祇是秘密，而且是一種超越現實的神秘，要發掘這種神秘是談何容易。

不過，他終於發現了一點，而且忍不住驚呼出聲。

打從石門開啓之際，他就集中目力向前面望去，最後被他看到了兩條細細的光線。

它們很細也很短。

那兩條光線距離地面約莫五尺，憑空懸在那裏，它們擺成一個一字，中間隔着約莫三寸左右的距離。

他乍然發現，不由毛髮悚然，恐佈得發出一聲驚呼。

在他一聲驚呼之後，那兩條光線突然而逝，跟着「砰」的一聲，石門也關上了。

細娃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因而詢問道：「易敏，你叫甚麼？」

易敏道：「我發現兩條奇怪的光線，細細的，短短的，憑空懸在那裏。」

細娃道：「你是眼花了吧，我怎麼沒有看到呢？」

易敏道：「我沒有眼花，是眞的，當我驚呼之後，它就消失了，石門也跟着關上。」

細娃道：「你說那兩條光線是人？」

易敏道：「我不敢說它們是人，但一定是有人進來過，妳看……」

細娃順着易敏所指之處一看，發現身邊不遠的石地上有些東西。

那是一包食物，一罐清水。

食物是用樹葉包著煮過的獸肉，清水是盛在樹幹做的木罐之內。

這些東西原先是沒有的，現在忽然有了，證明剛才石門開啓之間，是有人進來過。

細娃幽幽一嘆道：「你說得對，是有人來過了，不管怎樣，他們好像不要咱們死，何不先塡飽肚

子再說?」

人是鐵，飯是鋼，塡飽肚子是動物界最起碼的要求，他們已經餓餓極甚，易敏自然贊同細娃的意見。

獸肉是酸的，還有一股强烈臭腥之味，細娃咬了一口，立即吐了出來。

易敏忙說道：「將就一點吧，細娃，咱們不可能得到比這更好的東西，爲了生存，還是要吃一點。」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碰到這麼一個環境，他們不得不勉力適應。

吃過東西後，後面小窗已經現出暮色。

細娃忽然精神一振：「易敏，天要黑了。」

易敏問道：「黑了又怎麼樣?」

細娃道：「在白天咱們看不到隱形人，隱形人却能看見咱們，夜晚那就不同了……」

易敏道：「妳是說夜間他們也看不見咱們，咱們就可以逃出去了?」

細娃道：「不錯，我可以用魔法將石門弄開。」

易敏道：「可是咱們所中的毒……」

細娃道：「不要緊，祇要到達托托山，我娘會設法替咱們解毒的。」

這也許是一個辦法，但這個辦法却有人提出反對。

「姑娘，妳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

易敏不會稱細娃爲「姑娘」，接話的自然另有其人了。

因而細娃一呆之後，出聲叱喝道：「你是誰?」

「我麼?我是你們的朋友。」

「朋友?哼!朋友爲甚麼將咱們關在這裏。」

「是委屈兩位，但咱們沒有惡意。」

「那是好意麼?這種好意實在使人難以接受。」

「姑娘，妳生長在大漠，該知道大漠的颷風是如何的可怕。要不是老夫派人將你們弄來，你們早已死在沙堆之下了。」

「這麼說是你救了咱們，那你爲甚麼又對咱們下毒?」

「因爲老夫有求於易公子，不這樣你們是不會答允的。」

這人的行爲實在令人不可理解，他救了易敏、細娃的生命，縱然有所懇求，爲了答謝救命大恩，易敏必然會全力以赴，他如此要挾，豈不多此一舉?

易敏心有所疑，忍不住詢問道：「老丈要在下做甚麼?」

那人道：「老夫知你是中原人氏，想請你教導老夫的一雙子女學習漢語，及中原武功，祇要你肯，老夫不會虧待你們的。」

原來易敏跟細娃習會了蒙語，於是用蒙語交談，此人竟然知道他是來自中原，不由使他大爲驚異。

再說此人的要求似乎有點過份，學習漢文漢語不要緊，師門武功又怎能傳與外人。

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要求雖是過份，他也無法拒絕。

「好，不過在下也有一點要求。」

「你說。」

「咱們的住處及飲食希望能改善。」

「這個當然，兩位請隨在下來。」

「呀」的一聲輕响，石門在緩緩移動，最後終完全開啓。

易敏提足目力，注意石門在開啓之際，逐漸擴大的縫隙，他希望能夠再一次看到那細短的光綫，以便硏究它究竟是甚麼?

但他失望了，空間一片漆黑，任何甚麼都看不見了。

他挽着細娃的粉臂，並肩走出石室，室外是一條甬道，壁間嵌有發着微弱綠光的寶石，可以照出脚下的地面。

祇是甬道兩端都可以走，他們不知道如何的走法，正當他們遲疑之際，那老者的聲音又傳了過來。

「兩位這邊來。」

聲音來自一丈以外，不算遠，他們却看不出老者的半點踪跡。

不過，他們知道老者在走。因爲他聽到脚步的移動聲音，而且他還說：「這段路不近，咱們慢慢走，也好藉此聊聊。」

「請老丈指教!」易敏回答道。

「姑娘，老夫適才說妳用魔法行不通，妳可是不信?」老者語氣一轉，跟細娃聊了起來。

細娃的確有點不信，因而撇撇嘴道：「莫非你們也會魔法?」

「妳說對了，妳知道老夫是誰?」

「你是誰?」

「蓋蘇，妳應該聽妳娘說過。」

「啊!妳是大師伯。」

「現在妳該相信了吧?再說，你們身中的劇毒，每隔三天就得服食一次解藥，就算妳娘能夠解毒，三天之內你們能夠趕到托托山麼?」

此地是土拾廟，距離托托山至少有十天以上的路程，三天就會毒發，他們如何能夠趕到了。

細娃雖是屈服了，還是有點心不甘。

「大師伯，你爲甚麼要這樣對付咱們?」

「爲了達到目的，老夫情非得

已，不過，祇要易大俠教會了蓋齊齊姊弟漢語，老夫必有一份補償。」

「蓋齊齊是你的女兒?」

「不錯，他們姊弟……哈哈……」

「大師伯，你看來好像是對他們十分的喜愛?」

「當然，妳見到了他們之後，妳也會喜愛他們的。」

「祇是我不懂，你爲甚麼要他們學習漢文漢語?」

「大漠太苦了，我要他們到中原發展。」

「原來是這樣的。」

可憐天下父母心，蓋蘇要他的子女脫離苦海，到中原去闖天下，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易敏却爲之心神一震。

試想中原道上忽然出現一批旣會巫術，又能隱身，而且身懷武功的男女，那豈不就是天下大亂?

但是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無論將來如何，現在他却不敢不聽從蓋蘇的吩咐。

車到山前必有路，祇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這是易敏的心中想法，在表面上他自然不能顯露出來。

行行復行行，最後他們終於到達一座大廳堂。

廳堂上首是用一幅寬大的黃綾布幔蓋着，裡面有些甚麼易敏當然不得而知。

大廳中央是一方木桌，兩旁擺着八張座椅，手工雖是粗糙，木質却是上好杉木。

兩面的牆壁之上，掛着兩盞獸脂油燈，光綫雖是不强，大廳上已一目瞭然。

除了這些簡陋的陳設，看不見半絲人影，因爲這座不算太小的大廳，顯得靜寂無比。

自然這是隱形人的世界，雖是看不到一絲人跡，誰敢保證廳上沒有人類存在?

因而易敏、細娃的神態是拘謹的，至少蓋蘇必然就在一旁向他們窺覷。

他們沒有猜錯，蓋蘇果然就在不遠之處。

「兩位不要客氣，隨便坐，老夫就去叫齊齊姊弟出來。」

易敏道：「老丈請便。」

易敏的話再沒有反應，蓋蘇已經走了，他祇好與細娃坐下來等候。

片刻之後，一雙少年男女在廳門出現，他們沒有隱形，所以易敏和細娃都能夠看到他們的形象。

少女長髮披肩，眉目如畫，雖然穿一身獸皮做成的衣褲，仍然掩不住她的婀娜多姿的身材。易敏原以爲細娃是一個罕見的美女，此時跟這少女一比，她就要遜色了幾分了。

少年年紀較小，約莫十五歲上下，也生得唇紅齒白，俊朗脫俗。

這當眞是烏鴉窩裡出鳳凰，勿怪蓋蘇一心要他們姊弟離開大漠，到中原去發展。

這兩人進廳之後，雙雙抱拳向易敏、細娃施了一禮道：「齊齊、喜拉見過兩位。」

齊齊是姊姊，喜拉是弟弟，他們見禮之時，也將名字說了出來。

易敏道：「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聊聊。」

待他們姊弟落座之後，易敏問道：「你們學過漢文?」

蓋齊齊道：「沒有。」

易敏問道：「會不會說漢語?」

蓋齊齊答道：「祇會幾句。」

易敏道：「跟誰學的?」

蓋齊齊道：「我娘。」

易敏道：「妳娘會說漢語?」

蓋齊齊道：「會，我娘原是漢人。」

易敏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但妳娘爲甚麼祇教妳幾句?」

蓋齊齊道：「我娘生下弟弟之後就死了，那時我太小，所以祇學了幾句。」

易敏道：「學漢語不難，祇要費點時間，一定可以學會，學漢字就難了，沒有書本學起來祇怕不太容易。」

蓋齊齊道：「咱們有書本。」

易敏訝異道：「你們有書本?是妳娘的?」

蓋齊齊道：「不，是我爹親自到陰山南邊買的。」

易敏對這一家人越來越有興趣了，因而接着問道：「書在那裡?給我看看。」

蓋齊齊道：「好，請跟我來。」

他們來到一間收拾得頗爲整潔的房間，裏面果然收藏着一些的書本，連文房四寶也一應俱全。

易敏暗忖：蓋蘇娶了一位漢族女子，因而崇拜漢族文化，他能夠收集這些東西，必然費了不少苦心。

他順手抽出一册書本，流目一瞥封面的書名，竟忍不住的「哦」了一聲。

蓋齊齊說道：「易公子，有甚麼不對?」

易敏道：「這是一古本金瓶梅，中原列爲禁書，是不准閱讀的。」

蓋齊齊問道：「甚麼叫做禁書?」

易敏道：「不准看就叫做禁書。」

蓋齊齊問道：「爲甚麼不准看?」

易敏道：「因爲它的內容淫

穢，違背社會倫理及固有的道德，所以不准看。」

蓋齊齊道：「社會倫理及固有道德是甚麼？」

這雙姊弟祇是兩個孩子，他們生長在僻處大漠，毫無見識的部落，易敏費了不少口舌，他們還是似懂非懂。

這樣易敏倒是暗中高興，因爲，他們純潔得像兩張白紙，可以隨心所欲的替他們塗上應該塗的顏色。

那是說祇要易敏教導有方，循循善誘，未來可能發生的劫亂說不定可以避免。

他抱着這個希望，在尋找作課本的書籍，費了不少時間，祇找出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及兩冊論語。

夠了，一部論語就可以定國安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秘訣都在這本書本裏面。

於是他向蓋齊齊道：「去找妳爹來，我希望他不要隱形，我要跟他當面聊聊。」

蓋齊齊道：「好，弟弟，咱們找爹去。」

待這雙姊弟出房之後，細娃眉峯一皺道：「易敏，你眞的要教他們？」

易敏道：「不教行麼？咱們要想離開土拾廟就得達成蓋蘇的要求，何況這雙姊弟十分可愛，我也願意收這兩個徒弟。」

他們說話之間，一名長相威猛，年約五旬的老人，帶着齊齊姊弟進入房中，這位老人必然就是蓋蘇了。

不錯，他就是蓋蘇，進門雙拳一抱，態度顯得十分誠懇。

「老夫不識漢文，這些書本不知道能不能用？」

易敏道：「祇有三種能用，但也夠了。」

蓋蘇道：「那好，但不知道公子甚麼時間開始傳授？」

易敏道：「明天吧，不過在下還有幾點意見，希望老丈能夠採納。」

蓋蘇道：「公子請說。」

易敏道：「儒家尊奉孔子，稱爲大成至聖先師，任何一個入學啓蒙的孩子，一定要先叩拜至聖先師。」

蓋蘇道：「這是應該的，老夫同意。」

易敏道：「讀書人講求尊師重道，教書的稱爲先生，受教的稱爲學生或弟子，他們的關係跟一般門派的師徒相同，所以弟子在受教之時，必須叩見先生。」

蓋蘇略作遲疑道：「應該，老夫完全同意，公子還有甚麼意見？」

易敏答道：「現在沒有了，以後想到了，再向老丈稟報吧！」

蓋蘇道：「好，就這麼說，公子在這間書房教書，隔壁就是你們夫婦的臥室，老夫已經派人收拾好了。」

易敏道：「多謝老丈。」

蓋蘇道：「老夫告退，齊齊帶先生到隔壁去歇息吧！」

身形一轉，緩步退出。

蓋齊齊道：「要不要吃點東西再歇息。」

易敏道：「咱們是想吃點東西，但不要酸得難以下咽的獸肉。」

蓋齊齊嫣然一笑道：「當然不會，先生等一下，咱們馬上就來。」

她帶着弟弟喜拉退出書房，片刻之後，蓋齊齊用木盤端來許多食物，裏面是一葷一素，兩樣菜餚幾張乾餅，及兩副碗筷，蓋喜拉則提一壺冷水。

易敏試試菜餚，居然口味不錯，不禁大加讚許。

蓋齊齊道：「聽爹說這些都是我娘教的。」

易敏道：「妳娘必然是一個很能幹的女人，可惜我無緣一見。」

他這麼一說，蓋齊齊姊弟立刻現出一種孺慕之情，眼眶中的淚水也滾滾欲落。

這是人性善良的一面，蓋齊齊姊弟具有善良的本質，使易敏又增加了幾分消弭劫亂的信心。

飯後蓋齊齊將易敏、細娃帶到了隔壁，告了罪然後轉身自去。

易敏向房中流目一瞥，道：「床帳被褥，應有盡有，看來蓋蘇受了妻子的影响，已然達到醉心漢化的程度了。」

細娃道：「要不他爲甚麼將咱們擄來，不過，我却有點不解！」

易敏問道：「甚麼事？」

細娃道：「蓋蘇是我的大師伯，聽娘說十年前他就已脫離師門，自立門戶，我一直在懷疑師祖爲甚麼會讓他自主門戶，現在我才明白，他會隱形，又會巫術，咱們巫術已經沒有人能夠制服他，他要開宗立派，沒有人能夠反對。」

易敏道：「這些妳都知道了，還有甚麼不解的？」

細娃道：「他可以當國師，可以造成除了我師祖及蠱王之外另一股權勢，他却不這樣，巴巴的將他子女送往中原，這是爲了甚麼？」

易敏道：「這自然跟他醉心漢化有關係，在大漠，文化落後，見識狹隘，有遠見的人是不甘心終身困在這兒的。」

細娃道：「中原當眞是好麼？」

易敏道：「萬里河山，寸寸錦繡，比大漠實在好得太多太多

了！」

細娃道：「易敏……」

易敏道：「嗯……」

細娃道：「我是你的妻子，是麼？」

易敏道：「當然是的。」

細娃道：「如果你回中原。」

易敏道：「當然帶妳回去。」

細娃道：「謝謝你，易敏，我會做一個好的妻子。」

翌晨，易敏寫好至聖先師的靈位牌位，要蓋齊齊姊弟行拜師之禮，然後以漢語教他們習字唸書。

這雙姊弟頗爲聰敏，教學並不困難，細娃長日無事，也參加了學習行列。

三個月後，易敏開始教他們武功，這種日子倒也過得相當平靜。

只是無論易敏如何盡心盡力，還是每三天定要服食一次解藥，蓋蘇始終不肯解除他們所中的劇毒。

他能夠見到的祇有齊齊姊弟，連蓋蘇都沒有現身出來。

對隱形的偵察也毫無進展，易敏曾經對齊齊姊弟旁敲側擊的試探，但結果這雙姊弟不是三緘其口，就是以不知道作爲答覆。

易敏並不灰心，只要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針，他要以無比的耐心去發掘那項秘密。

這天晌午時分，一項意外的變故發生了，它破壞了細娃前往中原的理想，却將易敏帶入另一境界。

首先是蓋喜拉慌慌張張的奔進來，道：「先生，我爹來了。」

有三個多月沒有見過蓋蘇了，易敏希望跟他聊聊，但走進書房的，除了蓋蘇還有一名白髮老婦及兩名形貌魁梧的大漢。

這三名來客是蒙族打扮，易敏自然全不相識。

他不認識，細娃一見却臉色大變，神情之上顯出一股恐懼之色。

白髮老婦先向易敏瞥了一眼，然後向細娃冷冷一哼道：「爲甚麼？你說。」

細娃道：「沙德意志堅强，我無法完成任務，最後他休了我。」

白髮老婦道：「那妳爲甚麼不回去向王子報告？」

細娃道：「我想念我娘，所以……」

白髮老婦叱喝道：「妳忘記妳的身份，王子在等候妳的報告，馬上跟我走！」

細娃道：「不，我要見我娘。」

白髮老婦道：「妳敢反抗命令！」

她說話之際，雙目神光暴射，緊緊盯着細娃，易敏祇是看了一眼她的眼角餘光，竟然心神一震，精神忽然感覺一陣迷惘。

顯然，這位白髮老婦必然是巫門的高手，她是專門來對付細娃的。

書房靜悄悄，幾乎落針可聞。

良久，細娃屈服了，她道行尚淺，敵不過白髮老婦的攝心之術。

雙目一閉，細娃嘆息一聲道：「好，我跟妳去，但我身中劇毒。」

蓋蘇由懷中取出一粒黑色的藥丸道：「這是解毒藥。」

細娃接過毒藥，忽然以極快的速度遞給易敏道：「快，吃下去。」

沒有人想到細娃會來這一手，如果易敏當眞很快吃下去，誰也沒有阻止他的能力。

但易敏並未伸手去接，只是搖搖頭道：「妳吃吧，細娃，別擔心我，蓋老丈會給我解藥的。」

細娃估不到易敏如此耿直，不由神色一呆，晶瑩的淚水已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洒了下來。

蓋蘇、白髮老婦及另外兩名彪形大漢也呆了，他們對易敏這種精神大爲折服。

在這等情形之下，細娃只好將解藥吞食下去，道：「易敏，我會來找你的。」

身形一轉，向房外奔了出去。

白髮老婦對蓋蘇說了一聲多謝，匆匆帶着兩名手下奔出書房。

蓋蘇目送他們去遠，才轉身一笑道：「大漢民族的胸襟果然令人佩服，老夫慚愧得很。」

易敏道：「好說，這是至聖先師教導我們的，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蓋蘇自然聽不懂忠恕之道，甚麼叫做忠恕，但他却臉色一整道：「易先生，老夫可以給你解藥，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易敏道：「甚麼事請說。」

蓋蘇道：「你用三年時間在這裡教我的孩子，三年期滿，老夫絕不留難你。」

易敏道：「家父生死未卜，在下片刻難安，三年太長了，在下盡力教導，一年必有所成。」

蓋蘇道：「一年時間太短了，兩年吧！」

經過一番的討價還價，他們成交了，決定兩年時間，換取易敏的自由，於是蓋蘇交給他一粒解藥，然後退出書房。

一個時辰之後，易敏功力盡復，這是他意想不到的收獲。

坦蕩篤實君子之風，贏得塞外野人的信任，他不願破壞它，無論怎樣他要實踐他的諾言。

晚餐之後，他帶着兩名弟子來到後院，這是他們例行的功課，早晚習武的場所就在這兒。

後院牆高丈許，外面古木森森，左面還有一座山峯，這個神秘的家庭，好像就是依山而建。

以往他很想往牆外看看，只是

力不從心，沒有躍上高牆的能耐，現在高牆擋不住他，但他却不想引起蓋蘇的懷疑。

不過當示範輕功之時，他却躍上牆頭，但他沒有向牆外看望，而且很快就躍了下來。

躍上一丈高矮的牆頭，在一個武林高手來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不會武功的人來說，就是一件奇蹟了。

蓋氏姊弟雙眼睜得大大的，望着他們的老師，一臉虔敬之色。

「先生，你好美，好俊……」說話的是蓋齊齊，她是由衷的稱讚老師。

不過老師功夫高，輕功好，與好美好俊有甚麼關係？莫非小姑娘詞不達意，將形容的詞句用錯了？其實她沒有錯，易敏的確長得好美好俊。

尤其是當他卓立牆頭時，還風度翩翩，那股神韻，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蓋齊齊是一個少女，情竇初開。

情竇初開的少女，對本身有着幻想，對男人有着愛慕。

一般男人每每喜歡對女人評頭品足，其實女人對男人何嘗不是一樣？只不過她們是深藏內心，不喜歡掛在嘴邊。

蓋齊齊是女人，她也常常向男人偷偷的投下一瞥。

可惜他們族中的男人，幾乎每一個都是醜八怪，每一個都是俗不可耐的蠢物，小姑娘的芳心，難免有一種寂寞之感。

現在易敏來了，他英俊而不虛浮，敦厚而不蠢鈍，這樣的男性自然是懷春少女的理想對象。

只不過人家鶼鶼雙飛，整天有一個細娃陪着，蓋齊齊的一縷相思只得藏於心底了。

如今時移勢易，細娃走了，她那埋藏心底的一縷相思，也像春天裡的種籽慢慢的生出芽兒來了。

但在易敏的內心，對蓋齊齊姊弟除了師生之誼，絕無其他感情，因而她那兩句讚美之詞，倒使得易敏目瞪口呆，弄得他滿頭霧水。

因而他詢問齊齊道：「齊齊，妳在說些甚麼？」

蓋齊齊嬌臉一紅，接着輕盈的一笑道：「沒有甚麼！我祇是……唉，就是這樣嘛。」

「就是這樣」又該怎樣解釋？也許她所學的漢語不多，當眞有點詞不達意，身爲老師的易敏，自然不便苛責。

但他却沒有想到，這祇是一個訊號，一個開端，從現在開始，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由微妙而明顯地逐步的變化。

蓋齊齊不再對易敏像往常那麼尊敬，但對他更關心，更親暱。

她照顧他的起居，噓寒問暖，眞是無微不至。

在修文習武的閒談中，她會纏着他說故事，或者講些中原的文物及見聞。

更妙的是蓋喜拉，每當有此等情形發生的時候，他必會托詞離去，或者是悄悄的溜走了。

被人關心是幸福的，師生之間親近一點，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爲易敏並沒有想到別的。

他自然也有關心之處，那就是這個部落的隱形之秘。

打道中原　比武結義

這天午餐之後，蓋齊齊又纏着易敏說故事，他忽然眉峯一揚道：「齊齊，我有一點提議。」

蓋齊齊道：「甚麼提議？」

易敏道：「我住在這裏半年多了，除了書房、大廳、後院、別的地方從未去過，妳陪我到外面走走，可以麼？」

易敏認爲是一個過份的要求，必然無法獲得齊齊的允諾，就算她願意，蓋蘇也會阻止。

想不到蓋齊齊竟然鼓起腮幫子，道：「現在你才想出去走走，爹以爲你看不起咱們這個窮地方呢！」

易敏一怔道：「難道妳爹不禁止我出去麼？」

蓋齊齊道：「爹幾時說過禁止你出去了？咱們現在就去。」

易敏高興的道：「好的。」

易敏和蓋齊齊經過靜悄悄的大廳，走出一個寬廣的前院，才是兩扇用堅石做成的大門。

大門是洞開着，但兩旁立着四名手握着刀的大漢。

這四個人頭上纏着紅巾，臉上畫着一條條鮮明的紅色，使他們原是醜八怪的臉頰，便更加顯得獰惡無比。

他們沒有阻止易敏和齊齊，祇是不言不動，目光直視，連望都不望他們一眼。

出門之後，易敏長長一吁道：「外面的空氣眞好，要是知道妳爹不禁止，我早就該出來逛逛了。」

蓋齊齊道：「沒有人管你，今後你就天天出來逛吧。不過，咱們族裏禁忌很多，有一個地方是去不得的。」

易敏問道：「那裏去不得？」

蓋齊齊道：「待以後我再告訴你。」

易敏道：「好吧！」

他們此時並肩而行，蓋齊齊在指指點點的告訴他此地的景物。

這是一塊小盆地，有森林，有

易敏與蓋齊齊走出院門，四名大漢目光直視……

田野，但却是一片荒涼的景象。

在這兒，有些地方種着高粱，祇是那些高粱全都種在野草之間，這麼隨便播種，收穫自然不會太多。

沿途他們見到一些在田野工作的婦女。

這些女人的頭部也是纏着紅布巾，祇是臉上所畫的顏色不同，男人畫的是紅色，她們畫的是各種顏色都有。

易敏有些不解的問道：「你們族人的衣著與一般蒙古族的不同，也沒有看到一個蒙古包，莫非你們不是蒙族？」

蓋齊齊答道：「你說對了，咱們是赤狄。」

易敏啊了一聲道：「赤狄？我聽說有個北狄，赤狄倒是沒聽到過。」

蓋齊齊道：「聽爹說過北狄是咱們的統稱，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都是北狄的種族。」

易敏道：「原來如此，你們人數不會太多吧，蒙人怎麼會容你們在這裏生存？」

蓋齊齊道：「蒙人原想趕咱們走的，結果他們吃了幾次敗仗，以後就不撻咱們了。」

易敏道：「是因爲你們會隱形之術麼？」

蓋齊齊道：「是的。」

易敏道：「齊齊，妳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怎麼會隱去形跡的？」

蓋齊齊道：「這個……」

易敏微微一笑道：「不必爲難，齊齊，我祇是隨口問問，不能說，我不會怪妳的。」

蓋齊齊道：「原諒我，先生，這是咱們最高的機密，咱們在神前發過誓。除非……除非……」

易敏道：「除非怎樣？齊齊。」

蓋齊齊道：「這個……唉，叫我怎麼樣說好呢？」

易敏道：「那妳就不要說了，咱們回去吧。」

蓋齊齊道：「你不玩了？」

易敏道：「午後還有功課要做，改天再出來玩吧。」

午後的功課並不重要，是易敏不想再玩，因爲他心情有些不快。

他傳授蓋齊齊的姊弟文學武功每一樣都是竭盡心力，不管怎麼樣，他們之間，應該有一份友誼存在。

但蓋齊齊却不肯說出隱形的秘密，甚至連「除非」怎麼樣也不願說它出來。

人類是有感情的，難道塞外夷狄竟是如此的不堪教化？

由於心情不快，午後的功課也因而草草了事，天還沒有全黑，他就提早爬上床鋪去了。

開始他幾乎無法入睡，經過一陣輾轉反側，他終於進入夢鄉了。

他自幼習武，警覺性比一般常人爲高，雖然他睡得很熟，但些微的異動他仍能及時察覺。

此時，他胸前感覺有些異狀，本能的一把抓了過去。

「啊，先生，你抓疼我了。」是一股嬌滴滴、柔柔的聲音，雖然那嬌音是如此細小，他仍能斷定來人是蓋齊齊。

而且抓着的是一隻小手，溫馨嫩軟，柔若無骨。

他鬆開手坐了起來，房裏沒有點燈，從窗子射進來的朦朧月色，仍可以分辨來人的形象。

她的確是蓋齊齊。

「齊齊，妳來做甚麼？」

「我……我……」

「妳不該來的，齊齊，快些回去睡覺。」

「人家有話要跟你說嘛。」

「有話明天再說，回去吧。」

「不，我要現在跟你說。」

「現在不行。」

「爲甚麼？」

「咱們雖是師生，但年紀差不多，讓妳爹看到了會發生誤會的。」

「你放心，我爹不會管的。」

「這……好吧，有甚麼話妳快說。」

「你不是想知道咱們怎樣隱形的，是麼？」

「妳願意告訴我？」

這是一個足以令人高興的消息，易敏忘情之餘，竟然一把抓住齊齊的玉手。

他沒有用力，祇是輕輕的握着，但他忽然警覺，這是失禮的行動，因而又迅速的鬆開了手。

蓋齊齊沒有移動，祇是向他瞥了一眼，臉上映上一抹紅暈，道：「我可以告訴你，除非……」

易敏道：「又是除非，究竟除非怎麼樣呢？」

蓋齊齊道：「除非……你答允我一個條件？」

易敏道：「甚麼條件？你說。」

蓋齊齊道：「我曾經在神前立過誓，對本門秘密不得告訴外人。」

易敏道：「咱們是師生，不能算是外人。」

蓋齊齊道：「不，師生還是外人，而且咱們的年紀相差不多，你不配做我的老師。」

易敏估不到這位赤狄姑娘壓根兒沒有把他當作老師，心頭雖是氣憤，却也無可奈何。

他忍住怒火，道：「那妳說，要怎麼樣妳才能告訴我？」

蓋齊齊道：「我說過，除非你答允我一個條件。」

易敏道：「究竟是甚麼條件？」

蓋齊齊螓首一垂道：「你娶我……」

易敏一呆道：「不行。」

蓋齊齊見他說得斬釘截鐵，不由臉色一變道：「你看不起我？」

易敏道：「不要誤會，齊齊，就算咱們不是師生，但是我已經有了妻子。」

蓋齊齊撇撇嘴道：「你說細娃？」

易敏道：「不錯。」

蓋齊齊道：「不錯，哼！祇怕大錯而特錯了，細娃是巫師，按大漠規矩，巫師是不能嫁給異族的，再說她是王子的人，絕不可能做你的妻子。」

易敏道：「可是……可是……」

蓋齊齊道：「我說的是實話，除非你是我的丈夫，不然我不能告訴你這秘密。」

易敏沉吟半晌道：「妳爹肯答應？」

蓋齊齊道：「肯，我爹希望你帶着咱們姊弟前往中原，他怎麼會不肯。」

易敏道：「我是一個窮人，跟着我妳會吃苦的。」

蓋齊齊道：「這個你放心，爹早已替咱們姊弟準備了很多財寶，咱們一生一世也吃不盡。」

易敏道：「妳爹是巫師麼？」

蓋齊齊道：「是的，但我爹祇傳了我跟弟弟怎樣破解巫術，咱們姊弟都不是巫師。」

易敏道：「好，我答應妳。」

蓋齊齊伸手一把拉起了易敏，道：「走，我帶你去一個地方看看。」

易敏知道她帶他去的地方必然十分神秘，他原想問問又忍住了，反正到了就會明白，何必多此一問。

他們經過了幾重屋宇，來到了一個隱秘的洞口，這個洞口是在一處牆壁之下，要開動機關，洞口才會出現。

裏面是一條延伸的梯形甬道，兩壁嵌着一些發光的綠寶石，陰森森的顯得十分恐怖。

下降約莫二十丈才踏實地面，易敏向前投目一瞥，禁不住心頭一震。

這是一座五丈見方的石室，上首供着一個栩栩如生的高大神像。

神像是人頭虎身，造形獰惡無比。

神像的面前擺着一個香案，上面放着許多祭祀的用品，及一件連頭帶脚上下相連的衣衫。

石室兩邊掛滿不少動物的頭顱，還有一些人頭，男女都有，恐怖之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神案前吊着一盞油燈，發着淡

藍色的火燄，使這間石室的氣氛更增加一份神秘感。

一走進石室，蓋齊的神情就顯得莊嚴無比，她拉着易敏在神像前跪下，然後虔誠的拜了起來。

在這般時辰，無論易敏信不信邪，也祇得跟着蓋齊齊跪拜。

拜罷之後，蓋齊齊拿起神案上那件套頭衣衫，揭開神案的一方石塊，現出一個比碗口還大一點的圓洞。

她將衣衫由洞口塞入，抓住在裏面擺動。

忽然她「啊」了一聲，急將手臂全都伸入洞口，用手一陣亂抓，然後呼出一口大氣。

敢情她一時疏忽，衣衫竟然脫出手去，總算又被她抓了回來。

她立起身來，將衣衫遞給易敏道：「快穿穿看。」

她叫易敏試穿那件套頭衣衫，易敏却瞪着她，面露恐怖之色，道：「齊齊，妳的手臂……」

蓋齊齊不明易敏何以會有這等神情，莫非她的手臂出了甚麼問題？

於是她低頭向自己的右臂一看。

「啊！我的手臂……天呀！我的手臂那裡去了？」

她的手臂不見了，自肩頭以下全部消失了。

她是一個小姑獨處的姑娘，雖然易敏已經答允娶她，如果她忽然變成獨臂，是不是會影响她的親事就很難說了。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所謂女爲悅己者容，但如果她是一個獨臂姑娘，身體上有着重大的殘缺，她如何美得起來？

事實就是這麼殘酷，蓋齊齊一條粉臂竟然自肩頭全部失去。

易敏是一個純良敦厚的青年，他握着蓋齊齊的左臂，以誠懇的語氣安慰她道：「別難過，齊齊，少一條手臂無損妳的美貌，祇要我喜歡妳，這點缺失算不了甚麼。」

蓋齊齊睜大着一雙美目道：「是眞的，你不嫌我殘缺？」

易敏道：「我可以對神發誓……」

蓋齊齊急忙阻止道：「不，易敏，我相信你。」

她偎進他懷中去，臉上淚水還沒有乾，却已現出了迷人的笑容。

無論易敏如何純良敦厚，在「有美入懷」之際，他必然會環臂來一個熱烈的擁抱，否則他便有點不近人情了。

誰知這一抱竟使他神色一呆，然後大叫起來。

「齊齊，齊齊，妳的右臂還在，妳摸摸！」

蓋齊齊用左手一摸，沒有錯，她的右臂竟然沒有消失，她先是一喜，後來又幽幽一嘆：「這有甚麼用，別人看我還不是祇有一條獨臂。」

易敏擁着她微微一笑道：「齊齊，我的妻子，關別人甚麼事。」

「不錯，祇要易敏喜歡妳，別人妳管他作甚麼？」

接話的是蓋蘇，這赤狄的酋長，不知何時悄悄的來到了石室。

蓋齊齊趕快離開易敏的懷抱，羞得低下頭叫道：「爹，怎麼辦？我的右臂不見了。」

蓋蘇一嘆道：「都怪爹不好，沒有將隱形水對妳說個明白，不過妳要替易敏做隱形衣，應該先跟爹講，否則，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蓋齊齊道：「爹，我錯了，但……」

蓋蘇道：「齊齊，這是神的意旨，爹也是沒有辦法，祇要易敏不嫌妳，看不見又有甚麼關係？」

易敏道：「我不會嫌棄妳的，就算妳當眞祇有一條臂，我還是喜歡妳的。」

蓋蘇哈哈一笑道：「聽到了麼？齊齊，易敏是一個好人，他不會辜負妳的，不過，易敏，老夫將女兒交給你，但有一點要求。」

易敏道：「但請你老人家吩咐。」

蓋蘇道：「老夫不禁止你有別的女人，但你一生一世都要愛護她。」

易敏道：「祇要她不違反婦道，易敏我會答允。」

蓋蘇一怔道：「甚麼叫婦道？」

易敏道：「女子出嫁之後稱爲婦人，婦人要遵守婦道，譬如相夫教子，三從四德，通稱爲婦道，簡單的說，也就是一個婦人通常應該守的道理。」

蓋蘇道：「我不懂這些，以後你慢慢教她吧，現在你在神前立誓，說你要終生愛護齊齊。」

易敏立即跪於神前，道：「祇要蓋齊齊能夠遵守婦道，弟子願意終生愛護她，如若違背誓言，願接受神的處罰。」

蓋蘇長長一吁道：「齊齊，易敏會終生愛護妳的，但他不是一個平常人，所以妳必須做一個好妻子，否則，不祇是爹幫不了妳，神也不會管妳的。」

蓋齊齊道：「爹放心，女兒會做一個好妻子的。」

蓋蘇道：「好，爹就在神前宣佈你們的婚事，爹不想驚動族人，你們兩個人先拜神，再拜爹，從現在開始你們就是夫妻了。」

這是個極簡單的結婚儀式，但隆重之處，却超過一般常人。

儀式完成之後，蓋蘇道：「你

們對於隱形水必然都有一份好奇之心，不過，今天是你們成婚之日，以後再告訴你們吧！」

語音一落，轉身緩步而去。

他們目送蓋蘇走遠，蓋齊齊再度偎到易敏的懷中道：「易敏，穿上試試。」

易敏道：「穿甚麼？」

蓋齊齊道：「隱形衣嘛！」

其實易敏沒有看到，却已能摸到了，蓋齊齊用了那隻隱形右手，將一件衣衫塞到了他的手裏。

易敏道：「就是適才放在神案上那件衣衫。」

蓋齊齊道：「不錯，穿上它就沒有人能夠看得到你了。」

易敏道：「不要在這裡試，咱們回到房裡再說。」

蓋齊齊道：「好吧！」

由地下室出來，蓋齊齊挽着易敏走向一個陌生的地方，易敏有點詫異的道：「齊齊，妳將我帶到那裡去？」

蓋齊齊輕輕一笑道：「咱們今晚是新婚，可是你那個房間却不像新房。」

易敏「啊」了一聲道：「是在妳的房間？」

蓋齊齊點頭笑了，果然，將他帶到一個陳設豪華的香閨。

滿室綺羅，珠簾翠繞，陳設的豪華與美麗，不啻王侯之家。

易敏訝道：「齊齊，這些東西？」

蓋齊齊道：「看不起我們赤狄？我跟你說過，我娘是漢人，這些全都是爹千方百計替我娘買來的。」

易敏道：「妳爹必定很愛妳娘。」

蓋齊齊道：「那還用說麼？否則，我爹爲甚麼不再另娶，嗳，你適才說甚麼？妳爹妳娘？」

易敏微微一笑道：「對不起，齊齊，以後說咱們的爹娘，這該可以了吧？」

蓋齊齊道：「這還差不多，夜色已深了，咱們睡吧！」

蓋齊齊與細娃習慣一樣，睡覺不喜歡穿着衣衫，當羅衫解除之後，易敏不由衷心的稱讚道：「齊齊，妳好美！」

蓋齊齊揚眉一笑：「比細娃呢？」

易敏道：「細娃是塊雕琢精緻的石頭，但不能跟碧玉相比。」

蓋齊齊嫣然一笑：「好比喻，好油嘴！」

易敏不再解釋，忽然伸手一撈，他們就進入另一境界之中去了。

* * *

一年又匆匆地過去了，好像沒有留下半點痕跡。

其實並不盡然，在易敏來說，他領略了溫柔鄉的無限甜蜜，也訓練成了一個千依百順的妻子。

他也沒有忘記他的父親，不過他却不必到托托山去了。

因爲蓋蘇認爲他不必冒這個險，也不需要千里跋涉，蓋蘇正有事要赴托托山，可以順便找他的父親。

他找到了，不幸的祇是幾塊枯骨。

易敏是一個孝子，當然是悲傷愈恆。

經過滴血的試驗，證明的確是生父的骨骸，他不想再在大漠待下去了，因而向蓋蘇提出了他的意見。

「爹，先父的骸骨需要歸葬祖墳，小婿想回中原去。」

「好，帶着齊齊姊弟一起去吧。替喜拉置一點產業，討房妻子，你們不必再來大漠，爹能抽得開身會去找你們的。」

「不，這一族需要有一個人領導，沒有找到適當的繼承人選之前，爹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這支赤狄是一個落後的民族，男女老少加起來不足二千人，要不是有蓋蘇這麼一個突出的領導者，他們早已被蒙人吞噬了。

現在他們的生活有了改善，因爲易敏教給他們一些耕耘的方法。

只不過這些人並不感謝易敏，因爲他們具有排外的民族性，而且十分嗜殺。

易敏是赤狄人的女婿，愛屋及烏，在臨別的前夕，他不能不說幾句忠錚之言。

「爹，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不要顧慮，你說。」

「據小婿觀察，赤狄人排外、嗜殺、固執而不求改進，所以才日趨沒落。」

「你說得對，我會慢慢教他們改進。」

「還有一點，那穩形水的秘密……」

「哦，事情是這樣的，咱們於二十年前遷來此地之時並沒有這幢房屋，爲了安置齊齊的娘，使她過得舒服一點，才按照她的意思建造這一幢房子的。」

「娘必然是一個智慧極高的女人，否則這幢房屋不會有這般規模。」

「你說得對，她賜給我太多，我却沒有好好的養活她。」

「爹，是我不好，不該提起你老人家的傷心往事的。」

「沒有甚麼，哦，是這樣的，咱們在建造房屋之際，發現了一個地下山洞，我將它作爲神位，用作

巫神拜祭之處，那時神案之下是一個較大的洞口，我一不留神將頭巾掉了進去。」

「爹就發現了隱形水？」

「是的，當時我看不見洞裏的頭巾，用一根樹枝去撈，結果頭巾沒撈到，拿出來的樹枝只剩下半截。」

「後來發現了半截樹枝並沒有少？」

「不錯……它是隱了形。」

「原來是這樣的，爹，此事沒有人知道？」

「沒有，我製造了幾件隱形衣，有時給兩名親信部屬穿着，我告訴他是巫衣，用完了再收回來。」

「爹做得對，小婿是擔心如果有人用隱形衣去爲非作歹，豈不十分可怕？」

「你顧慮得是，咱們的隱形衣共有六件，除了你們帶去三件，還有三件由我親自保管，我想是不會出事的。」

「爹，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你老人家還得多加一份小心。」

「這……好吧，我除了嚴秘保住三件隱形衣，並將神案下的隱形水予以破壞，這樣總可以放心了吧。」

「爹能夠這樣做，自然最好不過，哦，爹，咱們能不能裝一小瓶隱形水，讓小婿帶回中原，請人研究？」

「不行，我用羊肚裝過，結果甚麼都沒有。」

「那它不一定是水了？」

「也可以這樣說，其實能夠裝一瓶也沒有用，人們根本看不見它，如何能研究？」

「這……唉，天地之間當眞是無奇不有，但任它是何等稀奇古怪的事，只怕沒有隱形水這般神秘了。」

「大漠原就是神秘的，難道巫術就能理解？好啦，你們歇着吧，我叫人準備一下，明早天一亮你們就走。」

* * *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別離總是傷感的，蓋齊齊姊弟跟易敏離開土拾廟已經大半天了，他們面頰上還是一片離愁。

這天風和日麗，是難得一見的好天色，易敏爲了轉移他們的情緒，時常找些話跟他們交談。

「喜拉……」

「甚麼事？姊夫。」

「你有沒有到過陰山？」

「我跟姊姊從來沒有離開過土拾廟，那裏會到過陰山？」

「你自然也沒到過中原了，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

他講一些中原河山的典故，以及風土人情，這雙姊弟果然被他引起了興趣。

當晚，他們在一座樹林住宿，此時夕陽剛剛含山，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易敏爲了小心謹愼，所以提早了一點安歇。

他們除了每人一坐騎，還有兩匹馬馱着衣物、乾糧及食水，就算一直走到歸綏，飲食也不會發生問題。

撐好了帳篷之後，再昇起一堆篝火，然後吃他們的晚餐，這一天總算是平靜的度過去。

翌日天剛破曉，他們再度出發，五天之後，他們終於看到了一個沙窩——蒙民的住處。

蓋喜拉忽然「啊」了一聲，道：「姊夫你看，他們在做甚麼？」

原來前面十丈之外，是一片平坦的廣場，場上圍着一羣蒙古武士，正在那兒跳着叫着。

廣場的中央，豎着一根高約三丈的木桿，桿上伸着一枝橫木，上面吊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

在女人的下方，昇有一堆烈火，火苗雖然燒不到那女人，但在熱力薰炙之下，她必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蓋齊齊只是看了一眼，就叫了起來，道：「易敏，這是生烤活人。」

「蒙族有這麼一樁刑罰？」易敏問道。

蓋齊齊道：「沒聽說過，也許是那個人想出來的？」

那個人是這羣武士中的頭兒，此人身材中等，長相却頗突出，因爲他只有一隻眼，臉上還滿佈了縱橫的刀疤。

這是一個面貌醜惡的男人，勿怪他的心腸會這麼兇殘了。

易敏忽然勒住韁繩道：「太殘酷了，你們在這裡等着，我要救那個女人。」

蓋齊齊道：「好，我們會幫你」

易敏道：「不必，你們自己當心一點就是！」

他摘下了一柄短刀，雙腿一夾馬腹直向廣場上衝去。

變生意外，蒙族武士大吃一驚，當馬匹衝進廣場時，首當其衝者全都紛紛走避。

雖離木桿還有數尺，易敏甩蹬騰身，沖霄而起，左臂抓着那個女人，右手短刀急揮割斷了吊着的繩索，同時身形一盪，不偏不倚瀉落在馬背之上。

他這幾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待蒙族武士要對付他時，他已衝出了廣場，回到蓋齊齊姊弟停身之處了。

獨眼大漢愕然大怒，道：「死因，居然敢管大爺的事，給我圍着他。」

這股蒙族武士約莫百人左右，此時一陣呼嘯，將易敏等三人圍得水洩不通。

蓋齊姊弟從來沒有跟人打鬥過，他們雖然不害怕，却有手足無措之感。

易敏安慰他們姊弟道：「不要慌忙，這批人，人數雖多，只要施展我教給你們的武功，不難將他們打發，待會如果必需動武，出手不可太重，只要給他們一點警誡就行了。」

他將救來的女人交給齊齊，身形一轉，衝着氣呼呼的獨眼大漢道：「對不起，在下並沒有惡意。」

獨眼大漢向他打量了一眼，道：「你是漢人？」

易敏道：「是的，在下易敏，正要返回中原，湊巧遇到這件事，想向兄台討個人情。」

獨眼大漢指着被他救下的那個女人道：「你知道她是誰？」

易敏道：「不知道。」

獨眼大漢道：「她是我的女人，但却不守婦道，換作你，你應該怎樣？」

易敏「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在下是多管閒事了，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兄台不要她就算了，何必一定要用酷刑！」

獨眼大漢獨目暴睜，哈哈一陣大笑道：「你當眞要管？」

易敏道：「在下只是向兄台討個人情！」

獨眼大漢道：「那好啦，咱們就交換吧！」

易敏一怔道：「交換？怎樣交換？」

獨眼大漢道：「小子，虧得你在闖江湖，連交換都不懂？」

也許易敏眞的不懂，蓋齊齊却懂了，她那美如嬌花的粉頰上，忽然映上了一片煞光，道：「你找死！」

這「你找死」三個簡單的音符，像是從寒冰地獄中送出來的，不只獨眼大漢連打兩個冷戰，連易敏都感到心頭一震，易敏跟他的這位小妻子相處兩年多了，但兩年來從未看到她發過怒火，現在她發了，却想不到她發怒之時是這般可怕！

只是易敏不想將事情擴大，因而淡淡一笑道：「不要理他，我會處理的。」

易敏的意思，是想勸服獨眼大漢不要動輒殺人，願意交還那名女人。

本來嘛，清官難斷家務事，他最好不管爲妙。

按說，易敏剛才露出的一手以及蓋齊齊說出的三個扣人心弦的音符，獨眼大漢應該心中有數。別看對方是三個年輕人，這三個人他都招惹不起。

只是獨眼漢子是魯魯巴博身邊的紅人，也是一個殘忍無比的兇人，在塞外他身經百戰，慓悍得像一頭猛獸，比他武功高强的對手往往會敗在他手裡。

像這一個兇人，他絕對不會退縮而且十分好色。

蓋齊齊當得是風華絕代，雖是看去少了一隻右手，但他還是衷心喜愛。

於是他哈哈一笑道：「你們漢人有一句說，叫甚麼……哦，潑水難收，這個女人我不要了，咱們換一換，你的女人少了一隻手，讓你賺點便宜。」

他語音一落，忽然金光耀眼，一股凌厲的勁風向他六陽魁首襲來。

無論他如何慓悍，此等情形他却前所未經過，當下心頭一懍之際，掌上的大刀也同時揮了出去。

向他襲擊的自然是蓋齊齊了，她含怒出手，金色彎刀已經貫注了眞力。

易敏也吃了一驚，急忙大聲叱喝：「齊齊，不可……」

也許他叫得慢了一點，祇見鮮血迸射，一柄大刀、一隻斷掌同時掉了下來。

這一下當眞糟得很，獨眼大漢無獨有偶，連手也剩下了一隻了。

此人眞個慓悍，他雖然疼得冷汗直冒，竟沒有哼出一聲，撕下衣衫包着斷腕，叱令他的手下幫他殺人。

恰在此時，遠處塵頭大起，蹄聲像雷一般的傳來，有人對獨眼大漢道：「是王子駕到，此間的事待稟明王子再說。」

獨眼大漢道：「好吧，但不許他們逃掉。」

蒙族武士仍採包圍之勢，暫時倒不會發動攻擊。

被易敏救下的女人，經蓋喜拉餵了她兩碗冷水，此時精神大爲好轉，這位女人確是有些憔悴，但骨肉均勻，長得倒還清秀。

她向遠處投下一瞥，忽然悄聲道：「趁王子還沒有到，你們快逃。」

易敏搖搖頭道：「咱們逃了，妳怎麼辦？」

那女人道：「我不怕死，你們不必管我。」

易敏道：「咱們已經管了，就不能半途而廢，聽說魯魯巴博王子是塞外第一勇士，我正想會會他。」

易敏如此決定，那女人自然無可奈何，而且來騎十分快捷，就這幾句話的躭擱，大隊人馬已經湧到。

爲首的是一位濃眉大眼，長相威猛的彪形大漢，他身穿一身黃色勁裝，披着一件金色的風氅，盼顧之間，露出一股懾人的威儀。

他身後跟着四名長相獰惡的壯漢，及四名貌美如花的女人，由這等排場猜想，黃衣大漢必然就是王子。

而且此人身後跟着的四名女郎之中，有一個正是細娃，除了魯魯巴博王子，細娃不會當別人的隨從。

他果然是魯魯巴博王子，譽滿蒙古的第一位勇士。

當獨眼大漢報告他失去的右手經過之後，魯魯巴博神色一動，躍下坐騎，帶着八名男女隨從，向易敏等立身之處走來，他身後的騎隊陸續趕到，使廣場四週變成一片人海。

到達易敏身前八尺之處，他停下來向細娃問道：「他就是易敏？」

細娃道：「是的，王子。」

魯魯巴博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易大勇士，原來祇是一個孩子，眞叫人有點失望了。」

他稱易敏爲大勇士，是有點輕視之意，不過此人中氣充沛，聲如洪鐘，內力必然十分深厚。

面對如此一個强敵，易敏依然神色不動，祇是暗提功力，靜待下一步的發展。

魯魯巴博目光一凝，注視易敏道：「折辱烏龍，打敗烏虎的是你？」

易敏道：「在下爲了自衛，實在情非得已。」

魯魯巴博道：「剁掉莫山基的手腕也是自衛？」

原來那獨眼大漢名叫莫山基，也是塞外響噹噹的人物。

易敏道：「莫山基用火烤那位姑娘，在下雖然是救了她，但却對莫山基是以好言相勸，誰知他竟出言侮辱在下的妻子。」

魯魯巴博道：「說來說去都是你有理，好，過去的不算，咱們過幾招玩玩。」

易敏道：「王子是千金之軀，在下怎敢？」

魯魯巴博道：「不要客氣，我不會怪你。」

易敏毅然道：「好，但不知怎麼比法？」

魯魯巴博道：「咱們比鬥三場，第一場摔角，第二場拳脚，第三場兵刃。你看如何？」

易敏道：「可以，不過在下還有一點要求。」

魯魯巴博道：「甚麼要求？你說。」

易敏道：「如果在下倖能不敗，希望讓咱們平安離開，並請放了那位女人。」

魯魯巴博道：「好，一言爲定。」

此時蒙古武士已經讓出場地，但四週却是人山人海，都來觀看這一場罕見的比鬥。

他們下場之後，雙方都在遊走，但是易敏心中明白，魯魯巴博功力極深，他實在沒有必勝的把握。

當雙方游走到第三圈時，一股極大的暗勁忽然衝了過來，易敏來不及施展少林絕藝，身形已然凌空摔了出去。

好快的身手，好厲害的擒拿，塞外第一勇士盛名果然非倖致。

不過易敏五歲就在少林習藝，一身功力在年輕的一代之中不作第二人想，魯魯巴博又如何摔得倒他。

果然，他在空中彈腿挺腰，身形上升三尺，然後一個旋轉，輕飄飄的落到地面上，姿態的美妙使觀戰的武士都忍不住的叫好。

魯魯巴博也不禁豎起大拇指道：「中原武學果然不凡，咱們再來過。」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這回易敏再不敢大意了，他們再度游走三圈之後，魯魯巴博又以極快的速度抓了過來。

但祇見人影一閃，一具巨大的身形摔了出去。

是魯魯巴博，他上當了，擒拿術比不過沾衣十八跌，他自然難免一摔。

不過這位塞外第一勇士，果然不是等閒人物，他並沒有像一般人摔個狗吃屎，祇是連連的倒退，一直倒退到七八步之後，才將身形穩住。

「好功夫，摔角算你佔了上風，咱們比比拳脚。」

經過兩次領教，魯魯巴博知道摔角討不了好去，論拳脚，在塞外他是沒有敵手，所以才想在第二場取勝。

易敏雙拳一抱道：「王子請！」

他們雙方拉起架式，易敏已看出魯魯巴博習的功夫是西藏黃教武功大手印，它是一種極端雄渾的掌勢。

易敏以少林十八羅漢掌應敵，兩人一交上手，祇見兔起鶻落，勁風四起，眞是打得難分難解。

轉眼超過了兩百招，他們都出現了汗水，不過，易敏仍然好整以暇，魯魯巴博却已煩躁了起來。

此時，易敏故意露出空門，將胸膛賣給對方，魯魯巴博一見大喜，怎肯放過這千載難逢的良機。

他踏步上身，大手印以八成眞力，劈向易敏的右肩，總算這位王子的心腸不錯，沒有劈向易敏的胸膛。

其實他根本劈不到易敏，這一念之仁，倒保住了他第一勇士的令譽。

在他想來這快如閃電的一擊，易敏必然閃避不及，當掌擊出之後，他已經露出勝利的笑意。

他這股笑意像是遇到極度的寒冷，祇不過刹那之間，它就凍結起來了。

因爲他志在必得的一擊竟然走空了，掌力帶起了的勁風直向丈外看熱鬧的奔去。

看熱鬧的遭到池魚之殃，有三個人被擊得滾倒下去。

這是一次意外，這次意外却使魯魯巴博心頭一震。

他縱橫大漠五、六年，會過不少高明人物，要說出一掌擊出，連對方的人影也看不到了，他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怪事。

不過，塞外第一勇士，見識畢竟不凡，他立即想到易敏必然以快速的身法轉到他的身後去了。

他沒有猜錯，可惜他應變的行動還是慢了一慢。

結果腰際一痲，全身勁道盡失，他的穴道被制，這一場他又拈到一個敗字。

祇是被制的現象是十分短暫，人影一晃，易敏已經在他的身前出現。

「王子好掌力，在下如果逃得慢一點，祇怕就要躺在這裏了。」

「這……哈哈……」

「王子大人大量，何必跟在下一般見識，咱們不比了，你看可好？」

「咱們可以不比，不過你要答允我的一項要求。」

「請王子吩咐。」

「咱們不打不相識，你可願意認我這個大哥？」

「大哥……」

「兄弟……」

這是一個意料不到的發展，它立即在廣場掀起了一片歡欣的狂潮。

魯魯巴博與易敏緊緊抓着雙手，在歡聲雷動之中向一個巨大的蒙古包走去。

包裡張燈結彩，已經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這是爲了歡宴王子而設的。

魯魯巴博將易敏帶到席上，說道：「兄弟，咱們今天要好好的喝幾杯，大家快坐下來。」

參與這一桌的，除了王子，應該是還有莫山基、桑格、列根三位酋長，莫山基因爲斷了一隻右腕，魯魯巴博准他回去休息。

現在少了一個酋長，多了易敏及蓋齊齊姊弟，現況顯得反爲熱鬧。

酒宴剛剛開始，細娃就帶來了十名蒙古裝少女，她們全穿着鮮艷的服飾，就在筵前載歌載舞起來。

王公貴族飲宴之時以歌舞助興，原是一件十分平常之事，也許易敏當眞是個土包子吧，他竟然注目神奪，被那些歌舞的少女所吸引。

魯魯巴博舉起酒杯，道：「兄弟，來，咱們再乾一杯，愚兄有件事要告訴你。」

易敏道：「大哥，小弟不喜飲酒，已經有點不勝酒力了。」

魯魯巴博道：「就這一碗，兄弟，以後你隨便就是。」

易敏道：「好吧。」

待他喝下最後一碗，魯魯巴博咳了一聲道：「兄弟，我知道你喜歡細娃，不過她有巫師的身份，愚兄沒有權力將她送給你，這些歌舞者都還不錯，你隨意挑幾個吧！」

易敏道：「小弟有一個妻子已經十分滿足了，大哥美意小弟心領了。」

魯魯巴博道：「兄弟，你是跟大哥客氣了。」

易敏忙說道：「小弟決不是客氣，祇因歌舞之中，有一個很像阿蘭的姑娘，所以小弟多看了兩眼。」

魯魯巴博道：「原來如此，不錯，她正是沙德的妹子阿蘭。」

易敏一怔道：「果然是她，但……」

魯魯巴博道：「沙德父子反抗父王命令，暗中圖謀不軌，已經被愚兄敉平了，沙德父子戰死，阿蘭被征爲奴，愚兄正是敉平叛亂回來的。」

這又是一件人間悲劇，但事關蒙族的內部之爭，易敏自然不便說甚麼。

魯魯巴博豪放的哈哈一笑道：「兄弟，中原宋太祖曾經說過一句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愚兄對陰山用兵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易敏道：「大哥說得是，祇是阿蘭太可憐了。」

魯魯巴博道：「你要是可憐她祇有一個辦法，向愚兄要她去。」

易敏道：「這個……」

他遲疑着，目光却瞧向蓋齊齊，因爲他不願在他們夫婦之間造成誤會。

蓋齊齊明白他的心意，因而微微一笑道：「不要顧慮，易敏，男子漢嘛，多幾個妻妾算得了甚麼。」

魯魯巴博雙掌擊道：「好，細娃將阿蘭帶出去，收拾一個住處將她安置下來。」

細娃道：「遵命！」

此時，酒筵已散，桑格、列根告退辭出，魯魯巴博忽然臉色一整，道：「兄弟，愚兄有一點意見，不知道你聽是不聽？」

易敏道：「大哥請說！」

魯魯巴博道：「中原的官場愚兄雖是不太明白，據以往的傳說，如果要想飛黃騰達，必須要有得力的奧援，不知這對是不對？」

易敏道：「大哥說得也許對，不過小弟並非官場中人，所以不敢妄加臆測。」

魯魯巴博一笑道：「人生一世，草長一春，除了名利，人生就無所追求了，兄弟，留下來，咱們富貴與共，愚兄一定叫你能夠發揮你的長才。」

易敏雙拳一抱道：「多謝大哥，小弟無意追求名利，也不求甚麼聞達，祇望能夠安安份份的過日子就夠了。」

魯魯巴博道：「兄弟志行高潔，愚兄不敢勉强，不過咱們兄弟相逢不易，多盤桓一些日子可以麼？」

易敏道：「小弟帶着先父遺骸，急欲歸葬祖墳，方命之處請大哥多多原諒。」

魯魯巴博道：「這樣吧，兄弟，咱們盡三日之歡，你看怎麼樣？」

易敏道：「小弟再要拒絕是不通人情了，看來祇好遵命。」

魯魯巴博道：「多謝你，兄弟，現在時間已晚，咱們明天再作詳談。」

易敏知道魯魯巴博還有事務處理，立即與蓋齊齊姊弟告辭，由衞隊長院支將他們送到住處，然後自行離去。

這也是一個較大的蒙古包，裏面用布幔隔成四個單位，一間起居三間臥房。

易敏剛剛進門，一雙嬌娃忽然迎着他拜了下去，齊聲道：「小婢阿蘭風奴叩見主人。」

易敏愕然道：「不敢當，兩位姑娘快起來。」

阿蘭是他向魯魯巴博要來的，自然在意料之中，至於風奴就出乎他意料之外了。

風奴也就是他由火焰中救出來那個女人，他並沒有要她，因此詫異的問道：「風奴姑娘，妳有事？」

風奴道：「小婢沒有事，因爲主人救了我，我自然是主人的奴婢了。」

易敏道：「不，在下救姑娘祇是出於義憤，並沒有蓄婢的意思，阿蘭姑娘也是一樣，兩位可以走了。」

阿蘭幽幽的一嘆道：「塞外已經沒有咱們兩個容身之地了，咱們也不願留在這塊傷心之地，主人如若堅持不肯收留，除了一死，咱們就別無選擇了。」

易敏沉吟了半晌道：「這樣吧，我帶兩位去中原，然後替妳們

選擇一個適合的人家，不過咱們並不是主子奴婢，希望妳們不要用這等稱呼。」

風奴道：「這個不行，咱們之間祇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夫妾，一種是主婢，咱們自然希望爬高一步，主人不要咱們作婢，祇有收咱們爲妾。」

易敏連連搖手道：「不，不，在下無意收妾，風奴姑娘千萬不要這麼說。」

風奴一嘆道：「那咱們祇好爲婢子了，主人主母請到裏面歇息吧！」

易敏無可奈何，祇得權充他們的主人，好在他存心帶她們到中原之後，就找適合的人家把她們嫁出去。

翌晨細娃來訪，她是來奉魯魯巴博之命來請易敏的。

「公子，主子有請！」

「好的，哦，細娃，莫山基的傷勢怎麼樣？」

「已經不碍事了。」

「細娃，我有一套左手刀法想傳授給莫山基，不知道他願不願意學？」

「眞的麼？公子。」

「當然是眞的，爲了表達咱們夫婦的歉意，也使王子不會失去一員勇將。他如果願意，叫他晚上到這裏來找我。」

「好，我會跟他說，請吧！公子。」

易敏在行前邀約蓋齊齊姊弟同行，他們以不慣應酬不願意去，他祇得獨自跟細娃前往。

熱情豪放，精明練達，這是魯魯巴博的性格，他也十分賞識易敏的敦厚，以及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因而他十分喜愛這位結義的兄弟。

他似乎在珍惜他與易敏相聚的每一分每一刻，一見面就說個不完。

他爲易敏解說大漠一切，也詢問中原他們想知道的，雖然易敏知道的並不多，他們仍然談得頗爲投契。

在夜色深沉之際，易敏才能抽身返回他的住處，莫山基已經在大門外等候幾個時辰了。

易敏雙拳一抱道：「對不起，莫兄，讓你久等了，王子一再堅留，使我抽身不開。」

莫山基道：「公子說那裡話，等等算得了甚麼，公子祇怕累了，在下明天再來好麼？」

易敏道：「不，在下留在這裡時間不多，莫兄如果不累，咱們就開始吧！」

莫山基道：「好的，在下不累，請公子賜教。」

易敏道：「好，在下這套左手刀法，是佛門降魔絕藝，名叫降魔十三斬，是專供右手不便的同門學習的，在下因爲它的威力絕倫，所以在同門練習時偸學而來的，它一共有十三招，每招有四個變式，咱們以三天爲限，莫兄能夠學多少就多少。」

＊　＊　＊

當晚易敏傳了三招，已經花去兩個時辰，莫山基並非上智之人，無論他如何苦學，這三招十二式在兩個時辰之內，絕對不可能得其精髓。

易敏不能再拖下去，因爲明天還要跟魯魯巴博週旋。

「回去好好的學習，明天再見。」

第二天他祇傳了兩招，八個變式，因爲他改正前三招花去不少時間。

第三天又傳了兩招，在分別時他囑咐莫山基道：「莫兄不要小看這七招刀法，祇要你細心揣摸，得其神髓，武林中能夠接下這七招刀法的爲數不多，今後如果咱們有緣相見，在下當將餘下的六招傳給莫兄。」

莫山基「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授藝之德，莫山基當永誌不忘，今後公子如有用得着在下之處，祇要片紙隻言相召，在下當誓死以赴。」

易敏將他一把拉起道：「莫兄言重了，但願莫兄不要辜負這一套降魔刀法，比甚麼報答都好。」

莫山基道：「公子放心，在下使用這套刀法，除了保境衞民，決不作傷天害理之事。」

易敏道：「那就好了，時間已晚，莫兄請回去歇息吧！」

莫山基抱拳一禮道：「公子請安歇，在下告退了。」

遣走莫山基，風奴手持汗巾由帳後轉了出來，道：「你太辛苦了，公子快揩揩汗。」

易敏接過汗巾，微微一笑道：「風奴，妳看莫山基是不是變了？」

風奴道：「變？我看他除掉少了右腕，那兒也沒有變。」

此時，蓋齊齊帶着阿蘭走了出來，易敏道：「齊齊，妳還沒有睡？」

齊齊道：「喜拉睡着了，我在等你。」

語音一頓回頭瞧着風奴道：「莫山基的確變了，我也看得出來。」

風奴道：「就算他當眞變了，與小婢有甚麼相干？」

易敏微微一笑道：「如果妳願意重修舊好……」

風奴道：「不，他不會收掉甩了的女人，小婢也不會吃回頭草，

公子的好意小婢心領了。」

她說得斬釘截鐵，毫無轉圜餘地，易敏不便再說甚麼，祇得與齊齊同回寢室。

翌晨，他們辭別了魯魯巴博上路，除了五人五騎，還有三匹牲口，馱着乾糧食水及應用的衣物。

魯魯巴博是熱情的，他帶着莫山基及衞隊送到三十里外，易敏過意不去，曾經幾次勸阻。

最後魯魯巴博停止了，他却取出一把短劍道：「兄弟，這把短劍是兩百年前本族的一位巧匠所造，它雖然比不上中原的名劍太阿、龍泉，却也能斷金切玉，你留着紀念吧！」

易敏見劍長約一尺八寸，劍鞘古樸，上面嵌有九粒光彩奪目的明珠，不必瞧劍身，就知道它必然不是凡品，這是一柄萬金難求的名劍，他如何敢於接受，因而推辭道：「不，大哥，你的賞賜太重了，小弟不敢接受。」

傳言煩人　命途坎坷

魯魯巴博道：「兄弟，愚兄慣用長槍大戟，這柄九星劍留着毫無用處，收下吧，兄弟，否則愚兄會生氣的。」

推辭不得，易敏祇好收下，在依依難捨之下與魯魯巴博互道珍重而別。

此後他們曉行夜宿，終於在一個晌午時分，趕到了山西北端的殺虎口。

忽然，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像密鑼緊鼓般的由身後傳來，轉眼經過了他們身側，帶起了一陣塵土。

風奴哼了一聲，道：「這麼急，趕着去奔喪！」

她是用漢語說的，而且腔圓音正，如果不瞧着她的服裝絕想不到她是蒙人。

祇不過她這兩句腔圓音正的漢語，却惹來了一場事非。

由身旁過去的三人三騎，他們已經馳出十多丈，竟然勒住了馬韁繩，兜轉馬頭，攔住易敏一行人去路。

這三人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及一黑一白兩名彪形大漢，他們全都帶了兵刃，必然是武林人物。

易敏不想生事，因而雙拳一抱道：「請三位借個光，天色已晚，咱們要趕到城裏投宿。」

灰衣老者冷笑道：「要去可以，先將人交出來再說。」

易敏一怔道：「交甚麼人？」

灰衣老者道：「別裝傻，剛才是誰說咱們趕着去奔喪的？」

易敏「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爲了這個，小婢無心之失，各位何必放在心上。」

易敏說的「小婢」二字似乎引起了那蠱王的興趣，他流目向蓋齊齊等打量一陣，道：「你也有婢女？」

他身旁穿白衣的大漢陰沉沉的哼道：「祇怕是拐來的，咱們不妨撿個便宜。」

灰衣老者道：「有道理，小子，老夫放你一馬，留下三個妞兒走你的路。」

蓋齊齊柳眉一挑，一片凌厲的煞光迅速佈上她的面頰。

沒有人注意她的神色上的變化，因爲人們全被灰衣老者無禮的言語所激怒。

易敏依然希望息事寧人，祇是淡淡的說道：「咱們不想生事，各位最好不要欺人太甚。」

白衣大漢哈哈笑道：「聽到了麼？老大，這小子倒眞有兩把刷子，既會拐人，又會唬人。」

久未出聲的黑衣大漢道：「不要浪費唇舌了。咱們三對三，老大分配一下。」

白衣大漢道：「好主意，我要少了一隻手的，這婆娘好像很對我的胃口。」

也許蓋齊齊當眞很對他的胃口，他語聲甫落，蓋齊齊已從馬背上躍了下來，嬌軀以乳燕投林之勢向白衣大漢撲來。

白衣大漢不傻，他當然明白這決不是投懷送抱，因而立即提高了幾分警覺之心。

祇不過蓋齊齊的右手隱形，左手也是應無一物，白衣大漢雖然提高了幾分戒備，却想不到，這是玩命的買賣，因爲蓋齊齊將金色彎刀藏在衣袖之後，他自然瞧看不出。

待得金光耀眼，冷焰刺肌之時，他才知道大事不妙，但一顆大好的頭顱已經脫離了軀體了，抛到路邊的草叢中去了。

蓋齊齊飛身殺敵，快如電光火石，待另外兩名敵人驚覺，她已經纖足在對方馬身上一點，像彩燕掠空一般的飛奔了回來。

灰衣老者與黑衣大漢同時臉色一變，他們想不到白衣大漢的頭顱是如何丟的。

「小賤人，莫非妳會妖法？」

金光一閃中大漢飛頭，但灰衣老者却看不出那道金光來自何處？他雖是心存怯意，仍想問個明白，蓋齊齊還沒有答話，風奴却已插上了嘴。

「老囚徒，你敢罵咱們少夫人，風奴送你到鬼門關去。」

據易敏所說，風奴既未習巫術，也不會武功，但她纖掌一揚，灰衣老者竟如斯响應的一頭栽下馬去。

現在黑衣大漢總算明白了，他們攔路找麻煩，竟然遇到了幾名煞

星。

此時他已魂魄皆冒，那裡還顧得灰衣老者的生死，雙腿一夾馬腹，向縣城亡命的逃去。

沒有人追他，也沒有說話，適才龍爭虎鬥的場所，此時一片靜寂。

良久，易敏長長一吁道：「風奴，妳用甚麼傷了那人的？」

風奴道：「柳絮飄。」

易敏一怔道：「姑娘深藏不露，原來是雁蕩門的高人。」

風奴咧嘴道：「公子這麼說是損小婢了，先父出身雁蕩，小婢祇是學到了一些皮毛，高人二字實在承當不起。」

易敏「啊」了一聲，說道：「姑娘原來是漢人。」

風奴答道：「是的，先母是蒙人，當先父過逝之後，小婢就隨着先母去了大漠。」

易敏道：「姑娘傷的那位灰衣老者還有救麼？」

風奴道：「柳絮飄會隨血液行走，中者無救，他敢以言語侮辱少夫人，所以小婢不能饒他。」

易敏嘆了一聲道：「柳絮飄太過歹毒，姑娘今後少用爲宜。」

風奴道：「小婢遵命。」

易敏道：「爲免動官府，咱們將死者埋葬了吧！」

此後他們由右王縣南下，一直到達了山西的首府太原，都沒有發生甚麼意外。

祇有一項使得易敏十分不安，因爲他的妻子蓋齊齊已然名滿武林。

自從右王城外蓋齊齊殺了一個找麻煩的白衣大漢，獨臂魔女之名就不脛而走，人們祇要看到了蓋齊齊就像遇到了洪水猛獸，一定會躲得遠遠的。

對蓋齊齊來說是一項危機，她的精神幾乎時時在緊張之中，她似乎承受不住這無形的壓力。

易敏知道長此以往必然會弄出事來，故而每次單獨與她相處之時，總是以深愛關切來解說勸慰，希望她放開懷抱，不要被外力所影響。

蓋齊齊似乎生具雙重性格，對易敏她柔情似水，千依百順，但，如果有人多看她一眼，她就會目露煞光，要將那人生吞活剝似的。

這一天傍晚時分到達太原，易敏爲了減少麻煩，準備就在北門外的「上關」落店。

上關的客棧不少，易敏偏偏找到一家「許仙老店」。

這也難怪，他既是避免麻煩，就得找清冷一點的。

許仙老店的確是很清冷，幾乎是門可羅雀。

祇不過他踏進店門之時，他發覺又做錯了一件事，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許仙老店之內熱鬧非凡，十幾桌酒筵正在鬧哄哄的進行，當人們發現來了客人，笑語喧囂之聲竟然爲之一靜。

一個長相敦厚，身穿粗布短襖的少年，帶着四名身着蒙裝的少年、男女，這等情形已十分惹眼，其中還有一個獨臂少婦，怎能不使他們爲之愕然。

這自然要歸咎江湖傳言了，如果那獨臂少婦就是傳說中的獨臂魔女，任誰也會大吃一驚的。

現在易敏也察覺這些，他却有點進退不得。

立即退走了麼？那是作賊心虛，找麻煩的可能接踵而來。

待下去，別人既然瞧出了蓋齊齊，麻煩祇怕也難以避免了。

是禍躲不脫，躲脫了不是禍，不管未來怎麼樣，先硬着頭皮定下房間再說。

於是他走向櫃台，向掌櫃先生的說道：「咱們要三個上房，請問貴店有沒有空置的房間？」

掌櫃的還沒有回答，一名身穿寶藍長衫，手中搖着一把鐵骨扇的中年漢子已經走了過來，道：「朋友，怎樣稱呼？」

易敏道：「在下易敏，尊駕是……」

藍衫漢子道：「在下余日新，家師金筆震八荒方龍，朋友應該有過耳聞。」

易敏雙拳一抱道：「余大俠原來是方前輩的高足，失敬！」

余日新向蓋齊齊瞥了一眼，道：「這位姑娘是你的甚麼人？」

易敏道：「她是在下的妻子。」

余日新臉色一沉道：「也就是爲禍江湖的獨臂魔女？」

易敏冷冷的道：「寒荊是塞外人，祇不過才初入中原，尊駕名門高弟，怎能如此信口雌黃？」

另一文士打扮的中年人忽然插口道：「好口才，請問范氏兄弟是不是你殺的？」

易敏道：「咱們不認識誰是范氏兄弟，祇是在右王城外除去兩個調戲婦女的賊人，如果被調戲的是閣下的妻子，你說該賊人該不該死？」

易敏語聲鏗鏘，義正詞嚴，使兩位挺身責問的大漢爲之語塞。

易敏「哼」了一聲道：「看來此地是容不下咱們的了，走！」

他想走，但勁風掠衣而過，余日新及文士打扮的中年人已經攔住了他的去路。

易敏一怔道：「你們不講理？」

文士打扮的大漢道：「咱們講理，祇是無法相信你那片面之詞。」

余日新道：「范氏兄弟是家師的記名子弟，咱們丟開是非不說，爲了師門榮譽，余某要向閣下討回公道。」

易敏道：「這麼說，咱們就不必要多費唇舌，尊駕劃下道來就是了。」

余日新道：「這地方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客棧的東側有一片廣場，他們剛剛到達場中，看熱鬧的人潮已經密密麻麻的圍了上來。

余日新與藍衫文士帶着八名懷抱金筆的大漢入場，他們的人數比易敏一行人多了一倍，氣勢上自然也勝過三分。

易敏向這般人瞥了一眼，道：「要怎麼樣，閣下請命題！」

余日新伸手一揮，兩名彪形大漢立即走了出來，他們與其餘六人合稱金筆八駿，在江湖道上也是頗有份量的人物。

這兩人是同胞兄弟，老大楊天弼，老二楊天助，是金筆八駿中的主力。易敏一行五人，不過都是一些大孩子，由楊氏兄弟出手，必然可以收拾下來。

這是余日新的看法，不過他還有另外的一種打算。

因此，他雖然不怕那些大孩子，却對蓋齊齊有些顧忌，武功無法抗拒邪術，他不得不先找兩個替死的。

這一場蓋齊齊沒有出手，應戰的都是兩個俏丫頭。

風奴、阿蘭兩個嬌小玲瓏，此時與楊氏兄弟，那鐵塔般的身材一比，令人有矮了半截的感覺。

楊氏兄弟也是神色一動，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約而同的退了兩步。

因爲他們是成了名的人物，成名人物對兩個小姑娘豈不是勝之不武？

風奴却撇撇嘴道：「怕了？傻大個子，好，姑奶奶放你一馬，去換兩個有膽量的出來。」

這位姑奶奶在不說話的時候，都會眉挑目語，滿身浪態，現在這一說話，幾乎全身上下都在放射熱力，不要說是血肉之軀的男人，就算是石頭也承受不住。

楊天弼是一個老實人，一時楞在那裏不敢作答，但楊天助却是一個浪子，當風奴出場之時，他早已饞延欲滴了。

「嘿嘿……妳誤會了，姑娘，咱們兄弟是何等人物，豈會害怕？」

「那你們爲甚麼還不動手？」

「這個……好吧，姑娘一定要問，我就告訴妳吧，咱們兄弟一向招不虛發，是怕傷了姑娘。」

「原來你是一個好心人，不過咱們既已出場，總不能就這麼樣的回去吧？這樣吧，咱們就過幾招玩玩，雙方點到即止，你以爲如何？」

「好吧，姑娘請。」

他們那裏像是兩軍陣前搏殺，簡直就像打情駡俏一般，旁觀的余日新雖是皺着眉頭，並未作進一步的表示。

現在風奴與楊天助這一對交上了手，楊天弼就與阿蘭也打了起來。

也許由於楊天助的影響，楊天弼鬥得並不起勁，他的功力較阿蘭高明，他的金筆上下翻飛多半出於守勢，就算偶然出一招，也是一吐即收，並未使用全力。

「這那裏像對陣搏殺，簡直是在表演。」

看熱鬧的看得不過癮，有人提出異議了。

風奴似乎也不願再鬥下去，伸出左手掠了一下長髮，道：「我累了，咱們歇一下再來。」

不管是否同意，嬌軀一擰，緩步走了回去。

她祇不過回頭走了兩步，楊天助不知爲了甚麼竟然一頭栽了下去。

風奴扭頭一瞥道：「咳，咳，你這人爲甚麼想不開呢？我歇息一下再陪你還不行嗎？」

楊天弼見乃弟忽然摔倒，心中大吃一驚，一筆震退阿蘭，急忙察看他的兄弟。

楊天助死了，他却找不出傷在那兒。

身形一擰，以一雙震嚇而又憤怒的目光瞪着風奴道：「妳會妖法？」

風奴甜甜的一笑道：「妖法？別捧我，我可沒有那麼大的本事。」

楊天弼道：「那麼我的老弟是怎麼死的？」

風奴道：「這我怎麼知道，也許他是不想再活了。」

楊天弼怒吼一聲道：「小妖女，大爺要妳替我兄弟抵命。」

此人不愧是金筆八駿之首，此時含怒出手，不再憐香惜玉，但祇見金光縱橫，勁風震耳，幾招下來，風奴已經陷入了險境了。

易敏一見風奴遇險，縱身就待馳援，余日新趁勢舉手一揮，身後的金筆六駿，便一起撲入鬥場。

這一下鬥場可熱鬧了起來，易敏及蓋齊齊每人迎敵兩個，風奴與阿蘭雙戰楊天弼，祇見刀光筆影，打得兇險已極。

陷陣搏殺，除了要有過人的武功，還要有臨陣搏殺的經驗，蓋齊齊姊弟武功雖不差，祇是經驗太過欠缺。

金筆八駿都是身經百戰，論經驗，蓋齊齊姊弟就差得太遠了。

而且，現在是以一搏二，敵衆我寡，一經接戰，她們姊弟自然就落了下風了。

蓋齊齊此時已是用左手應敵，她已習會了降魔十三斬，可惜她不能靈活運用，因而無法發揮佛門絕學的威力。

迎戰不過十招，她已連負兩處輕傷，右膀的衣袖也被齊肩扯落。

現在她整條右臂全部裸露，在一般少婦來說，這將是一個頗為尷尬的場面。

祇有蓋齊齊不一樣，因為沒有人能夠看得見她的右臂。

如此一來，她倒是因禍得福，敵人祇防備她的左手金色彎刀，絕不會防備她那條隱形的右臂。

於是她左手誘敵，右手暴吐食中二指一點，金色彎刀再劈了出去。

先點上對方的穴道，再來一記降魔十三斬，無論對方功力多高，也逃不過濺血橫屍的惡運。

她先除去對敵的兩人，再縱橫全場，展開瘋狂的屠殺，祇不過刹那間，名滿江湖的金筆八駿已經沒有一個活人了。

余日新及藍衫文士看得心膽俱裂，他們那裏還有出戰的勇氣。

在此等情形之下，自然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現在除了地上躺着的八具屍體，再也找不到一個敵人，但是易敏卻有點手足無措之感，不知如何是好。

太原有官府，是一個有法治的地方，他們一口氣殺了八個大活人，金筆震八荒方龍固然不會放過他們，太原的官府也不能就此這麼算數。

不過，這是江湖仇殺，是別人向他們找麻煩，他們殺人是自衛，是情非得已。

既是情有可原，何不去向官府投案？

因此，易敏長長一吁道：「齊齊，咱們走吧。」

蓋齊齊道：「咱們去哪兒？」

易敏道：「去府衙，咱們殺了這多麼的人，必須對官府有個交代！」

風奴道：「不，咱們不能去。」

易敏道：「為甚麼？」

風奴道：「如果官府要咱們替死者抵罪呢？」

易敏道：「咱們是自衛殺人，逼不得已，官府不能不講理吧。」

風奴道：「你太忠厚了，公子，官府有官府的立場，咱們絕不能自投絕路。」

易敏道：「依妳說怎麼辦？」

風奴道：「對江湖仇殺，官府多半不願管，太原武林霸主金筆震八荒方龍也不會把官府牽涉進去，祇要咱們離開此地，就不會有問題了。」

易敏道：「好吧！」

他接受了風奴的意見，立即聯騎南下，直到夜色蒼茫才趕到北蒼鎮投宿。

＊　＊　＊

「老天，為甚麼要這樣？難道身為紅顏，就一定要遭天妒不成？」

「易敏，你在說些甚麼？我不懂。」

她的確不懂，因為她無法瞭解易敏的心情。

其實，她應該體會得到，易敏不正在撫摸她的右臂。

她是個美人，當得上是風華絕代，阿蘭與風奴比不上她，細娃也要遜色三分。

她的肌膚柔軟細膩，白如羊脂，摸在手上好像錦緞一樣的可愛。

但天妬紅顏，她那隻羊脂美玉似的粉臂，偏偏就是瞧看不到。

愛美是與生俱來的天性，女人更重視別人對她的觀感。

蓋齊齊當然也重視這一點，否則，她的性情就不會有這麼可怕的改變了。

她的確發生了可怕的改變，因為她動輒殺人。

她原是一個溫順良善的女孩子，自右臂隱形之後，她的性格逐漸的變化，這種情形還在不斷的增長，甚至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性格。

她恨世人，因為人們會以異樣的目光瞧着她的右臂，她憎恨那些目光，要殺盡那些用異樣目光看着她的人們。

祇有一個人例外。

對易敏，她依然千依百順，柔情似水，任何一個賢淑的妻子，也沒有她這般柔順。

祇是，易敏卻憂心忡忡，他懷疑是不是自己做錯了，會不會為中原武林帶來一個煞星。

他絕不是多慮，因為他已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蓋齊齊智慧超人，資質奇佳，加上她不停的苦練，武功之高已可列為當代高手之林了。

他顧慮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她那條隱形的手臂。

別人看不見她的右臂，自然不會防範，最後死了還是一個糊塗鬼，這豈不是十分可怕。

一聲輕嘆，易敏擁着蓋齊齊的嬌軀，道：「蓋齊齊……」

「嗯……」

「咱們日間……」

「這可不能怪我，找麻煩的是別人。」

「我知道，但上天有好生之

德，他們也罪不致死。」

「對不起，那時我沒有想到這些。」

「以後妳要記住，千萬不要任意殺人，就算對方有甚麼不是之處，給他一點警誡就是了。」

「好啦！」

對這位嬌小美麗的妻子，易敏也不忍深責，他認為事先並沒有好好的教導，這不能完全怪她。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束裝上路。易敏希望快點離開山西，以免金筆門找麻煩。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太谷縣東北十里的朝陽村，未晚先投宿，易敏是準備歇息在這裡。

他們剛剛準備落店，一陣急如急雷的蹄聲忽然蓋地而來。

風奴向街頭瞥了一眼道：「公子，祇怕是找麻煩的來了。」

易敏道：「不要管它，祇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們落店吧！」

他不想犯人，人家却不放過他，祇不過刹那之間，他們已陷入重圍之中。

包圍他們的是二十七個彪形大漢，領頭的却是一個鬢髮斑白的糟老頭子。

別看這糟老頭子年歲不小，一雙眸子却是神光迫人，他向易敏等流目一瞥，冷冷道：「本門金筆八駿是你們殺的？」

易敏道：「請問前輩是……」

糟老頭子答道：「老夫金筆震八荒方龍。」

易敏道：「原來是方前輩，失敬！」

方龍道：「不必客套，老夫在聽你的解釋。」

易敏道：「不必晚輩解釋，前輩應該想得到的，咱們與貴門下素不相識，更談不上甚麼恩怨，如果不是貴門下找麻煩，何至於發生不幸。」

方龍道：「就算是發生誤會，你們也不能動輒殺人，老夫為門下索還血債，不算過份吧？」

易敏還待分辯，方龍身後的余日新已搶着插口道：「師父，弟子請令鬥鬥姓易的。」

方龍道：「好的。」

余日新躍下坐騎，摘下兩支金筆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姓易的，你還等待甚麼？」

風奴道：「公子，讓小婢去教訓教訓他。」

易敏道：「好，妳要當心一些。」

風奴道：「小婢知道。」

她抱着金色彎刀，俏生生的往場中一站，道：「出招吧，姓余的，你一再向咱們找麻煩，姑奶奶要好好的教訓教訓你。」

余日新大聲一喝道：「賤婢大膽，接招！」

此人眞不愧是金筆門的首徒，筆出帶風，快捷閃電，左筆急點風奴的右肩，右筆却還在肘後藏着。

無論他點向右肩的金筆如何快速，風奴還不至閃避不及。

問題是他隱藏時的那支金筆，他可以攻任何一個部位，令人防不勝防。

風奴似乎沒有想到這些，櫻唇輕輕撇了一下，左脚一挪，橫移半尺。

這一下可就糟了，向左橫移，豈不正好送到余日新的右筆之上。

這當眞是怕甚麼有甚麼，祇見余日新「嗤」了一聲，右筆以流星逐月之勢，插向風奴的脅門。

此人眞個手辣心狠，祇要被他一筆插中，就算你有九條命也活不成了。

風奴祇有一條命，她自然不想被金筆插中，嬌軀一擰，彎刀急揮，招式一吐即收，她已暴退五尺。

敢情余日新志在必得的一筆竟然走空，同時手指傳來一陣劇痛，連金筆也把持不住了，「噹」的一聲脆響，在地上冒出一溜火花。

原來他的大拇指被削掉，他如何還能握得住金筆？

削掉大拇指等於廢了他一隻右手，風奴這一招實在陰損極了。

十指連心，這位金筆門的首徒疼得「哼」出聲來，經他的同門搶救，總算沒有把命兒丟在那兒。

出師不利，惹起了方龍的無邊殺機，他如果不能將這幾個少女留下來，今後金筆門就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於是，他甩蹬飄身，凌空下撲，雙筆帶起滿天金霞，猛向風奴的後心擊去。

金筆震八荒方龍是一個成名人物，按說不應該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就猛下毒手的。

可是他名利之心極重，為了維護得來不易的一點虛名，他甚麼也不顧了。

風奴沒有想到這些，她正在退向蓋齊齊的身旁。

此時，易敏與風奴相隔甚遠，要搶救也鞭長莫及，最接近的蓋齊齊，她當然義不容辭出手援救。

「風奴小心身後……」

蓋齊齊先出聲警告風奴，同時點足彈身，揮刀向凌空下擊的金筆迎去。

「噹」的一聲巨响，蓋齊齊被震得倒翻兩回，這一招硬接，不祇是使她彎刀脫手，連虎口也被震得流出了血水。

不過，她却救了風奴，也將方龍迫得落回地面，虎口受點輕傷自

然十分值得。

方龍向蓋齊齊看了一眼，道：「妳是獨臂魔女？」

蓋齊齊目射煞光，冷冷道：「你想死，我成全你就是，還有甚麼話要交代的？」

方龍哈哈一陣狂笑，道：「老夫專會降妖捉怪，還怕妳這麼一個小妖女不成？拾起妳的刀，別說老夫佔妳便宜。」

蓋齊齊道：「不必。」

方龍「哼」了一聲道：「妳想找死？好，老夫不用兵刃一樣可以打發妳，出招吧！」

易敏橫身攔住，說道：「蓋齊齊，讓我來！」

蓋齊齊道：「不，他們目標是我，你縱替我出戰，他們還是不會放過我的。」

易敏道：「可是妳……」

蓋齊齊道：「讓開一點，易敏，我會知道怎麼樣做的。」

她說的是事實，易敏祇得退到一旁。

方龍已經有些不耐，嘿嘿一聲道：「後事交代完了麼？」

蓋齊齊道：「交代完了，接招。」

縱身上步，纖拳斜劈，掌沿湧起一股暗勁，襲向方龍的右肩。

這一招頗爲霸道，祇是去勢慢了一點，像她這等打法，自然無法傷到方龍。

「嘿嘿……獨臂魔女原來祇有這點能耐。」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蓋齊齊祇怕勝不了一個二流脚色，方龍是威震八荒的一代宗師，豈會將她放在心上。

於是他不閃不避，右掌五指如鈎，猛扣蓋齊齊的腕脈，左掌往外以驚濤拍岸之勢印向蓋齊齊的脅門。

一代宗師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招雙式使得凌厲已極。

祇不過蓋齊齊也非弱者，右掌忽然改拍爲划，纖纖玉指以不可異議的速度划向方龍的脈門，同時小身子一擰，連方龍的左掌也避了過去。

方龍決沒想到蓋齊齊的身子如此靈活，一招互換，他不敢再輕視對方了。

蓋齊齊乘機退後兩步，道：「愚夫婦傷人是迫於無奈，希望前輩能夠諒解。」

方龍大喝一聲道：「妳認爲老夫奈何不了妳了？看拳！」

此人不愧爲西北一帶的霸主，招式一展開，立即掌握全局，二十招不到，蓋齊齊已然陷入險境。

一個初學乍練的後生晚輩，無論她如何聰明，內力及臨敵經驗必然勝不了成名的高手。

蓋齊齊的處境正是這樣，她勉强支持了三十幾招，終於一個疏忽之下，左腕一把被方龍扣着。

一招得勢，方龍決不饒人，他要爲金筆八駿討回公道，另一隻手猛向蓋齊齊的天靈穴拍去。

易敏與風奴原是提足了功力，準備隨時搶救的，但奇變陡生，他們都有鞭長莫及之感。

易敏不顧一切的衝了出去，他衝不過幾步，就被金筆門下纏住了，他雖然是拚命搏殺，依然脫身不了。

風奴沒有衝，她却一聲嬌叱，用兩枚柳絮飄擊向方龍雙目。

此時混戰展開了，蓋齊齊、易敏、蓋喜拉、阿蘭及風奴等全部陷入苦戰。

但這場混戰十分短暫，因爲他們聽到一種令人毛髮悚然的慘嚎。

莫非蓋齊齊遭到了毒手？

不，女人的聲音是尖細的，這聲慘嚎却十分混濁。

難道遭到了毒手的竟是金筆震八荒方龍。

不錯，正是這一位一代宗師。

他的雙眼全瞎，這是風奴的傑作，但致命之傷却是喉部，因爲那兒正在汩汩不停的噴出鮮血。

金筆的首徒余日新心膽俱裂，口中一聲慘呼，縱身就向方龍奔去。

「師父……師父……」

他的師父受到了兩處致命的重傷，就是神仙也救他不活了，他祇是吐出四個模糊的音符，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他聽淸楚了那四個音符，原來慘白的臉頰更變得毫無血色，他的畏怯的目光向蓋齊齊瞥了一眼，迅速抱起他的師父，向來路急馳而去。

金筆門撤走了，如同雨過天晴，夜色變得十分可愛，但易敏却呆呆的瞧着迷朦的遠山，像木雕泥塑的站在那裡。

因爲他也聽到，方龍臨死之時吐出四個音符，那是「隱形魔手」。

方龍死了，他却臨死之前拆穿了隱形的秘密，雖然拆穿的不是全部，但這已經足夠轟動江湖了。

易敏是一個敦厚的青年，他不慕名利，不求聞達，祇望娶妻生子，繼承易家的香燈，此外別無所求。

但妻子是一個名震江湖的隱形魔手，別人會讓他平平凡凡的過日子麼？

正當他思緒混亂之際，一股輕輕的語聲在耳旁響了起來。

「易敏，是我不好，祇是，我出於無奈！」

「我知道，齊齊，我沒有怪妳。」

「那……咱們住店吧，我餓了。」

「好。」

他的確沒有責怪齊齊，他認爲這是命中註定，是上蒼的安排，今後怎樣？祇好見一步走一步了。

翌晨他們繼續南下，他沒有猜錯，他們所到之處，果然是路人側目。

好在沒有人再向他們找麻煩，總算平安的回到他的家鄉。

＊　＊　＊

河南澠池縣以南有一個山鎭名叫「藕池」，易敏的祖業就在這裏。

他的祖業實在小得可憐，茅屋數間，山田十幾畝，如果用這些維持生活，不過是僅能糊口而已。

但他甘於淡泊，一點也不用擔心往後的窮日子怎麼過，葬好父親遺體之後，就胼手胝足的開始工作。

他們男耕女織，克勤克儉，生活倒也頗爲愉快，然後他將阿蘭配給蓋喜拉，以達成他岳父的心願。

這天易敏挑了一擔雜貨到城裏去賣，然後買了一些日常應用的東西，就往回走。

靠南門不遠有一家「天池酒樓」，在澠池，天池酒樓是一擲千金的所在，易敏辛勤終年，僅堪溫飽，他自然沒有光顧一下的打算。

但……

「易少俠，請留步。」

天池酒樓中走出一個青衫文士，他不祇是攔住易敏的去路，還稱呼他爲少俠。

易敏神色一呆，道：「閣下認錯人了吧？在下是一個鄉下人，少俠二字實在承當不起。」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謙恭是美德，如果要妄自菲薄，就對不起生身的父母，及傳藝的師門了。」

易敏道：「兄台認識在下？」

青衫文士道：「當然，此地說話不便，咱們到裏面再作長談。」

易敏道：「這個……」

青衫文士道：「在下作東，請。」

易敏在堅邀之下，祇得跟隨青衫文士走進酒樓，土包子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青衫文士原是靠窗獨酌的，他命店小二撤去殘席，另外點了一些菜，要了一壺酒，跟易敏對酌起來。

他們乾了一杯之後，易敏道：「小弟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

青衫文士緩緩的說道：「敝姓陸，草字公佑。」

易敏道：「原來是陸兄，失敬，請恕小弟眼拙，咱們在哪兒見過？」

陸公佑道：「少俠夫婦在朝陽村懲治金筆門，使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易敏道：「金筆門逼人太甚，愚夫婦是情非得已。」

陸公佑道：「這個不必少俠解釋，金筆門是咎由自取，不過在下有幾句不太中聽的言語，希望少俠不要見怪。」

易敏道：「不要緊，陸兄請說。」

陸公佑道：「炫耀求售，到處鑽營，這樣固然不好，但明珠藏櫝，妄自菲薄，辜負上蒼賦予的才能，也使人不敢苟同，少俠認爲是否有點道理？」

易敏淡淡一笑道：「有道理，祇不過人各有志，這也是無法勉强的。」

陸公佑道：「這麼說少俠是獨善其身，置天下安危於不顧？」

易敏道：「陸兄言重了，在下一介草民，那裏管得了天下安危之事？」

陸公佑道：「在下說過，一個人不可妄自菲薄，以少俠的才能，如果置之朝廷，必然是一員中興名將，要是參與某一幫派，也可以安定江湖，使千萬生靈免於塗炭，這是在下腑肺之言，希望少俠加以考慮。」

易敏道：「在下祇會一點莊家把式，陸兄的誇讚實在承當不起，在下已經酒醉飯飽，就此告辭了。」

雙拳一抱，提着一包東西，就匆匆地辭去，他甚至連陸公佑是甚麼身份都沒有詢問淸楚。

回到家中之後，他將遇到陸公佑的事告訴家中各人，蓋齊齊祇是神色安詳的笑了一笑，風奴却聽得大感興趣。

「公子，那姓陸的必然是一個微服出巡的朝廷大官了，你沒有請他到咱們家中來聊聊？」

「此人滿腦子的名利，跟他有甚麼好聊的？再說他們如果是甚麼心存叵測的邪教匪徒呢，咱們豈不是引鬼上門？」

「公子，說得是，咱們應該先摸摸他的底！」

「我不願當官，也不想發財，沒有必要摸他的底，好啦，把東西收拾起來吧。」

「是，公子。」

次日，上午，易敏與蓋喜拉正在田裏工作，風奴忽然匆匆的奔來道：「公子，有客人來了。」

易敏道：「哦，是甚麼人？」

風奴道：「他說姓陸，還帶來很多禮物。」

易敏道：「喜拉，你慢慢做，我看看就來。」

他回到家裏一看，果然是那個

陸公佑，不待他開口，陸公佑已經雙拳一拱道：「在下冒昧得很，希望易少俠不要見責。」

易敏淡淡道：「好說，陸兄請坐。」

陸公佑還帶着一個從人及兩盒禮物，也許都是名貴的東西，易敏却看都沒看它一眼。

待風奴敬過茶之後，陸公佑咳了一聲，道：「昨天咱們是初次的相遇，可以說是交淺言深，今天咱們是舊相識了，少俠能不能對在下的敦請再作考慮？」

易敏道：「是陸兄要用在下？」

陸公佑道：「陸某祇能是因人成事，並不是叱咤風雲的材料，敦請少俠是咱們的幫主。」

易敏道：「貴幫主是……」

陸公佑道：「對不起，少俠，在你沒有加入本幫之前，在下不便奉告，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少俠，本幫主胸懷玄機，武功蓋代，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咱們能夠追隨驥尾，前途是一片光明。」

易敏微微一笑道：「這麼說在下應該恭喜陸兄了。」

陸公佑道：「不必恭喜在下，少俠祇要點頭，榮華富貴就在眼前等着你了。」

易敏道：「可惜，在下與榮華富貴無緣，陸兄的好意祇能心領了。」

陸公佑道：「少俠，這可是你發展長才的一機會，希望你多加一點考慮。」

易敏道：「不必，在下有點累了，風奴替我送客，哦，陸兄別忘記把東西帶回去。」

他不睬理陸公佑，身形一轉，直向內進走去。

陸公佑碰了兩次釘子沒有再來了，但三天之後，易敏却遭到了一項無妄之災。

他想打點野味加加菜，剛剛走進山道，就迎面碰到三名公門中人。

「你是易敏麼？」

「是的，各位有甚麼指教？」

「我是縣衙的朱捕頭，咱們奉縣大爺之命前來請你。」

「縣大爺找我，有甚麼事？」

「咱們也不知道，見到縣大爺之後你就會明白了。」

「好吧，讓我跟家裏說一聲。」

「不必。」

他沒有見到縣大爺，糊裏糊塗就被關進監牢裏去了，兩個月之後，他又被開釋了，無端端的坐了六十多天牢，他還不知道爲了甚麼？

這是一場意外的災難，好在它已經過去了，除自認倒霉，還能有甚麼辦法？

他匆匆趕回家中，在門前遇見阿蘭。

「啊，姐夫，你到了那裏去？也不跟家裏說一聲。」

「咳，倒楣透了，待會再告訴妳，他們呢？」

「姐姐帶着風奴找你去了，喜拉在田中。」

「齊齊找我去了？上那兒去找她？」

「是那個姓陸的，他說你接受了他的邀請，在他們幫裏充任護法，是你叫他來接咱們去的，喜拉怕田裏沒人照顧，所以咱們就留了下來。」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你離家後的第五天，姐姐就帶着風奴跟那姓陸的找你去了。」

「好陰險，阿蘭，去叫喜拉回來，我有話跟你們說。」

「好的。」

在阿蘭去找蓋喜拉的時候，他收拾好了一個包裹，然後在草堂上來回的走動，可見他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

不久之後蓋喜拉跟阿蘭回來了，見到了易敏，蓋喜拉的眼眶不由的紅了起來。

「姐夫，你沒有看到姐姐？」

「沒有，喜拉，坐下來我跟你說。」

「是。」

「喜拉，這是一個陰謀，我出去打獵，被關進縣衙，齊齊就被姓陸的騙走，他們是有計劃的利用齊齊隱形手臂做壞事，我要盡快的找到她。」

「可是，姐夫，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到那兒去找？」

「無論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祇要他們利用齊齊，必然會露出蛛絲馬跡的。」

「姐夫，我也去。」

「不，我不希望你們夫婦捲入江湖是非，這十幾畝山田雖然不多，祇要勤儉一些，溫飽是沒有問題的。你們還是安份守己的種田吧。」

「是，姐夫。」

交代完了他就要走，阿蘭却叫住他道：「姐夫，你等一等……」

她奔進房裏取出一個羊皮小袋交給易敏，道：「姐夫，你帶着這個，咱們用不着。」

易敏打開小袋一看，見是一些小塊金子，他沒有說甚麼，祇是深深的向他們看了一眼，提起了包裹，轉身大踏步走去。

＊　＊　＊

登嵩山的人必然離不開「四古」，看古柏，讀古碑，觀古寺，憑弔古迹。

至於葱籠蒼翠，穹然天際，使人心馳神往的名山雄姿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天晌午時分，一名身穿土布衣褲的少年，正低頭向少室峯下急走，莫非他也是一名遊山者？

忽然……

「易師弟請留步。」敢情這位身著土布衣褲的青年就是易敏？一位年長於易敏的青年僧侶站在不遠處叫他。

易敏抬頭一望，身前八尺之處立着一位青年僧侶，正是他的同門師兄天泉。

易敏雙拳一抱，向天泉施了一禮道：「小弟見過師兄。」

天泉回禮道：「師弟不必多禮，你有事？」

易敏道：「小弟求見恩師。」

天泉搖搖頭道：「不必，師父不會見你的。」

易敏道：「爲甚麼？師兄，恩師爲甚麼不會見小弟？」

天泉喧唸佛號道：「師弟已被朱筆除名，不再是少林弟子，師父怎肯見你？」

易敏愕然道：「甚麼？小弟已被朱筆除名？爲甚麼？小弟犯了甚麼過錯？」

天泉道：「這個愚兄就不知道了，也許只是一次誤會，但掌門法旨已貼下，沒有人能夠挽回，如非師父一肩承擔，師弟的武功只怕也不能保全。」

易敏長長一嘆，道：「妻子被騙，師門除名，看來小弟是無路可走了。」

天泉道：「不要灰心，師弟，愚兄知道你是最堅强的，希望你好自爲之。」

天泉不想多說甚麼，一轉身直向山道奔去。

易敏沒有移動，只是像木雕泥塑的呆立着。

人生的道路原是坎坷不平的，像他這樣遭遇的不是沒有。

不過，他還是一個大孩子，上蒼對他似乎太過苛刻了一點。

也許這是一種磨練吧，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他焦急，失望，但不頹喪，天泉沒有說錯，他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堅毅性格。

他跑下來向少林寺遙遙拜了三拜，然後起身向關洛大道馳去。

＊　＊　＊

中州是人文薈萃之地，隱居其間的武林奇人也在數不少，所以他想從關洛一帶開始，尋找她的妻子齊齊。

當然沒有人知道一個赤狄族的姑娘，不過她却有一個顯著的標誌：獨臂。

還有，易敏雖然不知道陸公佑何許人也，却敢斷定他必然大有來歷，只要多花一點時間，找到他並非難事。

但他找遍了黃河兩岸及大江南北，沒有人知道陸公佑，也沒有人看到像蓋齊齊那樣的獨臂姑娘。

這天傍晚時分，他到達福建浦城縣以北的招賢鎮，他正待找客棧投宿的時候，身後忽然响起了一聲呼喚。

「易少俠……」

易敏是一個鄉下人，江湖上認識他的人並不多，現在居然有人叫他「易少俠」，他不由得一陣錯愕了。

回頭一看，是一個四旬左右的勁裝大漢，那人正向他含笑點頭，證明他沒有聽錯。

「兄台是呼叫在下？」

「是的。」

「兄台有甚麼指教？」

「有一個朋友想跟少俠聊聊。」

「誰？」

「老朋友，少俠認識的。」

「是陸公佑？」

「少俠果然聰明，請跟在下走吧！」

這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既然是陸公佑找他，就算是上刀山他也要去。

勁裝漢子一個勁兒的往山裏跑，易敏亦步亦趨的跟隨着，直到一個荒凉的山神廟前勁裝漢子才停了下來。

「哈哈……久違了，易少俠。」

隨着笑聲，廟裏走出十幾名懷抱兵刃的勁裝大漢，領頭的正是陸公佑。

這顯然是一個鴻門宴，易敏的處境危殆已極。

劍眉一挑，易敏「哼」了一聲，道：「姓陸的，咱們無怨無仇，你爲甚麼騙走我的妻子？」

陸公佐道：「少俠冤枉了，蓋姑娘是自願跟在下走的。」

易敏道：「你胡說，她人呢？」

陸公佑道：「蓋姑娘很好，她要在下帶一個口信給少俠，請你不要以她爲念。」

易敏大喝一聲道：「姓陸的，你不要欺人太甚，我的妻子在那裏？你說。」

陸公佑道：「你當眞要我說？」

易敏道：「不錯。」

陸公佑嘆了一口氣道：「要我說可以，我倒要先勸勸少俠，天涯何處無芳草，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易敏道：「甚麼意思？」

陸公佑道：「這個意思很簡單，蓋齊齊已經是咱們幫主的夫人，不再是你的妻子。」

易敏厲聲道：「姓陸的你敢侮辱齊齊，易某決不饒你！」

陸公佑「嘿嘿」一陣冷笑道：「你既然一定要找死，本堂主成全你就是，上！」

在陸公佑的吆喝下，十幾名大漢一起擁了上來，這般人是存心要將他撂在這裡，一上來就往死裏招呼。

而且，他們的身手不凡，全都稱得上高手二字，因爲交手不足五招，易敏的身上已經掛了三處彩。

這是一個卑鄙的陷阱，但也激起了易敏的殺機，我不殺人人就殺我，他自然不能再存着慈悲的心腸了。

易敏五歲起就在少林寺一磚堂練武，功夫練得非常之紮實，這一拚命搶攻，打得竟然兇悍無比。

他使的是一把短劍，但却極端鋒利，他一劍劈斷了一柄長刀，去勢不衰，將一名敵人來了一個開膛破肚。

這一招震撼了所有的敵人，當他們神色一呆之際，他的劍光已經抹過兩名敵人的咽喉，同時一脚飛起，將一名大漢踢倒在地上。

剎那之間一連擊斃了四個敵人，這份威勢眞個是江湖少見。

不過他明白，陸公佑才是他的眞正敵人，此人虎視眈眈，按兵不動，可能是要撿他的便宜，他要儘快殲滅圍攻他的大漢，以便跟陸公佑作一生死一搏。

他的計劃沒有錯，但他打得十分吃力，圍攻他的敵人沒有一個留下，祇有陸公佑手持支鬼手等着，哈哈一聲長聲，陸公佑走了過來，道：「好功夫，估不到少林一名棄徒，竟有如此高明的成就！」

易敏冷冷的問道：「我的妻子在那裏？你說是不說？」

陸公佑陰沉的一笑道：「我跟你說過，蓋齊齊姑娘既成殘花過別枝，已經不是你的妻子，你爲甚麼這樣的不開竅？」

易敏怒斥道：「姓陸的，出招吧！」

陸公佑哼了一聲道：「你受傷頗重，我原本不想打落水狗的，只是你太固執了，留下你會有麻煩，所以，嘿嘿……」

他摘下了一隻精鋼打造的怪鬼手，「呼」的一聲，直向易敏的頭頂砸來。

他的內力極高，當易敏創傷遍體，筋疲力盡之時，根本不必講甚麼招式，只要以力取勝，易敏就會招架不住了，易敏也是明白這一點，他自然不敢用劍招架，只得閃身避讓，然後伺機還擊。

左閃右避兩招之後，他知道這個打算也行不通，因爲傷勢影响了他的行動，身法已不如往常那樣快捷了，適才兩招就差一點傷在陸公佑的鬼手之下，那麼唯一的辦法就只有險中取勝了。

只有勝利才有生機，失敗的結果自然就是死，在這等處境之中，他不得不冒險一試。

此時鬼手已挾着勁風砸向他的肩頭，這一招他又避過去了，在陸公佑的手腕伸縮之間，鬼手以快若流星的速度再度砸向易敏的背脊。

現在他是山窮水盡了，去勢已竭，如何避得了這快如流星般的一擊。

牙根一咬，他向地面撲了下去，短劍順勢揮出，砍向陸公佑的右腿。

這是陸公佑沒有想到的，「卡察」一聲，他的右腿自膝蓋以下被短劍砍斷了，在扣人心弦的慘叫厲聲中，這名可怕的敵人倒了下去。

他終於傷了敵人一條右腿，但背脊上也中了一擊。

此時易敏幾乎無力握住短劍，雖然想再給陸公佑一劍穿心，手臂却已不聽使喚了。

不過，他明白陸公佑正在忙着止血療傷，他若不乘機逃走，待會兒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提足全身的餘力，在山林中連爬帶滾奔逃，最後他終於眼前一黑，一頭栽倒了下去。

這位命途坎坷的青年，莫非就這樣的結束了這一生？

不，他還有美好的將來，他驚人的成就，將在拙著的「毒龍妖燕」中與各位見面。

（本篇完）

武林傳奇故事／石羽・文　可飛・圖

殺神之謎

財迷心竅　監守自盜

刁蠻任性，而又古靈精怪的唐飛仙，祇要在葉滿天面前就會顯得有如一頭小綿羊般。

葉滿天帶着唐飛仙，及頭上有五點香疤的梅花和尚來到北京。

葉滿天此行目的是要探訪他的朋友賀逍遙。

賀逍遙，卅歲，英俊瀟灑，武功高强，他未成親之前，確是人如其名，快活逍遙的到處闖天下，但三年前成親後，他已沒有以前般逍遙了，並不是男人有了妻兒之後就不逍遙，令賀逍遙不能再好像以前般逍遙的原因，就是他要打理父親的龐大產業。

賀逍遙的父親賀星是一個很成功的生意人，他憑着一雙手白手興家，數十年的努力沒有白廢，令他成爲北京城中數一數二的大財主，但他已年紀不輕，再拿不出精力來管自己的生意了，於是便在兒子賀逍遙成親後第二年把全盤生意交給了兒子。

賀逍遙不像一個生意人，也沒有生意人的勢利，但他竟然把父親的業務管理得井井有條，這一點，連自己也想不到。

賀逍遙還有兩個兄弟，就是廿七歲的賀無憂，和廿四歲的賀無慮。這兄弟二人也是人如其名，喜歡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

兩年前，兄弟二人離開北京，到處闖蕩江湖，這二人已兩年沒有回家，坊間的人推測，二人因爲大哥掌管父親業務後，不服氣而一走了之，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

＊　＊　＊

葉滿天本來打算在十二月初就來到北京探訪賀逍遙，但在道上遇着連場風雪，阻慢了行程，所以在十二月廿六才來到北京。

賀逍遙是五年前行走江湖的時候結識葉滿天的，二人一見如故，說話投機，至此，成爲好朋友。賀逍遙聽家人稟報說葉滿天到訪，喜出望外，連忙走出大門相迎。

雙方一見面，賀逍遙便握着葉滿天雙手道：「果眞是葉兄到訪，眞的令寒舍增光不少。」

葉滿天道：「賀兄，說那裏話來了。」頓一頓，道：「想不到吃過賀兄的一頓喜讌後，匆匆又三年了。」

賀逍遙道：「不錯，又三年了，眞的是歲月不饒人。」他向唐飛仙與梅花和尚望去，道：「這兩位是……」

葉滿天道：「這兩位是小弟在道上結識的朋友，這位是唐飛仙唐姑娘，這位是梅花大師。」

賀逍遙道：「原來是唐姑娘、梅花大師。」

唐飛仙向他微笑還了一禮，梅花大師道：「賀公子，梅花是一個狗肉和尚。」

賀逍遙道：「大師眞會開玩笑。」隨即把三人引入大廳。

四人在大廳上坐下來，由下人奉上茶，便閒談起來，這時，賀星也從內堂走了出來。

單看賀星的外形，已知他是一個生意人了，他見了葉滿天，喜道：「葉大俠，甚麼風把你吹到寒舍來了？」

葉滿天起身行禮道：「賀老伯，小姪打擾你來了。」

賀星道：「老夫歡迎還唯恐不及，怎麼說這些話啊！」

接着，葉滿天向他介紹了唐飛仙與梅花大師。

此時，賀逍遙道：「葉兄，新年將至，大家正好留在寒舍歡渡新春了。」

葉滿天笑道：「看來，我來得沒錯。」

* * *

吃過午飯，唐飛仙便嚷着要梅花大師陪她到處逛，臨行前，葉滿天叫他們不要四處亂闖。

二人在街上閒逛，到處瀏覽京城風物。

唐飛仙竟然沒精打采，還不時暗中唉聲嘆氣起來，梅花大師見了，道：「仙兒，妳今天怎麼啦？」

唐飛仙又嘆了一口氣，良久才道：「梅花大師，你看葉大哥喜不喜歡我？」

梅花大師眨了眨眼，道：「大概也有幾分喜歡吧。」

唐飛仙道：「看來葉大哥心有所屬了。」

梅花大師道：「妳爲甚麼這樣說？」

唐飛仙道：「不然的話，他爲甚麼對我好似漠不關心般？而且對我毫無半點表示，尤其是到了賀府後，更對我冷淡了。」

梅花大師道：「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多是這般個性，妳又何必擔心？說不定，他心裏對妳着緊得很呢。」

唐飛仙臉上綻出一絲笑意，淡淡的道：「但願這樣就好了。」

* * *

第二天，賀無憂與賀無慮回來了，原來二人趕着回來過新年。

賀星見這二人回來，滿心高興，當着二人道：「你們回來就好了，以後也不要到處亂闖，跟大哥學做生意吧。」

二人應道：「是！」

這兄弟二人見了漂亮可人的唐飛仙，竟目不轉睛的盯着她，直把唐飛仙看得渾身不自然。

賀星見了他們的窘態，輕輕咳了一聲，二人才滿不好意思的把視線挪開，這時，賀無憂對父親道：「爹，孩兒在道上碰上師父，師父說，他老人家將於這一兩天內探訪爹。」

賀星聽了，顯得很高興，捋鬚笑道：「好極了，胡兄來到，又可以跟老夫弈棋談天，鑑賞古董珍品了。」

原來賀家三兄弟的師父叫胡鐵風，是賀星數十年的老朋友，這人喜歡浪跡天涯，因而有個外號叫「流浪刀客」，十多年前，應賀星之邀，來到賀府教導三兄弟武功，後來，這三兄弟長大了，武功亦已有所成，於是便離開賀家，繼續浪跡江湖，一去之後，就音訊全無，令賀星好不掛念，甚至連他的大弟子賀逍遙於三年前成親他還不知道。

* * *

賀家是北京城中數一數二的大富人家，有錢的人，難免要爲自己的安全着想一下了，所以，賀家也養了廿名護院，以保護家中人命財產安全。

這廿名護院，每人都有一身武功，不然也沒有資格在賀家當護院了。

護院中，有正副領班二人，正領班名叫原成衛，是外家高手，副領班名叫谷洪，武功並不比原成衛低，這二人都是四五十多歲年紀了，是胡鐵風的朋友，胡鐵風見他們似乎厭倦了江湖上的生活，於是便介紹他們到賀家當護院，做不了兩年，由普通的護院侍衛升爲護院領班，至今已有五六年了。

去年歲晚，正領班原成衛及另九名護院侍衛放假還鄉渡歲，今年則輪到谷洪及另九名侍衛放假，所以，現在賀家連原成衛祇有十名護院。

原成衛知道老朋友胡鐵風將來到賀家，當然也很高興，因爲他也着實掛念胡鐵風。

* * *

唐飛仙是一個不能安定留下來的人，這天，又叫了梅花大師陪她到處逛，當她踏出賀家門口不久，賀無慮也跟了出來，他走到唐飛仙面前，道：「唐姑娘，上那兒去？」

唐飛仙望了他一眼，道：「到處逛逛罷了。」

賀無慮道：「大家作個伴兒好嗎？」

唐飛仙嫣然一笑道：「好吧！」

梅花大師拉着唐飛仙走了十來步，輕聲對她道：「仙兒，這位三公子似乎對妳有點意思。」

唐飛仙白了他一眼道：「不要

胡說。」

梅花大師道：「三公子也不錯啊，而且他的樣貌倒也算英俊。」

唐飛仙道：「但葉大哥……」

她還未說完，梅花大師搶着道：「妳不是說妳的葉大哥對妳冷淡得很嗎？」

唐飛仙有點苦澀的點點頭。

梅花大師道：「機會來了。」

唐飛仙奇道：「甚麼機會？」

梅花大師道：「妳就假裝喜歡三公子，若果葉大俠吃醋的話，他就是喜歡妳了。」

「但是……」她正想說下去，賀無慮已走了過來，便把想說的話吞下去了。

賀無慮道：「唐姑娘，我自小在京城長大，對這裏熟悉得很，我帶妳到處走走好嗎？」

唐飛仙微笑點了點頭。

梅花大師忙道：「那麼我呢？」

賀無慮本想擺脫這個怪模怪樣的和尚，而單獨與唐飛仙在一起，而梅花大師竟然一點也不識趣說了這句話，賀無慮正想用話打發他離開，唐飛仙已先開口，道：「你也跟着一起吧。」

梅花大師笑道：「仙兒果眞知我的心。」

賀無慮心道：你這和尚不通氣得很。

唐飛仙雖然與賀無慮在一起，但一顆芳心却不斷想着葉滿天。

二人在街上有說有笑的逛着，再行不久，在一條街上，唐飛仙看見三個熟悉的背影，再看一看他們的耳朵，已知這三人就是「河北三魔」。

這「河北三魔」三人，老大名叫呂不恨，老二叫童無疾，老三叫岑威。

兩個月前，唐飛仙與梅花和尚在太原府的一間濟公廟內碰上三人，當時，呂不恨正想對唐飛仙施暴，幸得葉滿天相救，後來，葉滿天把他們教訓了一頓，又把他們三人的右耳用刀削了下來，然後把他們趕走了，而葉滿天也是在這情況下認識唐飛仙與梅花大師的。

唐飛仙與梅花大師見他們在北京城中出現，都想：他們來北京城的目的，是不是找葉大哥報仇來了？

這時「河北三魔」進了一間酒樓，唐飛仙爲了打探他們此行目的，便向梅花大師打了一個眼色，梅花大師會意過來，他對賀無慮道：「三公子，我們也有點餓了，不如進酒樓吃點東西吧？」

賀無慮正想對他說句不滿的話，唐飛仙已搶着道：「好啊！我也有點肚子餓了。」

賀無慮那敢說個「不」字。

三人走進酒樓，梅花大師與唐飛仙避過「河北三魔」的耳目，在酒樓轉角處的一個座頭坐了下來。

唐飛仙留心偷聽他們三人說的話。

坐下來後，賀無慮比店小二還要殷勤招呼唐飛仙，唐飛仙怕賀無慮的說話驚動「河北三魔」，便輕聲對他道：「轉角處那張枱的三人與我們有點過節，而且我懷疑他們此行另有目的，留心偷聽他們說些甚麼。」

賀無慮雖然有點疑惑，也祇好依唐飛仙之意去做了。

「河北三魔」的話已經放輕，祇聽呂不恨道：「咱們來到北京，就要做一票像樣的買賣。」

童無疾道：「不錯，但要做甚麼樣的買賣才像樣呢？」

岑威接口道：「北京城中，有錢人家多得很，我們祇要揀其中一家下手，我們可就發達了。」

童無疾道：「聽說，京城的有錢人家都養了不少護院，我們要下手，豈非不易？」

呂不恨道：「你放心，我已打探得很清楚。」

二人同時問道：「打探甚麼？」

呂不恨道：「京城有錢人家的護院侍衛大部份都會在新春期間放假還鄉渡新年，而且，這些富戶在新年期內家中的防衛都較平日鬆懈，所以我們在新年期間下手就比較安全。」

童、岑二人都道：「老大果然想得週到。」

呂不恨忽然恨恨的道：「還有，葉滿天這廝已到了北京，我們要找機會報這大仇。」

其餘二人都道：「這仇非報不可。」

唐飛仙與梅花和尚聽了，都想：你們果然心懷不軌。

賀無慮道：「這『河北三魔』到底是甚麼脚色？」

梅花和尚道：「他們專做偷竊勾當。」

賀無慮長身而起，道：「待本少爺把他們趕出北京城。」

梅花和尚與唐飛仙正想阻止，賀無慮已走到「河北三魔」面前，指着三人道：「你們這三頭混蛋，竟敢企圖在北京城中搗蛋，你們活得不耐煩了。」

呂不恨站起身來，向他上下打量一下，道：「你是誰？」

賀無慮道：「『流浪刀客』胡鐵風弟子賀無慮就是我。」

呂不恨道：「你想怎樣？」

賀無慮想在唐飛仙面前顯一下威風，他道：「我要你們三頭混蛋離開北京城。」

呂不恨冷哼一聲，道：「否則呢？」

賀無慮道：「否則就打！」

那個「打」字一出口，人便向他們衝了過去，一記直拳便向呂不恨臉上轟去，呂不恨微一閃身便避過了。

童無疾與岑威連忙拔出佩刀，但刀還未出鞘，賀無慮便一招「雙飛蝴蝶」向二人印了過去。

童、岑二人雙雙避開了，此時，呂不恨亦已握刀在手，一刀便向賀無慮身後劈下，唐飛仙見狀，喝了聲：「小心背後！」賀無慮聞得身後有風聲，當下馬步一沉，頭也不回，一蹲就向呂不恨心窩撞去，呂不恨也非弱者，左手運勁一推，便推開了賀無慮這一蹲。

賀無慮一蹲被解，向前一跳，避開了呂不恨一刀。

賀無慮不愧為胡鐵風弟子，武功修為果然不同凡响，赤手空拳的與「河北三魔」打起來不吃虧。

呂不恨見賀無慮武功雖然不弱，但見他赤手空拳，要勝他也非難事，再鬥下去，要殺了賀無慮也不難，但他心想：初來乍到，還是不要生事，況且買賣還沒做成，葉滿天的仇也未報，更何況殺了他，「流浪刀客」胡鐵風不會罷手的，壞了大事，反為不妙，這場子日後再連本帶利討回不遲。

想到這裡，便向童、岑二人呼喝道：「兄弟，快走！」

童、岑二人接了大哥命令，想也不想，便奪門而走。

賀無慮見他們走了，也不追趕，心中沾沾自喜，還以為「河北三魔」怕了自己呢！

「河北三魔」走後，梅花和尚與唐飛仙走到賀無慮面前，說了不少恭維的話，把賀無慮讚得飄飄然。

* * *

唐飛仙把遇着「河北三魔」的事告訴葉滿天，葉滿天聽了，却漠不關心，他何曾會把「河北三魔」放在眼內。

唐飛仙見他愛聽不聽的樣子，心想：對你關心，你却不把我的話放在心上，你這人好不識趣。想到這些，不禁芳心有點難過。

* * *

十二月廿九日。

胡鐵風在午時來到賀府。

賀星及賀逍遙三兄弟、原成衞連忙走到前院相迎，葉滿天久聞胡鐵風大名，也上前相迎。

祇見這胡鐵風已年近六十，但却臉色紅潤，身體異常結實，一雙眼烱烱有神，果眞是高手風範，他走起路來，沒有半點老態，葉滿天見了，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胡鐵風見了賀星，打個哈哈，聲若洪鐘的道：「哈哈，老賀，胡老頭打擾你一家來啦！」

賀星臉上堆滿笑容，道：「老胡一去數載，令小弟掛念萬分，今日得蒙大駕降臨，當眞蓬華生輝。」

胡鐵風笑道：「老賀，你眞懂說門面話，既然你這麼歡迎老胡，那麼老胡非在你家躭上一兩個月不可。」

這時，賀氏三兄弟也走上前向師父請了安，無憂與無慮已在道上見過師父，胡鐵風還從他們口中知道賀逍遙已娶妻生子，所以，他連忙走到賀逍遙身邊，高興的道：「逍遙，想不到五年不見，你持重得多了，聽你兩個兄弟說，你已娶妻生子了，是嗎？」

賀逍遙道：「弟子在三年前成了親，現在已有一名兒子，已兩歲了。」

胡鐵風把卅歲的賀逍遙當作小孩子一般，撫摸着他的頭髮，道：「孩子，好好好，好徒弟，乖徒弟。」

賀逍遙不禁有點臉紅，接着，胡鐵風望了望原成衞，喜道：「老原，好久不見了！」

原成衞道：「胡兄，別來無恙吧！」

胡鐵風拍了拍胸膛，大笑道：「當然無恙，你看，我這副老骨頭越活越無恙了。」

這時，賀逍遙指着葉滿天對胡鐵風道：「師父，弟子向你老人家介紹，這位就是『武林第一刀』葉滿天大俠。」

胡鐵風走到葉滿天面前，道：「原來老弟就是鼎鼎大名的葉大俠，幸會幸會！」

葉滿天抱拳道：「前輩，晚輩乃無名小子，實不足一哂，別說甚麼『鼎鼎大名』。」

胡鐵風道：「葉大俠果然是葉大俠，眞的是一條漢子，老胡在江湖闖了幾十年，葉大俠這種風範，今天才有幸見到。」

葉滿天道：「前輩太抬舉晚輩了。」

胡鐵風又打個哈哈道：「逍遙，快把你的小逍遙抱來給為師瞧瞧。」

賀星道：「胡兄，大家請到廳中就座。」

胡鐵風笑道：「哈哈，我幾乎忘了，這裡不是廳，是前院。」

* * *

眾人在廳中分別坐了下來，梅花和尚和唐飛仙終於也見到了胡鐵風的風采，唐飛仙聽了胡鐵風的言談，心道：我還以為是甚麼大人物了，原來是一個跟梅花差不多德性的渾人。

梅花和尚却想：這糟老頭又有那一處地方似武林高手？說不定連「河北三魔」其中一人也打不贏。

這時，賀逍遙的妻子李氏帶着兩歲大的兒子走了出來，胡鐵風見

這小逍遙走在母親前頭，心道：原來這小小子已懂得走路了，我還以為他要人抱呢。眼看這小小子樣子討人喜愛得很，連忙蹲在地上想抱他一抱，怎知，這小小子拐了個彎，避了他。

賀逍遙握着他小手，道：「萬財，快叫師祖。」

這小小子原來叫賀萬財，他望了望胡鐵風，然後清脆的叫了聲：「師祖！」

胡鐵風笑得好似小孩子一樣，道：「好好好，好孩子。」忽然收斂起笑容，對賀逍遙正色道：「逍遙，你剛才叫他甚麼名字？」

賀逍遙道：「萬財。」

胡鐵風睜大了眼睛，用手在賀逍遙額角打了一下，道：「你怎地替兒子改了這個不倫不類，俗氣冲天的名字？」

賀逍遙的妻子插口道：「師祖老爺，萬財這名字是老爺給改的。」

胡鐵風連忙走到賀星面前，好似很氣怒的樣子，道：「老賀，你怎地替孫兒改了這個名字？」

賀星賠笑道：「這名字有甚麼不好？萬財，萬財，家財萬貫。」

胡鐵風啐道：「你的名字叫星，為甚麼你沒有星？」

賀星道：「這個……這個……」

胡鐵風道：「這小小子從今天起不能叫萬財。」

賀星道：「不叫萬財叫甚麼？難道還有甚麼名字比『萬財』有意思？」

胡鐵風道：「當然，我要替他改一個新的名字。」也不等賀星同意，便踱着方步，動起腦筋來了。

他想了想，忽然在萬財面前蹲下來，道：「小小子，萬財不好聽，你就叫億財吧，好嗎？」

眾人聽了，不禁覺得好笑，心想：「萬財」俗氣，「億財」豈非更俗氣了？

小萬財聽他說了，也不知是否明白他說甚麼，聽他問自己「好嗎」，便點頭說了聲：「好！」

胡鐵風輕輕在他臉上捏了一下，道：「你這小小子倒眞貪財，萬財不夠，還要億財，億財有甚麼好？一點也不好。」說完，站起身來，又踱着方步在動腦筋。

如是者，在廳中走了六七十個圈，仍想不出一個名字來，祇聽他喃喃的道：「為甚麼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來，莫非我的腦袋已不中用了……一定是近來少動腦筋。」

不覺，又走了六七十個圈子，仍想不出來。

這時，唐飛仙也不耐煩了，忍不住打了個呵欠，伸了一下懶腰，梅花和尚也跟她打了個呵欠，伸了下懶腰。

胡鐵風向他們白了一眼，又走了十來個圈子，忽然走到賀星面前，道：「老賀，我想到了。」

賀星早已等待着，喜道：「你想到了？說來聽聽。」

眾人見他走了近二百個圈子才想出來，一定很有意思了，便洗耳恭聽。

祇聽胡鐵風道：「我想來想去，這小小子還是叫億財有意思得多。」

眾人幾乎失聲笑了出來。祇聽胡鐵風續道：「……起碼，億財比萬財有意思千萬倍，你說是不是？」

賀星簡直有點啼笑皆非，只好道：「是是是！」

胡鐵風向廳上眾人宣佈道：「各位，老胡今日有幸替這小小子改名，也是承蒙賀老爺信任，老胡感激得很……從今天起，萬財這兩個字已成過去，取而代之的，這小小子名叫億財。」

眾人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梅花和尚却忍不住道：「老胡，你說萬財俗氣得很，難道億財就不俗氣？」

胡鐵風怪眼一眨，道：「這世上，誰人不愛能夠擁有家財億萬？俗氣一點又何妨？何況，億財比萬財總來得威風。」

梅花和尚道：「不錯，億財比萬財有意思千萬倍……」

胡鐵風很得意的道：「那還要你多說？」

梅花和尚續道：「……而且億財也比萬財俗氣多了千萬倍……」

胡鐵風脫口道：「那還要你多說！」說完，才知道自己口快說錯了，怪眼一眨，向梅花和尚望了過去，見他原來是一個和尚，便上前向他合什行了一禮，道：「原來是一位大師。」

梅花和尚道：「好說，好說！」

胡鐵風道：「不知大師鶴棲何處？」

梅花和尚怪眼一睜，眉毛一揚，道：「鶴？甚麼鶴？你當我是鶴？」

胡鐵風嘴一翹，怪聲道：「你這人沒有意思得很，我不跟你說了。」說完，一個轉身，便又在賀星面前滔滔不絕的說起來。

梅花和尚聽唐飛仙解釋了「鶴棲何處」的意思，連忙向胡鐵風走了過去，道：「老胡，原來你是問我『鶴棲何處』，我會錯意了，我鶴棲……鶴棲……雲遊四海。」

胡鐵風望了他一眼，道：「雲遊四海，豈非和我一樣？」

梅花和尚雙眼瞇成一線，道：「不錯。」

胡鐵風道：「哈哈，你有意思得很，我喜歡跟你談話了。」

兩人竟然當衆擁抱起來。

* * *

衆人在廳上跟胡鐵風七嘴八舌的「閒談」起來，一談，竟然到晚飯時候。

晚飯時，胡鐵風見梅花和尚竟然不吃素，覺得他更有意思，二人也談得更投契更起勁。

賀星話題一轉，對胡鐵風道：「胡兄，三個月前，小弟用五仟兩黃金買了四件稀世奇珍。」

胡鐵風雙眼一睜，道：「哦，老賀又搜購了甚麼寶物了？」

賀星道：「一件是唐朝玄宗天子送給楊貴妃的頭飾，一件是唐朝李林甫房中用的一座綠玉燭台，另一件是當年唐太宗李世民行軍打仗所用的一柄寶劍，劍身鑲滿寶石，還有另一件就是李世民父親李淵在隋朝宮做官時，鑲在烏紗帽的一塊碧綠寶石。」

這四件物事，任何一件都是價值不菲的寶物，廳上衆人聽了，都張大了口，胡鐵風更好似已看見這四件寶物一樣，道：「老賀，拿出來讓老胡開開眼界。」

賀星道：「就在小弟房中，胡兄者想欣賞的話，請移玉步。」

胡鐵風已站起身來，道：「來來來，大家瞧寶物去。」

賀星對衆人道：「大家也一起到老夫睡房來吧。」

當下，由原成衛及四名護院侍衛行在前頭，接着是賀星、胡鐵風、賀氏三兄弟、葉滿天、梅花和尚及唐飛仙一起向賀星睡房行去。一行人經過偏廳，穿過一座花園，再行過一條長廊，便來到賀星睡房，原成衛及四名護院侍衛則分兩旁站在睡房門外，其餘人等全都走進房中。

賀星的睡房可眞不小，直可容納三十人。

賀星在牆上的暗格拿出四口小木箱，其中一口有四尺來長。

賀星首先打開那口長箱子，箱蓋甫一打開，衆人都感到一陣刺眼的光芒，原來這口長箱子是擺放着李世民那柄寶劍的。

只見這柄寶劍三尺來長，劍鞘鑲滿了瑰麗無比的寶石，賀星表示，單這把寶劍，已花了黃金二千兩才購得。

接着，賀星又把其餘三口箱子打開，一件是楊貴妃帶過的頭飾，名為「金步搖」，另一件則是唐朝宰相李林甫用過的一座綠玉燭台，據說，這座燭台是唐玄宗御賜給李林甫的。還有另一件則是李淵做官時，鑲在烏紗帽上的一粒綠玉石。

衆人看了，都目瞪口呆，讚不絕口。

大家在賀星房中逗留了很久才離開。

* * *

十二月卅日，大除夕晚。

京城家家戶戶都張燈結綵，迎接新的一年，城中大街小巷一片熱鬧。

街上彩燈照得如同白晝，男女老幼都有一張堆滿笑容的臉孔。

唐飛仙當然不會錯過此等熱鬧場面，吃過年夜飯不久，唐飛仙便嚷着要賀無慮帶她上街，梅花和尚當然也跟在二人身旁了，唐飛仙自結識梅花和尚後，兩人甚是投緣，所以，無論唐飛仙去甚麼地方，梅花和尚當然不會不在場，甚至賀無慮滿心不高興，梅花和尚也絕對不當一回事。

唐飛仙三人出去不久，葉滿天也與賀無憂上街湊熱鬧去了。

兩人在街上到處留連，邊行邊談，葉滿天見街上充滿新春氣氛，精神興奮異常。

不久，二人來到一條行人較稀的街上，突然，葉滿天忽覺頭上有急勁風聲傳來，賀無憂亦已感覺到，二人同時分兩旁一跳，果然，有三人從屋頂躍了下來。

葉滿天一看，便認得三人是「河北三魔」。

三人甫一着地，三把鋒利大刀向葉滿天砍了過來。

葉滿天雖然赤手空拳，但不慌不忙，先避開呂不恨砍過來的一刀，接着一脚踢中童無疾面門。岑威也重重吃了賀無憂一掌。

剎那間，五人大打出手，只把街上男女嚇得東奔西跑。

葉滿天那把三人看在眼內，拳來脚往的把呂不恨與童無疾打得忙不迭招架。

岑威敵賀無憂，鬥不多時，一柄大刀已被賀無憂搶在手中。

賀無憂恨這三人偷襲，一刀在手，毫不留情，一刀便向岑威劈下，葉滿天見狀，忙道：「二公子，大好日子，不宜殺……」話還未完，賀無憂收勢不及，一刀便把岑威了結。

呂不恨與童無疾見老三被殺，心中一痛，便雙雙捨下葉滿天，改向賀無憂進招。

葉滿天見弄出人命，心中叫了聲苦，但也向呂童二人撲了過去。

呂不恨其實也知道自己兄弟三人並非葉滿天對手，本來想向葉滿天偷襲，滿以為可以一擊得手，誰知失敗，今番又損失了一個兄弟，明知報仇無望，便向童無疾下令道：「老二，快退下。」

童無疾跳過一旁，呂不恨也停了下來，滿腔怨恨的指着賀無憂道：「閣下請留個萬兒。」

賀無憂道：「北京城中賀無憂！」

呂不恨咬牙道：「好！賀無

憂、葉滿天，你們等着瞧！」說完，便與童無疾快快步走了。

賀無憂正想追趕，但被葉滿天阻住。

待呂童二人消失在夜色中，賀無憂道：「葉大俠，這三人是誰？」

當下，葉滿天便把兩個月前在太原濟公廟如何與三人結怨的事說了一遍。

在這大好日子中，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當然不大好，也有點不吉利。

葉、賀二人敗興而回。

* * *

夜更深。

唐飛仙，梅花和尚與賀無慮終於回來了，唐飛仙滿心高興向葉滿天訴說在街上的所見所聞。

葉滿天只向她冷冷淡淡的點頭「嗯」了幾聲，唐飛仙見了他的態度，心中氣惱得很，幾乎要哭出聲來，見他今晚對自己似乎比平日還要冷淡，一氣之下，便向自己房中跑了過去，梅花當然也把這些情形看在眼內了，他也向唐飛仙房中走去，希望向她安慰一番。

葉滿天當然不會在今晚對唐飛仙特別冷淡，只是心中在盤算着「河北雙魔」（因為其中一魔已死，所以稱為雙魔）可能會糾黨前來尋仇，他當然不怕「河北雙魔」，而是怕會連累賀家，更何況賀無憂把岑威殺了。

這幾天，葉滿天不得不特別小心在意，因為「河北雙魔」會隨時找上門來。

* * *

正月初二，城中新年氣氛正濃。

兩天來，都很平靜。

傍晚時分，賀無憂從外面回來，便把葉滿天拉在一旁，道：「葉大俠，小弟剛才在街上看見『河北雙魔』。」

葉滿天道：「還有甚麼？」

賀無憂道：「『河北雙魔』竟然與『無情會』的人在一起。」

葉滿天臉色微變，道：「『無情會』？」

「不錯！」

「他們與『無情會』的甚麼脚色在一起？」

「『無命殺手』南宮霧！」

原來，「無情會」乃是一個殺手組織，首領孔無情，手下有殺手一十三人，這十三殺手都是武功高强，冷酷無情之輩，若有人出得起高價叫「無情會」的殺手去殺人，孔無情絕不會令僱主失望。

今番「河北雙魔」找到「無情會」的人，看來是要對付葉滿天與賀無憂無疑。

葉滿天唯一擔心的事，就是恐怕會連累賀府上下，甚至唐飛仙、梅花和尚及胡鐵風，可是，他現在已勢成騎虎。

他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等待一場大戰，無可避免的大戰。

* * *

正月初五，又過了三天，葉滿天早已作好大戰的準備，但一直以來，仍是一片平靜。

幾天，唐飛仙都想出外玩個痛快，但每次都被葉滿天阻止，今早與梅花和尚偷偷出去，回來時，却被葉滿天痛斥了一番，令唐飛仙滿心委屈，幸好，她還有一個傾訴對象，就是梅花和尚。

葉滿天不想唐飛仙到處亂闖，當然是怕她會碰上「河北雙魔」而發生危險，但又不能對她說出原因，這事她不宜知道，甚至除了賀無憂之外，賀府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葉滿天憂心滿腹，賀無憂是不是眞的無憂？

* * *

當晚，三更時分。

到處一遍寂靜。

葉滿天忽然被一聲慘叫聲驚醒。

他連忙握着佩刀向慘叫聲傳來處奔了過去，他認得這一聲是從賀星的睡房傳來。

走不了幾步，又傳來打鬥聲。

打鬥聲從後花園傳來，後花園就在賀星睡房不遠。

祇一會工夫，葉滿天已來到賀星睡房，朝房中望去，祇見賀星滿身鮮血倒在地上。

葉滿天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抱起賀星，他發覺賀星已死了，向牆上望去，祇見牆上的暗格開啓了，他走前一看，發覺暗格內的四件寶物已不翼而飛。

花園中的打鬥聲仍持續着，葉滿天知道一定是護院侍衛與兇手纏上了。

這時，賀府上下已驚醒了。

花園中的打鬥忽然傳來四聲慘叫聲，葉滿天連忙向花園奔出去。

祇見有兩名黑衣人正與原成衛大打出手，其餘四名護院侍衛已倒在地上。

葉滿天正想上前助戰，其中一人右手一揚，一縷寒光向原成衛射了過去，原成衛閃避不及，吃了一件暗器，兩黑衣人見放暗器得手，便越牆而出。

葉滿天追了出去，祇見兩黑衣人其中一人背着一個大袋，這大袋顯然是盛載四件寶物的。

兩黑衣人分兩頭逃走，葉滿天揀背上背大袋的人追了上去。

黑衣人輕功不弱，走不多時，閃身走入了一座大樹林內。

葉滿天因追遲了，遙遙落後了十多丈遠，見對方走入林內，把江

湖上「遇林莫入」的顧忌拋諸腦後，他追入了林內。

林中幾乎伸手不見五指，葉滿天心想：敵方在暗我在明，實在兇險得很。便想轉身離開，頭還未回，忽覺勁風驟至，連忙一個打滾避開，果然聽見有幾件暗器打在身旁的樹幹上。當下也不冒險，走出樹林，折回賀府。

* * *

回到賀府，祇見府中上下人等都聚在賀星睡房中。

胡鐵風見他回來，忙道：「葉大俠，追上兇手沒有？」

葉滿天失望的道：「逃脫了。」

賀氏三兄弟雙眼泛紅，葉滿天見了，內心極之不安，他向房中四週環視一下，祇見賀星倒臥在地上，牆上的暗格開啓了，顯然是用鑰匙開的，房中並沒有糾纏過的跡象。

賀逍遙走到葉滿天面前，聲音哽咽的道：「葉兄……」他已傷心得說不下去。

葉滿天也無話可說了。

這時，其餘五名護院侍衛把花園中的四名護院侍衛的屍體扛進屋中，原成衛也走了進來。

賀府的護院侍衛分兩班當值，所以另五名侍衛在事後才出現。

葉滿天忙走到原成衛面前，道：「原領班，知不知道是那一路人馬？」

原成衛搖了搖頭，然後把胸前中的一件暗器拔了下來。

葉滿天看了看那件星形暗器，見鋒利處微泛藍光，脫口道：「這暗器有毒。」

原成衛此時也發覺傷口處微微發痲，已知毒性開始發作，幸而賀府也有些解毒藥物，當下便命一名侍衛把解藥拿來。

葉滿天問原成衛道：「原領班，這事發生經過如何？」

原成衛道：「剛才我與幾名侍衛兄弟巡至走廊另一邊，忽聽東翁房中傳來慘叫聲，便向房中趕來，見有兩個黑衣蒙面的人從房中走出，便和四名兄弟追趕，追到後花園便和他們打起來，四名兄弟不敵死在對方刀下……」

葉滿天再向房中望了一眼，祇見其中一扇窗開了，知道兇手一定從此窗潛進。

賀無憂忽然道：「會不會是『河北雙魔』？」

賀無慮道：「『河北三魔』？」

這兄弟二人，一人稱「三魔」，一人稱「雙魔」，皆因賀無慮不知三魔其中一魔已死。

賀逍遙也問道：「這是『河北三魔』幹的？」

賀無慮道：「一定是他們。」

賀逍遙道：「爹和他們無仇無怨，因何下毒手？」

於是，賀無慮便把當日在酒樓與「河北三魔」結怨的經過說了一遍，又說這三人想在城中做一票買賣，然後找葉滿天報仇……

賀無憂也把大除夕當晚如何殺了岑威的經過說了。

賀逍遙道：「眞的是他們？」

「暫時也不能肯定是誰做的！」

葉滿天道：「但今晚的事，最好不要宣揚出去。」

賀無慮道：「爲甚麼？」

葉滿天道：「因爲這樣做太驚動了，恐怕會打草驚蛇。」

賀無憂道：「但家父遇害，又失了幾件寶物，怎能不報官查辦？」

賀逍遙道：「難道葉兄有甚計謀？」

葉滿天道：「這件事就交由小弟去查辦。」

賀無憂道：「還查甚麼，這一定是『河北雙魔』做的。」

葉滿天道：「『河北雙魔』武功沒有這麼高强，而且輕功也祇是平凡。」

賀無憂道：「不錯，以『河北雙魔』武功，絕不能把四名護院侍衛殺死！」

賀無慮道：「難道還有另一路人馬？」

賀逍遙道：「家父購得這四件寶物價值不菲，一定有人覬覦這四件寶物而下手。」

賀無慮道：「那天在酒樓時，聽『河北三魔』說要做一票像樣的買賣，但葉大俠說不是他們幹的，又是誰？」

賀無憂道：「我知道了，『河北雙魔』一定請來『無情會』的殺手幫忙。」

葉滿天道：「我正有這個懷疑，所以才叫你們不要把這件事張揚出去。」

「爲甚麼？」

「因爲『無情會』的人是不好惹的。」

此時，胡鐵風忽然「咦」了一聲，道：「怎麼不見了唐姑娘與梅花和尚？」

這件事雖然發生在半夜，但賀府上下全都驚醒走了出來，照計，唐飛仙與梅花大師沒有理由不會在這時出現的。

衆人聽胡鐵風一說，眼光向四週掃了一遍，果然不見唐飛仙與梅花大師，都感奇怪。

葉滿天大吃了一驚，首先向唐飛仙房中而去，一入房中，卻不見唐飛仙影子，葉滿天更驚慌了，向房中看了一遍，房中除了床上被褥凌亂外，並沒有甚麼值得懷疑之處。

葉滿天離開唐飛仙睡房，向梅

花大師房中走去，但梅花大師的睡房也是空空如也，而且房中一切都很整齊，甚至床上被褥也是摺得整整齊齊的。

這二人因何會失踪？

葉滿天不禁聯想到二人的失踪與賀星命案及失竊案有關。

他折回賀星房中，賀逍遙見了，忙道：「葉兄，怎樣？」

葉滿天頹喪的道：「他們失踪了！」

衆人都「哦」了一聲。

賀無慮道：「葉大俠，他們失踪會不會與此事有關？」

葉滿天道：「難說得很！」

賀無憂忽然板起臉孔道：「葉大俠，唐姑娘與梅花和尚的失踪顯然與此事有關，你最好向大家解釋一下。」

今晚發生這件事，葉滿天覺得，有一件無形的責任擔在肩上，他感到，這時非由自己解決不可。

賀逍遙見二弟對葉滿天說話不客氣，忙道：「無憂，對葉大俠說話尊重一點。」

賀無憂立時沉默下來。

原成衛忽然插口道：「今晚的事，原某失職之故，就交由原某去查吧，好歹也要把『河北雙魔』找出來……」

葉滿天道：「『河北雙魔』有備而來，並不是原兄之過，這件事實在是葉某種下的禍根。」

賀逍遙道：「葉兄何以這樣說？」

葉滿天道：「若不是葉某與『河北雙魔』結下樑子的話，他們就不會找到北京來了，而今晚這件事也不會發生。」

賀無憂道：「葉大俠之意，是『三魔』來北京找你報仇，他們才來到北京了？」

葉滿天道：「不錯！」

賀無憂道：「那麼這禍根確是你種下了。」

賀無憂本來也很尊重葉滿天的，但發生這件事後，他有喪父之痛，又覺得這責任葉滿天非負不可，所以，才對他說話不客氣起來。

葉滿天道：「我承認。」

賀無憂道：「那麼唐姑娘和那和尚失踪的事，你又如何解釋？」

他言下之意，似乎這事與唐飛仙及梅花大師有關。

葉滿天無從解釋。

* * *

三日後，賀府把賀星的喪事辦妥了，賀逍遙向外宣佈，他父親因患急病而死。

葉滿天開始追查這件劫殺案。

唐飛仙與梅花大師因何會失踪？他們的失踪會不會眞的與此案有關？

當晚葉滿天雖然沒有與那兩個神秘人交過手，但能夠殺得了四名護院侍衛的，顯然不會是「河北雙魔」，因爲他們的武功沒有這般高强，何況，葉滿天在追他們時，兩人輕功身手都很不錯，他知道，「河北雙魔」的輕功都沒有這種火候。

然則，不是「河北雙魔」又是誰？會不會是「無情會」的殺手幹的？

賀星買了四件寶物，城中已有很多人知道，那麼兇手會不會聽了這個消息而下手？

兇手怎知寶物放在甚麼地方？當夜，房中並沒有糾纏過的痕跡，而擺放寶物那個暗格是用鑰匙開的。

這已很明顯，兇手從後窗潛進賀星房中，然後威脅賀星把暗格啓開，把四件寶物取到手後，就把賀星殺死。

若果兇手當晚的行事目的是爲了四件寶物的話，既然得手了，爲何仍要殺人？兇手因何不從房中的後窗逃走？而要由房中正門逃出後從花園逃走？

葉滿天更有一個令自己難以相信的想法，就是梅花與唐飛仙會不會與兇手同流合污，來一個裏應外合？

葉滿天在街上邊行邊想着種種問題，他上街的目的，就是希望打探一下「河北三魔」的下落。

街上行人衆多，葉滿天行了不久，忽然發覺有人在身後正鬼鬼祟祟的跟踪自己。

他不動聲息，祇見那人在自己身後保持一段距離。

在一條街的轉角處，葉滿天站着不動，祇等對方走過來，但良久仍不見跟踪者，他從轉角處走了出來，祇見那人已混在人叢中，而且已知道被葉滿天發覺了，轉身便想走。

葉滿天追了上去，但很快，那人已在人叢中消失。他感到很失望，唯有繼續在街上盲目尋找。

* * *

那跟踪葉滿天的漢子向一間客棧走去，回到自己的房中，祇見房中有一雀籠，籠中養了四隻白鴿。

神秘人在房中拿出字條寫了一些甚麼字，便把字條放在一個小竹筒內，然後在雀籠中拿出一隻白鴿，把小竹筒繫在白鴿的腿上，接着，推開窗門，把白鴿放了出去，那白鴿便振翅向西飛去。

這神秘人是誰？他與甚麼人通信？這事說明了甚麼？

* * *

葉滿天在街上再行不久，忽然發覺一個極不尋常的人物。

這人在街上人叢中出現，街上

男女當然不會覺得他不尋常，因為街上男女都不知他是誰？就是見到他，都祇不過覺得他臉上欠缺了一些笑容罷了，除此之外，他祇是一個極之普通的人。

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就算他如何不普通，但在市井間出現，在普通人眼中看來，他也是一個極之普通的人，即使是江湖上聞名喪膽的「無命殺手」南宮霧也一樣。

葉滿天眼中那個不尋常的人，就是孔無情旗下的一號殺手——「無命殺手」南宮霧。

儘管南宮霧在江湖上如何不普通，可是他到底也是一個人，祇見他走進一間名為「太白居」的酒樓。

葉滿天覺得，南宮霧多少也與賀星那件案有關，因為「河北雙魔」曾與他接觸過。

南宮霧走進「太白居」後不久，葉滿天也走了進去。

新春期間，「太白居」的生意極之興旺，酒樓內坐滿了人，但葉滿天一進來後，便看見了南宮霧，南宮霧在他眼中實在是一個不尋常的人，要在人堆中找一個不尋常的人，通常比找一個普通人都來得容易。

南宮霧自己一個人坐在座頭上。

葉滿天走到他身旁，拱手道：「南宮兄！」

南宮霧向他望了一眼，淡淡的道：「原來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第一刀』葉滿天！」

葉滿天微笑道：「不敢！」

南宮霧不再看他，祇顧喝酒。

葉滿天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南宮霧做了一個「請便」的手勢，並沒有說話。

葉滿天坐下來後，道：「久聞南宮兄大名，今日一見，果然非同凡响，幸會幸會！」

南宮霧沒有說話，甚至連望也沒有再望他一眼，他顯然是一個不喜歡多說話的人。

葉滿天又說道：「不知南宮兄來到北京有何貴幹？」

南宮霧冷冷的道：「做生意！」

葉滿天當然明白他做的是甚麼生意——殺人，因為他的職業就是殺人。

葉滿天幾乎衝口問道：「你今次要殺的人是誰？」可是他沒有問出口，因為南宮霧不會告訴他的，並不是南宮霧不肯說，而是這是做殺手的規矩。

殺手每一樣事都必須保持秘密，南宮霧向葉滿天透露此行目的是做「生意」，已是很尊重葉滿天了。

葉滿天知道，想從南宮霧口中知道一些端倪，實在比登天還要難，所以也不想瞎纏下去。

＊　＊　＊

三更已過。

葉滿天和衣躺在床上，但並沒有睡着，這幾天來，葉滿天都睡得不好。

賀星被殺，寶物被盜，唐飛仙與梅花和尚神秘失踪，這些都是與自己切身有關的事，試問葉滿天又怎睡得着。

在白天的時候，有個神秘人跟踪自己，那人有甚麼目的？

他幾乎可以肯定，那神秘人是與賀星這件案有關。

南宮霧在北京出現，目的是殺人，他要殺的人是誰？殺了沒有？賀星會不會是他殺的？但賀星與人無仇無怨，若果有人僱南宮霧殺賀星，那麼那名僱主是誰？為甚麼要殺賀星？

若果賀星眞的是南宮霧殺的話，那麼，那四件寶物是南宮霧偸去了？

葉滿天想到這些，但一下子又否定了，因為江湖上傳說，南宮霧祇做殺人生意，從來不屑做偸竊的勾當。

或者可以假設南宮霧被四件寶物吸引，而破例做一次偸竊勾當，但當晚行事的是兩個人，若果南宮霧要偸那四件寶物的話，他絕不會與人一起下手，他並非怕被人分薄，而是他不屑這樣做，就是最艱難的事，南宮霧也是獨來獨往的。

那麼，不是南宮霧又是誰？

葉滿天想得入神之際，忽聞瓦面上有輕微的聲音，他連忙走下床，走到後花園。

原成衞見了他，奇道：「葉大俠，甚麼事？」

葉滿天做了一個不要聲張的手勢，然後指一指屋頂。

原成衞輕聲道：「屋頂有人？」

葉滿天點點頭。

原成衞一聲不响，忽然身子一拔，施展輕功，便躍上屋頂。

葉滿天本想靜觀其變，見原成衞已動手，想阻止也來不及了，祇聽原成衞叫道：「你這宵小之輩，休走！」

葉滿天聽說，也向屋頂跳了上去，另三名護院侍衞則在花園中戒備。

葉滿天一躍上屋頂，果見有一黑衣人正想逃走，原成衞則從後追趕。

葉滿天也追了上去，祇見對方輕功十分高强，在瓦面上追了一會，那人便躍到街上。

黑衣人走在原成衞身前三四丈遠，而葉滿天因追得遲了，也落後原成衞兩丈多。

再走不久，那黑衣人向當晚那座大樹林走去，葉滿天已超前原成

衞兩個身位。

原成衞見黑衣人想走進林中，心想：若走入林中要追也就更難了，他忽然把手中單刀向前一擲，那黑衣人立時中刀倒在地上，那人倒地後掙扎着爬起來，望着葉、原二人，用手指了指二人，好似想說話一樣，但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便倒下去了。

葉滿天本來想捉活口套問情由，但可惜他已死了。

葉滿天蹲在那黑衣人屍旁，把那人面幕除下，他忽然發覺，這人很面善，但又想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他。

原成衞道：「葉大俠，我知道你想捉活口，但這傢伙若果走入樹林的話，相信很難抓到他，現在他人也死了，搜搜他身上，看看會不會有何發現。」

葉滿天道：「不錯！」隨即在那人身上搜查起來。

搜了一會，葉滿天在那屍體身上發覺一張字條和一把飛刀。

原成衞道：「這是甚麼？」

「一張字條！」

「看看寫着甚麼。」

葉滿天把那字條攤開，原成衞亮起火摺子，祇見字條上寫着：「孔殺神之後」五個字。

二人見了，愕然道：「『孔殺神之後』？」

＊　＊　＊

翌日，葉滿天把昨晚的事向賀逍遙三兄弟說了一遍。

到底那人是誰？潛進賀府有甚麼目的，會不會與賀星那件案有關？

令葉滿天費解的，就是在那人身上搜得的一張字條，字條上寫着「孔殺神之後」五個字又是甚麼意思？

賀無慮忽然道：「江湖上有一個殺手組織，名叫『無情會』，首領就是孔無情，這『孔殺神』三字會不會指孔無情？」

賀無憂也道：「不錯，孔無情是殺手領袖，而他旗下的殺手又非平凡之輩，能夠領導十三名獨當一面殺手的人，這十三名殺手當然把他當神一般看待了，而『孔殺神』三字孔無情實在當之無愧。」

賀逍遙想了一想，道：「這也合情合理。」接着他向葉滿天道：「葉兄，你認為如何？」

葉滿天道：「這事我也想過，但是，那『之後』二字又指甚麼？」

大家都說不出話來，祇覺這事撲朔迷離。

賀無慮道：「那『之後』二字會不會是指『手下』之意？」

賀無憂道：「那是說，『孔無情的手下』？」

賀無慮道：「不錯！」

葉滿天道：「那麼，『孔無情的手下』這句話又是甚麼意思？」

賀無憂道：「即是說，這是孔無情的手下。」

葉滿天道：「但這人為甚麼要帶這張字條在身上？為甚麼要表明他是孔無情的手下？」

賀逍遙道：「那人既然帶這紙條在身上，當然有用意了。」

賀無憂道：「甚麼用意？」

賀逍遙道：「就是弄不清楚！」

葉滿天道：「『孔殺神之後』五個字看來不是指『孔無情的手下』。」

賀無慮道：「你怎麼知道？」

葉滿天道：「因為『孔無情的手下』這句話全無意思。」

賀無憂道：「然則葉大俠有何高見？」

葉滿天道：「正如令兄所說，那人身上帶着那字條一定有其用意，祇要我們弄清楚『孔殺神之後』五字的意思，就一定知道此人的用意了。」

賀無慮道：「那麼葉大俠是否定『孔無情的手下』這句話了？」

葉滿天道：「可以這樣說，但我不敢肯定這件事是否與孔無情有關。」

這句話，也成為四人談話的結論。

＊　＊　＊

葉滿天覺得，要破這件案，有幾個是關鍵性人物，祇要找到其中一人，這件事起碼有了一個輪廓，這些人就是：神秘失踪的唐飛仙和梅花和尚、「河北雙魔」、「無命殺手」南宮霧，及那天在街上跟踪自己的那人。

尤其令他傷腦筋的就是唐飛仙與梅花和尚，他們為甚麼無故失踪？而又在賀星遇害同一晚失踪，這是巧合嗎？他們是自己離開還是被人擄去？還是眞的與這件案有重大關係？他們現在又處身何方？命運如何？

這兩人無論是否與此案有關係，葉滿天都不能不替他們擔心，因為這二人到底是自己的朋友，若果他們有甚麼不測，這個過失也非他擔上不可了。

葉滿天走到街上，他希望能碰上自己想見到的人。

可是，他失望了。

葉滿天找不到想要找的人，對這件事祇覺棘手得很，現在，他唯一的線索就是「孔殺神之後」五個字，但他想破了腦袋也不知這五個字究竟所指是何意？也不敢肯定是否與「無情會」有關。

還有，他覺得那晚原成衞殺死那個黑衣人很面善，但無論如何却想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或許他見過這人，但他毫無印象，又或許他

根本未見過那人。

他不斷的回憶當晚賀星遇害的情形，雖有幾個疑點，但是，他想來想去還是弄不明，而白唐飛仙與梅花和尙因何會無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　＊　＊

葉滿天在街上終於發現了一個人——南宮霧。

南宮霧似乎也發現了他，葉滿天精神一振，走到南宮霧面前，正想開口，南宮霧已比他先開口，他冷冷的道：「葉滿天，你找我？」

葉滿天道：「不錯！」

南宮霧也不問他因何找自己，他道：「我也在找你。」

葉滿天道：「你找我幹甚麼？」

南宮霧道：「這裏人多，不太好。」說完，回轉身便向前走。

葉滿天已明白他的意思——這裏人多，不方便說話。

葉滿天不知他找自己做甚麼，心裏泛起好奇心，便跟在南宮霧身後。

不久，二人來到郊外的一間廟前，這座廟叫「文聖廟」，廟前有一大塊空地。

葉滿天不明白南宮霧因何把自己引來這裏，他道：「南宮兄，這裏適宜說話，有甚麼事？說吧！」

南宮霧臉上泛起殺機，他冷冷的道：「這裏不但適宜說話，也適宜做生意。」

葉滿天當然明白他口中做生意是甚麼意思了，他道：「你要殺我？」

南宮霧道：「你說對了。」

南宮霧主動要殺人的話，通常祇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人出錢要他去殺人，而且出的價錢還很高，葉滿天當然知道。

江湖上傳說，孔無情旗下殺手中，能有權自己個人接生意做的，祇有南宮霧一人，其餘十二人的生意全都是孔無情接的，因爲南宮霧是「無情會」武功最高强的一號殺手，也是一個絕對不會令人失望的殺手，所以，他接的生意可以漫天索價。

葉滿天道：「那日與你在在『太白居』相見，當時你說的生意，你要殺的人就是我？」

南宮霧道：「你說對了。」

葉滿天道：「那麼當天你爲何不動手？」

南宮霧道：「因爲當時我還沒有收到錢。」

葉滿天笑道：「你的代價一定很高了？」

「不錯，不然的話，我的僱主也無需等到今天才有錢給我了。」

葉滿天笑道：「我可否知道你共收了多少錢？」

「五萬兩銀子！」

「想不到，我這條命這麼值錢。」

「不，你祇值三萬五千兩銀子。」

「那麼其餘壹萬伍仟兩銀子……」

「其餘的是多殺一個人的代價。」

「你有把握能殺得了我嗎？」

「祇有七成把握。」

「有七成把握也不錯了。」

「不錯，今天你已死了七成。」

「在我臨死之前，我可否知道是誰想殺我嗎？還有你下一個想殺的人又是誰？」

「你似乎忘了我們做殺手的規矩。」

「但我已死了七成，你說出來又何妨？」

「就因爲我祇有七成把握，才不能告訴你。」

「因爲我還有三成把握把你殺死？」

「你說對了。」

南宮霧在做「生意」的時候，通常都很少說話，但今天竟然破例，就是因爲他的對手並非泛泛之輩，才有資格令他破例。

兩人都是用刀的。

「文聖廟」前吹起和暖的春風，這風很溫柔，吹在人的身上，有說不出的舒服。

但現在，這風也染上了殺氣。

葉滿天知道這一仗難以避免，因爲南宮霧已收了僱主的錢。

葉滿天不能輸，因爲輸了就要死，他的責任還未完成，而且，若果唐飛仙與梅花和尙眞的被人擄去的話，他也有責任把二人救回來，因爲這二人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不能輸，絕對不能。

「噹」的一聲，兩把刀碰在一起，發出了火花，這火花也揭開了一場龍爭虎鬥。

兩人都是武林中有數的高手，今番比鬥，自有一番激烈……

雖是中午，但初春的陽光並不猛烈，甚至兩大高手的兩柄刀身發出的光芒比陽光還要刺眼。

兩人刀來刀往，打得燦爛無比，太陽也感到失色。

雙方直鬥了兩個時辰，仍是勝負未分的局面，鬥得後來，二人已遠離「文聖廟」前那塊空地，竟然離開了原地百多丈遠。

二人越打越遠，不覺問，竟來到一座崖頂，崖下是一個深谷，由崖頂至谷底，萬丈則沒有，但少說也有百來丈高，若然跌下去，就算輕功蓋世，最多也祇能保留全屍。

原來，南宮霧見葉滿天武功如此高强，想要勝他，却也不易，於是便把葉滿天引到崖邊，希望他一個不留神掉下崖去，但若要自己把

葉滿天推下去，他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爲他不屑這樣做。

二人距崖邊祇有三四尺左右，南宮霧把葉滿天逼向崖邊，自己則守着有利方位。

這時葉滿天發覺自己形勢越來越不妙，南宮霧已向他步步逼近。

南宮霧一刀向葉滿天胸前刺來，葉滿天已不能後退，因爲祇要後退一步，就會掉下百丈深谷了，他知道南宮霧這一着是逼自己墮崖，若果他向左右兩旁閃避的話，南宮霧也一定有殺着攻來，而這一招也祇能後退才能避開……

葉滿天心念電閃，忙向右一跳，果然，南宮霧一刀向左削下，削中了葉滿天右脅，但南宮霧雖然勝了此招，自己身形在一衝一刺之際，失却控制，身子向前衝了兩步……

原來南宮霧一刀刺出後，知道葉滿天會向後退，若果葉滿天退不及，就會吃自己一刀，而這一刀刺出後，就有了着力之處，同時也抵消了向前衝之力，誰知葉滿天應變奇快，向旁跳開，因而南宮霧也向前直衝。

眼看南宮霧就要墮崖了，葉滿天猛地察覺，同一時間向橫一撲，左手握住了南宮霧的左脚，總算救了南宮霧一命。

饒是南宮霧是一名高手，這刹那間的變故，也把他嚇出了冷汗。

南宮霧呆了，他望着葉滿天，眼光流露出一絲感激。

葉滿天右脅中了這一刀，但並不太重，對別人來說，吃這一刀已可教人緊張，但對葉滿天來說，這祇是一點皮外傷而已，他站起身來，對南宮霧道：「南宮兄，這一仗勝負未分，我們再打……」

南宮霧道：「不必！」

「爲甚麼？」

「這一仗看來未分勝負，但已告一段落。」向葉滿天拱一拱手道：「今日你救了我，我會記住的，後會有期，說完，竟然頭也不回的走了，走得有點莫名其妙。

葉滿天除了目送他走之外，也別無他法，南宮霧走了不久，葉滿天暗中跟在他身後。

＊　＊　＊

葉滿天的傷雖然並不太重，但也流了不少血。

一個身上有血的人，當然會很受人注目，也很令朋友關懷。

賀逍遙見他身上染着血走回來，大爲緊張。

葉滿天包紮好傷口後，便把與南宮霧決鬥的事在賀氏三兄弟面前說了，在場的，還有胡鐵風。

賀逍遙道：「到底想殺你的人是誰？」

賀無憂忙道：「一定是『河北雙魔』。」

賀無慮道：「不錯，一定是他們。」

葉滿天道：「在北京城中，我也想不到還有甚麼仇人，所以我也想一定會是他們。」

賀逍遙道：「南宮霧說，他的僱主還要他另殺一人，那人又是誰？」

葉滿天道：「若果南宮霧口中的僱主是『河北雙魔』的話，那麼，他另一個要殺的人就一定是二公子無憂世兄了。」

賀無憂道：「不錯，大除夕那晚，我殺了他們的老三，他們事後聲言要找我報仇。」

賀逍遙道：「葉兄剛才說，南宮霧與葉兄在『太白居』相遇時，南宮霧的僱主還沒有籌足五萬兩銀子給他，所以他第一次與你見面時沒有動手？」

「不錯。」

「後來，他的僱主把錢籌足了，才找你？」

「不錯！」

賀逍遙道：「若果南宮霧的僱主眞的是『河北雙魔』的話，他們那五萬兩銀子一定來得不乾淨。」

賀無憂道：「難道『河北雙魔』的錢是偷了咱家的四件寶物得來的？」

賀逍遙道：「不錯，『河北雙魔』一定是殺爹的兇手，他們偷了四件寶物後，就把寶物變賣，所以才有錢請殺手。」

賀無慮道：「那麼，殺爹的兇手一定是『河北雙魔』了。」

「不會！」葉滿天道：「殺令尊的兇手不會是『河北雙魔』。」

賀無憂道：「你爲甚麼如此肯定？」

葉滿天道：「『河北雙魔』沒有這個能耐。」

賀無憂道：「但是他們那五萬兩銀子又如何得來？」

葉滿天道：「『河北雙魔』專做打家劫舍的勾當，祇要他們夠狠，更多的錢也有，何況是區區五萬兩銀子？」

賀無憂道：「葉大俠的意思是不是指他們的錢是從另一處劫來的？」

「不錯！」

賀無憂道：「若果家父不是『河北雙魔』殺的，又會是誰？」

葉滿天道：「不知道，總之另有其人。」

賀無憂道：「那麼你認爲那一路人最有可疑？」

葉滿天道：「若果要找到兇手的話，我們祇要猜對一個謎語，就會有點眉目。」

四人齊聲道：「猜甚麼謎語？」

葉滿天道：「這謎語就是『孔殺

神之後』。」

這的確是一個很傷腦筋的謎語。

＊　＊　＊

第二天。

葉滿天不知下一步棋應如何走法。

他和賀逍遙坐在廳中，兩人的腦袋想破了也想不出「孔殺神之後」這五個字是甚麼意思。

自賀星死後，胡鐵風也是愁眉不展，他在葉、賀二人面前不停地來回踱着圈子，也不知踱了幾百個圈子了，他爲了老朋友之死不時自言自語，唉聲嘆氣。

這時他又喃喃的道：「唉，老賀已魂歸極樂世界，那怪和尙又不見了，還有那個妞兒……

「這怪和尙曾對我說，他是在少林寺出家的，嘿，他媽的，吹牛。

「少林古刹，千年歷史，這怪和尙若果眞的在少林寺出家的話……」

葉滿天聽他說了「少林古刹」四字，忽覺眼前一亮，也自言自語起來，祇聽他喃喃的道：「少林古刹，少林古刹……」

賀逍遙見狀，道：「葉兄，怎麼了？」

葉滿天喜道：「賀兄，我想到了。」

賀逍遙奇道：「想到甚麼？」

葉滿天正色道：「『殺』人那個『殺』字，是不是與『古刹』那個『刹』字同音？」

賀逍遙道：「不錯，那又怎樣了？」

葉滿天道：「那麼『古刹』那個『刹』字又是甚麼意思？」

賀逍遙道：「那個『刹』字在梵語中，可解作『寺院』。」

葉滿天道：「對了，『孔殺神之後』那個『殺』字其實是『刹』字，即寺院之意。」

賀逍遙一聽，也爲之精神一振，道：「那麼，『孔刹』又是指那一間寺院？」

葉滿天道：「『孔刹』不是指寺院，是廟，因爲想這句話的人怕走漏消息，才把廟改成『刹』，不是寺院。」

賀逍遙忙道：「那麼『孔刹』即是指孔子廟了？」

「不錯！」

「但那『神之後』三個字又是甚麼意思？」

葉滿天道：「『神之後』，意思是指神像之後。」

賀逍遙恍然大悟，喜道：「葉兄果然才智驚人，佩服！」

葉滿天道：「北京城中有沒有一座孔子廟？」

賀逍遙想了想，道：「沒有！」

二人同時冷了下來。

過了一會，賀逍遙忽然道：「葉兄，昨天你與南宮霧決鬥的地方不是一座廟嗎？」

葉滿天立時想起來了，他興奮得指了指案頭，道：「『文聖廟』，文聖不就是孔仲尼嗎？」

「不錯，文聖廟就是孔子廟。」

「孔殺神之後」的意思原來是指「孔子廟神像之後」。

＊　＊　＊

「文聖廟」在北京城郊外。

葉滿天與賀逍遙騎着馬，很快便來到了。

二人把廟門推開，祇見廟內到處都是蛛絲網結，塵埃封，看來已久無人到過了。

二人仔細向地上一望，發現有人到過的痕跡。向神案處望去，果見孔仲尼的造像栩栩如生的矗立着，這神像有丈多高。

二人走到神像之後，祇見孔子穿的一件袍有被人動過的痕跡，灰塵分佈得極不均勻，顯然是被人動過而掉下來了。

「孔子廟神像之後」，神像之後就是一堵牆。

賀逍遙把神像身後的一件長袍掀起，果然有所發現。

原來那木造的孔子像在背脊處被人挖了一個大洞，而且顯然是新挖的。

那個洞穴大概四尺深淺，洞口祇有海碗般大小。

葉滿天的右手向那洞摸進去，但是右手觸摸到底，却甚麼也沒有發覺。

二人同時感到失望。

好不容易才猜中那謎語，但却換來一場空歡喜。

二人同時在想，難道被人捷足先登？

兩人可以肯定，神像之後那個洞一定藏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遲了一步，被人拿走了。

到底誰人先他們而至？

＊　＊　＊

自賀府發生了命案之後，原成衛在府中的巡視工作絕不敢有半點鬆懈。

初更時分。

原成衛獨自走到賀府的後花園。

忽然……

有兩個黑衣蒙面的人從屋頂上跳了下來，原成衛見狀，連忙喝道：「甚麼人？」

兩黑衣人不由分說，便拿起大刀向原成衛進攻。

說時遲，那時快，原成衛便與兩黑衣人大打出手。

兩黑衣人武功不弱，但原成衛却也可以應付得來。

這時，另三名護院侍衛也聞聲

趕至，立時也加入戰圈。

鬥不久，賀逍遙與葉滿天聽到打鬥聲，連忙向後花園趕來。

二人甫一來到，祇見兩名黑衣人向原成衛打了十多件暗器，原成衛一一避開了。

這二人發放暗器，目標似乎集中在原成衛身上，其餘三名護院侍衛却無損傷。

黑衣人見打暗器不遂，又與原成衛等人交了數招。

賀逍遙與葉滿天正想加入，黑衣人又向衆人發暗器，衆人一一避開了。

衆人被暗器一阻，黑衣人雙雙越牆而走。

衆人從後追趕，不久，已追至郊外，兩黑衣人見被追，又回身，左手向後一揚，衆人怕了他們的暗器，忙分兩旁躲避，就這麼阻了一阻，兩黑衣人沒入前面的大樹林內。

葉滿天忙阻止大家追趕，因爲恐怕在林中遇上埋伏，何況在黑夜之中？

＊　＊　＊

衆人回到賀府。

賀逍遙與葉滿天談論這件事，賀逍遙忽然很憤怒的道：「剛才那兩黑衣人，無論武功、身法都很相熟，會不會是……」

葉滿天阻止他說下去，道：「賀兄，請息怒，我們很快就可以抓到兇手了。」

賀逍遙咬牙切齒的道：「那兩個畜牲……」

葉滿天道：「賀兄，你無需氣憤，從現在起，一切聽小弟的話去做，就萬無一失。」

賀逍遙道：「好。」

葉滿天道：「從現在起，你無論見到甚麼人，也祇好裝作若無其事，更不要動火。」

賀逍遙把怒氣吞下肚中，道：「好吧！」

這時，原成衛也走到廳中，他插口道：「剛才在後花園與原某交手的兩人，好像是……」

他不敢說下去，因爲他不敢肯定。

葉滿天道：「最好不要提今晚的事。」

原成衛道：「是！」

再過不久，賀無憂與賀無慮從外面回來了，他們見兄長等人神色有點異常，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葉滿天道：「沒有甚麼！」

賀逍遙道：「你們兩個去了甚麼地方？現在才回來？」

賀無憂道：「我們在街上碰上兩個朋友，大家在太白居喝起酒來，所以現在才回來。」

葉滿天有意無意間在他們身旁行過，笑道：「兩位世兄果然喝了不少酒。」

賀無慮道：「葉大俠，你這是甚麼意思？」

賀逍遙道：「葉大俠之意思是說你們果然有點醉了，說話也糊塗起來。」

二人面面相覷，更不明了。

＊　＊　＊

次日，葉滿天一早離開賀府，他臨行前，發覺賀無憂與賀無慮比他還要先離家外出。

葉滿天騎着馬，出了城門，不久，來到城外不遠處的一個小鎮上。

在這個小鎮，他很容易就找到兩個人，就是「河北雙魔」呂不恨與童無疾。

原來，那日葉滿天與南宮霧決鬥過後，南宮霧悄然而去，葉滿天知他不能完成殺人任務，一定會去找僱主作個交代，所以，葉滿天暗中跟踪南宮霧來到這個鎮上。

果然，用三萬五千兩銀子要南宮霧去殺葉滿天的人就是「河北雙魔」，其餘一萬五千兩要殺的人，果然是賀無憂。

當日，葉滿天弄清楚這件事後，覺得與「河北雙魔」並無深仇大恨，不想趕盡殺絕，所以沒有理會。

葉滿天在一間客棧其中一間房找到了「河北雙魔」。「河北雙魔」見他出現都感愕然。

呂不恨以佩服的語氣對他道：「葉滿天不愧爲葉滿天，連『無命殺手』南宮霧也殺不了你，呂某佩服得很。」

葉滿天笑了一笑。

童無疾道：「你來幹甚麼？」

葉滿天道：「來殺你們。」

二人立時緊張起來，連忙拔出佩刀，既然葉滿天道明來意，多說也無益，就是明知不敵，好歹也要一拼了。

他們的武功與葉滿天相去太遠，祇打了一會，二人便被他點了穴道，不能動彈。

呂不恨恨恨的道：「葉滿天，你何必欺人太甚？」

童無疾也道：「你的朋友殺了我們的兄弟，這個仇我們還沒有報，現在你又要殺我們，你不覺得太過份了一點嗎？」

「不錯，我是太過份了，」葉滿天道：「所以，現在我給你們一條生路。」

二人同時道：「甚麼生路？」

葉滿天道：「祇要你們兄弟能夠打贏一個人，我就會放你們走，決不食言！」

呂不恨道：「若果打不贏又如何？」

「你們祇有死路一條，」葉滿天

道：「所以你們非勝不可。」

「你要我們對付甚麼人？」

「你們很快就會知道。」

＊　＊　＊

葉滿天帶着「河北雙魔」回到賀府。

賀逍遙、原成衞、胡鐵風見他帶着「河北雙魔」回來，同時道：「葉大俠找到兇手了。」

葉滿天道：「不錯，我已找到兇手了。」

「河北雙魔」道：「兇手？甚麼兇手？」

胡鐵風道：「你這兩個混蛋還裝甚麼蒜？」

葉滿天問身旁的賀逍遙道：「賀兄，兩位世兄呢？」

賀逍遙臉色有點難看，道：「他們一早出去了。」

這時，呂不恨大叫道：「葉滿天，咱們落在你手上已活不成了，你想怎樣？」

童無疾忙道：「不，他說過給我們一條生路的。」

葉滿天走到原成衞身旁，道：「原領班，你陪『河北雙魔』玩幾招如何？」

原成衞拱手道：「好！」

葉滿天走到「河北雙魔」身前，把他們穴道解開，又交還了他們兵器，然後道：「你們若能勝得了這位原領班的話，就無條件放你們走。」

「河北雙魔」走到原成衞面前，說了聲「得罪」，便向他進攻。

三人在前花園打起來。

原成衞武功畢竟比「河北雙魔」高出一籌，交了五十招上下，「河北雙魔」連兵器也掉了。

「河北雙魔」見這條生路也變成絕路，已無話可說，雙雙垂頭喪氣。

呂不恨對葉滿天道：「葉滿天，我們輸了，任憑處置吧！」

葉滿天道：「你們可以走了！」

葉滿天不是說過若果他們打輸了，就祇有死路一條嗎？

二人大感錯愕，還以爲聽錯了，呂不恨道：「你們不殺我們？」

葉滿天道：「祇要你們答應我，從今而後我們的過節一筆勾銷，你們就可以走。」

呂不恨道：「好，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葉大俠，多謝你今天不殺之恩，告辭了。」

「河北雙魔」走了。

賀逍遙奇道：「葉兄，你爲甚麼放他們走？」

葉滿天道：「府上發生的兩件事，他們是清白的，所以我放他們走。」

原成衞道：「他們不是兇手？」

葉滿天道：「我帶他們回來，就是要向大家証明一點，他們是清白的。」

胡鐵風道：「你用甚麼來証明？」

葉滿天道：「賀老爺遇害當晚，那兩個黑衣人的武功很高强，不但把四名侍衞殺了，還與原領班打了個旗鼓相當，而『河北雙魔』雙魔的武功與原領班相差太遠，所以我斷定當晚那兩人不是他們。」

大家正交談間，大門忽然有兩人衝了進來，這兩人都是黑衣蒙面的，一進來，便雙雙向原成衞持刀撲了過去。

賀逍遙見他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闖了進來，心想：好大的膽子，便與胡鐵風不約而同想迎了上去。

葉滿天見狀，連忙阻止。

二人同時道：「爲甚麼阻止？」

葉滿天道：「你們很快就會明了。」

這兩位黑衣人，果然就是昨晚向原成衞襲擊的兩人。

賀逍遙見了，瞳孔擴大，心跳加快，牙齦咬得「格格」作响，因爲他心中已知此二人是誰。

兩黑衣人與原成衞仍打成平手。

葉滿天忽然向前一撲，落在兩黑衣人面前，當下與黑衣人交了數招。

葉滿天左手快如閃電的在二人身上點了幾處穴道，令兩黑衣人動彈不得。

賀逍遙也走到兩黑衣人面前，正想揭開二人面幕，葉滿天連忙阻止，道：「賀兄，你應該知道他們是誰了。」

賀逍遙恨恨的道：「不錯，這兩個畜生！」

葉滿天又對原成衞道：「原領班，大概你也知道他們是誰了？」

原成衞道：「我知道了。」

葉滿天道：「你知不知他們爲甚麼這樣做？」

原成衞道：「難道與東翁被殺有關？」

葉滿天道：「不錯。」

原成衞道：「他們是兇手？」

葉滿天道：「難說得很。」

原成衞道：「那麼葉大俠怎麼處置他們？」

「慢慢再談吧！」葉滿天走到賀逍遙面前道：「賀兄，殺令尊的兇手小弟已抓到了，」說到這裡，葉滿天有意無意間向原成衞望了一眼，續道：「而且，那四件寶物我已找到。」

原成衞忽然臉色微變，脫口道：「無可能的，你怎會……」說到這裡，沒有說下去。

葉滿天向他笑了笑，然後走到兩黑衣人身旁，把他們穴道解開，然後對賀逍遙道：「賀兄，你可以揭開他們的面幕了。」

賀逍遙把二人的面幕揭開，二人現出了廬山眞面目。

這二人竟然是賀無憂與賀無慮。

胡鐵風與原成衞見了，道：「眞的是你們？」

賀逍遙氣炸了心肺，罵了聲「畜生」，正想對他們飽以老拳，葉滿天連忙阻止道：「賀兄，請息怒！」

賀逍遙被他捉着右手，這一拳打不下去，恨恨的道：「你們爲甚麼這樣做？」

兄長氣得幾乎要爆炸，這兄弟二人竟然面露微笑。

賀逍遙更氣了，葉滿天道：「賀兄，你應該認得他們的武功就是昨晚向原領班襲擊的那兩人。」

「不錯！」

葉滿天道：「你知不知道他們爲甚麼這樣做？」

賀逍遙當然知道，但沒有說出來。

葉滿天道：「兩位世兄在昨晚和今日向原領班襲擊，是在下的主意！」

大家聽了，大感愕然，賀逍遙脫口道：「是你叫他們這樣做的？」

「不錯！」

「爲甚麼？」

「你很快就會知道了！」葉滿天走到原成衞身前，他道：「原領班，剛才我說：『賀老爺那四件寶物我已找到了』的時候，你何以一下子之間神色大變？又說甚麼『無可能的，你怎會……』到底是甚麼意思？」

原成衞臉色紅一陣、白一陣，神色極之不安，道：「沒有……沒有甚麼意思，祇是……隨便說說罷了。」

葉滿天向他一笑，然後向賀無憂與賀無慮打了一個眼色，兄弟二人，忽然迅捷無比的向原成衞衝了過去。

原成衞正想招架，一刀向兄弟二人劈下，葉滿天忙把他的刀格開，而賀氏兄弟二人也已用兩把刀架在原成衞身上。接着，葉滿天把原成衞的刀奪去。

原成衞見有兩把刀架在自己身上，那敢動彈，望着葉滿天，恨恨的道：「葉滿天，你這是甚麼意思？」

胡鐵風與賀逍遙見了這個變故，也弄得糊塗起來了。

葉滿天臉色一冷，道：「原成衞，你如何殺了賀老爺？如何偷了四件寶物？快從實道來！」

胡鐵風與賀逍遙大感詫異，都不相信原成衞是兇手。

原成衞怒道：「姓葉的，你簡直是血口噴人！」

葉滿天臉色一沉，道：「你還狡辯！」

原成衞道：「我簡直不知你說甚麼。」

葉滿天道：「我問你，剛才我說我已找回那四件寶物，而我並非對你說的，但你聽了，却說無可能的，爲甚麼無可能？你怎知我無可能找到那四件寶物，爲甚麼？你倒說來聽聽。」

原成衞一點也不累，可是他聽了葉滿天的話之後，却不斷在喘氣，他不知說甚麼才好。

葉滿天又道：「是不是你把那四件寶物藏在很秘密的地方？所以才斷定我無可能會找到。」

原成衞已流出冷汗，他垂下了頭，良久，才道：「你怎知道我把四件寶物藏在房中？你搜過我的房？」

原成衞認了。

葉滿天反問道：「那麼你爲甚麼把四件寶物藏在房中？」

原成衞頹喪的道：「我以爲最不安全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藏在房中，但想不到被你找到。」

葉滿天道：「你錯了，那四件寶物我沒有找到。」

原成衞霍地抬頭，道：「你剛才說，你已找到四件寶物，現在又說……」

葉滿天道：「若果我剛才不是胡說八道的話，你又怎會供出藏寶之處？」

胡鐵風，賀氏三兄弟聽了葉滿天的話，不禁從心裡佩服起來。

葉滿天又道：「原成衞，你現在承認了賀老爺是你殺的？那四件寶物是你偷的？」

原成衞道：「原來你已知道了？」

葉滿天道：「我不但知道，我還知道你的同謀是誰。」

原成衞道：「你，你知道了？是誰？」

葉滿天道：「就是放假還鄉新年的護院侍衞，我沒有說錯吧？」

原成衞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你沒有說錯，但你怎會知道？」

葉滿天道：「我還知道向你傳遞消息的人也是護院侍衞之一。」

原成衞道：「我們傳遞消息的事你也知道了？」

「不錯，」葉滿天道：「那傳遞消息的人帶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孔殺神之後』五個字，其實是告訴你，四件寶物藏在『文聖廟』孔子神像之後，是叫你把四件寶物取出另外收藏，是嗎？」

原成衞眼中放出敬佩光芒，他道：「葉滿天，我服了你，但你怎會知道那身上帶字條的人就是護院侍衞之一？須知道，他們放假後幾天你才來到賀府，而你根本未見過

他，又怎會認得？」

葉滿天道：「我問你，護院侍衛中，是不是有兩人是兄弟關係？」

「不錯！」

「這兩兄弟的樣貌是不是很相像？」

「不錯！」

「這兩兄弟其中一人是不是在賀老爺遇害當晚已被殺了？」

「不錯！」

「其中一人回鄉渡新年去了？」

「不錯！」

「這回鄉渡歲的其中一人，是不是就是當晚身上帶着字條那個人？」

「不錯！」

原來，當晚葉滿天見了那身上帶字條的人後，覺得他很面善，但又想不起在何處見過，後來才想起賀府的護院侍衛有人與這人面貌相似，而這人早就在賀星遇害當晚被殺，而葉滿天對他却毫無印象，所以想了很久才想出來，也懷疑這二人是兄弟關係了，既然他們是兄弟關係，就大有可能同在賀府當護院侍衛，既然是賀府的護院侍衛，而却鬼鬼祟祟的在賀府屋頂出現，後來，葉滿天才懷疑他是原成衛的同謀了。

* * *

原成衛承認監守自盜，把賀星殺了，動機就是想偷取那四件寶物，被賀星識破，因而下毒手。

到底葉滿天如何懷疑原成衛？

原來……

當葉滿天弄清楚了「孔殺神之後」五個字的時候，已斷定是其中一名護院侍衛與原成衛通消息，當他與賀逍遙去到「文聖廟」的時候，那四件寶物當然已不在了，因爲，當原成衛一見了「孔殺神之後」五個字時，已明白其中意思，因而把四件寶物取走。

葉滿天回憶當晚賀星遇害後不久的情形，當時原成衛與兩名黑衣人在花園中大打出手，而其實，這兩名黑衣人是放假回鄉的其中二人，原成衛與兩黑衣人因恐怕武功家數被其餘四名巡邏的侍衛認出而起懷疑，原成衛向他們痛下殺手。

那兩名黑衣人與原成衛交手的目的，其實是在葉滿天面前做戲。

而最令葉滿天懷疑的，就是兩黑衣人臨走前向原成衛打了一件暗器，而那件暗器竟然打在原成衛身上，以原成衛的武功，這件暗器怎會如此輕易打中原成衛？

此舉目的很明顯，因爲暗器上有毒，表面上看來，兩黑衣人想把原成衛置諸死地，其實他們早知賀府有解毒藥物，原成衛雖中毒，但只要及時以藥物救治，根本死不了，而黑衣人放暗器的目的，就是不被人懷疑原成衛與此事有關。

再者，當晚那個身上帶字條的人在賀府屋頂出現的時候，被葉滿天察覺，當時葉滿天向後花園而去，在後花園的時候，原成衛見了他，問了一聲：「葉大俠，甚麼事？」這句話根本沒有值得懷疑之處。

但葉滿天想法不同，他懷疑原成衛說這句話的時候，其實在通知屋頂的人，叫他快逃。

當時，原成衛恐怕葉滿天會追上瓦面人就會壞了大事，因而比葉滿天先跳上屋頂，目的就是掩護那人逃走。

當二人追黑衣人的時候，原成衛因見葉滿天快將追到那人了，恐怕那人落在葉滿天手上會抖出事實，急將手中的刀向那人擲去，目的就是殺人滅口。

當那人死後，原成衛提議搜那人的身，看有沒有甚麼發現，果然在那人身上搜出一張字條和一柄飛刀，而那字條是寫着「孔殺神之後」五字。

葉滿天事後在想：在未搜那人身之前，原成衛何會知道此人身上有值得懷疑的東西？

在那人身上，除了搜出一張字條外，還有一把飛刀，那飛刀有甚麼用？

於是，葉滿天就斷定，那人其實是想向原成衛傳送消息，而那把飛刀的用途，其實是用來插着那張字條飛給原成衛的，而那傳送字條的人，也就是護院侍衛其中一人了。」

後來，葉滿天爲了證實賀星遇害當晚，那兩名兇手與原成衛交手及放暗器其實是在做戲，於是，便聯同賀無慮、賀無憂兩兄弟試一試原成衛。

當晚，賀氏兄弟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混亂中向原成衛放暗器，看他是否能夠避得開。

當時，賀無憂向原成衛連發十五件暗器，但原成衛却全都避過了。

葉滿天已心中有數，爲甚麼案發當晚那個兇手向他只放了一件暗器也避不及，而賀無憂向他連放十五件暗器却一一避過了？

葉滿天憑着種種疑點，才懷疑這件事與原成衛有關，因而破了這件案。

* * *

原成衛後來抖出同謀者藏身之處，賀逍遙便向官府報告，由官府派人捉拿這人。

這件事終於水落石出。

葉滿天等人剛從衙門辦完這件事回來，他又擔心起另一件事來——唐飛仙與梅花和尚怎樣了？

正當衆人剛入到府門，只見有

兩人從正門走了進來。

唐飛仙與梅花和尚。

葉滿天見他們平安無恙歸來，放下了心。

只見唐飛仙垂下頭，不敢望葉滿天，葉滿天有點不高興，道：「你們到底去了甚麼地方？」

二人面面相覷，似乎在等對方開口。

葉滿天臉色一沉，道：「說！」

唐飛仙見葉滿天神色威嚴，好似耗子見了貓一樣，指着梅花，怯生生的道：「是梅花大師出的好主意。」

葉滿天道：「你們到底在搞甚麼鬼？」

「葉大俠，我告訴你吧！」梅花道：「唐姑娘說，她很喜歡你，但你却對她冷淡得很，唐姑娘爲了想試一試你對她的心意，於是便叫我想個法子。

「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是叫她自我失踪，試試你對這件事是否緊張！

「唐姑娘也很同意，但又叫我陪她失踪！

「後來果然知道你對唐姑娘的神秘失踪大爲緊張，也很焦慮不安，而且連日來也是這樣，後來我們見你也受夠了，也知道你對唐姑娘很鍾情的，不然你也不會焦慮不安了，所以，我們今天回來，不想再令你擔心……」

葉滿天道：「你們怎知道我連日來都大爲緊張和焦慮不安？」

梅花道：「我們去到一個小鎮之後，便請了一個人跟踪你，打探你的近況，然後把消息用信鴿向我們報導，所以才知道你大爲緊張及焦慮不安！」

葉滿天簡直啼笑皆非，同時，也總算明白因何會有人跟踪自己了。

衆人聽了，不禁大笑起來。

當然，唐飛仙會很快就知道葉滿天因何會大爲緊張和焦慮不安了。

因爲她始終都會知道賀府曾發生過甚麼事。

(完)

奇情武俠短篇／方令正・文　可飛・圖

大鬧青龍幫

仗劍江湖　鏟除惡霸

江西彭澤城北大江中的小孤山，孤峯巉立，挺峙中流，不論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上有小姑廟，巍樓亭閣，下臨江濱，風景絕佳。

一日清晨，從小孤廟走出四個少年男女，都是雙十不到的年華，身穿勁裝疾服，佩帶寶劍，在山門前稍停片刻，其中一個少年道：「梁姑娘，請妳同我回南昌一轉，因我母親感於妳之相救之恩，很盼妳去我家裡住一段時間。」

那姓梁的少女向他冷視一眼，道：「秦兄，請你自己回去吧，在伯母面前，煩你代我好言問候，我已決意同唐師兄黃師妹他們北上，後會有期，再見。」

那姓秦的少年，聽完姓梁少女的話，似乎滿懷忿怒，向那姓唐的少年惡狠狠地瞪了一眼，一言不發，回頭向南飛奔下山而去。

唐、黃、梁三人見秦傑走後，也沒有將他的表情放在心上，轉身從北面下山，很快地就下到岸邊，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脚步在水面上點了幾點，也就上了北岸。

他們的目的，好似奉命下山行俠，每到一處城鎮地方，必須改裝出去遊覽名勝風景，見有不平之事，必須拔刀相助，因此他三人的行動並不怎麼快速。

山東濟南府，城分內外兩重，唐黃梁三人到濟南府後，爲了想要遊覽名勝風景，及大明湖等，就在神順門內找了一間寬大雅潔的如歸客棧住下。

店小二見他三人衣服華貴，以爲不是宦家公子，便是巨富之家少爺，對他們特別殷勤招待。

因爲此時黃梁兩人都是書生的裝束，想在濟南多住幾天，遊覽風景，便掏出二十兩紋銀，作爲打賞店小二的茶錢，使他好熱心招待。

店小二見他們如此大方，出手就是二十兩銀子的打賞，向他們千謝萬謝一番後，便道：「三位相公，你們打算在濟南多住時日嗎？還是路過呢？」

黃蓮英答道：「小二哥，本來我們是路過，不過聽說貴地風景很佳，因此想逗留十天八天。」

店小二道：「三位相公，本城風景有大明湖在城北部，爲七十二泉所滙，蒲草叢生，畫舫亭祠廟觀，點綴其間，歷下亭屹然湖上，更爲全湖生色；趵突泉在城西南隅，三泉湧出，大如車輪；千佛山在城南，曲徑松蔭，滌人塵慮；城中之珍珠泉、黑虎泉，皆遊人競集

之所。」

唐、黃、梁三人聽那店小二滔滔不絕地說出那些名勝風景區，聽得遊興大發，便道：「小二哥，我們想從明天起，你說的那些地方，我們都要遊覽一遍，請你給我等備辦三份菜飯來，吃飽後休息，明天早早出去遊覽。」

店小二應聲遵命，躬身退出，不多一會，送來三份菜飯，三人吃飽，稍微閒談，便提早睡眠。

第二天一早起身，稍微梳洗，便出南門，準備先遊千佛山，如果時間許可，再遊趵突泉。

千佛山在南門城外約五里地，三人漫遊漫談，沿途觀山望景，上到山頂，已經是中午時候，千佛山上，遍佈梵宇，名人碑題，古蹟甚多，遊人如鯽，周圍遊覽一陣，已經申牌時候，也就準備回城。

唐、黃、梁三人遊到關帝廟時，似乎發覺有兩個人在暗暗跟踪，仗着藝高膽大，也不十分留意，便自回城而去。

唐、黃、梁三人剛一進入房間，店小二送來一張請柬，說是北城十五里地陳家莊主派人送來的，三人接過請柬一看，見署名爲陳大龍頓首，專呈唐鎭海、黃蓮英、梁綺萍，三位大俠士大俠女台啟。

唐、黃、梁三人見了陳大龍的名，感覺很詫異，便向店小二問道：「小二哥，這陳大龍是一個甚麼人物，我們並不認識他，何以突然來請我們去他家裡赴宴？請你把陳大龍的爲人，和陳家莊的大概情形告知我們好嗎？」

那店小二答道：「三位相公，這陳大龍在我們濟南府是頂頂有名的人物，也就是青龍幫的總舵主，幫衆不下萬人，遍佈在黃河上下游一帶，與徐巡撫大人也有連絡，凡事官府都要給他幾分面子，他家裡養的武師打手很多，三位相公既然與他過去不相識，我勸你們最好不去爲佳。」

唐、黃、梁三人聽了店小二的話，反問道：「小二哥，聽你這樣說來，那陳大龍是濟南一個大大的惡霸了。」

店小二眉頭一皺道：「三位相公，因爲小人看你們是讀書人，最好不要同他往來，不瞞你們老實說，陳大龍不但是一個惡霸，簡直是我們山東一個响馬頭子，江洋大盜，在我們山東境內，無論士農工商那一界，只要提出陳大龍三字，都有點膽戰。」

唐、黃、梁三人聽那店小二說得陳大龍如此厲害，便道：「小二哥，請你去休息吧，無事不要進來打擾，等我們考慮一下，明天再決定。」

店小二聽了他們的話，再三勸他們不必去，然後退出去了，他們見店小二走後，唐鎭海道：「兩位師妹，我看這陳大龍請我們赴宴，必定不懷好意，或者又有奸人投在他那裡搬弄是非，才知道我們的名字，不知他擺下甚麼陷阱？想要陷害我們。」

黃蓮英道：「鎭師哥，你的話說得不錯，我看不是焦天豹，便是徐劍平，或是黃龍妖道他們其中一個來此搗鬼，我想陳家莊即使是龍潭虎穴，明天都要去闖它一闖。」

梁綺萍道：「蓮師妹，鎭師哥，依我之見，不如今晚就去夜探陳家莊，看看他們一個虛實，究竟有甚麼人在他家裡搗鬼，明天才好應付，兩位的意思如何？」

黃蓮英道：「梁師姊的話我很同意，兵家所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就去查一個虛實也是好的。」

唐鎭海道：「你們兩位的話我都很同意，不過夜探陳家莊，不能三人一同去，人多反而目標大，容易暴露，最好今晚由我一人去查探。」

黃梁二人聽了唐鎭海的話，哪裡放心，恐他一人去了發生甚麼意外，堅持同往，唐鎭海拗她兩人不過，只好一齊換好夜行裝，越窗而出，依照店小二所說的方向奔去。

* * *

陳大龍的莊院靠近黃河方向，周圍一片梨棗樹，唐黃梁三人到達陳家莊附近，黃蓮英道：「鎭師哥，請你同梁師姐就在這株大梨樹下等我去查探，一旦遇着甚麼意外，我馬上放出硫焰彈向你們求援。」

梁綺萍道：「蓮師妹，我們不如上到梨樹頂上，瞭望比較好得多，從樹頂上可以直望到陳家莊的屋頂。」

黃蓮英應道：「這樣更好，我們就開始行動吧。」言罷施展輕功絕技，幾個起落，就接近了陳家莊院，唐梁兩人也跟着飛上樹頂。

山東地方的房屋建築很矮，多數是土牆石壁，陳家莊也不例外，由於建築不高，佔地却是很廣，分上下兩重，外面是一道矮牆圍住，圍牆外遍種梨樹棗木。

此時大約二更不到，黃蓮英接近圍牆外，飛上一株高大的梨樹向下窺視，見後廳上還射出强烈的燈光，看不見屋內的人物，只有輕輕飄落瓦面上，向那有燈光的方向奔去，不多一會，就到了那後廳的瓦面上，閃身到屋簷邊，使出「倒捲珠簾」的身法，向廳上窺視。

黃蓮英不看由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了一呆，原來大廳上正擺着一席酒菜，上坐一個鬍鬚大漢，年在五十歲開外，下一人正是秦傑，

兩邊還坐着兩個兇神惡煞的髯鬚大漢，均在四十開外的年紀，好似綠林强盜，旁邊還有兩個丫鬟斟酒。

黃蓮英把席上的人物看在眼裡，只有靜聽他們說些甚麼，見那丫鬟分別給他們斟好了酒，那上座的大漢道：「秦公子，我來介紹你認識兩位大英雄，左邊這位是濟陽縣我青龍幫分舵主，江湖人稱『鬼見愁』胡海。右邊這位是濟河縣也是我幫分舵主，江湖人稱『活閻王』齊霸。他兩位剛才趕到，是我特別將他們請來，明天好助我捉拿唐黃梁三人。」

那大漢回頭指向秦傑介紹道：「兩位分舵主，這位是當年湖南長沙秦提督大人的公子，因爲當年我去江南做一筆生意，不幸失手，幸得秦提督助我一臂，才得活命，此次秦公子被一個江湖小子唐鎭海搶去了他的愛人，特從江西趕來求我幫忙，不料唐小子三人都來到了我們濟南，我已經約他們來家赴宴，特請兩位分舵主來幫助。」

「鬼見愁」胡海道：「陳總舵主，既是你的朋友被人欺負，我胡海絕不坐視，只怕他們不敢來赴宴，如果能夠來赴宴嘛，你我弟兄三人輕輕一出手就把他們擒住了，叫他們展翅也飛不出大哥的陳家莊。」

「活閻王」齊霸道：「陳大哥，小小三個野男女算得甚麼，就是飛天的英雄好漢，只要進入我們青龍幫的區內，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

陳大龍道：「兩位分舵主，曾聽秦公子說，這三個野男女有相當了得的武學的，曾經大鬧洞庭湖，刺殺長沙曹巡撫，又在南昌及鄱陽湖等處鬧得烏烟障氣，因我聽得這個消息，特此請兩位趕來助戰。」

秦傑接着道：「三位前輩，唐、黃、梁三個野男女不但武功了得，並且使的是無價兵器，唐小子使的是一口百煉金鋼寶劍，能斬金切玉，削鐵如泥，還有一條神鞭，能伸長縮短。最奇妙的是黃蓮英的一根金針棒，約四五尺長，縮短時可藏在袋裡。梁綺萍那根青竹杖，也是上乘兵器，刀砍不進，斧斬不傷。如果明天把他們捉住時，小姪只要搶回我的愛人梁綺萍，兵器歸三位前輩。」

兩個分舵主聽說有上乘兵器搶奪，高聲笑道：「哈哈哈……陳大哥，依我兩人之見，明天把他三人捉住，把那唐小子殺掉，梁綺萍歸秦公子，兵器歸你我三人所得，那姓黃的女娃兒嗎？哈哈哈，大哥你收來做八姨太太好了。」

陳大龍道：「兩位分舵主，你們的話剛好說中我的心，日間我曾同秦公子在千佛山關帝廟偷看過了，她兩人雖是女扮男裝，却是掩不住天生的沉魚落雁之美，閉月羞花之貌，勿怪秦公子那樣痴心，不辭千辛萬苦趕來求我幫他的忙，就是我已五十幾歲見了也感消魂。」

齊霸、胡海兩人同聲道：「陳大哥，我兩人先來敬你三杯，預祝成功，準備明晚大哥同秦公子一齊喝喜酒。」言罷一同擧杯，一飲而盡，然後哈哈大笑。

黃蓮英看出秦傑來此搗鬼，已經聽了一個大概，躍回瓦面，逕奔唐黃兩人處去會合。

唐黃兩人見黃蓮英回來了，即忙飛身下樹，向她問道：「蓮師妹，所偵查得的情形如何？」

黃蓮英邊走邊道：「事情被我們猜中一半，確實有一個人從江西來，請你們猜他究竟是誰？」

唐黃兩人聽說是從江西來的，沉思一下道：「既是由江西來的，不是黃龍妖，便是焦天豹，或徐劍平師徒。」

黃蓮英道：「你們一個都沒有猜中，他是梁師姊曾經救他生命的人，梁師姊必可猜得到了。」

梁綺萍沉思一下，在江西除了救過秦傑之外，再無別人，便道：「是他？那小子竟敢忘恩負義，明天見面時，必須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

黃蓮英道：「梁師姐，我聽得他們說，秦公子從江西趕來求陳大龍的目的，是爲要想得到你，他雖然對妳痴心一片，但是求賊人幫助，太不合情理了，他們還商量說，明天把我同鎭師哥捉住殺掉，好奪去我們的兵器，只留妳一人同秦傑馬上成親。」

梁綺萍本來就知道秦傑對她痴心痴意的追求，聽得粉臉一紅，輕聲喝道：「蓮師妹，秦傑那小子忘恩負義！竟敢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我非殺掉他不可！」

唐鎭海道：「萍師妹，請你不要衝動，明天我們見機行事好了，常言說：大路上說話，路旁邊有人偷聽。青龍幫遍處都有黨徒，我們快回去吧。」

唐、黃、梁三人談到這裡，暫且把話結束，施展輕功絕技，很快地回到客棧休息下來。

第二天唐、黃、梁三人仍以書生的裝束，暗藏兵器，以遊覽風景爲由，步出客棧，逕往陳家莊而去。

當唐、黃、梁三人去到陳家莊時，陳大龍、胡海、齊霸三人早在莊門前恭候，見了他們，即忙迎了上來。

陳大龍首先伸手過來握住唐鎭海的手道：「想閣下是唐鎭海大俠士了，今天得蒙三位大俠士大俠女大駕光臨，眞使寒舍蓬華生輝，我

來介紹唐大俠士認識兩位朋友，這位是敝幫分舵主胡海，這位也是敝幫分舵主齊霸，唐俠士同來的兩位必是黃女俠和梁女俠了。」

唐鎭海以禮答道：「陳大幫主，晚輩正是唐鎭海，其他兩位一位是黃蓮英女俠，一位是梁綺萍女俠，晚輩等年幼無知，得與三位老前輩見面，眞是榮幸之至！請三位老前輩多多指教指教！」

陳、胡、齊三人同聲道：「請唐大俠不要客氣，久聞三位俠女、俠士在江湖上行俠仗義，名震遐邇，此番來到敝地，有失遠迎，請三位多多原諒，爲盡地主之誼，特備了一杯水酒恭候，請進請進。」言罷一同進入莊門，一直進到客堂，早有下人泡上香茗。

唐、黃、梁三人把客廳看了一下，見四壁皆是圖書，不少名人書畫，不脫書香氣派，六人稍微寒暄，不久即恭請入席，在陳、胡、齊三人陪同之下，去到一間寬大的廳堂，見門額上有翠花廳三字，正中擺着一席酒菜，却是不見秦傑。

大家分賓主入席後，唐、黃、梁三人把這廳堂留心一看，見廳雖然寬大，却是祇有一道獨門出入，知道這間廳必有古怪，祇有悶聲不響。

下人斟好了酒，陳大龍擧杯道：「難得三位大俠士大俠女光臨，先敬三位一杯，請！」言罷首先乾杯。

唐、黃、梁三人即忙端杯起身道：「陳大幫主，多承厚意，實不敢當，請恕晚輩等酒量有限，心領就是了。」言罷將杯端起，沾唇即止。

胡、齊兩人向陳大龍對望一眼道：「陳大哥，既然三位大俠女大俠士不多飲酒，不如改玩其他，以助酒興。」

陳大龍道：「兩位分舵主，三位俠女俠士不是不喝酒，他們爲恐這酒有毒，來！我們喝三杯才使三位貴賓放心。」言罷陳、胡、齊一同喝了三杯。

唐鎭海在他三人殷勤相敬之下，勉强喝了兩杯，便藉詞說醉不喝，黃、梁兩人却是點滴不嘗，因她兩人是女人，也不好十分勉强。

陳大龍喝了幾杯之後，藉酒遮臉，高聲笑道：「哈哈哈……今天難得三位名震江湖的俠女俠士光臨，深感榮幸極了！今天恭請三位到來，一則是爲三位接風洗塵，二則有一件事情想同三位商量。」

唐鎭海知道問題來了，便道：「陳大幫主有何見教？請說出來大家商量，祇要晚輩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哈哈哈……」陳大龍高聲笑道：「唐大俠，久仰你的大名仗義爲懷，這件事情你必定做得到，老夫雖然是爲朋友幫忙，相信你必會給我幾分薄面的了。」

唐、黃、梁三人對望一眼，道：「陳大幫主，有事儘管說出來，你這樣含含糊糊地反使我們不明白。」

「哈哈哈……」陳大龍照樣高聲大笑道：「三位俠女俠士，我不說你們當然不明白，我就是說出你們也不肯相信，現在我請一個人出來與你們當面談好不好？」

唐、黃、梁三人已經想到他要叫來的人必是秦傑，但仍佯作不知，便道：「好，既是這樣，就煩陳大幫主請他出來，介紹晚輩們多認識幾位武林前輩也好。」

「哈哈哈……」陳大龍高聲笑道：「唐大俠士，這位朋友不用介紹，同你們相熟得很，尤其同梁女俠更相熟了。」回頭叫道：「人來！去請秦公子來會客！」

一個下人應聲遵命，走出去了，不多一會，秦傑來到席前，向唐、黃、梁三人拱手道：「唐兄、黃姑娘、梁姑娘、小孤山一別，不覺月餘，不料今天又在這裏與三位大俠女大俠士見面，眞是難得。」

唐、黃、梁三人也同時拱手道：「秦公子太客氣了，我們又能夠在陳幫主這裏相見，眞是難得。」

陳大龍即命下人爲秦傑安排座位入坐，下人爲他斟滿了杯酒，秦傑擧杯邀飲，續向唐、黃、梁三人略談了些別後大概。

陳大龍繼續道：「唐公子，秦公子令尊與老夫是世交，此次他由江西來探訪我，不料昨天我們在千佛山遊玩，得見三位，特託老夫相請三位來到敝莊，想請唐俠士割愛，成全一件義擧。」

唐鎭海故作不解他的意思答道：「陳大幫主，晚輩雖然不才，素以仁義爲重，見義勇爲，不知陳大幫主想同秦公子做一件甚麼善事？想要我捐出多少金銀不是？」

此時陳大龍已經喝了不少酒，忽然臉色一沉，喝道：「唐小子！請你不要裝傻！你搶走秦公子的愛人梁綺萍，現在叫你馬上把梁綺萍交還秦公子，即刻成親！如有半個『不』字，嘿嘿，叫你三人休想出得我這翠花廳！」

「啊，原來是秦公子想同梁姑娘成親嗎？」唐鎭海很鎭靜地道：「這個問題很簡單，祇要秦公子與梁姑娘大家同意，我們一同喝杯喜酒也是好的。」

秦傑連忙向梁綺萍拱手道：「萍妹妹，我秦傑確實很愛你，自從與你分別後，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此次小生特從江西，不辭千辛萬苦的來到濟南求世叔幫忙，就是想爲你我撮合這頭婚事，求你不要

辜負我一番美意!」

梁綺萍嫵媚一笑，道:「秦公子，你當眞很愛我嗎?爲甚麼不早說啦?如果早說，就在你家裡成親不好嗎?」

梁綺萍本來生得有傾城之貌，她這一笑，不但使秦傑登時神魂顛倒，連陳、胡、齊三人也感消魂，陳大龍忙道:「秦公子!你還不趕快向梁女俠叩頭求婚?更待何時?」

秦傑被陳大龍喚醒，連忙走到梁綺萍的面前，「噗通」一聲跪地道:「萍妹妹!這樣你是知道我愛你的心了!求你趕快答允我的婚事吧!」言罷不住叩頭。

梁綺萍突然臉色一沉，嬌聲喝道:「秦公子!你愛我嗎?可是本姑娘不愛你!你這忘恩負義的畜牲!在江西救回你的生命，你知恩不報，竟敢夢想天開!公然跑到這裏來搬弄是非，不是看你母親祇有你一個獨生子，我馬上叫你命見閻王!去你的!」喝罷飛起一腿踢去，把他踢滾出兩丈開外。

秦傑不料梁綺萍會突來這一手，雖然被踢滾出兩丈開外，但他也是練武之人，連忙翻身躍起，知道不妙，祇有抱頭鼠竄而逃。

陳、胡、齊三人見梁綺萍突然發怒，即忙跳開席位，外衣一脫，紛紛亮出兵器，胡、齊兩人道:「陳大哥，區區三個野男女算得甚麼?何必要大哥出手?等我兩人把他三人捉住就是了。」

唐、黃、梁三人見對方亮出了兵器，也跟住離開席位，脫去外衣，隨隨便便地站在那裡。

「鬼見愁」胡海喝道:「唐小子!你們的寶劍和神鞭還不乖乖地獻出來，祇要我『鬼見愁』胡海手中的毒龍鞭一動，馬上叫你們一個個命見閻王!」

齊霸也跟住喝道:「黃丫頭!你的金針棒還不乖乖地獻上來，祇要我『活閻王』齊霸的鐵流星一動，叫你們一個個腦漿迸流遍地而死!」

黃蓮英道:「啊，你們要想本姑娘的兵器嗎?好，給你們看看吧。」言罷從衣袋裏掏出一支兩寸餘長的金針棒，拿在手裏一抖，登時放長四五尺，好像一根金針棒，祇見金光閃閃，耀眼欲花。

唐鎭海也同樣地道:「啊，你們要想本少爺的兵器嗎?給你們看看吧。」言罷從腰間拔出百煉鋼寶劍，祇見毫光閃閃，冷氣森森。

陳、胡、齊三人見了他們的無價兵器，確實可愛，同聲喝道:「小娃兒們!還不把兵器放下，難道想抵抗嗎?」

唐、黃、梁三人同聲答道:「陳大幫主，你爲青龍幫總舵主，手下兄弟不下萬人之多，一呼百應，我等區區三人，那敢抵抗?如果想要我們的兵器，必須說出一個理由來。」

陳大龍喝道:「野男女!你們這樣說來，難道是想我們硬取不成嗎?兩位分舵主，上!不給點厲害他們看看，不知道好歹!」

胡海應聲遵命，毒龍軟鞭一擺，「烏龍出洞」，「呼」的一鞭向黃蓮英掃到。

黃蓮英嬌軀一閃，避過鞭招，回手「當頭棒喝」，還了他一招，兩人鞭來棒往，戰在一起。

齊霸見胡、黃兩人已經交上了手，鐵流星一擺，「呼」的一聲向唐鎭海當頭打下，如被打中，眞會腦漿迸流而死。

唐鎭海的身手何等矯捷，哪能由他得逞，輕身一閃，已經閃到另一個角度，哪知齊霸第二枚流星又向他打來，兩人也就追逐打鬥起來。

陳大龍見梁綺萍站在一旁，向她大聲笑道:「哈哈哈……梁女俠，你我兩人用不着打了，將來你同秦公子結婚之後，我們都是自己人，免傷和氣。」

梁綺萍嬌聲喝道:「陳大龍，你這個不要臉的老狗!你們都是蛇鼠一窩，你們的計劃本姑娘早就知道了，取你的狗命!」喝罷嬌軀一閃，「杖打狗頭」，「蓬」一聲打在他的頭上，痛得他「哎呀」一聲，閃過一旁。

陳大龍身爲青龍幫總舵主，武功本來不弱，但他受了秦傑委託，祇能活捉梁綺萍，不能傷害她的身體，因此想活捉她，此際氣得暴跳如雷，厲聲吼道:「梁丫頭!你膽敢出言侮辱我陳大龍，不是看在秦公子的面上，叫你難逃我摧心掌之厄!」

梁綺萍聽陳大龍又提到秦公子，怒不可遏，喝道:「陳老狗!剛才那招名『杖打狗頭』，再給你一招『杖打狗腿』!」喝罷青竹杖一擺，向他下盤掃去。

這次陳大龍有了準備，却被他閃開了，回手「和氏獻璧」，雖然還了一掌，但他祇用上五成勁力，兩人杖來掌往，也就打鬥起來。

胡海敵住黃蓮英，十招不到，迭遇險招，被黃蓮英迫得手忙脚亂，倏地跳開數步，手指往機扭一按，登時射出毒烟烈火，虎虎地向她射來。

黃蓮英見胡海的毒龍鞭射出濃烟烈火，知他毒烟厲害，即忙使出「八丈吹」的遙擊氣功，把他的毒烟烈火吹迫回去，嚇得胡海慌忙後退。

齊霸的鐵流星敵住唐鎭海，初時稍佔上風，得意非常，哈哈大

笑，哪知唐鎭海倏地劍訣一緊，「迎風揮塵」，「颯颯」兩響，流星索竟被他斬斷，鐵流星也跟住落地。

陳大龍見胡、齊兩人均退了下來，即忙發掌敵住，跟住叫道:「兄弟們!通通上!把這三個野男女捉住!」

陳大龍的呼喚聲剛止，忽聽周圍喊殺連聲，從四壁中湧出大量的武師，起碼不下二百人之多，把他三人圍在核心，大門早已關閉，原來這翠花廳的牆壁竟是夾壁的裝置，武師打手們通通埋伏在內。

唐鎭海見湧出來的黨徒太多，忙從腰間拔出神鞭，向周圍一陣橫掃，梁綺萍連忙將身子騰在空中，青竹杖挽起一團碧光，專打黨徒們頭頂上的「百會穴」，黃蓮英的金針棒霍霍展開，打得周身都濺滿了鮮血。

唐、黃、梁三人的武功雖然精湛，但因黨徒太多，久戰難免不敗;就在這時，忽聽「颼颼」聲響，從頭頂上射下兩支狠牙箭，祇聽梁綺萍「哎呀」一聲落地。

唐鎭海眼明手快，慌忙飛身過去把她抱住，黃蓮英見屋頂上有人放箭，「虎虎」向上劈出兩掌，一陣「嘩啦」連聲，不但瓦上開了兩個大天窗，連那兩個放暗箭的弓箭手也跟住落下，早已氣絕斃命。

梁綺萍受了傷，唐鎭海救人心切，登時減少兩個人的戰鬥力，全靠黃蓮英一人應敵，打得東來顧不了西，打得南來又顧不了北，黨徒如潮一般湧來，眼看就要攻近他們，當眞是危險已到萬分。

黃蓮英忽然靈機一動，想起剛才平空劈出兩掌，竟把屋頂上的弓箭手打下地來，這是她佛因師父所傳乾坤掌的功能，想到這裏，索性金針棒縮小裝在衣袋，使出「天崩地裂」、「風捲殘雲」，虎虎虎向周圍掃出幾掌，當眞好似狂風掃落葉，祇聽黨徒們「噗通」連聲，紛紛倒地。

黃蓮英見了心中一喜，當眞是乾坤掌的功力威猛無與倫比，索性再掃幾掌，黨徒們均已紛紛倒地，祇有少數未死的還在連聲慘叫。

黃蓮英把黨徒們通通制住了，陳大龍三人已不知去向，連忙過來問道:「鎭師哥，梁師姐怎樣了?」

唐鎭海哽咽地答道:「蓮……蓮……蓮師妹，萍師妹中了毒箭，已經暈迷過去了。」

黃蓮英道:「鎭師哥，不要緊，梁師姐的箭是中在腿上，不會有生命危險，等我給她餵進兩粒解毒丸，我們出去再說。」言罷掏出兩粒丸藥，餵進她的嘴裏。

唐、黃兩人向周圍觀看一下，並無出路，見那道獨門竟是鋼板製成的，不知有多少厚?早已反鎖起來了。

唐鎭海道:「蓮師妹，四面無門，那道獨門全是鋼板製成的，我們如何出得去呢?」

黃蓮英道:「鎭師哥，你祇要好好地照顧梁師姐，等我用乾坤掌打開那道鐵門衝出去!」

唐鎭海應聲好，把梁綺萍背負好，右手拿劍，等黃蓮英把門劈開，好一同衝出去。

黃蓮英見唐鎭海準備好了，提運內勁，虎虎兩聲劈去，祇見兩團掌風在鐵門上一撞，發出「嘩啦」一聲，跟住「噗通」兩響，磚牆與兩扇鐵門已倒下。

那獨門外是一個小敞坪，此時天色已經垂暮，唐、黃兩人縱出鐵門一看，見陳大龍率領百多黨徒包圍在鐵門外的敞坪和走廊上，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

陳大龍同胡海、齊霸分成三個方向站在坪上，大聲喝道:「野男女!想走嗎?本舵主房上地下都佈滿了弓箭手，還不放下兵器?叫你三人展翅也飛不出我這陳家莊!」

唐鎭海因爲背負着梁綺萍，見陳大龍等人重重包圍，聽說房上地下都佈有弓箭手，大感吃驚。

黃蓮英低聲道:「鎭師哥，不要怕，暫且不要動，我自有破敵之策。」言罷向周圍掃出幾掌，陳、胡、齊三人首當其衝，祇見敵人紛紛倒地。

陳、胡兩人功力雄厚，即忙滾入人叢中，齊霸却是慢了一步，黃蓮英已經飛縱趕到，伸手將他捉住，順手點了他的「軟麻穴」，絲毫不能動彈。

陳大龍滾入人叢中，即忙翻身躍起，大聲疾呼道:「弓箭手!放箭!用亂箭射死他們!」

黃蓮英嬌聲喝道:「誰敢亂動!你們的分舵主齊霸在我手裡，亂動就要他做擋箭牌!」

陳大龍聽黃蓮英說齊霸在她手裡，定睛一看，果然不錯，連忙喝道:「飯桶!誰都不准亂動!」

黃蓮英向唐鎭海道:「鎭師哥，我們走了!」言罷兩人併排走到坪的中心。

陳大龍見齊霸被人捉在手裡，忙道:「唐俠士、黃女俠，請兩位留步，你我雙方是誤會，希望你們把齊分舵主交還我，馬上恭送三位出莊去。」

黃蓮英答道:「陳大龍，本姑娘同你沒有甚麼好解釋，你們的陰謀詭計，本姑娘早就知道得清清楚楚，若不趕快讓開去路，擋我者死!」

陳大龍知道她的掌功厲害，一出手就有數十人死傷倒地，翠花廳內的二百幫衆，一個都未見出來，想是凶多吉小，但堂堂青龍幫的分

舵主，不能眼光光地看住別人捉去，但他一時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黃蓮英見陳大龍悶在那裡，不願同他嚕囌，虎虎劈出兩掌，打開一條血路，衝近前面牆下，「呼呼」連聲飛上瓦面，房上的弓箭手哪能攔截得住？很快地就衝出了陳家莊，一直向東南飛奔而去。

陳大龍見唐、黃兩人飛奔出去了，忽向黨徒喝道：「飯桶吶！追呀！追呀！」喝罷想縱上瓦面領隊，哪知身形一動，感覺疼痛難當，原來他也被黃蓮英擊傷。

陳大龍受了傷，祇有忍住傷痛，上前問道：「分舵主，不要緊吧？趕快進去休息。」言罷兩人一跛一拐地往內去了。

黨徒們見總舵主同分舵主被人打得那個狠狽不堪的樣子，祇有暗暗好笑，其他黨徒們陽奉陰違的追了一程，回來向陳大龍報告，說是敵人去遠了，無法追趕。

陳大龍爲要維持他青龍幫總舵主的威信，又把黨徒們大罵一陣來出氣，然後下令收殮死亡黨徒們的屍體，傷者馬上施以救治。

陳大龍想到此次失敗，使整個青龍幫在山東的威望完全掃淨，將來還有何顏面在江湖上立足嗎？

越想越是憤怒，想到這裡，馬上派人通知徐巡撫，請他即刻派官差去如歸客棧捉拿唐、黃、梁三個男女，一面又下令把青龍幫各分舵的高手集攏來，防他三人再來尋仇。

濟南徐巡撫，平日與陳大龍朋比爲奸，欺壓良善，現在聽說他家被三個江湖男女騷擾，這還得了，馬上派官差去把如歸客棧圍住，搜查一陣，毫無所獲。

徐巡撫聞唐、黃、梁三人已經逃走，繼又派出偵騎，四出追趕，把整個濟南城鬧得滿城風雨，如臨大敵。

唐、黃、梁三人衝出陳家莊時，早就料到官府會協助陳大龍搜查客棧，故往東南方向飛奔，兩人走出約兩里路程，把齊霸的穴道解開，向他問道：「齊霸，我等與你無寃無仇，不願傷害你的生命，不過你們青龍幫平素胡作非爲，罪不可赦，現在祇將你的武功廢掉了事。」

黃蓮英說到這裡，伸手向齊霸腦戶穴下的「啞門」一擊，使他成爲終身不治的啞巴，武功也盡廢，祇有一跛一拐地慢慢走回陳家莊去。

黃蓮英把齊霸放走後，同唐鎮海又走了約里多路程，找一個僻靜的地方把梁綺萍放下，見她已經清醒過來，然後把她所中的毒箭拔出，痛得她「哎呀」一聲又暈迷了過去。

黃蓮英即忙爲她敷好金創止痛藥散，爲她包紮停妥，又給她服下兩粒止痛解毒丸，才清醒過來，向她問道：「梁師姐，現在好些了嗎？我用內功替妳治療如何？」

梁綺萍道：「蓮師妹，現在好了許多，妳千萬不可用內功醫治我，一旦敵人追趕來，全靠妳的乾坤掌應敵，青龍幫勢力很大，這濟南鄰近一帶，遍處都有他們的黨徒，也就是說處處都有敵人。」

唐鎮海道：「蓮師妹，萍師妹的話說得不錯，在陳家莊不是妳的乾坤掌厲害，我們當眞展翅也飛不出陳家莊，等我來用內功替萍師妹治療，請妳替我把風好了。」

黃蓮英本來不願見他「她」兩人的肌膚相接觸，但他兩人的話都說得有道理，處在患難之時，祇有悶聲不響，走過一旁把風，心裡總感覺有點酸溜溜地。

陳大龍把下人派去後，感覺疼痛難當，即忙內服外敷，運氣治療，好在黃蓮英的乾坤掌並非毒掌，又兼他的內功精湛，無甚大碍。

不多一會，見齊霸一跛一拐的慢慢走了回來，陳大龍想知道唐、黃、梁三人的去向，忙把他叫來詢問，問來問去，齊霸一言不發，祇是指手劃脚，才知道他武功被人廢了，更加氣極，祇有遷怒於秦傑，想到這一場大禍全是他帶來的，想馬上將他殺掉，以雪心中之恨。

陳大龍主意打定，向胡海、齊霸兩人安慰道：「兩位分舵主，這次你兩位受傷，都是秦小子給我們帶來的禍事，馬上將他叫來殺掉，以雪心中之恨。」

胡海連忙答道：「陳大哥，你的意思我們很同意，秦小子太不夠江湖義氣，我們爲他拚命，他公然躲在背地裡優哉悠哉，死有應得！」

本來他們黑道人物，不講甚麼道義，陳大龍的表面是爲秦傑出頭，內心是想奪得美人和寶劍，現在既然美人和寶劍都得不到手，並且損失如此重大，他哪肯放過秦傑。

秦傑見青龍幫死傷慘重，早就料到陳大龍會遷怒於他，躲在暗地裡偷聽，聽得他們三人如此商量，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悄悄從後門溜了出去。

陳大龍聽胡海說秦傑死有應得，馬上派人去叫秦傑，找遍了整個莊院，哪有秦傑的踪影？使陳大龍更加氣極，馬上派人四出追趕，務要將秦傑捉回處死，以雪心中之恨。

＊　＊　＊

且說梁綺萍得唐鎮海用內功替她治療，除內心非常感激他外，傷

勢好了許多，勉强可以行動，爲要想馬上離開險地，正欲動身時，忽見一條人影被後面十幾條黑影追趕，正向他們的方向飛奔而來。

唐、黃兩人順手掏出一把金針和鐵蓮子暗器扣好，沉聲喝問道：「甚麼人？報上名來，否則以暗器對付！」

原來跑在先頭的一個人正是秦傑，他已經聽出是黃蓮英的聲音，處在前後受敵之際，祇有避重就輕，忙道：「黃姑娘！求求你們趕快救我，陳家莊的敵人追趕上來了，我如果被他們捉住，馬上沒有命了！」

唐鎮海以爲是秦傑率領歹徒們追趕到來，沉聲喝道：「秦小子！你想在本少爺面前說誑嗎？捉住你再說！」喝罷打出兩粒鐵蓮子，祇聽「噗通」一聲，秦傑應聲倒地。

唐鎮海順手將他拖過一旁，仍同黃蓮英躲到草叢裡，見後面十幾條黑影已經追到，倏地長身起來，大聲喝道：「毛賊們！看打！」喝罷暗器紛紛打去，當有七八人中傷，祇聽「噗通」連聲。

唐、黃兩人飛身縱出，手中兵器霍霍展開，把其餘七八個大漢殺得東倒西歪，哎呀連聲慘叫。

唐鎮海見歹徒們都被打倒，因他本性慈良，便道：「蓮師妹，我們把這些歹徒的穴道給他們封閉了，過了六個時辰自解好了，我們趕快把梁師妹救到安全地方醫治。」

黃蓮英應道：「鎮師哥，小妹本想把他們通通殺掉，既然你同他們講情，就依照你的話做好了。」說完把歹徒們的穴道封閉，繼又問道：「鎮師哥，秦小子如何處治？」

唐鎮海以爲秦傑是率領歹徒們來追趕他們，應道：「蓮師妹，秦傑這個小子不夠義氣，在陳家莊出賣我們，還率領歹徒前來追趕，殺勿赦！」

秦傑忙道：「唐大哥！唐大哥！請你不要誤會我了，因爲陳大龍他們商量要殺我，被我偷聽了，因此逃跑出來，不料被他發覺了追趕來的。」

梁綺萍回想到秦傑的母親很賢良，同時她祇有秦傑這個獨生子，便道：「鎮師哥，秦小子既然這樣說，不如把歹徒們叫兩個問一問，就可知他是否說誑了。」

唐鎮海認爲梁綺萍的話有道理，馬上捉了兩個歹徒來問道：「喂！歹徒們，你們是奉命捉拿誰人的？從實說來，若有半句虛言，馬上將你們殺掉！」

兩個歹徒顫聲應道：「大……大……大英雄，我們奉了陳總舵主的命令，叫我們追秦公子，如果追上了，即刻將他殺掉，不可帶回去見他老人家，這是實實在在的事。」

唐鎮海聽完兩個歹徒的話，向秦傑怒喝道：「秦小子！這是你的報應，死有應得！」

黃蓮英想到秦傑雖然可恨，但他已在小孤山上佛因大師那裡學過藝，如果親手殺他，將來見了佛因師父時，恐怕不好交代，祇好徵求梁綺萍問道：「綺萍師姐，你說將秦小子如何處治好呢？」

梁綺萍沉思一下，說：「蓮師妹，秦小子本來殺勿赦！不過，看在佛因師父面上，和他的母親秦夫人面上，把他武功廢掉，以免在江湖上多事，使他安心在家侍奉高堂。」

黃蓮英不料梁綺萍也想到佛因師父的面上，便道：「鎮師哥，萍師姐的話很有道理，就請你動手吧，早點處治了，我們好趕路！」

唐鎮海應聲好，右手一舉，秦傑嚇得全身顫抖，連聲哀求道：「梁姑娘！黃姑娘！唐大哥！求求你們看在佛因師父和我母親的面上，千祈不可廢掉我的武功哪！如果你們把我武功廢了，我那能走得出這山東地界，還不是死在青龍幫黨徒們的手下嗎？你們如果要廢我的武功，我情願死在你們的手下，不願死在青龍幫的手下，如蒙赦免我，祇要能回家鄉，決心在家侍奉高堂，絕不過問江湖上一切事了，永世不忘大德！」

梁綺萍對秦傑雖然不大好，但看在秦夫人的面上，便說：「鎮師哥，就饒了他吧，將來我們見了佛因師父和秦夫人時，也好交代。」

唐鎮海雖未見過秦夫人，但想到佛因師父的情面上，也不好下毒手，喝道：「秦小子！論你的罪，殺勿赦，好在梁姑娘替你講情，不然要你身首異處！今後若不改過自新，將來再犯在我們三人的手上，嘿嘿，那時叫你有命難逃了！」

黃蓮英見唐、梁兩人都赦免了他，也跟住嬌喝道：「秦小子，你還不快滾！想等死嗎？」

秦傑連忙哀求道：「黃姑娘，我的穴道被唐大哥的暗器打中，若不解開，如何走得動呢？」

黃蓮英不禁「噗嗤」一笑，說：「鎮師哥，替秦小子解開穴道，叫他快滾吧，不然追兵到時又麻煩了。」

唐鎮海伸手向秦傑的腰眼一捏一拍，把他的穴道登時解開，喝道：「秦小子！快滾吧！」

秦傑本是個提督公子，家頗富有，想追求梁綺萍，不料梁綺萍的心目中竟愛上唐鎮海，自從在小孤山被她冷落後，一口烏氣無處可出，想鋌而走險，因此跑到濟南來，想找陳大龍幫忙，搶回愛人。

哪知陳大龍他們這些黑道人物，毫無道義，險些丟掉生命，現在唐、黃、梁三人叫他快滾，那敢怠慢！分別向他三人叩了三個叩頭，表示謝不殺之恩，飛奔逃命而去。

秦傑等於拾回一條生命，日夜兼程，很快地就回到家裡，他母親見愛子回來，滿懷高興，並問及他關於梁綺萍的情形，在他母親面前哪敢說出半句，祇說她與同伴北上報仇去了，秦傑從此在家侍奉高堂。

唐、黃兩人見秦傑走後，將梁綺萍扶起離開當地，及到天亮時候，進入南面一個山邊的小村莊裡，找了一戶人家住下，再爲梁綺萍治療傷處。

陳大龍的青龍幫佈滿山東境內，各階層都有他的黨羽，除當晚通知徐巡撫派兵追趕唐、黃、梁三人外，他自己直接派出的黨徒武士，及至天亮時候，都是空手回來，氣得他暴跳如雷，後來那些追捕秦傑的黨徒們，過了六個時辰，穴道自解，回去復命，氣得陳大龍大罵他們飯桶。

胡海向他建議道：「陳大哥，罵他們有何用呢？唐、黃、梁三個野男女雖然走脫了，以我的猜想，所去必定不遠，若不及早將他們捉住除掉，終久必是禍患，唯今之計，除通知各分舵嚴密堵截舉報外，把高手們馬上集中攏來，一旦查出他們的消息，全部出擊，把他們一網成擒！」

陳大龍道：「胡老弟，你的話說得不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馬上通令各分舵，誰能捉住他們一人者，賞銀二千兩，知情舉報者，賞銀五百兩，隱匿不報者，殺勿赦！」

陳大龍這個通知下到各分舵去，同時派出大批黨徒四出偵查，徐巡撫已派暗探協助，當眞好像佈下了天羅地網，展翅也難飛過。

唐、黃、梁三人所住的村莊，也是青龍幫的黨徒控制的地方，得到他們總舵主的命令，那敢怠慢？不分晝夜的報到陳大龍的耳裡，領取五百兩獎金。

陳大龍把報信人遣走後，即刻率領大隊高手，去到巡撫衙門，請派兵協助，前往捉拿唐、黃、梁三人。

徐巡撫平日與陳大龍朋比爲奸，見他親自到來求助，哪還不允，即刻下命令，去提督衙門，調了一營官兵，由梁千總率領，會同陳大龍等人，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去到五十里地的南山邊，把唐、黃、梁三人所住的小村莊重重圍困，包圍得水洩不通，大聲吶喊唐鎮海三人出來受擒。

此時大約是初更過後，唐、黃兩人正在房中替梁綺萍換藥醫傷，忽聽外面人聲鼎沸，知道不好，梁綺萍忙道：「鎮師哥快同蓮師妹趕快去拒敵，不要理我，萬一敵人衝進來，普普通通的高手我應付得了。」

唐鎮海道：「萍師妹，你的傷勢未癒，不到迫不得已時，千萬不可出手，如果傷勢發炎了不是好玩的。」

梁綺萍道：「鎮師哥，請你放心，你趕快出去應敵，我自有辦法應付的。」

陳大龍自己本身受傷，其餘各分舵調來的高手，都知唐、黃等三人厲害，因爲總舵主和齊胡兩個分舵主都傷在他三人手下，一個個知道厲害，畏縮不前，只是大聲喊吶。

梁千總站在協助的立場，見青龍幫的高手們都不敢衝進莊去，也只好指揮官兵取包圍之勢。

唐、黃兩人戰鬥經驗豐富，不慌不忙，帶好兵器衝出一看，見敞坪的周圍佈滿了官兵武士，沉聲喝道：「哪來的毛賊？深更夜靜跑來吵嚷甚麼？通通給我滾回去！不然叫你們一個個命見閻王！」

陳大龍忙道：「梁千總，這兩個就是江洋强盜，男的名唐鎮海，女的名黃蓮英，他們跑來我家裡，家丁武士被他們殺得死傷無數，請千總大人趕快將他們捉住處死！」

梁千總初時奉命說捉捕三個男女江洋大盜，以爲男的必是高壯大漢，女的必是母夜叉之流，現在燈籠火把照耀下看去，原來男的好像個文弱書生，翩翩公子，女的却像個官宦家的千金小姐，美艷絕倫，把他們的份量看低幾分，還以爲青龍幫的人低能，沉聲喝道：「小男女！你們是哪來的江湖强盜！竟敢來濟南城殺人放火！見了我梁千總，還不束手就擒，更待何時？」

唐鎮海聽他報名自稱梁千總，冷冷地道：「哦，你是梁千總嗎？奉了誰人之命？幫助青龍幫匪黨來拿人，你們官府公然包庇匪黨，簡直是蛇鼠一窩，還有甚麼資格想來捉拿我們呢？」

梁千總暴聲吼道：「唐小子！看你胎毛未脫，乳臭未乾！竟敢罵起官府來了，不給點厲害你看，不知道好歹！」吼罷拍馬縱前，銀槍一擺，「刷」的一槍向唐鎮海劈胸刺到。

唐鎮海側身避過來槍，回手「高祖斬蛇」，還了他一劍，兩人槍來劍往，殺在一起。

青龍幫調來的幾個分舵主，其中一個高長大漢，姓彭名超，見梁千總已經動上了手，虎吼一聲：「黃丫頭！待我彭超分舵主來給點厲

害你看！」吼罷大刀一撩，「縱馬劈山」，「呼」的一刀向她當頭劈下。

黃蓮英不閃不避，金針棒向上一撩，正碰上彭超的刀身，發出「叮噹喀察」聲響，把彭超的刀碰開很大一個缺口，大刀幾乎脫手飛出，虎口震得火辣辣一陣劇痛。

彭超本是一個標準山東大漢，當眞是牛高馬大，力大無窮，手中一把大刀，起碼有七八十斤重，他見黃蓮英小小年紀，生得嬌小玲瓏，認爲這一刀劈去，必定把她劈成兩塊，當着大家顯示他自己的本事，哪知一刀劈去，不料黃蓮英的功力如此雄厚，他虎口幾乎震開，慌忙退過一旁。

黃蓮英見他愣在那裡，不禁嘻一笑，說：「哈哈哈，彭超，程咬金都有三板斧，難道你就是這一招嗎？看你牛高馬大，竟是這樣膿包呢？」

彭超被黃蓮英奚落幾句，倏地撲上，揮動大刀亂劈亂砍。

陳大龍忙道：「三位分舵主，通通上！這女娃兒的乾坤掌厲害無比，務必將她捉住碎屍萬段！」

其餘三個分舵主應聲遵命，一湧上前，手中兵器霍霍展開，分成四路向黃蓮英進擊。

黃蓮英見他四人分成四路圍攻上來，金針棒一擺，「四喜臨門」，招式分擊四人，大戰登時展開，只聽「叮叮噹噹」一片兵器相碰聲。

陳大龍見己方的人把唐、黃兩人牽制住了，驀然想起梁綺萍未能參戰，必定受傷很重，想打跛脚老虎，率領四個心腹武士，悄悄從後面溜了進去，想把她捉住，先行姦污，然後再作人質，以好威脅唐、黃兩人。

哪知梁綺萍雖然中了毒箭，但他們有解毒藥，內服外敷，已經好了許多，她見唐、黃兩人出去應敵後，扣好暗器，躲在暗處，見陳大龍等人從後門偷進來，悶聲不響，五支鏢脫手打出，陳大龍首當其衝，左肩窩上中了一鏢，「哎呀」連聲退了出去。

其餘四個武士也分別中傷，跟在陳大龍的身後，連撲帶滾，退出後門，陳大龍退出後，見外面的打鬥非常激烈，跟住聽得梁千總「哎呀」一聲滾落下馬，官兵們慌忙湧上搶救，才沒有生命危險。

原來唐鎮海與梁千總相戰，三十個回合不到，倏地劍訣一緊，「迎風斬虎」，只聽「喀察」一聲，把梁千總的銀槍斬斷，回手「李廣射石」，一劍刺中他的左肋，痛得他「哎呀」一聲滾落下馬，幸他身後兩員武官慌忙掄刀撲上敵住，官兵才把他搶救了下去。

唐鎮海把梁千總殺傷滾落下馬後，精神抖擻，把官兵們殺得「哎呀」連聲慘叫，其中一員武官見千總被人殺傷，這還得了，指揮全體官兵，向唐鎮海蜂湧圍攻攏去。

唐鎮海見官兵們越來越多，忙從腰間拔出神鞭一抖，登時放長丈餘，向週圍橫掃幾匝，掃得官兵們「哎呀」「噗通」連聲倒地，當眞是當者披靡，銳不可當。

陳大龍本想把唐、黃、梁三人一網成擒，才請徐巡撫派兵協助，不料梁千總如此不濟事，被人殺傷滾落下馬，同時他自己又中了鏢傷，當眞氣極怒極。

陳大龍正在暴跳之際，忽聽彭超同另一個分舵主，被黃蓮英的金針棒分別打中他們頭頂上的「百會穴」，「哎呀噗通」連聲倒地，腦漿迸流遍地而死。

陳大龍自己受傷，已經氣極，再看梁千總受傷，更是氣得無可奈何，現在又被黃蓮英打死他兩個分舵主，這還得了，馬上喝令所有的高手和武士，一齊向黃蓮英攻擊。

黃蓮英見增援上來的高手武士，起碼不下百人之多，連忙把金針棒縮小裝入袋裡，使出乾坤掌功，虎虎劈出幾掌，打得那些高手和武士們連聲慘叫，血肉橫飛，陳大龍恐怕自己的生命也難保，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他自己首先率領幾個武士退出莊門，然後喝道：「弟兄們！通通退下！回去報請巡撫大人請大軍來圍剿！」喝罷他自己首先飛奔而逃。

未受傷的官兵和武士們，見陳大龍自己都逃跑了，哪敢戀戰，紛紛拚命而逃，只剩下一些受傷走不動的官兵和武士，還躺在地上連聲慘叫。

陳大龍以爲跑在前頭，必可脫險，那知尚未跑出卅步遠，忽聽黃蓮英嬌聲喝道：「該死的强盜！往那裡逃啊！給我躺下！」喝完「呼」的一聲，只見人影一閃，從官兵和武士們頭上掠過，飄落在陳大龍的先頭。

黃蓮英剛一着地，右手一揚，打出一把金針，正打中陳大龍和幾個頭目的要害，只聽「噗通」連聲。

黃蓮英縱步上前，劍尖指向陳大龍的胸膛喝道：「陳大龍！你率領青龍幫歹徒，在山東境內，到處姦淫劫殺，死有餘辜！」喝罷金針棒一戳，只聽他慘叫一聲斃命。

此時唐鎮海早已趕到，劍光幾閃，幾個頭目都去了鬼門關報到。

這個消息，第二天一早就傳遍了整個濟南城內外，無不盛讚三位少年俠士做得大快人心。

徐巡撫聽說陳大龍和各分舵頭目均被殺死，他內心裡驚嚇萬分，只有改變態度，站在官府的立場，下令清除青龍幫的餘黨，從此山東境內，綏靖太平。

（完）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金•文
可飛•圖

蛇鬼山鬥蠱記

上文提要：吳秀中了蠱術變成人頭蛇身，驚動了潘掌櫃等，吳江抱着女兒去找林子元，他被蛇身纏得快窒息……吳江帶着解了蠱的吳秀欲回去，但一口惡氣難嚥下，乘張氏不備放出飛刀斬下了她的右臂……張氏師父白澤來找她去蛇鬼山幫手，剛好林子元夫妻在堤岸已難立足，於是白澤建議他去蛇鬼山幫護神桂樹……

歷經苦難慶太平　衣錦還鄉報父仇

張氏無聊地飛身上了屋蓋，祇見屋蓋上鋪着的竹，每一根給太陽晒裂，大大小小的裂縫佈滿了屋頂。

像這樣的情形，長髮陷進縫裏，那自然不免被竹縫所夾着的。當時祇怪自己大意，自己害自己，實在不關吳江的事，吳江並沒有故佈陷阱。

張氏心裏這樣的想。她對於吳江，更加寬恕了。

何況，她又曾經把吳秀變成了人頭蛇，教她當街裸體，出乖露醜。想到這裏，張氏反而有點責備自己了。

當她回到屋子裏時，吳秀正伏在几上寫字，張氏行近問道：「妳寫甚麼？」

吳秀道：「我想留個字給父親，告訴他我已認了妳作乾娘，並且乾娘已不再記念舊仇了，教他放心。」

張氏道：「很好，妳在信上，還可以告訴他，我們現在到蛇鬼山去，幫助中央蠱王，守護神桂，教他回來見字時，也到蛇鬼山去找我們。」

吳秀照張氏的吩咐寫了。用一塊石頭壓在竹桌上，然後和張氏退了出去。

吳秀臨行時，還到左鄰右里去，囑咐一番，請他們待吳江回來時，告訴一聲。

張氏携着吳秀歸隊，花韻紅的臉色有點不好看，她對於吳秀，始終存有妬忌之心。

每次張氏和吳秀出外時，她就覺得心裏不舒服，認爲母愛已被吳秀分去。

張氏明知女兒的心理，但她不加理會。吳秀也知道這位姊姊善妬，絕對不敢和她多說一句話，對於林子元，她連看也不敢看。

大夥兒繼續起程，往蛇鬼山前進。

很快便到了班和鎮了，班和鎮的居民，個個都憂形於色。

他們都爲蛇鬼山蠱王鬥法而憂慮，戰事不平息，這鎮上便沒有商旅往來，甚麼生意都停頓了。

過了班和鎮，便到古調，這已是蛇鬼山的山麓了。

白澤把張氏一行人，安頓在古洞墟，說道：「我先入山去，面見師尊稟告一切，然後再接你們進去，你們在此等候着，不要離開。」

張氏答應了，白澤向蛇鬼山去了。

* * *

中央蠱王正在焦急地等待白澤回來，因爲東南西北這四位蠱王已經開始進攻了。

四位蠱王在互相拚鬥時，已把甚麼毒蠱都已拚盡，現在，是用蠱法驅使蛇鬼山四區的土人打硬仗。

中央蠱王所擁有的毒蠱，全部不曾動用過，他是不難用毒蠱把四區的蛇鬼盡行殺死的。

可是，中央蠱王却不能這樣幹，假如把四區的蛇鬼殺死，他佔據這蛇鬼山就一無用處，甚麼人再替他生產呢？

他自然可以用蠱法把四區的蛇鬼驅使回去。可是，四位蠱王蠱毒雖盡，蠱法却是不會失的，他們老早就將驅役蠱加在四區土人身上。中央蠱王的蠱法，和四位蠱王，同一師承，不分上下。

這一來便祇有打硬仗了。四區的蛇鬼人數比中央多得多，打下來中央蠱王是要吃虧的。

中央四面受敵，區中的土人還勉强可以防守，但指揮人，祇得中央蠱王一個，這些日子以來，他由東跑到西，由南跑到北，還要顧着守護那株千年神桂，眞是足無停趾。

他那養尊處優吃得胖胖的身子，經不起這樣的辛苦，已消瘦了許多。

白澤回來，使他透過一口氣，至少他有白澤分擔了他一半的工作。

「你這次招了多少人來？」中央蠱王見了白澤便問。

「不多，連男帶女祇有十多人。」

「怎麼這麼少？」

「因爲我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找人。」白澤說：「蛇鬼山一派的蠱師，本來就不多，而且散處各地，一時間不易招集，所以我祇把得力的找了來。」

「是那些人？」

「上次蒙師尊換頭的張冰雪，她的本領已幾乎及得上我，所以我把她首先找來。」白澤說。

「還有呢？」

「還有張冰雪的女兒花韻紅、女婿林子元、乾女兒吳秀，一個輩份較低的弟子春水痕等。」白澤說。

中央蠱王道：「人數雖則太少，但總比沒有好。你去把他們都召進來，讓我指派工作。」

白澤領命，返回古調去，帶着張氏一干人等，進入蛇鬼山。

張氏入山時，發覺和上次進來的情形大不相同，山上的樹木大部萎黃，遍地都是死蛇、死鷹、死蜈蚣、死蜥蜴，還有一頭罕見的獨角大蜥蜴，也死在山徑中發霉。

山上連蒼蠅蚊蚋一隻也沒有，可謂全無生氣，這當然是四個蠱王互相拚鬥，把一切有生命的蟲蟻樹木，都摧殘了之故。

這是恐怖的世界，這是地獄，這是阿修羅場。

白澤領着衆人，走到中央山谷的懸岩上，撮口一吹，便有十多頭的兀鷹從谷中升起。

可是，這時的兀鷹，再也沒有挈着竹兜在脚上，讓人舒服乘坐。

兀鷹飛到崖上，一隻爪抓着一個人，兩隻爪便抓了兩個，迅速地飛進山谷的盆地去。

蛇鬼山五蠱王之中，祇有中央蠱王還有兀鷹部隊，其餘四王的兀鷹全部消滅了。

中央蠱王惟恐四王妒忌他有兀鷹，用蠱法弄殺，所以在所有兀鷹身上都施了法，洒了符水。雖然如此，他仍不敢輕易放出兀鷹。

兀鷹到達谷底，把各人放下，自回鷹巢。

白澤領着衆人，拾級上了平台，教他們在宮外稍待，待他進去通報。

不久，白澤復出，教張氏帶頭，領着一干人等，進入宮裏的大廳。

中央蠱王仍然坐在那張斜背的竹椅上，但沒有把身體斜臥，雙足也沒有穿進繩圈搖擺，他這時已不像從前那樣閒暇了。

張氏首先上前拜見，中央蠱王那張肥腫難分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說道：「很好，妳來助陣，可算難得，妳去替我守護神桂吧。要知道這是蛇鬼山鎮山之寶，我信任妳才派妳去，要小心在意。」

「就祇徒孫一個人去麼？」張氏說。

中央蠱王道：「一個人自然不夠，等會兒我會派人助妳。」

張氏道：「我想求祖師讓我女兒、女婿和乾女兒一同守護。」

「他們都懂蠱法麼？」

「不，他們不懂。」

「這又奇了。」中央蠱王說：「妳爲甚麼不傳授他？」

「我的女婿是唐山人，」張氏說：「蠱法他不願學。不過，他在武功上，很有點本事。」

「怎樣的本事？」

「他有內功，而且甚爲深厚，可以離遠用掌力擊倒對方。」

蠱王笑道：「總不會比罡風掌厲害？」

「說不定是各有所長。」

「好，叫他上前見我。」蠱王說。

於是張氏便把林子元召上前，叩見蠱王。

蠱王那雙不得人心的鼠眼閃動了一下，微笑道：「好傻的小夥子，身體也結實，打硬仗，正需要你這種人。聽說你還會內功，是嗎？」

「小人承蒙恩師梁財英把畢生練來的眞氣內力傳了給我，慚愧得

很，並不是自己練得來的。」林子元說。

「好，我要你試給我看。」

「小人遵命，但不知怎樣試法？」

蠱王想了一想，站起來對林子元說道：「你隨我來。」

林子元隨在蠱王之後，出了後門，後門外也是平台，距離平台約六丈遠，就是峭壁。

「你站在這裏，能運掌力把峭壁的石震下一塊來嗎？像我這樣。」蠱王說畢，倏地一掌向峭壁拍去，施的是罡風蠱力，祇聽得一聲巨响，岩石掉下一塊來。

林子元暗驚：「好厲害的掌力，恐怕我辦不到。」

蠱王見林子元遲疑，笑說道：「怎樣，你不敢試試嗎，站得太遠嗎？如果你覺得太遠，可以走近些。」

林子元年少氣盛，答道：「且讓我先試一下。」

說罷，暗提眞氣，把內力聚在掌上，遙向峭壁一掌拍出，祇聽隆然一聲巨响，掉下一塊石頭，比蠱王罡風蠱力所震下的石塊更大。

蠱王見了，心裏暗驚，但仍微笑道：「好內力，但不知比罡風蠱力如何？你和我對一掌試試。」

林子元滿臉惶恐的，急忙抱拳說道：「小人不敢。」

「怕甚麼？」蠱王說：「我不會傷你的，來來，我們且對一掌，站得遠點就不怕了。」

林子元沒奈何，祇得答應了。

兩人站在平台中央，彼此相距約有二丈，林子元不敢大意，暗運眞氣，把內力都提在雙掌上，蓄勢待發。

「來吧。」蠱王話聲未落，一掌已經拍出。

林子元見蠱王祇用一掌，他也單用右掌拍去。兩邊掌力一接觸，蠱王的罡風蠱力，突然消散得無影無踪，林子元急收招，但掌力已把蠱王震退兩步，要是他用全力拍將過去，可能把蠱王震下平台去。

自古邪不勝正，罡風蠱縱使威猛，到底是邪蠱，祇能欺負全無內力的人。林子元的眞氣內力是正派的功力，是以能把蠱力驅散。

中央蠱王的罡風，雖不見得比四王高，但也絕不落在四王之下，施展出來，能反風滅火、摧折樹木，却不料竟擋不住林子元的一掌，這如何教他不驚。

可是，蠱王畢竟是老奸巨猾，站定之後，翹起拇指道：「你居然接得我這一掌，雖然我祇用一成力，但距離這樣近，也不易接的。好了，不必再試，隨我來吧！」

林子元隨了蠱王回宮，蠱王便對張氏說道：「妳女婿的確不錯，英雄出少年，有他幫助妳守護神桂，我更加可以放心了。」

當下便依了張氏之意，把林子元、花韻紅，都派往守護神桂，春水痕守北谷，另外三個後輩的門徒，守東、西、南三面谷口，各領蛇鬼百人。白澤則成爲四路總指揮。

蠱王調派已定，便派白澤領了張氏等四人，到那株鎭山之寶神桂所在。

白澤領了一行四衆，穿過一條黑暗谷罅，前面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細看時，原來又是一個小山谷，面積祇有三丈闊，七八丈長。

那株神桂便長在這兒，約三丈高，枝葉亭亭如蓋，樹身黝綠，有如古玉。

在樹脚，有一道紅色的圓木欄環繞保護，細辨之下，這紅木欄却不是木，而是由無數赤練蛇糾合組成的。

這種赤練蛇，本身就有劇毒，現在，更由蠱王在蛇身上加以蠱法，毒上加毒，一般人若是給牠咬着，那就休想活命了。

赤練蛇顏色像珊瑚，每條不過五六寸長，拇指般大小，牠們像叠羅漢似的，叠成一道圓欄。

祇有張氏見了這赤練蛇，覺得可怕，其餘林子元等三人，都不懂得害怕。

吳秀孩子心性，見赤練蛇色澤可愛，便想捉一條來玩玩，張氏連忙厲聲喝止道：「不要動，妳想死麼？」吳秀嚇得連忙縮手不迭。

白澤說道：「這些蛇是我離山之後，調來守衞神桂的，其實四王要來傷害神桂時，這些小蛇是抵擋不住，你們現在已來了，就不需要牠們了。」

說罷念動咒語，赤練蛇蛇陣頓除，牠們魚貫向谷縫走去，頃刻之間已經不見。

張氏對白澤說道：「赤練蛇去了我倒放心，秀兒好玩，萬一給蛇咬着，那就麻煩。」

花韻紅在旁邊，見母親處處關心吳秀，心裏滿不是味兒，但又不好說甚麼。

其實，花韻紅何嘗不是關心林子元多於關心母親，她若反躬自問，就不會有妬忌之心了。

白澤遣去羣蛇，便對張氏說道：「我現在要走了，蠱王那邊少不了我，等會兒我派人來給你們搭竹寮居住。」說罷自去。

不一會果然有十個蛇鬼人，扛着竹枝茅篷，到來爲張氏等搭竹寮。

張氏教他們在神桂前面，左右各搭了一間，守着谷口。人多易做事，不一會已經搭成了。

花韻紅和林子元佔左邊一間，

張氏和吳秀佔右邊一間，爲犄角之勢，互相呼應。這神桂所在的地方，可謂別有洞天，四壁蘿蔓牽連，蒼翠欲滴，仰望谷口，白雲飄浮。一些不知名的小鳥吱吱喳喳的唱着，肉桂葉發出來的香氣，嗅着令人心曠神怡。

這兒是一片和平寧靜，彷彿是世外桃源，對於充滿殺機的蛇鬼山上事，一概不聞。

* * *

當白澤領了張氏和林子元等去後，中央蠱王獨自斜臥在廳子中央那張竹椅上，雙脚穿着那繩圈，擺呀擺的。

他在這時候，心上轉了千百個念頭，祇見他時而攢眉，時而微笑，一雙鼠眼滾來滾去，臃腫的臉上，肌肉不斷抽搐，肉紋刻畫出他內心的變化，但誰也不知道他想着的是甚麼。

突然，他臉上的肥肉抽動了一下，現出一個可怕的獰笑。獰笑過後，又回復了一張慈祥臉孔。

白澤這時進來了。

「白澤。」蠱王說：「你過來，我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師尊有甚麼吩咐？」說着走上前去，伸出手來。

蠱王握着他的手，他們已在說話了。

原來他們是用傳心術說話。這種說話的方法，旁人便有「天耳通」的修爲，也無法聽見，可以說是最秘密的方法。

他們握着手好一會兒，說了不知多少話，祇見白澤頻頻點首，表示同意。

可是，誰也不知他們說甚麼。

次日林子元奉召到蠱宮中。蠱王把一具小木人，給林子元懷在身上，說道：「我給你一個新任務，這任務是甚麼，我不能預先告訴你，但你身上的小木人，自會臨時教你怎樣做。」

林子元知道這一定是重大的任務，否則無需這樣的神秘。

他毫不遲疑的答應下來。

「去吧。」

「是。」

「白澤，你帶引他一程。」

白澤應了一聲，帶着林子元向北面谷口而去。

到了谷口，就是前綫了，北蠱王的兵，約有四五百人屯在谷口，俟機進攻。

中央蠱王的兵，約有百人，則據險而守。

到了這裏，白澤便要回去，臨行時對林子元道：「你一切依懷中木人的話去做，這木人便是中央蠱王。」

林子元心下一凜道：「原來蠱王憑附在這小木人的身上，眞是匪夷所思。」

白澤去後，林子元便聽得懷中的木偶說：「你祇管向前走去，敵兵看不見你的。」

這聲音似乎是在他耳朵裏面說的，祇有他能聽得見，別人却是無法聽到。

林子元恃着自己有眞氣護體，又有內力却敵，所以對敵人無所懼，邁開大步向前邁進。

北王的部下，每人持一柄長矛，腰裏佩一把緬刀。每十人之中，便有一個身軀較高的人，作爲領隊，倒也顯得威風凜凜。

「前進。」小木人再指揮着。

林子元一直向前走，便是後方，有些婦女正在做飯給前綫的兵士吃。

「向左。」小木人的聲音，再在林子元的耳朵裏響起。

林子元依言向左。走不多遠，來到一條斷澗。

這一條澗，有個名稱，叫「猿愁澗」，澗水急流，澗面寬闊。

「扳上樹去。」小木人在指揮。

林子元望望路旁有一株半枯的大樹，他便爬了上去，一直爬到樹頂。

「好了。」

林子元立刻停止。

那樹頂有一橫枝伸出，枝上繫着一條長繩。

「你沿着這繩子，扳到對面去。」

林子元見這條繩子粗壯，便放心攀沿過去，很容易已抵對岸。

對岸是一塊峭壁，祇有一條小徑可通。小木人教林子元由小徑向右轉去。

林子元如言，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個山洞的面前。

「鑽進這山洞去。」小木人繼續指揮林子元前進，山洞一片黑漆，而且曲折得很，要不是有小木人指揮，林子元眞是沒辦法走得這樣深。

終於林子元走到有火光的地方來，那是一盆燃點着的蛇膏發出的亮光。

在火光的後面，有一張竹椅，坐在椅子上的是一個枯瘦得像一具骷髏的老人，長髮分向兩邊披着，看來十分可怕。

竹椅的兩邊，有四個蛇鬼族中的武士，持刀站立，保護竹椅上的老人。

這老人便是北蠱王了。但林子元却不知道。

當林子元向前再跨一步時，北蠱王似乎覺察了，他向空嗅了一嗅，說道：「咦！有生人！」

「快快出掌！」小木人指揮林子元。

說時遲那時快，北蠱王的罡風

蠱力已經發出，同時林子元的掌力也已發出，蠱力給內力迫散了。

「再運掌力，把這老頭子擊斃！」小木人指揮着。

於是，林子元雙掌齊發，用足十成的力道。祇聽得轟然一聲，北蠱王首當其衝，悶哼一聲，倒在地上，動也不動。那張竹椅給內力震得粉碎。

旁邊侍立的武士雖然不是直接受力，也被震得飛起，頭部撞着洞上的岩石，腦漿迸裂，全部死了。

「過去再給那老頭子一掌。」小木人說。

林子元過去，在北蠱王的屍體上再加一掌，把北蠱王的身體打得稀爛，濺出黑血，皮骨橫飛。即使北蠱王的法力再高妙，也沒法再活了。

小木人繼續指揮林子元，用同樣的方法刺殺了東、南、西三個蠱王。不過是一日間的事。

可是，林子元始終不知道自己所殺的是蠱王。白澤奉蠱王之命，不許告訴林子元。

林子元任務完成，把小木人交回給蠱王，蠱王慰勞一番，他的統一大業已遂了。

可是，他還有一個心腹大患，那便是他的親信白澤。

白澤是他的徒弟，蠱法在他之下，原不足畏。然而，白澤有張氏和林子元，這就成為他的心腹大患了。

蠱王決定除去林子元，要除林子元，便不能不把白澤也一起除掉。

他是個城府深沉，十分陰險的人，有了這個意念，自然不露聲色，祇在心裏想主意。

想了幾天，他決定先把林子元幹掉，然後再來收拾白澤。

一天，月黑的晚上，他懷着一支淬毒的毒針，把隱形蠱施展起來，找林子元要把毒針插在他的體內。

為甚麼他不驅使毒蠱，而要親自下手呢？這是蠱王精細處，因為他知道張氏是會施用毒蠱的，她奉命保護神桂，定必在周圍都佈下防禦毒蠱的法術，在這情形之下，一切毒蠱都侵不進去。

因此，他便決定自己下手。這種毒針，淬有十種最劇烈的毒藥，見血便走遍全身，立時斃命。

他走到進口的谷縫，縫太窄了，必須側身而過。蠱法中雖有穿牆透壁之法，但對於厚厚的山石，即使有最高的法力，也無所施其技的。

通過這條狹縫，蠱王已到了小谷中。但在這時候，他踏着了沙石，腳下發出響聲來。

這些碎石，是吳秀鋪上去的。

她自從進來之後，便把岩邊積着的沙石，都鋪到地上。張氏問她為甚麼要這樣，她祇是說貪好玩。

實際上她這樣做是有深意的。到了這險惡的地方來，而小谷中祇有四個人，說不定會有危險，鋪了這些碎石，有甚麼人進來，或毒蛇猛獸進犯，必會使沙石發出聲響。

可是，她怕張氏笑她膽小多疑，所以不敢把用意對張氏說出來。

想不到吳秀這小聰明，却救了林子元一命。

這天夜裏，輪到張氏和吳秀當值，張氏年老神疲，坐到半夜，抵熬不住，躺在床上睡着了。

吳秀祇得提高警惕，獨自負起防守的責任。

當蠱王第一腳踏到沙石上時，吳秀立即聽出了，她立刻把張氏搖醒。

蠱王踏第二步時，張氏也聽到了，而且聽出是人的腳步聲。

張氏厲聲喝道：「誰？」話聲未落，她已奔出竹寮來察看。

可是，她祇嗅到一陣濃烈的蠱味，却看不出有甚麼人影。

蠱王恃着隱形蠱，不以張氏為意，繼續向林子元那邊的竹寮走去。

張氏從沙石上聲音辨出有人朝林子元那邊走，更加着急了。她扯直嗓子叫道：「子元！子元！」

子元被急叫的聲音驚醒，知道有意外了，立刻坐起，睜眼一看，甚麼也沒有見到，祇聽沙石上有兩下腳步聲。

他曉得有事情發生了，急運眞氣護體，側耳細聽，腳步聲音已經聽不到了。

其時，蠱王已經進入林子元的竹寮來，竹寮地上沒有鋪着沙石，是以不會發出聲響。

林子元覺得奇怪，便提高聲音問張氏說：「娘，有甚麼事？」

「有人走進你屋子裏！」張氏說。

「沒有呀。」林子元說話未完，陡覺得腳心一陣刺痛挾着痲痺，隨血上行。

「哎吔……」林子元叫了一聲，曉得不妙，忙運眞氣，逼着血脈逆行，隨即自封了穴道，阻塞了毒氣的蔓延。

他本來是不會點穴的，幸虧梁財英給了他一紙銅人穴道圖，沿路拿着和花韻紅一道研究，互相切磋，因此，人身的血脈如何流行，和人身所有穴道所在，他都了然於胸，不想這時却救了自己。

蠱王的毒針雖然厲害，但林子元先把血脈逼得逆行，毒未深入，已被倒迫出來，針口流着藍血。跟着林子元又封了穴道，整條腿的血

脈再也不會流行，而且沒了知覺。這一來毒針的毒縱然留在體中，也不能為害。

蠱王扎了這一針，以為林子元必死無疑，連忙退出竹寮，他這時又踏在沙石地上，發出聲響。

林子元這時已封了穴道，可以把眞氣提起來運用內力，他一躍下床，奔到門口，向發出聲音的地方同時拍出兩掌，祇聽得砰然一聲之後，繼而慘呼之聲傳出。

蠱王那肥胖的身軀給掌力震得飛起，撞向石壁上，頸下股上都被內力壓得扁平，整個人貼在石壁上。

蠱王一死，再不能隱形，吳秀、張氏、花韻紅，都提着燈趕出來察看。

「看看是甚麼人？」張氏說着，便拿長竹把貼在牆上的蠱王屍體挑了下來，用燈一照那未爛的面目，四個人一齊都呆住了。

「奇了，怎會是他？」林子元怔了半晌說。

張氏想了想，心裏頓然明白，但她却急於向林子元問道：「你受了傷沒有？」

「腳心一點點的傷，大概不要緊的。」

「讓我看看。」張氏扶着林子元到床上去，用燈火一照，伸了伸舌頭道：「這樣厲害的毒，還說不要緊麼？」

花韻紅朝前一看，傷口的血是藍色的，不禁着急道：「這是劇毒，怎生得了啊！」

林子元道：「不必着急，我已經把穴道封了，血不上行，毒不攻心。」

張氏仔細一看，皺上皺眉道：「這是十分厲害的毒，幸虧你把穴道封得快，否則絕無生理。不過，毒雖不致蔓延，但仍然留在體內，如果不消解，你這條腿也保不住。」

花韻紅急道：「娘，你替他解了吧。」

張氏道：「一來我沒有帶藥，二來是蠱王親自下的毒，那恐怕非我所能解。」

「那怎辦？」花韻紅惶然欲泣。

「惟有找白澤師傅去。」

「蠱王也要害子元，」花韻紅說：「白澤也未必可靠，娘，你要想透才好。」

「白澤是忠厚的人。」張氏說：「他知道我們對蛇鬼山沒有野心，不會像蠱王那樣，心存妒忌，要殺阿元的。」

林子元訝道：「他怎會妒忌我？」

張氏道：「如今我明白了，前幾天你在一天之內，殺死的四個人，就是東、南、西、北四蠱王，你有這種力量，他那能不對你妒忌？」

林子元道：「那會是四個蠱王嗎？為甚麼他早不告訴我，事後也不說？」

「他是怕你連他都殺了。假如他讓你知道蠱王是這樣容易被你殺死，不怕你照樣殺他麼？他是老謀深算的人，利用你殺了四王，然後他再來殺你。」

「好陰險的人。」花韻紅說。

林子元道：「這次我也是死裏逃生，要不是娘及時叫喚，我還睡在夢中，來不及運氣點穴，這時恐怕已中毒而死了。」

張氏道：「你這條命是吳秀所救，要不是她鋪了那一層沙石，蠱王隱形進來，踏着沙石發出響聲，誰會覺察呢？」

一向不大理會吳秀的花韻紅，這時也向吳秀福了一福道：「多謝妹妹救我丈夫一命。」

吳秀連忙還禮道：「妹子不敢當。」

張氏道：「閒話不要多說了，我還是把白澤師傅找來，先把林子元的毒治好再說。」

說着逕自出谷去。

林子元向吳秀問道：「秀妹，你怎會作此預先防範的？」

吳秀道：「我第一眼看到蠱王時，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一雙鼠眼，陰森森的，對人老是裝着笑臉，這種人最是狡猾不過。自從你和他比試掌力之後，他對你的妒忌心更重，可以從他神色之間覺察出來。本來我應該對娘說的，但我輩份太低，恐怕娘罵我侮辱太師祖，所以不敢說，祇鋪了這沙石，作聊勝於無的準備。其實不指望會有甚麼作用的。」

「作用大着哩。」林子元說：「既救了我，也殺了惡人，要不是沙石會作響，我縱有更大的內力，也不知朝那兒發出，妳眞是聰明。」

吳秀生怕花韻紅有反感，不敢和林子元多說話，低下頭來，自捲衣角。

＊　＊　＊

白澤在張氏口中，得知蠱王被擊斃的事，不禁大驚，連忙隨着張氏到小谷來。

當他見着蠱王的屍體，不禁流淚道：「師傅，你死得好慘。」

張氏說道：「這不關子元的事，他是隱着形進來的。」

「我也不怪子元。」白澤說：「祇怪他老人家太狠太毒，結果應有此報。」

張氏請白澤為林子元解毒，白澤也答應了。

但當他細察傷勢後，却對子元說道：「奇怪，毒似乎已經給擠出來了。」

林子元用眞氣把血脈逼着逆行的經過，對白澤說了。

「這就是了，」白澤點了點頭，「現在你再運氣，把血脈運行再試一試。」

林子元運起氣功，同時拍開了穴道。

白澤在傷口上用力一擠，鮮血直射而出，開頭祇有極少的瘀血，其後便全部是鮮紅色的血液了。

從血色的鑒別上，已知道血裏不含毒素。

「好了。」白澤說：「毒已去盡，不會再有事的。」

不久，天已發亮，白澤找着蠱王那枝餵毒金針，看了一會兒，搖首嘆息道：「但願以後再不要見到這種毒針。」

天色大明之後，白澤對本區和四區的族人，宣佈了中央蠱王的死訊。

這時，五區的蠱王已死，族人便祇有公推白澤爲蠱王。

白澤當衆宣佈道：「要我來管理大衆的事，這是責無旁貸的，可是，我要大衆依從我兩件事。第一件是廢除蠱王，以後沒有蠱王的名稱，祇有主事，而主事是要大家公推的。」

「好呀！」蛇鬼族人歡呼之聲震天。

白澤繼續說道：「第二件我要消滅了中央區僅餘的蠱毒，焚燒所有用蠱的書，並禁止人再傳授蠱法，務使蛇鬼山變成無蠱山。」

「好得很，好得很！」蛇鬼族人都拍掌贊成。

本來，五王已死，白澤正好拿中央區所有的蠱毒，威震四區，作惟我獨尊的蠱王。然而，白澤覺得四王鬥蠱的事太殘酷了，祇要有毒蠱存在一日，這殘酷的殺戮就一日存在。因此，他決定把所有毒蠱都消滅，再慢慢將施蠱的法術也禁止。

必須以德服人，才能和平共處，這是白澤遠見的地方。

當下白澤把中央蠱王養着備用的毒蛇、毒虺、毒蜈蚣、毒蜘蛛等，都以法力全部拘集起來，加以毀滅。四區的族人感動得流下淚來，紛紛向白澤跪拜。

白澤處理族中的事情完畢，便向林子元道：「我原許你於功成之日，折取一枝神桂的，現在，你造福於我族人太大了，這株神桂應該歸你所有，你高興怎樣就怎樣。」

林子元笑道：「我不能把神桂砍去，何況這是你們鎭山之寶，更不敢動，我祇要一枝便夠了。此外，還希望阿秀也得一枝。」

吳秀忙道：「我不要，給我乾娘吧。」

白澤笑道：「是你的，你喜歡給誰就給誰。」

說着，教人把最大一枝橫枝鋸了下來，送給林子元，另外鋸了一枝較小的贈與吳秀。吳秀轉奉給張氏，張氏接下來，說道：「我替妳保管着，將來妳出門時，給妳作嫁粧。」

「好啦，你們也應該走了，山中沒有好酒好菜款待你們。在你們歸途中，替我告訴沿途的市鎭，就說蛇鬼山已成無蠱山了。」

張氏仍然率領衆人下山回家去。

林子元回到堤岸時，梁財英已逝世，林子元到義莊裏，撫棺痛哭了一場。

他把那枝神桂賣給玉桂羅，換來了整萬兩銀子，林娟大喜，便勸林子元帶着銀子還鄉，重整家園。

林子元不忘報父仇，要報父仇，就得回唐山去，花韻紅也得跟隨丈夫。

張氏雖然捨不得愛女，但也不能阻撓，幸而膝下有個善解人意的乾女兒，花韻紅去了也不寂寞。

林娟也帶了歷年的私蓄，隨着姪兒回故鄉。

林子元這次回鄉，無殊衣錦榮歸，重新購置了房產田畝，並且大宴同門各位師兄弟。同時，也放出要爲父報仇的空氣，在江湖上傳說着，以引石猴到來。

過了一年，石猴果然尋上門來了，他不知道林子元已經得到這樣湛深的內功，意存輕敵。才祇一回合，林子元已經把石猴用內力震破內臟，帶傷逃走，不久便死了。

林子元總算報了父仇。在家中和花韻紅享着安閒的歲月。

至於吳秀的父親吳江，回大叻老家見了吳秀的留字，便上蛇鬼山去了一次，見着白澤，白澤把經過的情形對吳江說了，並教吳江到張氏家裏去。吳江終於找着女兒。吳秀却不忍捨棄乾娘不隨父親去。

結果，在吳秀慫恿之下，張氏也到大叻去居住。吳秀後來出嫁了，把張氏接到夫家居住，以終天年。

（全文完）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火海生死鬥

上文提要：木蘭花面對着四根旋轉的槍管苦思良策，她先用花瓶毀去電視傳眞設備，又想除下槍管，手離槍管還有一寸便感到如觸電……祇剩下三分鐘，忽然看到天花板處的冷氣喉，她爬上去逃過一劫，黑暗中碰巧爬到「太陽」的辦公室，但祇見到一雙腳……木蘭花與未曾見面的師叔比鬥，僥倖贏了，「太陽」祇好守諾叫「水星」送她回花園……

膽大心細去求證　總理陰謀難得逞

大廳中所有人都靜到了極點。

「達拉姆這是甚麼意思？」木蘭花首先問。

薩都拉剛想開口，卡基總理已道：「木蘭花小姐，你毒死他了。」

「我？」木蘭花詫異地問。

「是啊，你是用甚麼方法將他麻醉的？」

「啊！」木蘭花心中暗叫了一聲。

她立即想：難道那注射器中的是毒藥，而不是普通的麻醉劑？所以「水星」才毒發身死的？

但是「水星」和「冥王星」絕無殺害自己之意，注射器中怎麼可能是毒藥呢？

如果注射器中不是毒藥，那麼「水星」康斯坦丁是怎樣會死的呢？

木蘭花的腦中紊亂到了極點！

她迅速思考的結果，使她在突然之際，想起了一個極其可怕的可能性來。

她的身子突然一震，她的臉色也變了一變。然而，她却立即恢復了鎭定，道：「或者是他對麻醉劑敏感，所以中毒了。」

「或者是如此。」卡基總理打了一個呵欠。

「總理，」薩都拉道：「你一早便要出發到南部油田去巡視，應該休息了。」

「是啊，我只好失陪了。」卡基總理又上樓去了。

「我們也要離去了。」薩都拉指揮着手下，將「水星」的屍體送到驗屍所去，又命令將死亡的原因檢查出來，迅速地向他報告。他和木蘭花、穆秀珍兩人一齊離開了總理官邸，驅車回家。

一路上，穆秀珍不斷地向木蘭花詢問她在黑龍黨總部的經過，但是木蘭花却一聲不響，只是皺着秀眉在沉思着。

在車子快到薩都拉家中的時候，木蘭花才開了口。「達拉姆，」她重覆着「水星」臨死時所說的話，「這聽來像是一個地名。薩都拉先生，你記不起你們國家中有這樣的一個地名麼？」

「嗯……」薩都拉想了片刻，「有的，在南部油田中心，有一個鎭，這個小鎭三面是油田，南面是海，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

「你說卡基總理將到南部去巡視？」

「是的……」薩都拉臉上忽然變色：「你是說，黑龍黨人可能在達拉姆鎭上，展開對卡基總理不利的行動？」

木蘭花並不回答，只是伸手在薩都拉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並且嘆了一口氣。

薩都拉不明白木蘭花這樣做是

甚麼意思，以奇疑的眼光望着她。

這時，天色已經亮了，朝陽升起，他們已到了薩都拉的屋子之前。等到進了屋子，木蘭花才道：「薩都拉先生，你不要外出，在家中等我，我借用你的車子，到市區去一去就回來，等我回來之後，我有十分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你上哪兒去？」薩都拉和穆秀珍同聲發問。

「當然不會是再到黑龍黨的總部去，你們兩人放心好了！」她駕着車子飛駛而去。薩都拉和穆秀珍兩人進去用早餐等待木蘭花。

不到三分鐘木蘭花已回來了。她的臉色十分沉重，她進了起居室，坐在沙發上，第一句話問：「薩都拉，卡基總理已起程了麼？」

薩都拉立即和機場通了一次電話，機場的回答是：總理南巡的專機已在三分鐘前起飛了。

薩都拉的臉色也十分惶急。「是不是卡基總理會遇險？」他已問了不下七八次之多，雖然他每一次問，木蘭花總是搖着頭，但是他仍然放心不下。

「我剛才到市區去，是去化驗我注射於『水星』身上的痲醉劑。」木蘭花慢慢地說着：「結果是：那是很普通的痲醉藥，絕不含毒質。」

「那麼，『水星』怎麼會死的呢？驗屍所的報告是，他是中了氰化物的毒而死的。」薩都拉奇怪地說。

「不錯，我也到驗屍所去問過了，他不是我毒死的，氰化物中毒，在一分鐘內便可奪去人的生命，『水星』是在大廳中中毒的。」

薩都拉和穆秀珍兩人望着木蘭花，顯然不明白木蘭花那樣說法是甚麼意思。

「我將『水星』扛進了大廳之後，」木蘭花繼續說：「只有一個人伸手碰過他，薩都拉先生，你可記得那是甚麼人？」

「那是……」薩都拉的臉上，更現出了疑惑的神色：「卡基總理曾俯身去探『水星』的鼻息。」

「對了，以後，『水星』便突然睜開了眼睛，講出了『達拉姆』三個字，便死了。」

「蘭花姐，」穆秀珍幾乎是在高叫：「你是說卡基總理毒死了『水星』？」

「我不是說卡基總理毒死了他，而是說只有他一個人可能下毒！」木蘭花的表情十分嚴肅。

薩都拉霍地站了起來，道：「木蘭花小姐，我認為你這樣說法，未免太過份了！」

「一點也不，薩都拉先生，我還有一個十分奇異的想法，但是還沒有證實。」

「小姐，你是不能單憑想像的！」

「所以我說我的想像還未曾證實，我要和你一齊到總理官邸去，去弄清楚一件事。如果我將我昨晚的經過，全都詳細講給你聽，你也一定會明白我的說法，不是完全無理的。」

「好，你說！」薩都拉的臉上，仍然略有怒容。若不是他對木蘭花有着極度敬意的話，那麼他早已大怒而特怒了！

木蘭花將昨天晚上的遭遇說了一遍。她在敘述的時候，着重於「水星」帶着她來去自如，這說明總理官邸中可能有暗道，和在黑龍黨總部的電視接收機上，竟可以看到花園中情形這一點。

「這說明甚麼呢？」等木蘭花講完之後，薩都拉仍然不滿意。

「這說明了，黑龍黨總部離開總理官邸的距離絕不會遠！」

「你不是坐過車，又乘過快艇麼？」

「車子可以兜圈子，快艇也可以駛出去又駛回來，我那時正被蒙着眼睛，我是不可能覺察到這一點的。還有一點，我在『太陽』的辦公桌上看到了一些機密文件，那些文件，薩都拉先生甚至是你，都沒有資格閱讀的，它們是只供一國的元首讀的。」

「木蘭花小姐，」薩都拉的聲音濃重到了極點：「你可明白你在說甚麼嗎？你是在說『太陽』便是……」薩都拉的話說到這裏，便再也說不下去。

「我正是這個意思。」木蘭花說得十分鎮定。

薩都拉喘了幾口氣，木蘭花道：「如今，你可有權帶人進總理官邸去搜索麼？」

薩都拉來回踱步，道：「我可以秘密地進行，先將總理的警衞隊調開，再將我的部下開進總理官邸去，但是，小姐，你知道，如果你的估計錯誤的話，那是甚麼結果？人家會以為我是趁卡基總理不在首都而發動一項政變呢！」

「我明白，但這件事是必需進行的。」

薩都拉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道：「好，我先去佈置，請你在這裏等我。」

木蘭花陡地伸手，握住了薩都拉的手臂，道：「我們曾經出生入死，同過患難，你要相信我，這件事情的進行，要保持極度的機密！」

薩都拉嚴肅地點了點頭，走了出去。

起居室中又靜了下來，穆秀珍望着木蘭花，道：「蘭花姐，你的

想法不是太可怕了嗎？你在黑龍黨的總部中，見過『太陽』，難道你不能肯定地說他是不是卡基總理麼？」

「不能，我看不清他的臉，而一個人的聲音要改變得完全不同那是太容易了。」

「我始終不能相信你的推測。」穆秀珍一面說，一面大搖其頭。

木蘭花並不再說話，只是來回踱步，看來，她的心中也是十分緊張、十分焦急。約莫過了四十分鐘，薩都拉才一邊抹汗，一邊走了進來。

「我們可以走了。」他說：「總理府的警衞隊已被繳了械，現在由我的部下接替了守衞工作，到如今為止，還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我們快去！」

他們三人奔出了屋子，坐上汽車，風馳電掣向前疾馳而去，不一會，他們的車子已經駛進了總理官邸的花園。

木蘭花看到，在花園中擔任警衞的，都是軍官和警官，那當然是薩都拉的部下。

他們停下了車子，一直來到了那噴水池之旁，木蘭花閉上了眼睛，盡量想像昨天晚上的情形，她向前走出了幾步停了下來。

當她睜開眼來的時候，她看到她是站在一塊大假山石的面前。

那塊假山石約有七呎高，三五呎寬，透剔玲瓏，十分好看。

木蘭花用力將之推了一推，那塊假山石並不動，木蘭花繞到了假山石的後面，發現了一枚黑色的鈕掣。這粒鈕掣就像是一隻甲蟲停在石上一樣，但是却也逃不過木蘭花銳利的眼光。

木蘭花伸手按了下去，假山石不發出一些聲音便向旁移了開去。那顯然是高度精巧的電控活門！

薩都拉和穆秀珍兩人都面面相覷，因為木蘭花的推斷，已被證明是正確的了。他們想開口，但是木蘭花却將食指放在口唇上，不令他們出聲。

「我們走在前面，」木蘭花低聲說：「每人都携一柄手提機槍，薩都拉先生，你帶八名最可靠、勇敢的人跟在後面。」

薩都拉對着他懷中的無綫電傳話器發着命令。一個年輕軍官帶着七個人奔了前來，薩都拉自那軍官的手中接過了兩柄手提機槍，交給了木蘭花和穆秀珍。木蘭花首先向地道中走去。

地道中十分靜，一個人也沒有。

走了三十來碼，便是向上升去的石級，一行人出了石級，只見那是一幅空地，空地上有一輛汽車和一個水池，水池中有一艘快艇停着。

木蘭花走近汽車和快艇看了一會，又轉過身來。她轉過身來之後，望着前面高大宏偉的總理官邸，臉上的神色莊重到了極點。

「蘭花姐，我們已經走出來了，這裏是甚麼所在？」

「這裏只是一幅空地，這輛汽車就是我坐過的，它在空地上兜過圈子，這艘快艇我也乘過，在水池中兜圈子，加上錄音機放出海浪的聲音，對一個蒙着眼睛的人來說確是像身在海中。」

「那麼你的意思是……」薩都拉已經聽出木蘭花語中的意思，他遲疑地問。

「不錯，」木蘭花伸手向前一指，「黑龍黨總部，根本就在總理官邸，因為我自始至終，未曾離開過這幢建築物！」

薩都拉的臉上變了色。

「那麼……那麼……」薩都拉甚至連說話也口吃了起來：「何以我們去解決警衞連的時候，並沒有遇到意外的抵抗呢？」

「這個……」木蘭花來回踱了幾步，她思索了不到三分鐘，便陡地抬起頭來，道：「快，請你快準備飛機，至少要可以載運一營親信部隊的，快下命令！」

「一營軍隊？到哪裏去？」

「達拉姆鎮，他們一定都到達拉姆鎮上去了。『水星』是知道『太陽』是甚麼人的，當卡基總理用毒藥針刺死他的時候，他可能剛醒轉，知道自己是死在甚麼人的手中，所以在臨死之際，才說出了最大的秘密來。達拉姆鎮一定就是他們私自駁接輸油管，想偷盜石油的地點！」

「你的估計很可能正確。」薩都拉的臉色很蒼白，因為事情發展，竟會有如今這樣的結果，那實是他萬萬想不到的。「達拉姆是沿海的鎮市，而且我早就接獲過海面巡防部隊的報告，說在達拉姆附近的海面上，有國籍不明的運油船在徘徊不去。」

「好啊，堂堂一國的總理，原來却是賊黨的首領，」穆秀珍嚷叫了起來：「難怪黑龍黨的勢力竟如此之大哩，一定是卡基總理看出情形不妙，所以先加緊佈置，希望盜得一批石油，便遠走高飛！」

「你們先帶領部隊搜索總理府，我去下令！」

薩都拉自地道中奔了回去，木蘭花和穆秀珍帶着那八名親信部隊進入了總理官邸，不到五分鐘，他們便從一間看來是堆放雜物的屋子中穿出去，到了那幢建築物的後座。

後座就是黑龍黨的總部。而且，不出木蘭花所料，裏面一個人

也沒有了，許多要緊的文件也已經被燒去。木蘭花只是匆匆地看了一遍便退了出來。她和薩都拉迎面相遇。

「薩都拉先生，事情已沒有疑問了，我們快去，要不然，可能你們國家的寶貴資源就要被黑龍黨賣給和你們作對的國家了！」木蘭花嚴肅地說。

「是，我們一切都已準備好了。」薩都拉臉上的神情十分嚴肅。

幾輛卡車從總理官邸出發，向軍用機場，風馳電掣駛去。卡車上除了木蘭花、穆秀珍之外，全是薩都拉和他最得力的部下。

到了機場，六架雙引擎運輸機早已升空待發，在薩都拉的指揮之下，三百名武裝士兵，在不到十分鐘內，便完全登上了飛機，向南飛去。

在領航的飛機艙中，薩都拉一直沉默不言。

木蘭花望着窗外也不出聲。

隔了好一會，薩都拉才道：「穆小姐，我眞不知道事情就算解決了，該怎麼善後，唉，我們的國家剛從專制統治之下得救不久，竟又遭到這樣的巨變！」

「薩都拉先生，除了你取而代之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而且，你不必向世界宣佈取代的理由。」

「那怎麼行？如果那樣的話，在世人的眼光中，我豈不是成了背叛朋友的人？」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你的勇敢、愛國的行動，將會使整個世界稱讚你——我們快到了麼？」

「快到了……」薩都拉只講了一句話，他就整個地呆住了。

木蘭花也呆住了，穆秀珍發出了尖厲的叫聲，飛機上沒有一個人不震動，連機師也在內，因爲飛機猛地向下一沉，像是失却了控制一樣。

他們看到了一片火海！

火海，那眞正只有用火海兩字來形容，才能夠表達他們看到的一切。

他們的飛機向高空升去，他們仍然似乎覺得灼熱的火舌向他們逼來。

高大的油井架，在火舌飛舞之中，一個一個，像是紙紮一樣地倒下去，轟然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他們雖在機艙之中，也可以聽到。

「部長，是不是回航？」機長請示薩都拉。

「不！」薩都拉堅決地下着命令：「直飛達拉姆，看看能不能降落？」

飛機繼續飛着，在火海之上飛行，終於，他們看到達拉姆鎭了。他們不但看到了達拉姆鎭，而且看到火頭正向達拉姆鎭捲去，這一帶，是南部石油出產最豐富的地方，幾乎泥土中都有油質的，火舌正形成幾十條火龍向達拉姆燒去，濃烟冒了上來，形成了一團巨大無比，將整個天空都遮蔽的烏雲。

他們看到狠奔豕突，向海邊逃生的居民，他們更看到三艘巨大的油輪，並沒有懸掛明顯的國家旗幟，正停在碼頭上，烟卣中有烟冒出，那是已經升火待發，準備離去了。

「薩都拉先生，飛機上有降落傘麼？」

「我們沒有準備緊急降落，機上只有兩柄降落傘。」

「那就夠了，你命令飛機到油船的上空去。」

「你想作甚麼？」薩都拉幾乎是在驚呼。

「你還看不出來麼？」木蘭花指着海面上的那三艘油船，「這三艘船將要離開了，這是公然的盜竊行爲，我要去阻止他們。」

「唉！」薩都拉頓着足，「我當然不希望他們離去，但我們只有在飛機降落以後，再率領部隊向海邊衝過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截阻他們。」

「遲了，」木蘭花的回答十分簡單，「那時候已經遲了。」

「蘭花姐，我和你一齊去！」穆秀珍叫着。

「不！」木蘭花已站了起來，她在一個士兵手中接過了一柄衝鋒槍，「薩都拉先生，請你將降落傘給我，我已決定了，就算我不能阻止那三艘油船駛出，我也必然會毁滅它們的。」

「那麼你……」

「你別多說了，你儘快帶着部隊向海邊進攻，那就是你的責任，還有，我將秀珍交給你了！」

薩都拉的臉上現出了莊嚴無比的神情來。他沒有再說甚麼，轉過身走出了幾步，取出了降落傘，交給了木蘭花。同時，他命令飛機向海面上飛去。

飛機很快地越過了那三艘油船，而木蘭花也已結紮停當了。機門打開，一股勁風撲進了機艙之中，木蘭花湧身向下跳去。在木蘭花打開機門的時候，機艙內五十名阿拉伯士兵和薩都拉都唱起了一隻曲調十分雄壯的阿拉伯歌曲。

那支歌是阿拉伯的民歌，是專門歌頌最勇敢的英雄的。

木蘭花獨自向下跳去，去阻止那三艘油船的開出。她成功的機會，絕不會超過萬分之一，而她死亡的機會，却是多到不能再多！

木蘭花一出了機艙，便向下直跌了下去，在離開海面還有兩百呎高下的時候，她抬頭向上看去，只

見五架飛機，已經轉了回去，到達拉姆鎭去降落了。木蘭花一拉掣，降落傘像一朵白色的花一樣張了開來，她下落的勢子，頓時變得緩慢。

當她落在海面上的時候，她距離油船，大約有三十多碼，油船的甲板上，有人指着她大叫，她也揚手大叫，油船上放下了小艇，木蘭花浮在水面，她竭力不使自己手中的武器浸到水。

不一會，她已上了小艇，小艇上的水手以奇異的眼光望着她，講着她聽不懂的語言。可是那兩個水手並沒能再講下去。

因爲木蘭花已經迅速地解去了降落傘，用手中的衝鋒槍指着他們。

在這樣的情形下，言語變得不重要了，誰都可以明白對方的意思。那兩個水手乖乖地划着小艇，向油船靠去，到了油船龐大的船身之旁，木蘭花抬起頭來。

她看到有一個穿着大副服裝的人，正在船舷邊上，向着她大嚷。

木蘭花十分鎭定，她以英語說道：「我要見這三艘船的船長，和卡基總理。」

「甚麼卡基總理？你也不能見船長，我們的船快要開行了！」那大副以十分拙劣的英語回答着。

木蘭花揚起了她手中的衝鋒槍，槍口向天，猛地射出了一排子彈。

子彈驚心動魄的呼嘯聲，使得油船之上，起了一陣劇烈的騷動。

「我要見這三艘船和船長，要不然，我第二排子彈，將會射向船身。」木蘭花又手持着她手中的衝鋒槍，向那大副說。

大副的臉都青了，如果有一排子彈，射向載滿了石油的油艙的話，將會有甚麼樣的結果，那是連小學生都明白的事。

「等一等，你等一等。」那大副說着走了開去。不到五分鐘，三個中年人，穿着莊嚴的船長制服，已在船舷上出現。

「你們下來。」木蘭花命令着。

「我們的交易已經完成了，」那三個船長中的一個說：「我們帶來的現款，已經付交給了你們首領了，你還來作甚麼？」

木蘭花知道這三個船長，誤以爲自己也是黑龍黨的人了。她將錯就錯，冷笑了一聲，道：「多少錢？我們的首領又在甚麼地方？」

「一如你們提議的，七十萬英鎊，全是現鈔，你們的首領已回達拉姆去了。」

七十萬英鎊！這是一個何等龐大的數字！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這是非法的買賣，你們知道麼？」

「可是，你們的首領說，他可以保證我們安全離去的。」

「他的保證失效了，你們下來，我可以保證，你們將會得到公平的審判。」木蘭花冷冷地道。她一直抬頭向上，並沒有覺出有兩個水手已經口含着尖刀，在向她游了過來。

「那太不公平了。」船舷旁的三個船長却是看到了那兩個水手的，他們盡量地拖延時間，「我們可以將石油還出來，只要我們收回款項就行了。」

「不行！你們這種行爲，能夠……」木蘭花的話未曾講完，她已經覺出小艇向右一側，她陡地轉向左，手中的衝鋒槍疾揮而出，重重地擊在那一個水手的右顎上，但也就在這時候，左面另一個水手却已撲了上來，粗壯多毛的手臂，緊緊地箍住了木蘭花的頸部。

那一個受了一擊的水手，跌下海去之後，立即又爬了上來，木蘭花用槍托向身後撞着，一下、兩下，撞着箍住她頸項那個水手。

那個水手怪叫一聲，伸手來奪她的槍。木蘭花竭力地掙扎着，突然，那個水手的手指扣中了槍機，一陣震耳欲聾的槍聲過處，一排子彈射進了船身！

在那近乎百分之一秒鐘的時間，每一個人都完全呆住了。

是木蘭花最先從震驚中醒過來，她陡地掙脫了那個水手，反身一躍向後躍了開去。

當她的身子才一碰到海面的時候，一下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已在她的耳際響了起來。爆炸的氣浪，掀起了一個高達三十呎的浪頭。

而木蘭花的身子恰好在那個浪頭之上，她被浪頭向外拋了出去。她的眼前全是深藍色的海水，但突然間她又看到了火！

那三艘油船全是載滿了石油的，一旦爆炸了起來，附近的海面，將成爲名副其實的火海！

木蘭花的心中却並不爲她自己擔心，因爲她正被浪頭向岸旁捲去，她已經越過了燃燒着的海水——那眞像整個海都在燃燒一樣。

她跌在碼頭不遠處的地旁。碼頭也已經着火了，那是油船爆炸的時候飛過來的火種。

木蘭花的柔道造詣使得她跌下來的時候，並沒有受傷，她一骨碌站了起來。她不禁呆了。海上一片火，三艘油船中，最外面的那艘，也就是中槍後爆炸的那一艘，已經根本看不見了，另外兩艘正在燃燒，它們的爆炸正是意料中事。

船上的水手，正如同世界末日將臨一樣地向岸上跳來，海上也有着全身着火在發出慘叫的水手。

回頭看去，達拉姆鎮雖然還未曾着火，但是鎮後的油田却已經燃燒了很久了，濃烟罩在達拉姆鎮的上空，火星像密雨一樣地向下降着，鎮上的居民，本來是向海邊逃來的，這時海上也全是火，他們又沿着海邊，向兩旁奔了開去。

木蘭花並沒有呆了多少時候，便跳過了碼頭，碼頭上已亂成了一片，木蘭花推開了幾個人，奪到了一輛倒在地上的摩托車旁邊，扶起了摩托車，踩下了油門，摩托車向前飛了出去，她人才躍上了車子。

她駛進了鎮中，鎮上幾乎已沒有人了，濃烟越來越濃，所有的木頭建築物都已經發出了畢畢卜卜的聲音來，那是火勢烤逼的結果。

木蘭花衝出了達拉姆鎮，轉向左，左面是一條平坦的大路，那條路是通向機場的。

木蘭花聽到，在機場方面傳來了密集的槍聲。

當木蘭花聽到那一個船長說：「你們的首領已回到達拉姆」去的時候，她已經知道，卡基一定也準備走了，他不是準備和油船一起走，而是由空中走。

如今，薩都拉和他的部隊當然已趕到機場了，希望他能夠及時攔阻卡基携款逃走。

摩托車飛也似地向前駛去，濃烟隨着風，陣陣向前撲了過來。

在將到機場的時候，木蘭花躍下了車，在路旁的一個水潭邊停身下來。她取出手帕，浸濕了紮在臉上，以防禦濃烟的侵襲。然後，她又上了車，等到車子一進機場之際，她便滾下車來伏在地上。

機場的上空也已罩滿了濃烟，她回頭看去，達拉姆鎮已經着火了，幾乎四周圍都是火！

機場中的槍聲仍然很密集，木蘭花向前看去，只看到狼藉的屍體，和歪倒在地上的飛機。完整的飛機只有一架，在機場的中心。

那架飛機顯然是兩方面人爭奪的對象，因爲要逃生，除了這架飛機以外，已再沒有第二條生路了。

在飛機的兩旁，推倒在地的卡車，被當作臨時的工事，木蘭花看到，薩都拉和穆秀珍這方面顯然處在劣勢。

可能只有他們一架飛機能夠安全着陸，因爲其餘四架飛機已成爲殘骸，而在兩輛卡車之後，薩都拉、穆秀珍和其它三個軍官正在放槍，看來他們這一方面，已只剩下那幾個人了。

而卡基那一方面，却還有十來個人之多，他們正隱在一輛卡車之後，在向那架飛機緩緩推進。

「卡基！」在槍聲稍疏之時，薩都拉雄壯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你……究竟爲了甚麼？你領導革命，你被選爲總理，你是人民崇拜的偶像，你究竟爲了甚麼？」

薩都拉的聲音十分沉重，顯得他的心頭正沉痛萬分，惋惜他好友的墮落。

「哈哈……」卡基發出了陣陣怪笑，「我爲了甚麼？我爲了錢。我也是人，我爲甚麼不能像皇帝一樣地生活？而做一個只拿少得可憐的公俸的總理？你如果肯合作的話，不是甚麼都不成問題了麼？可是你這頭卑鄙的畜牲！」

卡基在咬牙切齒地罵着，穆秀珍向他連放了七八槍，但是她却射不中他，因爲卡基和他的同伴掩蔽得十分之靈巧。

從穆秀珍的這個角度上，是射不中他們的。

但是木蘭花却不同了。木蘭花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基的側影。

她伏在地上，並不站起來。她的到來，顯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緊貼在地面上，向前爬行了幾步，到了一個已死的士兵之前。她由那士兵的手中將槍取了下來，慢慢地向卡基瞄準，然後才扳動槍機。

「砰！」那一槍，令得卡基的身子整個跌出了掩蔽物之外，穆秀珍又接連幾槍，子彈都射進了他的身子，當卡基倒下地去之前，他的身子因爲子彈的撞擊，看來像是在跳舞一樣。

木蘭花一擊中了卡基，便站了起來。

穆秀珍看到了她。

「蘭花姐！」穆秀珍大叫着，向她奔來。

「快伏下！」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同時大聲地叫着。

穆秀珍立即伏了下來，但是已經遲了，她的肩頭已經中了一槍。木蘭花猛地向前奔去，她手中的衝鋒槍，噴出了連串的火舌，薩都拉和那兩個軍官大聲叫着，也跳出了掩蔽物向前衝去。

罩在機場上空的濃烟越來越甚，木蘭花扶起了穆秀珍，穆秀珍的眼中含着淚，道：「蘭花姐，我只當……你已死了。」

木蘭花顧不得回答，她拖着穆秀珍，穿過「嗤嗤」飛來的子彈，向那架飛機奔去。兩人一起爬進了機艙，木蘭花找到了飛機上的機槍，她按下了鈕掣，機槍吼叫了起來。

在機槍的吼叫聲之後，一切都靜了下來。

薩都拉滿身是汗，頰上還有着血痕，站在跑道的旁邊，他手中還提着槍。

那在卡基身邊的卡車，已被飛機上的機槍射成了蜂巢，敵人當然全都解決了。

「薩都拉先生！」木蘭花向外叫

着：「你快上飛機來！我們就要走不脫了！」

但是薩都拉却並不向飛機上來，他只是向卡基的屍體走去。木蘭花連忙又下了飛機，向他奔了過去。薩都拉來到了卡基的身邊，滿臉痛苦地叫道：「你爲甚麼要那樣做，爲甚麼？爲甚麼？」

他擺動着手中的槍，發出了一排子彈，那是毫無目標的，只不過爲了發洩他心中的恨意而已。

但是，那一排子彈却射中了兩隻大皮箱，大皮箱被射中，打了開來，大額的英鎊鈔票漫天飛舞而下。

木蘭花一拉薩都拉，道：「我們快走吧，他不是一個愛國志士，只不過是爲了個人利益而活動的人，他墮落到這一地步，並不是出奇的事！」

薩都拉被木蘭花拉着，上了那架飛機。

他在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之後，坐上了駕駛位。

這時，機場有一部份建築物也已開始着火了。薩都拉小心操縱着儀器，飛機穿過濃烟密佈的跑道，在跑道上奔馳着。

木蘭花一面在替穆秀珍裹傷，一面在擔心離不了機場，她的擔心被證明是多餘的，飛機終於衝破了濃烟，升到了空中。

當飛機升到了一千呎高空的時候，他們向下望去，達拉姆鎮已完全看不見了，陸上的、海上的火，連成了一片，那是一場空前的大火災！

飛機在火場的上空，盤旋了幾匝。

「薩都拉先生，」木蘭花道：「你還是快些回巴城去吧，這是一場巨劫，如果沒有你來主持善後，那更加不堪設想了。」

薩都拉又嘆了一口氣，並沒有說甚麼，但是飛機却向巴城的方向飛去。

* * *

阿拉伯某國，這幾天出了兩件引起世界各國都注意的大新聞。一件是南部油田地區的大火，另一件便是政變成功，內政部長薩都拉登上了總理的位置。

這是兩件大新聞，也還有許多小新聞。

小新聞大都是說火災的，其中包括各國專家用最新的方法撲滅了大火等等。但也有一則小新聞是關於新總理上任之後的事的。

那則新聞很短，是由一家不很著名的通訊社拍出的，全文如下：「閃電政變成功，新任總理薩都拉，在上任之後的第三天，在巴城機場上，替兩位美麗的東方小姐送行，在機場上他似乎十分依依，那兩位美麗的東方少女，不明身份……」

那兩個被通訊社記者稱之爲「美麗的東方少女」的，就是木蘭花和穆秀珍。那是她們離開南部油田之後四天的事，穆秀珍的傷也好了。

她們離開了巴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薩都拉要給她們酬報，她們不要，她們只是在黑龍黨的總部中，找到了「水星」用來威脅市長夫人的那份偵探報告書，和許多不堪入目的相片。想不到市長的肥太太居然是一位風流人物。

她們將這份東西帶了回來。休息了一天，她們便和市長夫人通了一個電話，邀請市長夫人到她的家中來作客。

本來，她們是仍受着警局的通緝的，但是市長夫人在接到了木蘭花的電話之後，連忙通知方局長，絕不可再和木蘭花爲難。

當晚，臉色青白的市長夫人趕到了木蘭花的家中，木蘭花和她展開了秘密談判，穆秀珍並不知道她們談判的內容如何，她只是看到，市長夫人抹汗的次數越來越多。而任她怎樣抹汗，她額上的汗珠，仍是如同一條條小河一樣，向下流來。

談判大約過了半小時左右，市長夫人才連聲說着「好」字站了起來，拿着一隻牛皮紙袋的信封，狼狽而去。

木蘭花也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道：「水星用這份資料，來威脅市長夫人陷害我們。我剛才用這份資料……」

「威脅她一定要炒方局長和高翔兩人的魷魚！」穆秀珍餘怒未息立即接上口。

「當然不，」木蘭花笑了一下，「我是要她，捐一大筆錢出來，興辦一所免費中學，她總算已答應了，我們也做了一件好事。」

「好啊，那可便宜了他們這兩個人了。」穆秀珍大聲說。

木蘭花並不回答，她踱出了門口，小花園中的空氣十分清新，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中十分高興，因爲這些日子來，她和如此兇惡的黑龍黨作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全文完）



上文提要：石大丹心如黃蓮苦，還得對沈形雲說些要緊事，告訴他桂家莊鬧鬼，於是沈形雲邀他找較高地方替他把風，他則在屋面上觀察神偷兄弟的動靜……沈形雲帶着桂小玉前來拜祭，在小玉指引下找到地道，果然發現了失踪的關仁等四人……沈形雲故意將放有毒烟的三口箱子從地道中搬出來放在井邊，果然見到丁杰……



九手抓鬼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掘地三尺窮找寶　和尚打傘天雷幫

齊林銜着沈形雲嘿嘿冷笑，道：「沈大公子，齊某知道你手下留了情，所以齊某有一句話，也算是對你的回報。」

沈形雲道：「你有甚麼回報？」

齊林道：「沈大公子，樹大招風呀，你已經引起中原武林人的注意了！」

沈形雲一笑，道：「這就是你的回報？」

齊林道：「要知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說完，轉頭就走。

* * *

沈形雲未走，他先是走到大廳上，他也發現那道假牆又合上了。

沈形雲知道那是丁杰弄上的，但他心中在想，不知這丁杰走了沒有。

沈形雲在院中看了一下，他又站在那個井邊了！

沈形雲爲甚麼把木箱放在井邊？那是有原因的……

原來沈形雲與桂小玉來到井邊的時候，他似乎發現有問題，爲甚麼井中傳來呼吸聲？

他也仔細看這井，甚麼也沒發現。

祇不過當他再暗中運起內功的時候，他仍然聽出那是有人在井中呼吸，他吃驚了。

沈形雲不即走開，他便在夜間暗中又來到這兒，便也發覺果然丁杰在井邊喃喃細語不已。

這就証明那井附近必有地道，沈形雲把這事放在心中，他冷笑了。

沈形雲原是懷疑桂小玉的，但見桂小玉也是一副傷心的樣子，他釋疑了。

* * *

這一夜，祇有在桂家莊發生了那麼兩件事情。

沈形雲直到天快亮也未見丁杰再出現，丁杰當然早已走開了。

沈形雲又走回大家樂賭坊中了。

就在這時候，錢老板已奔上來，道：「沈大公子呀，你可回來了呀！」

沈形雲吃一驚，道：「怎麼，莫非又有賭局呀！」

錢通神大搖其頭，道：「不，不，你猜不中了呀！」

沈形雲道：「猜不中你就快說呀！」

「桂姑娘不見了。」

沈形雲一聽，桂小玉不見了，他本來對桂小玉沒有企圖與野心的，然而桂小玉却是眞心的對待他，單祇這麼樣的熱情對待，沈形雲就全身一緊。

沈形雲難忘石大丹的模樣。

石大丹聽了桂小玉要跟自己，石大丹想拚命，如今桂小玉失蹤了，石大丹就會逼他要人。

沈形雲一把抓牢錢老板，就像怕錢老板跑了似的，吼道：「怎麼不見的？」

錢老板道：「前半夜偏院沒聲音，後半夜各屋賭得凶，聲音吵得特別大，也不知那兒來的一批小家子器，輸半點銀子也叫得比十幾隻老公鷄叫天明般叫得凶，嗨，天亮了，有人後院送洗臉水，桂姑娘屋中亂七八糟了。」

沈形雲道：「娘的，這是有計劃的來劫人了。」

錢老板道：「沈公子呀，我就應該說說你。」

「你說我？說我甚麼？」

「你怎麼把人家姑娘一人留房中，必是有人傳出去才會有人找上門。」

沈形雲道：「桂姑娘也會武功呀！」

錢老板道：「桂浩然的女兒當然會武功。」

沈形雲道：「誰有本事來劫她？」

錢老板道：「本事再大有甚麼用，她是姑娘呀，雙拳難敵四手嘛！」

沈形雲鬆了手，立刻奔回偏院住的地方去。

沈形雲奔入房中看，桌椅板櫈還眞亂，大床上的枕頭被拋在牆角上，大棉被有一半拖在地面上，大火盆也沒有炭火了。

隨後而來的錢老板道：「沈公子，這是等你回來看的，所以我就是沒有叫他們來收拾。」

沈形雲點頭道：「你這是對的，錢老板，你勞駕，別叫他們來打擾我。」

錢老板道：「你幹甚麼？」

「睡覺。」

「你……睡覺呀？」

「我很累，你別叫人來打擾我。」

祇見他拉起地上棉被和衣睡在床上了。

錢老板看得直搖頭，他無奈的走出門去了。

* * *

沈形雲還眞的睡，而且很快的微聞鼾聲，這就是奇人，祇有奇人才能收心存得住氣。

一般人就不一樣了。

恁誰也會心慌意亂的大呼小叫，必也會找人拚命，然而沈形雲不一樣，沈形雲睡起覺來了。

沈形雲一覺睡到午時才起來，這時候前面又有賭客上門來了，祇見這沈大公子全身一陣放鬆，這才開始自地上把一件件的東西提在手上仔細看。

他每看一件東西就會搖搖頭，兩張圓櫈也細瞧，然後又把圓桌扶起來。

那張圓桌是他與桂小玉二人對酌的地方，酒壺、杯子，還有筷子也掉在地上了。

猛古丁，沈形雲雙手把那張半大不小的圓桌斜着看過去，他口中喃喃的唸。

「天……雷……」

是的，桌面上祇隱隱約約的寫着「天雷」二字，如果不細看是不會發現的。

誰會在桌面上胡亂的寫上這二字？那當然是桂小玉在緊急中暗自寫下來的。

桂小玉知道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雖然祇是這麼以手指在桌面劃，她相信沈形雲必會查看得出來。

果然被她猜對了，沈形雲發現了。

* * *

沈形雲也知道桂小玉非一般女子，在任何危難中必會有自救的方法，雖然未見血跡，但，這也是打鬥現場了。

沈形雲開始爲桂小玉擔心事了。

走出房門，沈形雲剛走到前面，就看到一個人向他走過來了。

這個人此刻沈形雲最不願見他了。

「沈公子，你往那兒去？」

「有事。」

「沈公子，我師妹呢？」

「她也有事。」

這人乃石大丹也，石大丹來得巧，他攔住沈形雲，道：「我師妹有甚麼事？」

沈形雲道：「我怎麼知道？」

石大丹臉色也變了，他低吼道：「我走在街上聽人說，我的師妹失踪了，我的師妹同你在一起呀，她是怎麼失踪的？」

沈形雲立刻明白這是有人暗中往他身上潑尿水了。

淡淡的，沈形雲道：「你的師妹是不見了，祇不過是在我不在的時候不見的。」

石大丹吼道：「好啊，我師妹在你這裡，你不是有天大本事嗎？爲何連我師妹也保護不了呀，你怎麼稱得上男子漢大丈夫，你太令人爲你不耻了。」

沈形雲臉無表情的道：「你打算找我拚命？」

「我找你要人。」

沈形雲道：「好，你跟我來。」

他立刻拔身往外走，石大丹匆忙的跟上去，道：「喂，上那兒？」

沈形雲不回答，直到二人走出開封城。

石大丹出了城，他伸手拉住沈形雲，道：「喂，我不同你出城來打架，我打不過你。」

沈形雲道：「我也不會同你打架，因爲我明白你喜歡你的師妹。」

石大丹道：「這是甚麼話？」

沈形雲道：「這是實話。」

他淡淡的又道：「難道你不喜歡你的師妹嗎？」

石大丹道：「咱們別閒扯淡，你說，我師妹是怎麼會失踪的？」

沈形雲道：「我便是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這莽漢，那會壞大事的。」

「你……你說我莽撞？」

「差不多，你就是這樣的人物。」

「你別逼人太甚，氣極了，我便是鷄蛋碰石頭也要洒你一身黃湯了。」

淡淡的，沈形雲道：「我叫你出來，祇對你說一句話，一件事。」

「甚麼話？」

沈形雲道：「你師妹在我手中弄丢的，我會找她回來。」

石大丹又問：「怎麼一件事？」

沈形雲道：「你回城去，想賭賭幾把，想喝喝幾杯，別把這事放心上。」

石大丹道：「看你說得多輕鬆呀，我不是聖人呀！」

沈形雲道：「何妨扮幾天聖人呀！」

他哈哈一笑的走了。

石大丹却被他說得楞在那兒了。

* * *

石大丹天黑以後才又出了城，他匆匆忙忙的又奔到了土坡一邊那塊大石頭附近，抬頭看，遠處的桂家莊上黑呼呼的一片陰森森。

石大丹不去桂家莊，自從桂家出了事，他就未進去過那兒，他反而常到這兒來。

他此刻又來了，而且是嚎啕大哭起來了。

半晌，空中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

「是大丹嗎？」

「師父……嗎？」

「你來了就別再哭了，甚麼事？」

「嗚，我眞傷心呀，師父！」

「怎麼說？」

「師父呀，我不是向你老報告過師妹的人安然無恙嗎？」

「你師娘最高興不過。」

「可是，師妹同個姓沈的在一起，她……突然失踪了。」

「姓沈的人呢？」

「不知道，大概去找師妹了。」

突然，那聲音傳來，又道：「不許衝動，快走開，有人來了。」

石大丹四下看，甚麼也未看見，但他還是立刻拔腿就往城門方向走去。

* * *

桂家莊上又來了人，而且是一大批的人來了。

這些人都是粗壯的大個子，每個人肩上扛的是鋤頭與鐵鏟，挖地三尺的人呀！

來人一共有多少？黑鴉鴉的一大片，但如果約略的算一算，少說也有一百多。

就未聽這些人中有甚麼人開口說話的，好像來了一羣大啞巴。

雖然沒人開口說話，動作却是有組織，工作起來有系統，個個拚了命的賣力氣，就好像吃奶的大氣也用上了。

祇見這一百多人分開來，前後院圍牆邊，房脚通道山牆下，舉起鋤頭就挖起來了。

一時間就聽叮叮噹噹響聲接二連三的傳開來，還眞快，刹時被這些人挖了個底朝天，泥土石子堆成山。

不用說也知道，這是抱着刨地三尺的手段，明敞着在挖寶物了。

大廳上放置的是棺材，後院的兩邊廂房也一樣的停放着死屍，但這些人連看也不去看一眼。

一百多人挖地面，四更天剛過不久，忽聽有人拍巴掌，於來，這些人又動起來了。

眞快，他們又把刨挖的土石塡平了，然後又是幾聲巴掌響，乖乖，個個幽靈也似的排隊出莊去了。

有人看過「陰兵」，甚麼叫陰兵？那當然是陰司裡的阿兵哥。

這些人就宛似陰司阿兵哥般的一路走出桂家莊去了。

這些人是何方來的？沒人敢追上去問一聲。

* * *

距離朱仙鎭北門口祇有不到三幾十丈處，有一座小小四合院，別看這是個小鎭，人還眞不少，別以爲北邊的黃沙滾滾隨風而來，但這個小四合院中，仍然有小橋流水過假山，樹高葉茂盡花香，因爲這是三株臘梅樹。

沈形雲昨夜住在北門的一家小客棧，他不急於找上天雷幫總舵。

沈形雲心中很明白，如果自己莽撞找去，人家來個不承認，找去也是白找。

天雷幫就在朱仙鎭的北門外，沈形雲就住在北門內的平安小客棧。

沈形雲如今忘了他前來爲的是要捉拿兩個神偷了。

二更天吃過酒，他原本打算走出去的，祇是今夜天公不作美，天下雪了。

沈形雲不出門了，他和衣而臥，且等明天再打探。

他也相信憑天雷幫的勢力，如果他們有甚麼風吹草動，必會有人知道。

平安客棧已關上門了，忽的前門有人在拍門。

「開門啦！」

店伙計自二門奔過去，以爲客人來住店，他匆匆的拉開了門，祇見門外三個大漢向伙計伸手：「快，咱們借用鋤頭鐵鍬。」

伙計道：「爺，要那玩意幹甚麼呀！」

「少囉嗦，快取來，三幾天就還你們。」

伙計不敢多言，後院找來一鐵鍬，道：「祇有這個了，爺們拿去用吧！」

三個大漢取了就走，頭也不回一下。

這時候沈形雲已經睡下了，算時辰天才剛剛晚。

* * *

沈形雲有個不算毛病的毛病，那便是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上茅坑。

別以爲上茅坑是一件小事，吃拉睡人生誰能逃得過？便皇帝老子也得蹲茅坑。

沈形雲剛自茅坑走出來，他隔着圍牆頭往客棧的外牆看過去，祇見一條人影自巷口轉入街上去，沈形雲一怔，因爲這人影太像一個人了。

天上的雪下得不太大，那人影以斗篷包住大半個腦袋，沈形雲抬頭看，祇見是一家藥舖，那個人影走進去，她是個女子。

遠遠的沈形雲等這女子回過身來看大街，他不由得心中一樂，因爲這女子果然是她，芍藥是也。

芍藥在這地方出現，而且是進了藥舖，難道有甚麼人病了？

他在遠處等了一陣，才發現芍藥自店舖中走出來，朱仙鎭上的幾條街並不長，這芍藥很快的走到北街頭，沒有甚麼再令沈形雲愉快了，因爲這芍藥一路大大方方的走入一座四合院中去了。

祇要發現芍藥必會知道桂小玉的下落。

祇不過沈形雲心中最明白不過，如今這是太白天，白天辦事不方便！

夜間最方便，因爲夜間可以矇蔽人的眼，所以這江湖人物辦事情，第一個選擇在夜間！

江湖中人選白天，多一半是蠻幹！

當然，沈形雲是不蠻幹的，他一路走回小客棧，他叫了一壺酒，兩樣小菜，外加一碗牛肉湯，這玩意吃起來就會叫人發汗！

沈形雲坐在平安客店喝着酒，他發覺不少人扛着鋤頭往街北走！

沈形雲奇怪，如今又非耕田季節，大雪紛紛蓋大地，爲甚麼有人拿着鋤頭走北門？

他怎知這是天雷幫在大動土木了！

天雷幫動土木不是自己蓋房子，他是在「抄」人家地皮了！所謂「抄」而非「炒」，抄者挖也，桂家莊已被挖地了！

* * *

沈形雲又見幾個人扛着十幾個鐵鋤自客棧門外走過去，他實在忍不住了！

「伙計！」

「少爺，你還要點甚麼？」

沈形雲指着門外，道：「我問你，門外那些人扛着鐵鋤，他們幹甚麼的？」

伙計祇往門外瞄了一下，他低聲道：「少爺，吃你自己的吧，看到的留眼裏，聽到的留耳朵裏，話嘛，留在自己肚子裏，你就會出門在外平安了，是不是？」

沈形雲道：「伙計，我問你的話，你還未回答我呀！」

伙計一楞，道：「嗨，你這位少爺，怎麼不上路呀，你不像是三槍扎不透的人嘛！」

一笑，沈形雲道：「伙計，你的廢話太多了，爲甚麼不告訴我那些人扛鐵鋤幹甚麼？」

伙計立刻凑過去，道：「少爺呀，我就對你直說吧，那些人吶！」

他還四下看一遍，又道：「那是天雷幫的人吶！」

沈形雲早就料到了，他淡淡一笑，道：「他們是天雷幫的呀，又怎樣？」

伙計道：「小聲些，被他們聽到剝你皮！」

沈形雲道：「原來你伙計是爲我好呀，謝了！」

他放下筷子回房去了！

沈形雲這才眞的明白一件事，天雷幫的勢力眞大，大到人們不敢提起他們的名字，也難怪司徒文正如此囂張！

沈形雲心中想，祇待替桂小玉找到兇手之後，他就專心辦他自己的事情，這兒是中原，他是南京人，何必多在此地樹敵人？

沈形雲過午去踩盤子，他發覺那個四合院的房子眞夠氣派的，一般人家住不起，有錢的人不敢住，因爲那兒如果住個土財主，保證他三天兩頭遇盜匪！

沈形雲就以爲，也祇有天雷幫的人，而且還是大人物，才會住的那般舒服！

* * *

外面天還未黑，忽有一批漢子披着簑衣扛着鋤頭匆匆的往北奔去，這批人走得快，宛似小跑步一

般！

仔細看，每個人腰上挽着乾糧袋，頭不轉，目不斜，走起路來沙沙的響，可也未引起別人的注意，祇不過有一個人在注意，沈形雲站在客棧門口看着這些人走過去，他可未再問甚麼人！

沈形雲此刻祇爲了辦一件事，他要去找芍藥，因爲他來朱仙鎭是爲了找桂小玉！

朱仙鎭的北門外，馬蹄聲傳過來，仔細迎向黑暗中瞧，一共五騎來到了！

這五騎之中四個是天雷幫大殺手，那是總堂口負責刑堂的人物，這四人都是狠角色，他們是趙天中、郭長庚、李大山與張放！

可巧了，四個人都是用的鬼頭刀！

騎在前面的不是別人，天雷幫大公子是也！

司徒文正當先勒馬在那個四合院的大門下，他躍下馬來，回頭道：「你們四人在門房喝酒吧，要不然你們去街上找姑娘！」

那張放哈哈一聲笑，道：「大公子，你別爲咱們操心事，今夜且看大公子的了！哈……」

「哈……」四個人全笑了！

司徒文正不笑，他重重的道：「跨馬玉門關，之後，死活隨她的便了，嘿……」

司徒文正冷笑了！

於是，大門自內拉開了，開門的是個女子！

這女子恭敬的道：「大公子，請進吧！」

四個殺手未下馬，他們往朱仙鎭街上馳去了！

*　*　*

司徒文正往院內走，他一邊走一邊問：「張媽媽都安排好了嗎？」

「好了，大公子！」

張媽媽是甚麼人？「飛刀黑寡婦」是也！

這張媽媽吃過沈形雲的虧，心中早充滿了恨意，祇可惜她的飛刀奈何不了沈形雲！

*　*　*

「是大公子來了嗎？」

這是張媽媽的叫聲，隨之祇見這四合院的兩邊門簾掀起來，嚄，全是女的現身了！

祇見右面兩個女子是芍藥與牡丹，左面的是秋菊與另外一個俏姑娘！

張媽媽在正屋門口笑哈哈的招手了！

張媽媽還指着屋中笑，道：「硬的不吃軟的不幹，軟硬全不幹，娘的，那就來狠的，大公子，我把她弄得難動顫，春情發性的藥也餵了她兩大碗，這時候你上馬吧，這匹馬不會再對你撒野了！」

「哈……」司徒文正笑道：「就說嘛，甚麼痲煩事到了張媽媽這兒立刻迎刃而解！」

他摸摸破了的嘴唇，又道：「娘的皮，咬得我今天吃飯也困難！」

原來司徒文正的嘴唇破了！

他走到門邊，張媽媽已笑指內室，道：「你祇要把被子掀開來，一定會嚇一跳！」

司徒文正道：「爲甚麼會嚇一跳？」

張媽媽神秘一笑，道：「我是女人不好說呀，大公子，說了我也會臉兒紅，嘻……」

司徒文正哈哈笑起來了。

他拍拍張媽媽，道：「大家都有賞，記住，別來打擾我喲！」

張媽媽道：「這是甚麼地方，那個不怕老娘的飛刀呀，不想活了！」

她還故意放大聲，幾個姑娘回身就關房門，表示她們要睡覺了！

於是，司徒文正搓着雙手走進去了。

*　*　*

淡紅色的床罩，金黃色的一張大被子，還有那稍稍蠕動的棉被下發出「哦」聲，這是甚麼古景呀！

大銅盆中有炭火，炭火旺極了！

一邊是個小圓桌，桌上暖酒飄着香，一個人如果到了這地方，又是酒來又是火，大冷的天那才是一種享受！

司徒文正不是來享受的，他是來毀一個姑娘的，吹，床上被子下的姑娘難出聲呀！

司徒文正好像個中老手了，他站在火邊先烤手，然後又喝酒！

他還妙不可言喻的伸手撩起棉被一角瞧，立刻他的瞳孔放大了！

司徒文正忍不住的一聲呼叫：「好白呀！」

然後他伸手去摸脚丫子，他也發覺女子的足踝上拴了棉繩子！

司徒文正再把被子掀得大一些，又叫道：「妳呀，太美了，我想了妳太久了，可是妳……」

床上發出「哦」聲，那被子下的姑娘快落淚了！

司徒文正又道：「妳一家全完了，此時跟了我，吃香喝辣享之不盡，妳咬我……實在過份了！」

他把被子猛一掀，嚄，好一副裸體美人出現在司徒文正的面前，那正是該凸的凸，該光的光，何止是粉雕玉琢，天仙美人差不多！

祇可惜就是一樣不太好，這麼美的胴體身上上了綁綑了繩，太過份了！

祇見司徒文正張口伸舌舐「破」唇，差一點流口水！

他「火」來了，猛的又把棉被

放，這才匆匆的自己剝衣裳，聽，他出氣有聲，看，他手脚併用，歪歪屁股伸出手，這就要往被中鑽進去了。

如果司徒文正鑽進被子裏，那姑娘可能會完蛋，因爲姑娘的舌頭伸出來了！

姑娘不是別的人，乃桂小玉是也！

原來司徒文正心中的美人桂小玉投向沈形雲，他才又忌又火的，一不做二不休的便把桂小玉弄來了！

桂小玉當然不會答應，頭一夜她發了狠，咬得司徒文正慾念全消！

司徒文正當然不會輕易放掉桂小玉，於是，張媽媽出主意了！

看此刻桂小玉全身發熱，滿臉紅光，但她的堅定意志令她寧可一死！

司徒文正嘿嘿笑了。

他對桂小玉道：「別拿死嚇唬我，妳死了我叫他們把妳埋在亂葬崗，對我沒甚麼，哼！」

他唬的一聲往被中鑽，下半身鑽一半，上半身還在被外面，突覺眼前黑影一晃間，他愣住了。

司徒文正不是愣住了，而是被人點了穴道，他直不愣的怒視着前方，眼珠子也無法轉動了！

於是，一邊走來個公子哥兒來，他，敢情正是沈形雲來了！

沈形雲早就來了，他在張媽媽同司徒文正在門口「逗」話的時候就進了房上了樑，這一切他看得眞仔細，心中當然也氣憤！

他本來是要殺了司徒文正的，但他還有自己的事未辦，他不想同天雷幫正面幹起來！

*　*　*

匆匆的解開繩子，再拍活桂小玉的穴道，桂小玉「哇」的一聲哭了！

她在房中這麼一哭，院子裏傳來張媽媽的笑聲，道：「少主呀，憐憐香，惜惜玉，輕是輕，重是重，輕重要分淸，你可千萬別亂來，嚇死人家姑娘呀！」

房中的桂小玉立刻不哭了！

於是，院中張媽媽又笑道：「好了，好了，天大的事也過去了，這以後呀，你們小兩口有得瞧的了，這杯喜酒呀，我也討定了，嘻！」

聽聲音，張媽媽放心的走了，走回另一房中了。

先穿褲再穿衣，棉衣套在上身紮上帶，桂小玉一切打扮妥，她這就要出手殺死司徒文正了！

沈形雲急忙攔住她，對她點點頭，但桂小玉仍然對司徒文正打了七個嘴巴子，再踹了幾腿才憤憤的對沈形雲小聲道：「眞想放火燒了這地方！」

沈形雲道：「快走啦！」

桂小玉祇得跟他躍出窗，兩個人連夜回開封城了！

*　*　*

錢通神十分佩服沈形雲，當沈形雲與桂小玉二人嘻嘻哈哈的走進大家樂賭坊的時候，錢通神就豎起大拇指，道：「好傢伙，眞有你的，你是……」

沈形雲道：「別問，快弄吃的送過來！」

錢通神道：「我命他們立刻送到，哈……」

錢通神爲甚麼如此高興？也許正是他壓抑在心中的那股子鬱悶積久得了舒解！

桂小玉祇進了房中，立刻似發了洪水似的抱緊了沈形雲又吻又扭，她還落淚！

沈形雲不動，他心中明白桂小玉這是發洩火氣，她應該殺了司徒文正的，可是她又不能，當然那是因爲天雷幫的勢力太大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遠處傳來吼聲：「回來沒有？回來沒有呀！」

「回來了！」

「我師妹她……」

「你去瞧瞧便知道！」

於是，院中傳來足音好重，沈形雲知道這是石大丹來了，也聽到錢通神的聲音！

石大丹人尚未走到門口，房門便開了，果然石大丹氣咻咻的來了！

石大丹也看到桂小玉了！

「師妹，妳……」

桂小玉冷冷道：「你找我幹甚麼？」

她的口氣不好，對石大丹有誤會，石大丹急得頓足，道：「聽說妳失踪，我都急死了！」

桂小玉道：「你少來，你不是與我們桂家劃清界限了嗎？你還會關心我？」

石大丹痛苦的直搖頭，沈形雲看了好笑，石大丹突然低吼，道：「師妹，桂家莊被人挖地三尺了，你……」

他此言一出，沈形雲吃一驚！

桂小玉道：「誰幹的呀！」

石大丹道：「那麼多黑衣蒙面人，我無法接近！」

沈形雲忽的一聲冷笑，道：「必是他們！」

桂小玉急問：「誰？」

「天雷幫……」

石大丹道：「我看也是天雷幫！」

桂小玉向沈形雲道：「你發現甚麼了？」

沈形雲道：「我去朱仙鎭找妳，發現有人挨家借鋤頭，他們大批的硬借，不借也不行，一問才知

是天雷幫的人，妳想他們要鋤頭幹甚麼？」

石大丹不聽下半段，他聽了沈形雲的上半段話，吃驚的向桂小玉道：「師妹，妳去了朱仙鎮呀！」

沈形雲道：「不是去，是被人擄去了！」

石大丹怒吼一聲，道：「他娘的老皮，必是那司徒文正小子幹的，我饒不了他！」

桂小玉黯然的道：「你去賭吧，還來管我？」

石大丹幾乎想哭，他轉頭就奔出去了！

* * *

沈形雲與桂小玉二人吃了酒飯，那桂小玉定要沈形雲睡覺養精神，她明白，今夜沈形雲必去桂竹園，因爲那兒有人挖地三尺深。

挖地三尺當然是爲了尋寶，這種尋的方法也太霸道了些。

但如果是天雷幫人幹的，人們便不以爲奇怪了。

* * *

天還未黑吶，大家樂賭坊進來四個人，這四個人不是來賭的，他們是找人。

這四個人正是江南來的萬船幫幫主鐵拳劉勇與他的大掌舵關仁，另外兩人正是秦淮飛鼠王氏兄弟。

錢通神曾去桂家莊拜祭過，他見過這四個人，如今事隔半月多，他他仍然有印象。

錢通神迎上去，笑道：「怎麼的，有意來玩幾把？」

劉勇道：「不，咱們找人！」

「找人？誰？」

「南京來的沈公子！」

錢通神一笑指偏院，道：「在在，四位跟我來！」

劉勇道：「不敢勞駕，你只說在那間住就行了！」

錢通神明白他們必有事商量，當然也就不去了，他指着偏院道：「中間的那間房！」

劉勇當先往內走，王氏兄弟也跟上，四個人到了房門口，那人已拍門，道：「沈公子！」

房中開門的是桂小玉，劉勇四人當然認識桂小玉，他四人也住過桂家莊。

桂小玉發覺來的是江南四人，立刻請四人走入房中，沈形雲已精神飽滿的起來了。

劉勇四人衝着沈形雲抱拳，道：「沈公子，兩件事情來打擾。」

他好像代表四人發言，還回頭看看另三人，又道：「第一件事情，咱們因爲沈公子的伸手而沒把命留在中原，這是救命之恩，大恩不言謝，各人心中有數了！」

沈形雲道：「我早忘了！」

王在山道：「你大公子可以忘，咱們一輩子忘不了，這以後大公子任何差遣，我兄弟走前面！」

淡淡一笑，沈形雲道：「不必掛齒！」

劉勇又道：「這第二件事乃是……」

他看看一邊的桂姑娘，又道：「第二件乃是桂家莊，桂家莊有人在挖地了！」

沈形雲道：「我正是要去瞧的！」

他看了看桂小玉，又道：「各位來的正是時候，就請各位替我在此保護桂姑娘吧！」

劉勇四人齊點頭，道：「沒問題，今夜桂姑娘的安危在咱們身上了。」

桂小玉好感動，她對劉勇四人福了一福！

桂小玉指着桌上酒菜，道：「各位，坐下來，你們喝酒吧，大家也好聊聊！」

她這話正中劉勇四人下懷，沈形雲接道：「我陪四位吃幾杯。」

桂小玉又去張羅幾樣菜，更叫人抱來一罈酒，於是，五個人加上桂小玉，就在這房中喝起來了。

* * *

常言道得好，酒後吐眞言，幾個人五七杯酒下了肚，誰也不再隱瞞甚麼了。

劉勇重重的放下酒杯，道：「沈公子呀，老實說，人如果進了鬼門關，再能逃出鬼門關，這個人便甚麼也不會再計較了！」

沈形雲笑笑，他未發言。

劉勇又道：「老實說，這幾年我萬船幫很注意沈家的動向，無他，只爲沈家有件寶。」

沈形雲道：「聚寶盆！」

劉勇還是雙目一亮，道：「不錯，就是聚寶盆！」

他深深一嘆，又道：「江南道上何止我們呀，嗨，自從傳言聚寶盆被人押送中原以後，咱們誰不動心呀！」

沈形雲道：「何人把聚寶盆押送中原之事傳揚的？」

劉勇道：「誰知道呀！」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只不過到了今天我才明白，至寶有主的道理，沒有命的人，只有招來災難了！」

關仁接道：「沈公子，咱們放棄得寶念頭了，還是辛苦經營船運安心。」

姓關的由感而發，語出肺腑，沈形雲聽得直點頭。

那王在山道：「此刻，寶落誰家不重要了，咱們只想助公子把沈家的寶物找回來。」

王在山道：「但有吩咐，我兄弟絕不搖頭。」

沈形雲看看桂小玉，他問道：「桂姑娘，有句話我一直想問

問。」

桂小玉道：「好吔，問吶！」

沈形雲道：「令尊去江南之事，你知道嗎？令尊去幹甚麼，妳聽過嗎？」

桂小玉道：「我只知道我爹半夜走的，幹甚麼事誰也不知道！」

沈形雲道：「如果這是有人設下的陷阱，這個人實在太陰毒了，也太聰明了！」

劉勇道：「怎麼說？」

沈形雲道：「這件事我大伯未說明，他只叫我追找兩個人，說寶物怕是給這二人盜走了！」

「誰？」

王氏兄弟齊聲問。

那劉勇與關仁也瞪眼。

沈形雲道：「咱們江南有兩個偷學輩的老祖宗，他們人稱神偷！」

王在山已嘿嘿笑道：「莫非是『偷天』與『換日』風大山與風小山這兩個兄弟？」

沈形雲道：「不錯，就是他二人！」

「哈……」王在水笑了，他笑得很平淡，但也令沈形雲一怔！

「王老二，你笑甚麼？」關仁問王在水！

王在水收住笑，道：「老實說，我兄弟與風家二兄弟還有那麼一點交情，這次中原之行，咱們也去過雁蕩山找風家兄弟，不外是大家合作來尋寶，可是找了半月沒消息，咱們就前來中原了！」

劉勇道：「這二人有偷天換日的本事，可惜的是不知他二人的下落在那裡！」

沈形雲道：「必來中原了！」

「爲寶物？」劉勇問。

「我想是吧！」

劉勇道：「有了這二人，萬一寶被他二人弄回江南，咱們算是白來了。」

他想了一下，又道：「雖說劉某已無興趣，但助沈公子之事怕要落空。」

沈形雲道：「這種大寒天，我以爲他兄弟必在中原，但求四位以後多多留意！」

王在水道：「沒問題，只要碰上，我們就會把他兄弟拉到沈公子這裡來。」

沈形雲點頭笑了。

* * *

酒已足，菜已飽，沈形雲瞧門外，天已黑了！

沈形雲站起身來，抱拳一禮，道：「各位，在下先走一步了，桂竹園之事我不能不管！」

桂小玉道：「沈公子，我也去！」

沈形雲道：「不，妳累了一天，睡覺吧，放心的睡，此地有劉幫主四位在，妳安全得很！」

劉勇道：「姑娘放心，誰也別想來打擾妳的！」

王在山道：「誰敢來打擾姑娘呀，他不想活了！」

沈形雲放心的走了，他走得很安心，如果劉勇四人沒來此，他可能就要帶桂小玉一起去桂竹園了。

* * *

那眞叫壯觀呀，因爲那麼多的人在桂家莊幹得眞起勁，仍然沒有人開口說話，只是一個勁的挖地。

挖的不是甚麼外地，而是每間房的屋子裡，那麼多的棺材也抬出門外支起來，只一聽挖地聲就叫人吃一驚。

沈形雲也爲這景象怔住了。

* * *

且不說沈形雲在桂家莊驚奇的發現那麼多人在挖地面，二更天才過去不久，大家樂賭坊中來了一批人物，爲首的可不是一般人，天雷幫幫主「中原一條龍」司徒長江率領了四個殺手來了。

四名殺手正是曾陪司徒文正去四合院的趙天中、郭長庚、李大山與張放四人。

四個人扛着鬼頭刀，那司徒長江大步走進「大家樂賭坊」，他沉聲的叱吒：「錢通神呢？」

幾個伙計嚇一跳，天雷幫幫主親自前來，這件事就非同小可了。

錢通神奔出來了，一見是司徒長江，心中砰的一跳，急步迎上去，道：「司徒幫主駕到，恕我錢通神未遠迎，罪過，罪過！」

司徒長江 道：「有個南京來的姓沈的住在你這裡？」

錢通神道：「有有！」

「叫他出來！」

錢通神道：「好像出去了！」

司徒長江叱道：「甚麼好像？不在就是不在，在就是在！」

他回頭對趙天中四人點個頭，又道：「去瞧瞧！」

趙天中四人立刻對錢通神喝道：「帶路！」

錢通神不能也不敢不帶路！

他心中想着，今夜只怕不太平了。

一行人奔進偏院中，就聽錢通神叫道：「沈公子呀，有人找你來了！」

房門開處，桂小玉站在門下，問：「誰找沈公子呀，錢老板！」

她的話剛問完，趙天中指着桂小玉對司徒長江，道：「幫主，桂浩然的女兒就是她！」

不旋踵間，屋中的劉勇四人也露臉了。

劉勇看看院中，他冷冷的道：「沈公子有事出去了，你們改天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南振岳見黑風婆釋放尉遲壇主等，又見她對龍學文關愛非常，便釋去對她的懷疑……他迷路却碰巧目擊他師傅洪山道士擊斃盤嶺蒼鷹穆百歲之經過，但此舉迥異師傅平日爲人……他在崇陽江山酒館認識兩個翩翩少年，也遇到吩咐他埋葬穆百歲的糟老頭，此老故意拿出綠玉鼻烟壺示衆……長白二老之一張廣才要他轉達糟老頭初更舊校場相候……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眞假天王難分辨　將計就計去桃源

雪地神鵰張廣才一個門人道：「師傅，此人只怕不會來了！」

雪地神鵰張廣才手捋銀鬚，緩緩回過頭來，瞧了他門人一眼，問道：「何以見得？」

那門人道：「這時候已是初更，此人如果會來的話，早就來了。」

雪地神鵰張廣才徐徐道：「那也未必。」

左首一個門人接口道：「弟子早就猜他不會來的，師傅沒瞧到他那副窩囊模樣，簡直是個偸雞摸狗的人，這時候只怕早已脚底擦油，逃得不知去向了。」

雪地神鵰張廣才撚鬚道：「人不可貌相，你們師叔原和爲師約在崇陽見面，他昨天沒有趕到，當然不一定就會出事，但志剛却在酒樓上瞧到此人從懷中掏出來的，正是你們師叔帶在身上的東西，這就顯得事有可疑……」

左首一個沒待他師傅說完，急着說道：「師傅，弟子絕沒有看錯，那……那老頭掏出來的確是咱們的東西，他座位靠近窗口，一定瞧到師傅，偸偸的溜了，那裏還會再來？」

「呵……哈……」

突然在四人身側不遠之處，有人大聲的打了個呵欠，好像是有人驀地從睡夢中驚醒一般！

這聲呵欠，不但場中四人吃了一驚，連隱身樹林中的四人也大感意外！

「甚麼人？」

雪地神鵰張廣才身旁三個門人，同時霍地撤下朴刀！

「是我。」

草叢中起了一陣悉悉嗦嗦的輕響，鑽出一顆亂蓬蓬的腦袋。

三個漢子目光互瞀一眼，立即身形一動，快捷無比，遠遠把那人圍定。

其中一個喝道：「你是甚麼人，還不站出來？」

「哥兒們是幹甚麼的？別拿着明晃晃的刀唬人，小老頭是有人約我來的，方才時光還早，就在這裡打了個盹……」

那人緩緩的站將起來，口中呵呵連聲，左右一顧，陪笑問道：「三位哥兒，這時候有沒有一更天了？」

那人剛剛站起，左側一個大漢就大聲叫道：「師傅，就是他，就是這老頭！」

一點沒錯，他正是酒樓上那個糟老頭，聳肩縮頭，一副猥瑣相！

只見他鬥雞眼碌碌一轉，雙手抱拳朝三人一陣亂拱，吃驚的說道：「原來約小老頭來的就是你們，小老兒失敬……多多失敬，不知你們那一位是張……張廣才張哥

兒？」

龍學文瞧得好笑，連忙拉着南振岳衣袖，輕聲問道：「大哥，你說的糟老頭就是他？」

話聲方落，那糟老頭突然目光一抬，齜着牙朝林中望來。

南振岳心知糟老頭定然已發現了自己，連忙暗暗握了一下龍學文的手掌，叫他不可說話。

雪地神鵰張廣才從糟老頭爬起身來，始終靜立不動，這時輕咳一聲，拱手緩緩道：「約老哥到這裡來的，正是老朽。」

糟老頭縮着頭連忙拱手道：「哦！哦！是張老哥，久仰，久仰……」

雪地神鵰張廣才目注糟老頭道：「老哥眞人不露相，兄弟佩服之至。」

糟老頭忙道：「豈敢豈敢！」

三個大漢眼看糟老頭一味的裝傻，全都怒形於色。

雪地神鵰張廣才依然神色如故，徐徐道：「兄弟請教老哥如何稱呼？」

糟老頭嘻嘻的笑道：「小老兒叫……叫……王老七，嘻，嘻，朋友大家都叫我七手玲瓏……」

三個大漢中，有人大喝一聲道：「你敢在咱們師傅面前胡說八道？」

糟老頭聽得一怔，連忙回過身去，拱手陪笑道：「小老兒一點也沒胡說……」

雪地神鵰張廣才低喝道：「靖兒不得無禮！」

糟老頭聳聳肩諂笑道：「沒關係，哦，哦，張老哥約小老兒到這裡來，究竟爲了甚麼？」

雪地神鵰張廣才哈哈一笑道：「老哥問得好，大家都是明白人，兄弟想請問一聲，你老哥懷中錦盒，不知得自何處？」

糟老頭身軀猛然一震，脚下不禁後退一步，神情緊張的道：「你如何知道我……我……我……」

他探手從懷中取出錦盒，晃了晃道：「你說的就……就是這個盒子？嘻嘻，小老兒，是從……一個假牛鼻子的身上弄來的。」

雪地神鵰張廣才瞧到錦盒，雙目神光暴射，强自按捺，沉聲道：「老哥可知盒中所貯何物？」

糟老頭連忙塞到懷裡，嘻的笑道：「小老兒已經看過了，自然知道。」

雪地神鵰張廣才又道：「老哥既已看過，可知此物原主是誰嗎？」

糟老頭點點頭：「爲了這盒東西，還送了一條老命，小老兒親眼目覩，那會不知道？」

雪地神鵰張廣才目注對方，沉聲道：「你說甚麼？」

糟老頭結結巴巴的道：「那是三日以前，小老兒瞧到一個假牛鼻子一路跟踪着一個蒼髮老兒，小老兒心中一奇，也就悄悄的跟在假牛鼻子的後面。」

雪地神鵰張廣才口中「唔」了一聲。

糟老頭又道：「可是那蒼髮老兒跑得極快，後面的假牛鼻子也跑得不慢，就是小老兒慢了一步。」

雪地神鵰張廣才問道：「你沒追上他們？」

糟老頭縮縮頭，遲疑了一下道：「追上，追是追上了，不過那蒼髮老兒已經被假牛鼻子一掌打死了。」

「一掌打死了？」

雪地神鵰張廣才幾乎不敢相信師弟盤嶺蒼鷹會被人家一掌打死？

糟老頭嚥了口口水，認眞的道：「一點沒錯，那蒼髮老兒眞是被假牛鼻子一掌打死的，我看他從老兒身上摸了錦盒就走。」

雪地神鵰張廣才臉色一變，但依然沉靜的道：「後來呢？」

糟老頭諂笑道：「小老兒囑咐一個牧童把他埋了，還替他立了一方石碑。」

南振岳心中暗道：「好哇，你居然把我看作了牧牛童。」

雪地神鵰張廣才聽得半信半疑，問道：「後來又如何？」

糟老頭得意的道：「小老兒一路緊追，終於在堰市鎮上，找到那假牛鼻子，略施小計，就把它弄過來了。」

說到這裡，忽然湊過頭來，壓低聲音道：「張老哥可知這假牛鼻子是誰？說出來，來頭可大呢！他是甚麼皇宮裡的總護法大人……」

雪地神鵰張廣才道：「兄弟想請教老哥一聲，不知要多少代價，才能把此物收回？」

糟老頭嘻嘻的笑道：「這個不大可能，小老兒是捨了老命才弄來的，代價，嘻嘻，小老兒有的是金子。」

他用手拍拍腰間荷包，表示身邊金子多的是。

其中又有一個大漢厲聲喝道：「糟老頭，你知道這東西是誰的？」

糟老頭道：「在小老兒身上，自然是小老兒的。」

另一個漢子道：「除非你不要命了！」

糟老頭聳聳肩道：「小老兒活到五十九，被嚇唬的年紀，早已過去了。」

雪地神鵰張廣才臉色一沉，道：「兄弟和老哥善意相商，不管如何，兄弟非收回此物不可。」

「你三個寶貝徒弟手上拿了明晃晃的鋼刀，圍着小老兒，這還是

善意相商？再說小老兒是吃軟不吃硬的，你有本領，就一掌打死小老兒，從咱身上掏了去。」

雪地神鵰張廣才身爲一派掌門，豈能恃强凌弱？何況他早已看出對方也不是好惹的人，長眉微皺，抬目道：「老哥之意，要兄弟如何？」

糟老頭道：「張老哥，今晚是你約小老兒來的，你方才說過非收回此物不可，小老兒倒有一個辦法。」

雪地神鵰張廣才道：「請說。」

糟老頭道：「小老兒從前練過一招掌法，張老哥要是接得下來，小老兒就把錦盒雙手奉上，張老哥以爲如何？」

雪地神鵰張廣才雙目寒光閃動，但依然沉靜的點點頭，道：「老哥有意賜教一招掌法，兄弟自問還接得下來，老哥只管出手，兄弟不還手就是了。」

糟老頭搖頭道：「不還手怎麼成？小老兒這一掌，天下沒人能擋，這樣吧，小老兒作個樣兒，給你瞧瞧好了。」

說到這裡，忽然後退三步，裝模作樣的把身子挺得筆直，一面叫道：「張老哥，你看清楚了。」

左手輕輕朝下一按，右手掌心向天，緩緩朝上托起！

南振岳心頭不期然一怔，這糟老頭使出來的，正是自己師傅「擎天三式」中的「抑濁揚清」，他從那裡偷學來的？

不，他兩手虛飄飄的不着半點勁力，敢情只是聽人說過這式掌法的架子，擺個依樣葫蘆而已。

這情形，當然也瞞不過一派掌門雪地神鵰張廣才了！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他先前一直認爲糟老頭深藏不露，這下糟老頭擺出來的架子，雖是托塔天王名震武林的「擎天三式」，但瞧他兩手軟弱無力，簡直連雞蛋都拍不碎。

不禁暗暗皺了下眉，忖道：「自己今晚當眞走眼了！」

糟老頭自鳴得意的擺着姿勢，側臉問道：「張老哥，你看如何？」

雪地神鵰張廣才微微一笑道：「這招掌法，兄弟還認得是昔年托塔天王的『擎天三式』！」

糟老頭道：「你接得住？」

雪地神鵰張廣才捋鬚笑道：「如果是王大俠親自施展，兄弟自然無法接得下來。」

糟老頭道：「這麼說來，小老兒使的，你就接得住了，嘻嘻？你瞧着吧！」

語聲出口，笑意未斂，右手朝上平托的手掌忽然朝前翻起，輕輕拍出。

這一拍不打緊，但聽「呼」的一聲，好像從掌心拋出一團氣流，凌空投出，空地上頓時捲起一片激蕩勁風，吹得場中四人衣袂飄飛，「獵獵」有聲。

南振岳等四人和場中最少也有六、七丈距離，但那糟老頭凌空拍出的氣團正好朝他們藏身的樹林頂上投來。只聽一陣强烈罡風呼嘯之聲，掠過頭頂，接着響起一片沙沙細響，樹梢斷折，落葉如雨！

場中四人，林中四人，全都凜然失色！

南振岳瞧得心神大震，這招「抑濁揚清」，能有如此强勁威勢，除非眞是自己師傅！

這糟老頭會是誰呢？

正在錯愕之間，只聽雪地神鵰張廣才雙目精芒如電，失聲叫道：「王大俠，你是王大俠？」

「嘻嘻……」糟老頭聳肩縮頭一笑道：「好說，好說，小老兒失陪了。」

拱拱手，破袖一展，身形騰空飛起，眨眼不知去向。

雪地神鵰張廣才目送糟老頭身形遠去，朝三個門人揮揮手道：「咱們走！」

其中一個門人忍不住問道：「師傅，這人到底是誰？」

雪地神鵰張廣才道：「還會有誰？他就是托塔天王！」

「托塔天王？」

「啊！這老頭就是托塔天王！」

四條人影，在三個門人驚駭的口音中，逐漸遠去。

易如冰、任如川兩人只是對望了一眼，沒有作聲。

南振岳心頭雖然充滿疑竇，也不便多說，不過他可以在暗影中瞧得出兩人似乎神色有異。

龍學文拍拍衣裳，道：「大哥，時間不早了，我們也該走了。」

任如川接口道：「不錯，已經快二更天了，我們快走吧！」

四人匆匆離開校場，回轉客棧，這時旅客們大都已經入睡，也就各自回房。

南振岳跨進房門，眼看房中只有一張木床，心頭不由感到一陣爲難，暗想：「自己既已知道龍兄弟是個女的，怎好和她同榻而眠？」

龍學文打了呵欠，紅着臉道：「大哥，時間不早了，我們該睡了呢！」

南振岳心頭大急，忙道：「賢弟困倦了，請先睡吧！我還要去……去上個厠。」

龍學文偷偷瞟了他一眼道：「那麼小弟要先睡了……」

他說到最後，已輕得只有他自己可以聽到！

南振岳只覺心神一蕩，那敢多看，故意揉揉肚子，很快奔出房

去，到了房外，仰天吁了口氣，望着閃爍星辰，心頭漸覺平靜。

在外面逗留了一會，心中始終猶豫着，自己該不該進去？

不進去吧，龍兄弟問起來，如何說法？而且也總不能一個晚上都站在外面。進去吧，龍兄弟是個女的，自己怎好……

突然一陣輕風，打身邊擦過。

南振岳驀地一驚，迅速回頭瞧去，心想：這人好快的身法！就在這電光石火一閃之際，只聽一絲的聲音，說道：「今晚沒你的事了，快進去睡吧！只要心地光明……」

聲音像一縷輕烟般從耳邊飄過，很快就消失不聞。

這是糟老頭的聲音！「今晚沒自己的事了？」

「只要心地光明？」

他原來也知道龍兄弟是女的？他好像對自己的事甚是清楚。

不錯，只要心地光明，自己只要把龍兄弟當作親兄妹也就是了。心念一轉，頓覺胸襟坦蕩，大大方方的轉身朝房中走去。

跨進房門，第一眼就看到龍學文蒙着棉被，縮在木床裡邊，敢情早已睡熟了！

南振岳微微一笑，心想：這就是女孩兒家，男人那有這般縮着睡的？

隨手掩上房門，吹熄燈火，和身在外床躺下，那知這一躺，頓覺心頭劇跳，連手脚都顫抖。

這是自己第一次和女孩子同榻而眠。

他也依稀可以察覺蒙在棉被裡面的龍學文，身子也在微微顫抖！

他竭力鎭攝着心神，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總算漸漸平靜下來，但由於心情太緊張了，一時那能睡得着？

經過這一會工夫，龍學文似乎也安靜下來了，她已經起了輕微蘭息！

但就在此時，他耳中聽到隔壁的二號房中，易如冰、任如川有了聲音！

兩個房間，原只一板之隔，南振岳內功精湛，稍微留神，便可清晰聽到。

那是任如川的聲音，輕聲說道：「二哥，是時候了！」

易如冰道：「他們不知睡熟了沒有？」

任如川道：「五妹……」

「噓……」

顯然，這聲輕噓是出於易如冰之口！

任如川被他二哥打斷話頭，接着輕笑道：「沒關係，他們早就沒有聲音了。」

易如冰道：「總以小心爲宜，我們走！」

南振岳聽得奇怪，不知他們口中說的「五妹」是誰？

「走？」這時候已是三更天了，他們還要到那裡去？

思忖之間，果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脚步和開啓後窗的聲音。

南振岳止不住好奇，眼看龍學文業已睡得甚香，不想去驚動她，這就悄悄躍起，閃出房門，躍上屋面，廻目四顧。

果然發現兩條黑影，起落如箭，朝東掠去，從身形看去，正是新結交的易如冰、任如川兩人，當下那還怠慢，立即一吸眞氣，跟在兩人身後追了下去。

他從兩人的輕功身法上推測，自己似乎比他們要略勝一籌，是以不需急追，也有把握趕得上兩人。

三條人影，在暗淡的星月下飛馳，輕快得有如三縷輕煙！

一回工夫，業已奔到一處山麓，參天古木之間，矗立着一座黃牆碧瓦高大廟宇！

易、任兩人身形絲毫不停，奔近廟牆，立即雙脚一頓，雙雙凌空撲起，越牆而入。

南振岳跟到地頭，自然不敢貿然闖入，脚下略一停頓，擧目瞧去，橫匾上寫着「東雲禪寺」四字。

心中暗暗奇怪，兩人夤夜找到這裏來，不知有甚麼事？

他目前在江湖上多走了幾天，經驗自然也增加了不少。

東雲寺燈火已熄，寺中僧侶想來早已入睡，由此可見兩人此來，定然不懷好意，自己早就猜到他們不是名門正派門下！

心念轉動之際，人已掠上圍牆，但覺東雲寺殿脊重重，覆蓋頗廣，前面兩人此刻早已走得不見蹤影。

偌大一座寺院，黑沉沉的沒有一絲燈光，不知他們去了那裏。

他目能夜視，這一遲疑，頓時發覺大殿黑暗之處，站着兩個手持鑌鐵禪杖的黑衣僧人！

他們站在那裏，敢情並沒有發現自己，心頭一驚，急忙一轉身，凌空飛起，撲上鄰近殿脊，隱入暗陬，心中忖道：「易、任兩人如若有爲而來，定然找到後進去了。」

身形不停，一連飛越過兩重殿宇，他這一留神，果然瞧到每座殿宇上，都有兩個手持禪杖的黑衣僧人守在暗處。心想：原來寺中早已有了準備。

越過三進殿宇，眼前有了燈光，那是最後一進院落中射出來的。

南振岳胸有成竹，看清形勢，暗暗一提丹田眞氣，避開正面，悄悄向後院側面掠去！

他輕功卓絕，躍落圍牆，身形一閃，早已微風不驚的隱入院前一

棵大樹之上，舉目朝前望去！

後殿院中，燃着兩支巨燭，燭光搖曳，照得一殿通明。

中間一張石桌前面放着兩個蒲團，趺坐兩位黑衣僧人，這兩個黑衣僧人全都臉如黃蠟，骨瘦如柴，一眼望去，除了左首一個眉成倒八，右首一個兩耳招風，模樣就有些相似！

易如冰、任如川則雙雙站在兩僧身前不遠。

大家都沒說話，南振岳瞧得奇怪，他們雙方一言不發，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他目光一轉之際，才發現易如冰右手前伸，掌心攤着一件東西，似是朝兩個僧人出示甚麼。

那個倒八眉的僧人目光一抬，掃着兩人點點頭，道：「兩位果然是桃花源來的？」

易如冰冷冷的道：「兩位大師父是鐵佛寺來的了？」

南振岳暗想：原來這兩個黑衣僧人，是五台山鐵佛寺來的，五台山鐵佛寺在武林中，名頭不在少林之下！

倒八眉僧人合十道：「不錯，貧僧大顛、大頑，正是從五台趕來，兩位夤夜光臨，有何見教？」

易如冰道：「兩位大師遠道趕來，當然更有急要之事？」

招風耳僧人大頑合十道：「施主說得不錯，月前敝寺方丈蒙成宮主不遺在遠，頒書問候，曾說如若有事，可着人前去桃花源之言，不料事隔不久，敝寺方丈忽然身罹怪疾，百藥罔効，因此命貧僧兄弟前來。」

南振岳聽得一楞，他口中的方丈，自然是枯佛石空了。

枯佛石空在九大門派中，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居然會身罹怪疾，百藥罔效！

啊！那事先投書告警的成宮主，又不知是誰？

易如冰冷笑道：「兩位大師父原來是求藥來的，只不知除了求藥，貴寺方丈還有別的話嗎？」

倒八眉僧人大顛問道：「兩位施主也該說說來意，再談不遲。」

易如冰道：「在下兄弟就是攜帶藥物，奉命迎迓兩位大師父來的。」

招風耳僧人大頑臉色一變道：「成宮主倒是未卜先知，早就知道敝寺方丈患病了？」

任如川冷笑道：「天下之大，甚麼事瞞得過師傅？」

南振岳暗哦一聲，成宮主原來是兩人的師傅。

倒八眉僧人大顛道：「藥必對症，成宮主已經知道敝寺方丈的病症了？」

易如冰哂道：「宮中藥丹，統治天下百症，不過在下兄弟奉命行事，先要聽聽貴寺方丈的心意？」

倒八眉僧人大顛又瘦又黑的臉上，突然現出憤懣之色，但似乎是强自忍了下去，抬頭說道：「貧僧兄弟奉命南來之日，敝寺掌門曾有交代，鐵佛寺方外之人，不在江湖走動，不問江湖之事，成宮主寵錫聘函，要敝寺方丈擔任貴宮護法一節，只怕難以應命……」

易如冰冷笑道：「那麼兩位還是及早回去吧！」

招風耳僧人大頑沉聲道：「施主此話怎說？」

易如冰道：「在下說的難道還不夠明白麼？貴寺方丈除了擔任本宮護法，靈丹無價，豈能憑白送人，兩位及早回去，還趕得上和你們方丈見上最後一面，再遲就來不及了！」

大顛目射兇光，突然一陣「桀桀」怪笑！

別看他人生得枯瘦如柴，笑起來却是聲震屋瓦響亮得很！

易如冰、任如川臉色微變，腳下各自後退半步。

南振岳暗暗哦道：「不錯，鐵佛寺練的是枯禪功夫，這兩個和尚內功大是不弱！」

大顛笑聲一歇，注視着兩人道：「兩位施主不過是成宮主高足，成宮主對敝寺方丈尚且禮遇有加，兩位說話怎好如此無禮？敝寺方丈只要點個頭，就成爲貴宮護法，護法的身份，比兩位總要高吧？」

易如冰被問得一怔，還沒開口！

任如川接口道：「拒受本宮聘函，非友即敵，九大門派掌門，何足道哉？」

大顛道：「要是接受了聘函呢？」

任如川道：「本宮護法，地位崇高，僅次於本宮宮主，在下兄弟自然視如尊長。」

大顛倒八眉軒動，笑道：「貧僧也奉告兩位，你們也及早回去吧！」

易如冰冷靜的道：「大師父，乞道其詳？」

他顯然發覺事態有了轉變，語氣就顯得和緩下來！

大顛正容道：「貴宮總護法方才才走，敝寺方丈之事，已蒙總護法允向宮主面陳，並要貧僧轉告兩位，立即回去。」

易如冰、任如川迅速的交換了一瞥，似乎並不相信，易如冰抬目道：「大師父可知總護法是誰？」

大顛道：「施主可是不信貧僧之言？」

大頑已是不耐煩的道：「貧僧兄弟原也不識貴宮總護法是誰，好在他怕兩位趕來不信，特地留下信物，師兄，你還是把那東西給他們瞧瞧吧！」

難怪兩個和尚始終坐在蒲團上，連站也沒站起來，原來他們仗着那位總護法留有信符，有恃無恐。

大顛沒再說話，轉身過去，伸手從背後石桌上取下一幅小小立軸，隨手打了開來。

南振岳不禁心頭一怔，他從大顛伸手取起立軸之時，就一眼認出那就是三眼老妖在岳陽樓上還給自己的那一幅。

等到大顛把捲着的立軸打將開來，那更錯不了，黃綾上裱貼着一隻用白紙剪成的手掌，掌心托一座金泊的七級寶塔，正是黑風婆收藏之物。

他心中大感奇怪，急忙伸手一摸，小立軸果然不翼而飛。

昨天明明還在自己身上，怎會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大顛手上呢？

是了，今晚自己站在房外之時，曾有一個人從自己身邊擦過，那是糟老頭的聲音，說了句：「今晚沒你的事了，快進去睡吧！」

準是他在那時候從自己身上取走。

那麼糟老頭就是他們總護法了？他何以要利用師傅的信符？這問題，當眞複雜得令人費解！

但奇蹟也在此時發生了。

易如冰、任如川驟覩令旗，果然同時俯身低頭，同聲說道：「弟子參見總護法令旗。」

事情發展至此，已近尾聲！

南振岳不敢再逗留下去，暗暗吸了一口眞氣，身隨氣升，一下往斜刺裡飛射出去，腳尖一點牆頭，飛出寺外。

立即展開輕功，一口氣趕回客棧，側身閃入房中，眼看龍兄弟依然側着身子，睡得甚香！

當下也就悄無聲息的和衣在外床躺下。

果然就在自己睡下不久，隔房也有了聲音，敢情兩人和自己先後離開，跟着回轉。

遠處連續傳來雞啼聲，天色欲曙，南振岳也就矇矓入睡。

等他醒轉，天色已經大亮，龍學文不知何時早已起來了，這時靜靜的站在床前，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盯着自己直瞧，他臉上紅馥馥的微含笑意，好像是在欣賞着自己的睡態。

南振岳和他目光一對，忽然感覺到龍兄弟的眼睛似乎和平時有些不同！

這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如何不同？他也說不出來，他不敢和他對着眼睛多瞧，移開目光，淡淡的一笑，道：「賢弟，你起來了？」

龍學文口中柔順的「唔」了一聲，緩緩在床沿上坐下，低聲道：「大哥，時間還早，你瞧，太陽才出來呢，你還可以多睡一會。」

南振岳暗暗皺了下眉，心想：龍兄弟在自己面前，越來越流露出女兒之態來，這和他平日的瀟脫模樣，幾乎判若兩人！一面忙道：「賢弟已經起來了，如何還早？」

龍學文嫣然一笑，俏皮的說道：「大哥一晚沒睡，自然要多睡一會！」

南振岳翻身起坐，笑了笑道：「原來賢弟沒有睡熟？」

龍學文臉上一紅，抿嘴笑道：「床上少了一個人，再不知道就成了死猪！」

說到這裏，眼珠一轉，問道：「大哥，你昨晚究竟到那裡去了？」

南振岳耳中略一辨聽，發覺隔壁易、任兩人也已有了聲音，連忙以目示意，低聲道：「說來話長，待會再告訴你吧！」

龍學文微微一怔，低聲道：「大哥是說和他們兩人有關？」

南振岳點點頭，道：「和我們也有關。」

龍學文還待追問，恰好店伙送水進來，只好不說。

南振岳盥洗完畢，只聽易如冰的聲音在門外問道：「兩位南兄起來了嗎？」

青影一閃，易如冰、任如川兩人，已經相繼走了進來。

南振岳連忙拱手道：「易兄、任兄早！」

易如冰目光一溜，說道：「在下兄弟今日就要啓程回去，想來奉邀兩位南兄，到桃源一遊。」

南振岳想起昨晚大顛和尚曾有「兩位果然是桃花源來的」之言，忖道：「我正想了解你們的身份，你既然自動提出來了，自己如何不將計就計，去桃源一行？」

想到「將計就計」，不禁驟然記起公孫幫主隨着掌風丟給自己的那個布團，不由軒眉笑道：「固所願也，只是萍水相逢，怎好叨擾？」

任如川接口道：「我們萍水相逢，許爲知己，南兄快別客氣了。」

龍學文臉露驚喜，問道：「任兄說的桃源，可是晋朝陶淵明所記的桃花源麼？」

任如川道：「誰說不是？我們住的地方，就是古桃花源！」

龍學文拍手道：「那好極了，我從小愛讀『桃花源記』，至『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總是深感惋惜，不想眞有那個地方！」

易如冰笑道：「桃花源記，只是文人筆下之言，其實除了山重水複，人跡較少，也算不得是隱秘之

地。」

任如川笑道：「但尋常人就是想去，也不容易進去呢！」

龍學文早已聽得眉飛色舞，興高采烈的道：「那太好了！」

四人吃過早餐，就會賬出門，相偕上路。

翌日趕到臨湘，僱了一條船，改走水路，橫越洞庭，取道常德。

南振岳心知他們這般走法，當然一方面既舒服得多，另一方面，也許是爲了隱蔽行蹤。

春風三月，正是日麗風和的季節，這一路上，大家不是凭窗眺望空濛水天，便是談天論武，略抒己見，四人年齡相仿，自然十分投契。

一連幾天，南振岳從易、任兩人談話之中，已隱約聽出古桃花源好像是一個秘密幫會，也像是武林中一門宗派。

幾次藉機探詢，兩人只是笑而不答，說到後自知，因此心中更覺疑竇重重。

數天之後，船抵常德西南的桃源縣，易如冰指點船家，沿江北行，在一處汊港山麓下停船。

大家捨船登岸，易如冰、任如川領着兩人直向一條小徑上走去。

這裡已是武陵山脈，沿途一帶，都是崇山峻嶺，但山光如黛，林木葱鬱，風景甚是清麗。

入山漸深，山徑也就險仄起來！

四人一路疾行，走了約莫頓飯光景，已奔近一座插天高峯之下。南振岳眼看這座高山形勢奇險，正面似是一座整山。

但行到近前，原來一片突出的百丈危崖中間，隱有一條水峽，水由峽內流出，蕩蕩急流，滙成一道廣闊溪流，兩岸均是桃林，燦燦紅霞，一望無際！

因沿溪地勢較來路要高，不到近前，絕看不出內中藏有山峽。

四人沿着突崖下面溪岸前行，走約半里，只見一座石砌牌坊，橫架溪上，上寫「古桃花源」四個篆字。

龍學文大喜道：「我們到了麼？」

易如冰微微一笑，揚手之間，打出三枚制錢，像流星般筆直朝桃林中飛去。

瞬息之間，第二枚追上第一枚，第三枚又追上第二枚，錢錢相擊，在空中接連發出二聲「叮」「叮」悅耳脆聲！

南振岳脫口讚道：「易兄這記『三星追月』，手法奇巧已極！」

易如冰回頭笑道：「別叫南兄見笑，兄弟只是通知水手駛舟來接我們罷了。」

語聲未落，果見從一處桃林汊港中，飛駛出一條小舟，轉眼已到牌坊底下，靠岸停住。

南振岳細看那條小舟，乃是整棵山木鑿空所製，外圓內方，前尖後方，式樣甚是奇特。

船尾站着一個全身水靠的勁裝漢子，瞧到易、任兩人，執禮恭敬。

易如冰抬手道：「兩位南兄請上船吧！」

龍學文道：「易兄，我們還要上船？不是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可以通人嗎？」

任如川笑道：「如果不坐船，你一輩子也進不去！」

說話之際，大家相繼跨下小舟中坐定。

那水靠漢子舉起竹篙，輕輕一點，舟行如飛，逆流而上，約莫駛了半里路，業已駛到水峽盡頭，那是一座兩尺來高的水洞，水勢湍急，溪聲如雷！

水靠漢子忽然一個觔斗，從後梢翻入水中，他動作奇快，人入水中，雙手已推住小舟後沿，兩足踹水，逆水推舟，進入水洞。

任如川已道：「兩位南兄，快請臥下。」

原來那水洞初入之時，洞頂離水面還有兩尺來高，進到裡面，頂上巨石，逐漸低壓下來，最低之處，離舟不過數寸！

仰臥艙中，但聽洪洪水聲，震耳欲聾，但舟行速度不減！不過片刻，眼前現出一座圓形洞窟，已有天光射入。

小舟直向洞窟駛去，舟身經過一陣波動，水面忽然平靜下來。

原來山腹中，這股洪洪急流，似從右側湧出，朝山口流去，小舟行到這裡，已駛過逆水衝擊地帶，壓力大減，好像風平浪靜一般，舟行更是平穩。

何消片刻，便已抵達石窟出口，水靠漢子攏舟靠岸。

任如川一躍而起，笑道：「兩位南兄，這回眞的到了！」

南振岳眼看這古桃源如此隱蔽，心中不禁更提高了幾分警覺！

只是龍兄弟江湖經驗比自己多，平日爲人精細，今天却是滿臉笑容，一副喜孜孜，似乎毫無半點疑念一般！

跨出石窟，眼前豁然開朗。

那是在四週插天峻峯圍繞下的一片平地，廣約數百畝，一眼望去，但見一片燦爛紅霞之間，現出無數宮殿，畫棟飛簷，碧瓦重重。

南振岳瞧得暗暗吃驚，這到底住的是甚麼人？竟有這般氣勢，但奇怪的此刻正當午牌稍偏，偌大一片山谷中，竟然不見一人！

易如冰似乎已看出南振岳心意，含笑問道：「南大兄覺得這山

中如何？」

南振岳暗暗一驚，連忙笑着吟道：「桃花源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龍學文接口道：「是啊，這裡當眞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任如川道：「二哥，兩位南兄初來，是不是要先領他們入宮去見過……」

易如冰沒待他說完，攔着笑道：「兩位南兄，一路舟船勞頓，自然該先到賓舍休息。」

南振岳和他們幾天相處，已知任如川性格較爲爽直，易如冰則城府較深。他此話分明是要先把自己兩人在客舍中安頓下來，好向他們師傅請示。

這是一條青石鋪成的大路，兩邊是紅白相間的桃林，灼灼夭桃，落英繽紛！

易如冰、任如川陪着兩人，折入花林一條白石小徑，曲折行去，一會工夫，到了一座風景幽美的小樓前面。

易如冰停步笑道：「兩位南兄不嫌簡慢，就在這裡下榻，不知賢昆仲意下如何？」

南振岳忙道：「易兄太客氣了。」

易如冰微微一笑，陪着兩人跨進院落，只見一個紫衣使女屈膝道：「婢女叩見……」

易如冰揮手道：「這兩位南相公，是本山貴客，妳要好好伺候。」

紫衣使女應了聲是，又朝南振岳兩人屈膝道：「小婢給兩位南相公請安。」

南振岳連忙欠身道：「姑娘請起。」

易如冰道：「南大兄怎的和下人也客氣起來了，她叫做小菁，賢昆仲如果有甚麼事，只管吩咐她好了。」

說話之間，四人已相繼走入，這一排三間精舍，除了中間是一間小客廳之外，左邊是一間佈置精雅的書房，玉軸牙籤，琳瑯滿目，右側則是一間餐室。

易如冰、任如川領着兩人由樓梯上去，樓上一排朱欄長廊，中間是起居室，兩邊兩間臥房，繡帳錦褥，更是華麗已極！

南振岳心中暗暗一怔，忖道：「看這情形，他們好像早有準備，專爲自己兩人佈置一般！」

大家參觀了一週，然後又回到樓下，在客廳落座，紫衣使女替四人端上香茗。

易如冰起身笑道：「賢昆仲一路辛苦，需要盥洗沐浴，略事休息，在下兄弟暫且告退。」

南振岳忙道：「易兄、任兄只管請便。」

易如冰、任如川拱拱手，相偕辭出。

南振岳等兩人走後，四顧無人，不禁皺皺眉，朝龍學文道：「賢弟，你可曾瞧出這裡有異麼？」

龍學文似乎聽得一怔，愣然道：「小弟瞧不出來，大哥可是發現了甚麼？」

南振岳微微搖頭，道：「我也說不出來，只是心中總覺得這裡使人有神秘之感！」

龍學文釋然笑道：「這自然嘛！古桃花源，深處崇山，別說我們今天身歷其境，自古以來，只要讀過桃花源的人，誰不起神秘之感？」

南振岳道：「不，我是說易、任兩人，一身武功大非庸流，他們師傅自號甚麼宮主，想來必非尋常之人，只是江湖上又從沒聽人說過……」

龍學文輕笑道：「這裡是世外桃源，和外界隔絕，此間主人，自然是世外高人，江湖上怎會有人知道？

「大哥，我倒認爲咱們和易、任二兄萍水相逢，人家誠心誠意，邀我們前來，我們和他無怨無仇，不可能有甚麼惡意。」

南振岳雖然覺龍兄弟說得勉强，但也不無道理，一時默然不語。

龍學文緩緩走到南振岳身邊，柔聲道：「大哥，可是小弟說得不對嗎？」

南振岳笑道：「你說的也有道理。」

龍學文眼珠一轉，道：「不，大哥一定有甚麼話，放在心裡，不肯說出來？」

南振岳道：「你我兄弟，還有甚麼話不肯和你說的？」

龍學文突然好似想起甚麼，「哦」了一聲，道：「那天在崇陽客棧裡，你出去了很久才回來，究竟是甚麼事兒，大哥還沒告訴我呢！」

南振岳接着就把那晚所見情形，大概說一遍。

龍學文修眉微蹙，抬頭問道：「大哥是不是因此起了懷疑？」

南振岳道：「以我猜想，那糟老頭就是他們的總護法無疑，也許從我身上取走立軸信符，是爲了假冒師傅名頭，但奇怪的還是他那天使了一招『抑濁揚清』，明明又是師傅的招式，而且武功之高，也不在師傅之下。」

龍學文臉上神情複雜，沉吟了半晌，突然壓低聲音，懇切的道：「大哥，不管心中如何覺得可疑，但千萬不可在臉上流露出來！」

他說出這兩句，似乎極吃力，額上不覺微微出汗！（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沙成山背着「刀神」的屍體回到師父停屍洞中安放，他也在此逗留二天冥思「雙星伴月」……沙成山帶着丘蘭兒住在方捕頭一家曾躲過的山洞，一方面等丘蘭兒生產，另方面他也在冥思苦練第三招，此招練成可天下無敵，奈何還悟不透……方小雲找到沙成山，告訴他父親已痊癒，沙成山不明秦百年在搞甚麼鬼……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鏢客有後欲隱居　無奈天不從人願

透着一臉無奈，沙成山拖着如鉛重步，又走回屋子裏，他除了極力安慰丘蘭兒之外，根本一愁莫展！半個時辰之後，丘蘭兒又不痛了！

沙成山伸手替丘蘭兒拭去汗水，痛苦的道：「蘭妹，下輩子有緣在一起，就叫我當女的妳是男的吧！」

苦笑一聲，丘蘭兒道：「沙大哥，這是女人該受的罪，也是女人天職，也許你不瞭解，這種痛苦中滿含着幸福與歡樂，想想我們帶着孩子，快樂的過着幸福日子，這點痛又算得了甚麼？」

沙成山直直的望着窗外，彷彿幸福就擺在眼前，不由得臉上漾溢着微笑……

這一天對沙成山與丘蘭兒二人而言，果然有着度日如年之感，丘蘭兒也想不到生個孩子比上刀山下油鍋還苦十分，祇要開始肚子痛，她便額上青筋暴露，臉上肌肉顫抖，雙手虛空亂抓！

沙成山更是來回蹀躞，雙手幾乎搓掉一層皮！

直待天將黑的時候，那老婆子才端來一盆熱水，鋒利的剪刀一把，白布片一包，走進來！

沙成山正要開口，老太婆已怒指門外，喝道：「出去！」

一怔，沙成山道：「你趕我走？」

老太婆重重的道：「女人生孩子，男人看甚麼？」

沙成山望了丘蘭兒一眼，低頭往外面走，後面，老太婆冷言冷語的道：「還不是你們這些臭男人惹出來的！」

木門「咚」的一聲被關起來，沙成山看到正屋門口的老人向自己招手，忙走過去！

老人叫沙成山坐下來，笑笑道：「年輕人，這時候你就快當老子了，可要撐住氣，坐下來！」

沙成山一喜又憂的道：「還得多久？」

老人呵呵笑，道：「我老伴祇要進去就快了！」

沙成山抹去額上汗水，道：「眞苦！」

老人笑問道：「你苦？」

沙成山忙笑笑，道：「不，我是說我妻子苦！」

搖搖頭，老人微笑道：「才不呢，且等她生過孩子之後，不用多久，她又會找上你了！哈……」

乾乾的一聲笑，沙成山道：「老人家也愛說笑，過去我曾來過此地，你們好像並不多話，此時好像變個人似的！」

老者坦然的道：「是嗎？我老人家倒並不覺得！」

就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尖亢的嬰兒哭泣，沙成山拔腿便衝向外面，身後老者已笑道：「聽這哭聲，八成是個帶把兒的，哈……」

屋子裏傳來「嘩啦啦」的水聲，也傳來老婆子的聲音，道：「小伙子，你先別進來，且把賞銀備妥吧！」

沙成山聽得很清楚，忙問道：「我妻平安嗎？」

屋子裏傳來丘蘭兒哭聲，道：「沙大哥……我很好……謝謝你先關心我……」

沙成山重重的道：「沒有妳我便不要這小東西了！」

丘蘭兒道：「沙大哥，是個男的，啊！我們的孩子……」

沙成山露出個滿足的笑，道：「祇是苦了妳了！」

於是，木門被拉開了，沙成山立刻從懷中摸出一隻五十兩重的銀錠塞在老太婆的手中，道：「謝謝！」

老太婆看得一怔，道：「銀子太多了吧？」

沙成山已衝近床前面，望着丘蘭兒母子二人癡癡的一陣傻笑不已……

有錢果然好辦事，一應補品便由老太婆端進房來，那老頭兒也匆匆往方家集趕去！

如果以爲老頭兒去方家集是替沙成山辦事，那就錯了，本來，老頭兒想問問沙成山的姓氏，就怕引起沙成山的疑心，現在……

現在他不用多問，便知道這對年輕夫妻是誰了！

手中托着沙成山賞給老太婆的五十兩銀子，五十兩重的銀錠上面附印着一個「虎頭」，那說明一件事情——銀子是「虎躍山莊」的！

就在方家集的街頭上，有個精壯漢子站在那兒，他輕聲而又威嚴的對老頭兒道：「湯老六，你們做得很好！」

老頭兒拱拱雙手，道：「狄護法千萬別客氣，我夫妻隱名埋姓住在此地，全是狄護法一手栽培，幫這點小忙又算得了甚麼？」

精壯的白衣大漢沉聲道：「別動聲色，姓沙的出了名的狠角色，你可要特別小心了！」

老者哈着腰，笑笑道：「狄護法盡放寬心，一切由你指揮，怎麼下手，全憑你一句話了！」

搖搖頭，姓狄的又把五十兩銀子塞給老者，道：「回去，想辦法先穩住他們，以後的事就由我來辦了！」

於是湯老六匆匆的又回到了小村子裏！

白衣精壯大漢望着遠方，他似乎已看到他的計劃在一步一步的實現，臉上那股子喜悅，幾乎令人難以分辨出他是否已得了寶藏！

沙成山守護在丘蘭兒身邊，他不時的摸着嬰兒的小臉蛋，露出滿足的笑意！

丘蘭兒更是呵護着小傢伙，不時的對沙成山道：「沙大哥，他長得眞像是你！」

沙成山立刻笑道：「也有些像妳，蘭妹！」

丘蘭兒笑着，道：「沙大哥，我們也該離開這裏了！」

沙成山道：「已經五天了吧，可是老婆婆一定要我們住滿半個月，怎麼辦？」

丘蘭兒滿足的笑道：「我已經覺得好多了，還是早早離開……」她一頓又道：「沙大哥，你打算到甚麼地方？」

低頭想了一陣子，沙成山道：「遠走高飛吧！」

丘蘭兒道：「我們先買一輛篷車，我們三人慢慢的往北走，沙大哥，你以爲如何？」

點點頭，沙成山道：「就這麼辦，我去鎮上找找，也許平安客棧裏就可以買得到！」

於是，沙成山便匆匆的趕往方家集！

就在此刻，平安客棧裏走出兩個人，沙成山一怔，立刻站在門口石階上，祇見一人走出來嘿嘿笑道：「沙成山，我們又見面了！」

跟着另一白髯老者也走出來，這老人雙目烱烱，護門凸起兩個肉包，看似瘦削，一雙手背青筋暴露，未見稍晃，便到了沙成山面前！

沙成山淡淡的道：「龍騰山莊一別，貝兄可好？」

不錯，來人正是「冷面豹」貝海濤！

此刻，貝海濤摸摸臉上的刀疤，冷冷的道：「沙成山，你提起龍騰山莊，莫非想挾恩索報？」

笑笑，沙成山道：「貝兄以爲沙某是那種人嗎？」

「很難說，否則，一見面又何必提起龍騰山莊之事？」

是的，貝海濤曾經與川南「龍爪門」掌門「鐵爪」白艮二人，被囚於「龍騰山莊」的山洞地牢內，若非沙成山解危，便插翅也難飛出來，不料……

貝海濤的話令沙成山心中憤怒，他臉無表情的道：「貝兄如果有此想法，那是不瞭解沙某爲人！」

貝海濤吃吃冷笑道：「是嗎？貝某雖不瞭解你的爲人，但臉上的這一刀却印象深刻，畢生難忘！」

沙成山想起白艮邀集高手攔截自己的事，便心中憤然！

此刻貝海濤的口氣有些不善，遂冷冷的道：「過去的事也就算了，沙某有事待辦，再見了！」

貝海濤嘿嘿笑道：「又有生意了？大概是你開春第一樁買賣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貝兄，請讓路！」

冷沉的，貝海濤道：「今日見面，我便提醒你一句話！」

「請講！」

「上次龍騰山莊之事，沒有你插手，我們仍然死不了，沙成山，這一點你一定要弄清楚！」

一楞，沙成山道：「是嗎？江厚生的二兒子七七之期一到，沙某想不到有誰會來救你們！」

「有，當然有人出面！」

「誰？」

「武林老爺子秦百年，他就是聽了江厚生的胡作非為才匆匆趕到龍騰山莊，當時正遇上彼此之間欲搏殺！」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原來你殺了江厚生的兒子，偏又使詐，想結合我們大家力量為你拚命，姓沙的，你為甚麼當時含恨而去？」

是的，龍騰山莊門口的廣場上，「武林老爺」秦百年突然出現，當時的情形沙成山歷歷在目。

秦百年一副武林長者風度，幾句話說得自己無話可說，當時便回頭走去，而羣豪却又聽了秦百年說些甚麼，自己便一點也不知道。

當然，姓秦的不曾說出自己在虎躍山莊所聞所見，對於他曾派出虎躍山莊的伍總管前往相助之事，也一定另有一番說詞了！

沙成山幾乎氣結，道：「貝兄，我不想多解釋，你請讓路，如何？」

貝海濤橫臂指向身邊老者，道：「沙成山，你不想見見這位武林長者？」

沙成山早注意了，但他還是搖搖頭，道：「有必要嗎？」

老者撫髯，道：「有，因為老夫就是因你而來！」

雙眉上揚，沙成山道：「請問老人家是……」

「我老人家二十年未離開東海岸了，這次也是我這個不長進的徒兒，他一再稱你如何如何了得，我才聞獵心喜的不請自來了！」

沙成山早聞得「鐵爪」白艮介紹過貝海濤，說他是東海太極老人門下，那麼，面前這位老者便是「太極老人了？」

難道姓貝的把他師父也搬來了？

重重的抱拳施禮，沙成山道：「老人家敢情就是東海『太極老人』了？」

白髯上翹，面目平淡，老人道：「我叫晁千里，沙成山，你眞的練就『正果老人』失傳已久的『銀鍊彎月』刀法？」

淡淡的，沙成山道：「食髓尚不知其味，我差得還遠！」

晁千里笑笑，道：「知味不知味，老夫一試便知，老弟台，你不會令我遠道而來的人失望吧？」

沙成山搓搓雙手，道：「眞對不住，在下實在有要事在身，怕令你老失望了！」

貝海濤冷叱道：「你也怕了嗎？沙成山！」

沙成山雙目凜然的退後一步，道：「貝兄，我們之間並沒有甚麼血海深仇，上回你為白艮伸援手我不怪你。雖然我傷了你，可我也被你們殺得血肉模糊，再說你老兄被囚『龍騰山莊』之事，當時山洞內已發動機關，我敢說，若非是沙某與扁奇老人配合伸援，秦百年絕不會那麼巧合的出面，不論天大的誤會，貝兄絕不能否認我的義舉吧！」

貝海濤冷沉的道：「沙成山，我說過，你不必再提過去，如果你仍然是『二閻王』沙成山，走，我們土地崗上比高低去！」

「太極老人」晁千里點點頭，道：「不錯，那確是個比武過招的好地方，沙老弟台，我們就在那兒等你的大駕了！」

說完手一揮，與貝海濤二人便揚長而去！

沙成山怔住了，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

而且，巧的他剛踏上台階的時候便被他們兜上，光景是專門在此候他到來了！

去與不去，令沙成山一陣猶豫！

面朝南，祇見晁千里肩不動，走得可眞快，宛似他雙脚不沾地，長着無形翅膀在飛，沙成山心中明白，「太極老人」晁千里露了一手「千里追風術」。

那貝海濤在他身後騰躍着，兩個人的姿勢不同，却一樣的快捷無匹，顯然是露給他看的！

「土地崗」！沙成山口中嘟喃着！

是的，土地崗上曾與「西陲二十四鐵騎」在那道崗上搏鬥過，每想起這回事，沙成山便不由得撫摸着兩邊大腿！

是的，刀痕仍在，記憶猶新，如果再去血鬥，就不知是個甚麼結局了！

沙成山重重的一跺脚，想起小村子裏的丘蘭兒，他「咯」的一聲嚥了一口口沫，心中思忖——為了兒子，就扮一次孬種罷！

一個伙計笑着走上來，道：「客官，你把鬍髭留起來，一時間變了個樣子，叫人認不出是你了！」

沙成山一笑，伸手摸出個銀

錠，道：「伙計，這裏是五十兩銀子，能不能買一輛篷車？」

兩個伙計對看一眼，掌櫃的走上來，笑道：「單馬拉車是夠了，如果是雙轡的非一百兩銀子不夠！」

笑笑，沙成山道：「銀子有，替我買一輛雙轡拉篷車，要快一點！」

掌櫃的接下沙成山一百兩銀子，立刻領着沙成山轉到後院馬廐，沙成山立刻選了兩匹健馬，兩個伙計帶着把馬套上車！

沙成山跳上馬車，笑對掌櫃的道：「等會那一老一壯兩個客人回來，就說我去辦事了，甚麼事情念後再說了！」

沙成山把話撂下以後，抖着韁繩駕車往北馳去，他心中想的是兒子，想着兒子剛出世三四天，自己何必染着一身血腥？忍了吧！

篷車馳到方家集東北方的小村子裡，沙成山見四合院的門開着，遂高聲大叫：「蘭妹，我把車駕回來，上車吧，我們立刻往北駛！」

沙成山高興的跳下車，又躍進院子，他立刻臉色大變，愣然而立，不稍移動！

十年血腥搏殺，他似乎已聞到有股子血腥味，這才不到兩個時辰啊，難道……

猛古丁，沙成山雷吼一聲便往廂屋中衝過去，口中尚且厲叫：「蘭妹！」

沙成山猛推開房門，裡面一片零亂，床上那還有丘蘭兒與兒子的踪影，急急的又衝出屋外。

沙成山雙目如火，兩個起落已撲進正屋，於是，他楞住了！

只見地上兩個人被綑得緊，正是一對老夫妻！

老頭子見沙成山走進來，嘴巴「嗚嗚」叫，沙成山忙把二人口中破棉絮取出來，那老者喘着大氣，道：「怎麼這時候你才回來，我們兩個老人家都快彆死了！」

解開二人身上繩索，沙成山反倒冷靜下來，道：「快告訴我發生甚麼事了？」

老者粗啞着聲音，道：「你老婆孩子被人架走了，我們二老上前理論，不料來的人眞狠，打得我二老就地滾，臨去還把我二老綑起來，眞可惡！」

沙成山咬着牙，道：「仔細想想，那些人的長相是甚麼樣子的？」

老太婆重重的道：「人都嚇壞了，誰還知道他們長的是甚麼樣，年輕人，你難道同人結有仇？」

臉色冷酷，沙成山道：「至少你們能分辨出來人穿的是甚麼衣服吧？」

老頭兒立刻點點頭道：「穿的是青色勁裝！」

老太婆搶着道：「我看是黑顏色！」

老頭兒拍着地叱道：「妳是老眼昏花，明明是青色勁裝，怎會是黑色的？」

老太婆也尖聲道：「明明是黑色的，你偏說成青色，眞是糊塗！」

沙成山咬牙又問：「來是多少人？」

老太婆道：「四五個大漢吧？」

老頭子怒叱道：「六七個青衣大漢，我算過了！」

老太婆尖聲道：「你成心同我過不去？我說四五個就是四五個！」

老頭子搖搖頭，道：「這輩子我眞拿妳沒辦法！」

沙成山回身衝出屋子，立刻躍上馬車，匆匆的便往方家集趕去！

後面，湯老六已同老太婆哈哈大笑起來……

沙成山駕車來到平安客棧外，立刻跳下車來，有個伙計衝出來，道：「客官，你怎麼又回來了？」

沙成山把韁繩拋給伙計，道：「把車趕入後院，快替我備匹快馬！」

伙計一怔，道：「這車你不要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當然要，另外替我備匹快馬來！」

伙計見沙成山面孔板着，十分冷酷嚇人，不敢多言，便匆匆把馬車趕進後院，且很快的拉出一匹備好鞍的烏騅馬出來，道：「客官，這匹馬脚程好，你一騎便知道我的話不差！」

沙成山一言不發，躍上馬背便往南面疾馳而去！

此刻，沙成山滿腹辛酸，一腔怒火，一副病懨懨的樣子更見清瘦，然而他那雙冷傲的雙瞳却幾乎要彈出眼眶外，口中不停的在詛咒着甚麼……

土地崗，是的，又見這座破敗的土地廟。

沙成山縱馬上得土崗上，迎面廟前台階上已緩緩走下兩個人——「太極老人」晁千里、「冷面豹」貝海濤二人！

沙成山躍身下馬，把馬推向場邊，冷冷的走向敵人！

那面，貝海濤已嘿嘿笑道：「沙成山就是沙成山，沙成山永遠不當縮頭烏龜！」

「太極老人」晁千里撫髯道：「沙老弟台，你果然沒有令老夫失望，哈……」

沙成山重重的逼視着貝海濤，道：「姓貝的，你們眞惡劣，也夠卑鄙，沒得倒令沙某失望！」

貝海濤忿怒的道：「嗨！沙成

山，你如果想培養殺人的情緒，你找錯對象了，因爲我們找上你的目的就是一場生死決鬥！」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姓貝的，是誰指使你來到方家集找我？我要知道這個人是誰？說！」

貝海濤望向晁千里，道：「我們打從東方來，有誰會告訴我們？這又是從何說起？」

沙成山忿怒的戟指貝海濤，道：「不會有這麼巧合，姓貝的，我們不妨直言，就在我來到平安客棧外，怎會那麼湊巧的遇上你們？而我的……」

貝海濤沉聲道：「有甚麼湊不湊巧的？世界變得小了，碰上面並不算甚麼稀奇事，你想怎樣？」

沙成山挫着牙，道：「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他們就在我來到平安客棧不足兩個時辰便全都失踪了，姓貝的，難道這也是一種巧合？」

突然，貝海濤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一邊，晁千里冷冷的道：「可好，聞得你沙老弟先後殺了白艮的兒子與江厚生的兒子，沙成山，你這能不說是一次報應？」

貝海濤止住大笑，雙肩仍然聳動不已的道：「娘的，這才幾個月不見，大鏢客沙成山竟然結婚有子了，哈……」

冷冷的，沙成山道：「人生必經之途，這並不值得你如此狂妄大笑！」

貝海濤臉色突然一緊，道：「沙成山，你實在不該同人家結婚生子，難道你就沒有自知之明？」

沙成山當然知道貝海濤話中含意，他是不該同丘蘭兒有孩子，然而，不該來的却來了，而且是一樁令人喜悅的事，這就又另當別論了，難道沙成山眞的連自己的老婆子也保護不了？

雙肩垂下，沙成山道：「我有自知之明，明白沙某絕對能保護她母子二人的安全！」

貝海濤又想笑，他却强忍住，道：「可是，你的老婆孩子呢？」

晁千里沉聲道：「豈有此理，自己的老婆孩子丟了，却找到我們的頭上，這算甚麼？」

沙成山已自不耐的道：「既然二位不肯說出何人指使你們找來方家集，沙某並不勉强，二位出招吧！」

貝海濤的鼻孔噏動着，眼中的光芒狠毒：「沙成山，你太輕看吾師晁老爺子了！」

沙成山冷沉的道：「就算是吧，你又想怎樣？」

晁千里已冷笑連聲道：「後輩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目無餘子，眼睛長在頭頂上，充分表現出張狂囂張，不可一世的驕態！」

沙成山嘴角牽動的道：「你的話我全照單收下了，晁前輩，你們最後還不是一齊上了？」

貝海濤却踏前一步，道：「記得貝某曾經說過，我會再來找你，沙成山，你可記得嗎？」

「當然，我也曾說過：希望再見面的時候只在切磋而不滲雜半點仇恨！」

貝海濤點頭道：「我也歌頌你是一位眞正的武者，當然，我仍然希望你沒變！」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我當然沒有變，而變的是你們，天下不會那麼巧合，你們找上我，而我的老婆孩子就在同一時間裡失踪……」

晁千里道：「看來眞的是被你誤會了！」

沙成山冷笑道：「誤會已經不重要了，二位，我們可以動手了吧？」

貝海濤沉聲道：「沙成山，你太把自己估高了，上次我同白艮一起，尚且不同意聯手，這次當着恩師的面，又豈肯盡失顏色？」

沙成山淡然的道：「我要求二位聯手一搏！」

「爲甚麼？」

晁千里白髯一抖，也叱道：「你是何方神聖？敢出此令人難忍的狂言？」

沙成山道：「我的時間不多，快些解決最好，是生，當然要盡快去找我的老婆孩子，是死就一了百了吧！」

貝海濤血氣沸騰的道：「沙成山，你會死得瞑目？」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我會盡力而爲，貝兄不必再爲沙某擔甚麼心事了！」

貝海濤側身對晁千里道：「師父，且容你這不肖之徒先接他……不論他要求我們是否一起聯手……」

不料晁千里手一攔，道：「不論他的武功如何，至少他的這股子豪氣也令爲師心折，我準備由爲師動手，你不許中途插手！」

沙成山重重的昂然道：「晁前輩，我可以拒絕嗎？」

晁千里冷冷的道：「甚麼意思？」

貝海濤也嘿嘿笑道：「娘的，新媳婦已經登上床，還言退婚？（意思是發現自己吃不消的雙關語）」

沙成山十分認眞的抱拳，道：「我誠摯的希望令師徒二人聯手一搏！」他一頓又道：「不論是死是生，此戰之後便永無瓜葛，如何？」

撫髯沉聲一笑，晁千里道：「好，老夫厚顏，恭敬不如從命，如果此戰之後彼此尚在人間，自然依你的！」

貝海濤側面叫道：「師父，你老……」

笑笑，晁千里道：「今日之戰，爲師心中面對的並非是沙成山，而是『正果老人』，從他的內涵與氣質，爲師彷彿又見到當年的『正果老人』，如果姓沙的能盡展所學，那麼，我們又有甚麼值得內疚的？否則……」

沙成山立刻接道：「否則就是在下找死……」

「不錯，老夫就是這個意思！」

沙成山道：「那麼我也要求前輩盡展太極絕學！」

晁千里呵呵笑道：「會的，沙成山，你的豪氣干雲，雖然令老夫不快，但却表現得十分自然。沙成山，我要提醒你，我師徒一旦聯手，太極與八卦相輔相乘，絕對高過兩儀刀法，你可要仔細了！」

沙成山心中一震，這還是第一次聞得「太極與八卦」合而爲一的說法，更驚於「太極老人」未戰之先便提醒自己。

這是一場君子之戰，更是一場毫不容情的死生之鬥。

一邊，貝海濤的「金豹爪」已握在手上——那是一對特製的手套，十指尖尖處散發出金光燦燦而又鋒利的金爪，不錯，沙成山曾經領教過的兵器，看來對方一出手便將盡展所學，殺招盡出了！

貝海濤已開始移動，極快的移動，移動在沙成山的左後方——來來去去的閃晃不已，但沙成山看得清楚，貝海濤足踏魁罡，走的正是八卦步！

右前方，「太極老人」的雙眉低垂，比之沙成山還要冷靜，宛若山嶽停峙而不即稍動！

一動一靜，沙成山第一次遇上這種場面！

於是，他的雙臂苦兮兮的垂着，面無表情而慨慨的出氣有聲！

便在這時候，金光突然自晁千里的雙手處閃耀，宛如他握着兩個日頭，霞光萬道！

沙成山見是一對金環，環雖不大，但他却心中十分明白晁千里的目的——由他出手鎖敵人兵器，貝海濤便容易從側面下狠招了！

此刻，貝海濤移動得宛如未曾稍動，身形在半丈之地幻化出三四個假象！

而晁千里不像貝海濤那樣移動，他與貝海濤不同。

他開始一步一步的直逼沙成山而來，步履着地間，彷彿能使人感受得到那種隱隱的震晃！

沙成山不能不出手了。

他的「銀鍊彎月」就在他拔空而起的時候，寒芒劃過一道筆直的線，有若流星曳空，光入人眼，鋒刃已到了左側貝海濤的頭上！

果然，貝海濤也立刻大吼一聲：「殺！」

隨着這聲「殺」，他已快不可言喻的彈升三丈，於是，又見他以一口眞氣把自己的身形停滯在空中。

不錯，又是那招「開天闢地」，但見金光成束，挾着絲絲銳風，毫不相讓的迎上射來的銀芒！

彈身空中怒翻兩個空心觔斗，沙成山衣帶勁風，斜向敵人的右側三丈處，果然，晁千里快若幽靈的自身體下面閃過去！

沙成山原來是誘敵一招。

他在雙足點地之間便二次騰空，「銀鍊彎月」就在他蕩起的瞬間倏展，刀刃森寒，又佈下一片刀芒似海！

晁千里與貝海濤二人的身形猝然分成兩個方向斜出，斜出在短促距離間，金爪狂揮，金環怒截。

一時間砂石飛揚，草木斷落，宛似突現的一股亂流！

沙成山的「銀鍊彎月」極光越見擴大，他的人幾乎被這片極光吞噬掉！

晁千里猛古丁一聲「好！」身形頓然猛縮又彈，駕着一片金光便往那片極光之中撞進去！

貝海濤更不怠慢，狂吼一聲：「金陽罩頂」！

但見他身子又怪異的浮現在空中，看似緩慢的動作，實則快若奔電，直往敵人全身罩去！

沙成山狂吼如旱地一聲雷：「雙星伴月」！

便在他的狂叫聲炸碎人們耳膜的同時，只見那片極光之中突然同時冒出兩道光弧，宛似銀花火炮之升空一般！

於是，空中響起刺耳的金鐵撞擊之聲，宛似一串開花火炮！

炸聲仍在，空中的三條幻影已分落實地，三個人在流着鮮血，鮮血並未帶給三人痛苦！

「太極老人」晁千里嘿嘿一聲怪笑，道：「沙成山，你已盡得『正果老人』眞傳，我老人家爲你高興！」

貝海濤驚異的道：「沙成山，你怎不使出那招『寒江月落』？爲甚麼？」

淡淡的抹去嘴角溢出的鮮血，沙成山道：「如果我仍然使用那招『寒江月落』，只怕我已經躺在你們的足下了，雖然你們之中也會有一個人重傷當場，但吃虧的仍然是我沙成山！」

貝海濤沉聲道：「幾月不見，沙成山，你的武功精進不少！」

其實，沙成山在洞中住了幾個月，朝夕苦思「銀鍊彎月」最後一招「雙星伴月」，一直來悟不透，原來沒有人替他餵招！

如今經過晁千里與貝海濤二大高手較量後，在危機一髮間，他突然靈光一現，不自覺的便使展出來「雙星伴月」！

那是在一片極光之中突然閃擊出兩束寒芒，足以分取兩個以上敵人！

貝海濤的右肩連上脖子，一道鮮明的血槽正滴洒着鮮血，顯然傷得並不重，雖然鮮血仍然在流！

晁千里重重的一環打在沙成山的後心上，但他的右手金環未套中「銀鍊彎月」，却被敵人自右上臂連到右肘劃開一條血口子！

沙成山內傷極重，而胸前的三條血痕也不輕，但他仍然屹立不搖的道：「二位，可否仍有興趣一戰？」

搖搖頭，晁千里道：「沙成山，你是君子，我師徒也非小人，說過的話要算數，雖然我們還可聯手再殺，但已無光榮可言，老夫清楚得很，你的內傷遠比你胸前的傷要重，老夫絕不乘人之危！」

貝海濤重重的點點頭，道：「沙成山，這是你第二次未對貝某下殺手，我心中十分清楚，你同上一次一樣，令我佩服！」

沙成山一笑，道：「君子爭義，小人爭利，貝兄不必放在心上！」

晁千里望着貝海濤，道：「看來我師徒要想破解他的這招『雙星伴月』，必須再有一番苦練了！」

貝海濤點點頭，道：「是的，我們回到東海閉門苦練！」

沙成山心中明白，這師徒二人是出了名的不服輸，這幾月必然是練就了要破解他的那招「寒江月落」。

尚幸自己也苦練第三招「雙星伴月」，否則今天必然血濺此土地崗上了！

沙成山笑道：「晁老前輩，我們已事先說好，此戰之後不論生死，雙方化干戈爲玉帛，難道……」

晁千里道：「老夫沒有忘記，如果有一天我師徒再找上你，那也只是彼此切磋，點到爲止！」

貝海濤突然沉聲道：「沙成山，小心自己成衆矢之的，就貝某知道，其中有幾個門派已對你產生不友善之舉，我的話只能點到爲止！」

重重一抱拳，沙成山道：「謝謝貝兄指點，不過，我沙成山可向天表明心跡，至於別人怎麼做，沙某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晁千里側身招手，道：「海濤，我們走！」

貝海濤冷視着沙成山道：「沙成山，記得我曾說過的一句話嗎？」

沙成山憾憾的道：「甚麼話？」

「你是眞正的武者！」說完，貝海濤立刻往晁千里追去……

沙成山重重的喘了一口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搖晃着身子走到馬前，使力的爬上馬背！

鬍子上面沾滿鮮血，沙成山用袖子抹去，緩緩的馳進方家集，就在平安客棧外，他雙目一凜，只見方小雲由街角走過來！

司個伙計走出來，驚異的道：「客官，你受傷了！」

沙成山把馬交給伙計，方小雲已走上前，道：「沙大俠，我正在找你們！」她驚愣的又道：「是誰傷的？」

沙成山道：「方姑娘，我急需找地方療傷！」

方小雲指着一家藥鋪，道：「走，那家藥鋪大夫我認識，我扶你去！」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回山洞去，希望妳不要張揚出去！」

方小雲忙點着頭，道：「沙大俠，丘姑娘呢？這幾天她可曾生了？」

沙成山憾憾的點點頭，道：「生了，但却突然失踪了，連孩子一起失踪了！」

方小雲驚疑的道：「怎麼會失踪的？難道……」

沙成山道：「所以我必須找個隱蔽地方把傷療好，方姑娘，只有妳知道我在甚麼地方，希望妳保密！」

忙又點點頭，方小雲道：「我會的，沙大俠但放寬心，丘姑娘的安危，孩子的生死，一定使你痛心疾首，急欲找到他們母子二人了！」

沙成山道：「方姑娘，別跟我來，我要繞道走了！」

方小雲忙上前低聲道：「沙大俠，我會在夜間把一應吃用送進洞裡，你放心吧！」

沙成山苦笑一聲，道：「謝謝！」

望着方小雲走去，沙成山緩緩的走出方家集，他要繞上槐樹坡後面的時候，已經是夕陽西沉了。

從方家集到槐樹坡後面，即使是繞路走去，也不過六七里，但沙成山却走走停停的幾乎走了兩個多時辰！

背上挨了一環眞不輕，雖未流血，但脊骨傷得不輕，胸前三條血印已乾，倒是皮肉之傷！

「太極老人」晁千里果然手法極重，這一環足有五百斤！

挫着牙，沙成山潛入瀑布後面山洞中，他燃起油燈，展開棉被坐在上面，靜靜的運起內功。

頓覺氣血難以自「風門穴」下衝「肺俞穴」，反手摸去，一陣酸

麻，沙成山再想起蘭妹與剛出世不到五天的兒子，心中一陣焦慮，幾乎昏倒在地！

便在這時候，洞中傳來了女子聲音，道：「沙大俠，我來了！」

沙成山勉强睜開眼睛，道：「是方姑娘嗎？」

暗中轉出方小雲，只見她手上抱着一個布包，匆匆的走到沙成山面前蹲下來，道：「是我，沙大俠，我給你帶來吃的東西，還有一大包傷藥！」

沙成山苦笑道：「方姑娘，眞謝謝你了！」

方小雲立刻搖頭，道：「不，該謝的是我們，沙大俠，我一直以爲，若非是你援手，我們一家三口早死絕了！」

沙成山勉强吃了些東西，道：「我以爲秦百年必有野心，因爲他能一手遮天，把恨他的人轉變成敬慕他的人，就此一招，我沙成山就自嘆弗如！」

方小雲替沙成山的胸前敷着藥，道：「我也是這麼想，沙大俠，你曾帶我一家到『虎躍山莊』，在秦百年的拒不承認自己罪狀中挺身爲你出面，且令他損失十萬兩銀子。不料此事之後，他不但不恨我們，反而差人送來半部『百竅神功秘笈』，助我爹恢復體力。更送來一瓶補藥，這種舉動便連我爹娘也感動不已，沙大俠，我眞擔心……」

方小雲突然擧着油燈「啊」了一聲，她把燈照向沙成山的背，叫道：「沙大俠，你背上的傷發紫，一定內傷不輕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是的，如果不是背傷，我不會這時候來到此洞中療傷……方姑娘，我早去追找丘蘭兒母子二人了！」

方小雲放下油燈，把一些傷藥合在掌心，小心翼翼的按在沙成山背上傷處，她輕輕的揉搓着，捏拿推搓，柔柔的道：「沙大哥，你忍着些，我慢慢的爲你捏拿，也許藥力運行較快，減少你的痛苦。」

沙成山閉起雙目，道：「偏勞妳了，方姑娘！」

方小雲捲起袖子，坐在沙成山身後面，柔柔的旋動着雙掌，一股沁涼舒適之感，隨之而進入體內。

沙成山立刻運起內功，把這股由體外來的感受往氣海引導！

方小雲也不自覺的把內力推送進沙成山的體內。

然而她的功力畢竟不比沙成山，直待她發覺自己虛弱得全身無力，立刻頭昏倒在沙成山的背上！

猛的睜開眼睛，沙成山雖然痛苦減去，但見方小雲虛弱得奄奄一息，便不由得旋身抱住方小雲上身，道：「方姑娘，妳不該輕易把內力輸入我體內的，妳如此做法實在太冒險了！」

疲乏的睜開眼睛，方小雲道：「我甘若飴，沙大俠，便是我因此而喪命，方小雲也是高興的！」

一楞，沙成山道：「妳這是何苦？我又不是不能恢復過來，自信三五日內便會好的，而妳……」

方小雲苦笑道：「我唯一能做的是這些了，沙大俠，自從我發覺你有了丘蘭兒，且又有了孩子，我便立刻有着無所……無所適從之感……此生……此生怕是再也無法回報你甚麼了……」

沙成山深深的搖搖頭，猛地摟住方小雲，道：「不值得，方姑娘，不值得妳如此做的，沙成山如今心中亂紛紛，方姑娘，妳又在這時候……」

一聲無奈的苦笑，方小雲緩緩而又滿足的睜開雙目，道：「沙大俠，我一直希望有一日能投在你懷裡，就像……就像是現在……」

沙成山道：「方姑娘，能爲我守住秘密，沙成山能安靜的在此休養三五日，便很感激妳了！」

緩緩的撫摸着沙成山胸前的傷處，方小雲站起身來，道：「沙大俠，我該回去了，且等我身子恢復過來，便立刻前來爲你這破衫縫補！」

沙成山望着十分虛弱的方小雲，一搖三晃的走向洞口，眞擔心她會掉下瀑布！

就在方小雲剛剛走下槐樹坡，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她喘息着站在一棵大樹下遙望過去。

只見來的是二十四匹快馬，分成兩行併騎，直到莊門口的場子上。

方小雲不知這就是「西陲二十四鐵騎」，楞楞的只見總管常友仁匆匆開門走出來，便聞得馬上的女人高聲吼道：「方寬厚在莊上嗎？」

常總管立刻回應道：「各位是……」

「我們是西陲二十四鐵騎，如今也是『虎躍山莊』的二十四鐵騎，快叫方寬厚出來！」

常有仁一怔，想不通凶殘成性的二十四騎，怎會投靠上「虎躍山莊」，遂立即抱拳道：「各位且請進入莊內稍坐，如何？」

灰色的月色中，祇聽那女人沉聲道：「也好，稍作歇息，我們再趕往湘江！」

常有仁也是剛從衙門退職的捕快，祇因方寬厚的敦請，他才投到方家莊上來當總管之職。

然而，江湖上的各門各派，他也聽得不少，如今倏然見到這二十四個西陲二十四鐵騎人馬，心中正是吃驚不已！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齊大妹子帶着焦風流與丁三去找申屠十方賣消息，得銀壹萬両，但申屠十方又派人去截殺欲搶回銀子咪紅二人學功夫以對付司馬二郎，本欲不見齊大妹子，但一聽說有獨孤無名消息，馬上召見，當兩個宮主知道余凝霜一家團圓，交出十萬両銀子後，二人急率衆奔黑龍廟，另派近百男人圍攻丘文山等……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自命風流兩梟雄　丟盔棄甲受教訓

獨孤一郎坦然以對：「不錯！」他也發覺來了一共八個人，八個身帶傢伙大漢！

這八人不是別人，乃興隆集飛馬幫的人是也！

為首的正是那位大掌旗申屠十方。

申屠十方立刻問道：「黑龍廟上住了一位大劍客，他叫獨孤無名，是嗎？」

「不錯！」

「我們是來拜會他的，他人可好嗎？」

「人已傻了，甚麼也不記得了，甚至一身的武功也半招使不出來了！」

申屠十方八人聽得俱吃一驚，但忽的申屠十方一聲洪笑，大總管甘天龍道：「恭喜大掌旗，就快得到美人了！」

「哈……」申屠十方大笑：「已是廢人了，本掌旗實難下手殺一個殘了的人！」

江上飛道：「上去吧，咱們動手！」

已經閃在一邊的獨孤一郎聽了這幾句話，不由血脈賁張，臉色大變，一聲斷喝：「站住！」

申屠十方八人聽得不愉快！

獨孤一郎吼道：「你們幹甚麼的，來殺人的呀！」

江上飛叱道：「沒你的事，滾開！」

獨孤一郎大怒，搖動雙肩猛一掠，他把山道又堵住了，雙目圓睜，咬牙道：「那是我爹，你們說我管不管！」

申屠十方一怔：「甚麼？你是獨孤無名的兒子？」

「我叫獨孤一郎！」

申屠十方吃的一笑：「你勇氣可嘉，只是太傻，你應該趕快逃走的，你却在此時此地不利於你的時刻，承認自己是獨孤無名的兒子，這……嘿嘿……給了我斬草除根的機會，以你這年紀，死了實在可惜！」

只見他手一揮，又道：「伍護旗，你過去，露一手你的鐵拳，你不是曾經一拳擊斃一匹野馬嗎？」

那矮壯的伍一生哈哈笑，豈把個小子放心上。

「小子，伍大爺不用刀，只是這麼一雙拳頭，你可得小心了！」

獨孤一郎冷視，木然的冷視着逼來的伍一生，他心中想着，你出拳呀，就叫你拳上栽跟斗。

要知道這獨孤一郎在東方美的調教下，不但是搬移大法了得，便是那一手「催命搗」，比神拳還要命。

伍一生人稱鐵拳，拳上功夫當然了得，但與「催命搗」比較，那就差遠了。

此刻，伍一生雙拳並舉，看不出他把力量運在那一隻手上，當他大吼一聲：「接招！」中途右肩往前猛撞上去，這表明他右拳是實拳！

獨孤一郎根本不閃躲，他也出拳，拳頭直往伍一生的右拳打過去！

「砰」聲起處，伍一生一聲狂嗥，右臂連斷三節，痛得他眼淚鼻涕也流出來了，回身便逃。

「他媽的，我完了！」

事出突然，申屠十方也呆了！

牛義生這位三槍太歲與伍一生的感情最好，見此光景，立刻拔槍直往獨孤一郎刺去，口中狂叱：「老子刺死你這小狗操的！」

獨孤一郎也火了，他搖身疾閃，中途看着那尺長的槍尖自身邊一寸處扎過去，就在牛義生回馬一槍，獨孤一郎不見了！

別的人看得清楚，獨孤一郎的人正貼緊了牛義生的背後移動，移動得十分巧妙。

大家也都不知道這是甚麼功夫。

不知道是不識貨，不識貨就必然要吃虧。

牛義生不但吃虧，也吃大虧。

就在江上飛大吼，小心身後的同時，獨孤一郎又使出了「催命搗」，「咚」的一聲打在牛義生的後背上。

他如果打在牛義生的後腦，牛義生非死不可。

雖然沒往牛義生的頭上搗，却也搗得牛義生的身子往斷崖下撞去。

「哇哇哇」連三聲，牛義生吐出一大灘鮮血，噴在斷崖石壁上染紅一大片。

申屠十方見牛義生往地上萎坐，他火大了。

「給我圍殺，絕不放過他！」

申屠十方「嗆」的一聲拔出了金刀，他騰空而起，直往黑龍廟飛躍，身法之快，令獨孤一郎不及攔阻。

於是江上飛與包千西、丁雲與艾元四個人把獨孤一郎圍住了。

大總管甘天龍大聲叫：「咱們這是倚多為勝，別叫外人瞧見了，說咱們大人欺小子，快下殺手，完了還得上山吶！」

他抬頭看，大掌旗不騎馬，仗刀直往山上飛掠。

四個人把獨孤一郎圍在斷崖小山道上，鐵腿包千西出刀也出腿，快刀江上飛更是九刀合一直往獨孤一郎轟過去，追風叟丁雲已經捅了九刀，可也刀刀落空，笑瘋子艾元抽冷子出刀，好像一下子就要叫人死一般！

獨孤一郎忽的一聲仰天狂叫：「弟弟小心惡人呀！」

到了這時候，他還不放心的大聲狂叫。

深山之中有迴音，更何況獨孤一郎以眞氣傳聲，那聲音凝結在半空之中久久不散傳得遠。

獨孤一郎以一雙肉掌展開他的搬移大法，穿梭在一片刀芒之中，他相信兄弟會聽到他的叫聲。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尖銳刺耳的大罵：「甚麼王八蛋，那麼多人打我乾兒子一個呀！」

隨着這一聲吼叱，半山崖上飛落一個女人。

是的，大酒簍子東方美聽到叫聲趕來了。

東方美正在山溪中洗她的衣褲，那衣褲上滿是酒虫，她又不能穿和尚衣褲，是以她忙着洗自己的衣褲，却聽到了乾兒子的大叫。

老人家穿着和尚衣褲趕過來了。

老人家見這光景，她早已火大了，照上面便奪兵刃，出拳搗，她就不比獨孤一郎，她殺人不眨眼。

先是江上飛被她打得往馬肚子下面滾去，一挺之下不動了。

包千西也剛掃出一腿，老太太一把抓，提起人來便往石壁上摔，那麼重的一個大漢，老太太好像摔個稻草人一般不吃力。

包千西死得腦漿流了一地。

甘天龍大罵：「那裡來的野婆子，吃你家甘大爺之一刀！」

甘天龍的刀幾乎扎中東方美，眞叫玄，甘天龍的握刀手腕忽然痲痛得刀也掉了，早被東方美一拳搗在鼻頭上，刹時一張面孔也碎了，狂叫着不辨東西南北方向的往一道石樑上撞上去，太重了，撞上就不再起來。

老太太一口氣殺了三個，那追風叟丁雲與笑瘋子艾元也不殺了，拔身就想逃！

「那裡走！」

老太太身子一晃攔住他二人。

艾元道：「老太太，你厲害，咱們不惹你！」

丁雲道：「我們不殺你也要人命呀！」

東方美叱道：「怕死之輩！」

艾元道：「怕死不丟人，當猪才丟人，明知你厲害，咱們再拚命，那就是猪呀！」

東方美怒叱：「滾，果然江湖跳樑小丑，老婆子不屑於對你們出招！」

艾元道：「老太太，你這麼厲害，咱們從未見過，你能不能報個法號呀，至少咱們死了人，人是怎麼死的，死在何人之手，這總得知道吧！」

「老婆子未出家，那來的法號！」

「你這一身出家人衣裳，

你……」

「借的！」

艾元道：「我的媽呀，你這麼大的本事還需借穿衣服呀，你如果投入飛馬幫，穿金戴銀吃香喝辣，管叫你享不盡的福呀！」

丁雲接道：「老太太，你的大名是……」

「東方美，娘的，老婆子縱橫江湖五十年，那時候你們還未出世吶！」

丁雲與艾元二人也不認識東方美何許人也，二人不敢多問，拖上死的，扶了傷的，拉馬就走，黑龍廟也不去了，牛義生與伍一生二人爬在馬背直咬牙，死了江上飛、包千西與甘天龍。

當然，申屠十方還不知道他的人馬已死了三個傷了兩個，慘兮兮的往山下走去。

東方美並不趕盡殺絕，她抬頭四下觀看，不由叫起來：「喂，乾兒子呀，獨孤一郎怎麼不見了！」

獨孤一郎早就往黑龍廟奔去了。

有人要殺他爹，他當然發急，瘋了似的直奔黑龍廟！

那申屠十方仗刀飛掠，黑龍廟門口老松樹下，他遇上了獨孤二郎。

獨孤二郎是聽到獨孤一郎的吼叫聲，急忙奔到廟門口往山下觀看，他發現有個青衫大漢拿着一把金刀奔來了。

現在，申屠十方見是個與山下那少年人長得十分相似少年人阻住了他的路，不由沉叱：「閃開！」

獨孤二郎回以冷笑：「喂，你找誰？」

「獨孤無名！」

「那是我爹！」

「果然與山下那小子一樣，那就先死吧！」

申屠十方忽然出刀，金光激閃，冷焰逼人，直往獨孤二郎頭上削去。

獨孤二郎大怒，一邊疾閃，一邊吼叫：「好可惡啊，你爲甚麼想殺我爹？」

爲甚麼？申屠十方能說嗎？爲了搶人老婆，太過份了吧！

但江湖上許多動上傢伙的人物，沒有幾個有原因的，多一半只是爲了殺人而殺人。

申屠十方却還是有他的理由。

申屠十方的理由是當年獨孤無名曾在那雞公山上以劍震斷了他的金刀。

江湖上能找出這個理由，那已是理由充份了。

七刀未得手，申屠十方已發覺這少年人武功了得，他不敢再操之過急了。

原本是全力進攻的招式，申屠十方改爲半守半攻，立刻問獨孤二郎冷笑了。

就這麼一頓間，由山下奔上來獨孤一郎。

「弟，休叫這傢伙進去呀，他他殺爹呀！」

獨孤二郎道：「哥，他進不去，等我問清楚了，我就出招收拾他。」

獨孤一郎奔回來了。

申屠十方大吃一驚，他以爲應該是他的人馬回來的，怎麼會是這少年人！

申屠十方閃出三丈外，他金刀指向獨孤一郎，道：「我的人馬呢！」

獨孤一郎道：「你的人馬呀，烏龜啃西瓜……滾的滾爬的爬，唔，大概還死了幾個吧！」

「甚麼，你殺了我的人馬？」

「怎麼啦，就祇許你們來殺人，不許咱們殺呀，這是甚麼人定的規矩。」

申屠十方大怒：「小子耍嘴皮子，你們在找死！」

獨孤二郎道：「休要閒扯淡，你說，爲甚麼要帶人前來殺我爹！」

申屠十方道：「當年雞公山上斷了申屠某的金刀，奇恥大辱，誓報此仇。」

「可是我爹人已傻了呀，你還不放過？」

申屠十方道：「那就父債子還吧！」

「甚麼？要殺我哥兒倆呀！」

「你們死定了。」

申屠十方想通了，如果不殺死這兒弟倆，有一天余大美人從他兄弟口中得知他殺了獨孤無名，余大美人必不同他善罷甘休。

獨孤二郎道：「你打算殺我兄弟，可是我們又不想死，這件事……」

獨孤一郎道：「還有，你得告訴咱們，你又是甚麼人，何方的神聖呀！」

「飛馬幫大掌旗，申屠十方就是我。」

獨孤二郎道：「夠了，你可以二次進招吧！」

他又對獨孤一郎道：「哥，我想，我一個人就足以叫他滾着下山了。」

獨孤一郎道：「小心出招，這人的金刀霸道。」

「哈……」申屠十方道：「年紀輕輕的，好狂的口吻。」

獨孤二郎道：「咱們有口出狂言的本錢，大掌旗，你還等甚麼呀！」

申屠十方乃一方霸主，手下人馬上萬，二十四個馬場遍佈五個大省，豈會叫這兩個少年人唬住。

一聲厲叱：「找死！」

申屠十方二次出刀，立刻施展絕學，人在半空，當即捲起一天的金芒罩上獨孤二郎。

這申屠十方終是高手，刀走刀收，捏拿的分寸恰到妙處，獨孤二郎雙掌翻飛，幾次未抓住敵人的長臂，反而幾乎被金刀削中。

獨孤二郎翻掠中，他拔出了腰上的寶刀。

那二尺長的寶刀乃是齊大妹子所贈送，帶在身邊也已有年了，但獨孤二郎與獨孤一郎兄弟二人從不用。

但此刻却用上了。

一道極光劃空而上，半空中噹的一聲響，獨孤二郎就在這時候使出了大輪廻佛抄手，一把扣住了申屠十方的握刀手腕。

申屠十方疾出腿，力道祇用了一半，但覺右小臂骨痛欲碎，厲叫一聲刀掉了。

獨孤二郎的寶刀反手殺，刀尖已沾上申屠十方的小腹上了，便在這時候，突然一聲大叫：「住手！」

松下三人回頭望，黑龍廟下站了五個人，這其中一人不是別人，余大美人是也。

吼叫住手的人也是余大美人，她使力的扶着一個癡呆的大漢，那人便是獨孤無名。

一代大劍客獨孤無名變呆子了，看得申屠十方雙目一黯，余大美人開口了。

「申屠幫主，我已找到我的丈夫了，對於你的關愛，余凝霜心存感激。」

申屠十方道：「原來你也知道獨孤無名在此呀，我是不是上了齊大妹子的當了，這個可惡的女人。」

「不，我們同一時間知道的，我們也是不同地方知道的，這不能怪丘老板。」

申屠十方不拾他的金刀，他的右臂十分痛，但他伸出右臂，道：「夫人，你的美麗，不應守着一個廢人吧，過來，我們回興隆集。」

余凝霜道：「你叫我捨棄丈夫跟你走？我就不會受人尊重了。」

「你！」

「你走吧，以後別再來了。」

「十多年的等候，十多年的尋找，這是多麼漫長的日子，而你，却拒人於千里之外，眞叫人難以甘心吶！」

當着這麼多的人，申屠十方傾吐出他內心的眞情，實在叫人激動。

老和尚在搖頭。

水伯在發呆，這世上還有如此癡情的人呀！

苗大公却直叫可惜。

他爲甚麼叫可惜？

原來他想叫獨孤無名觀看一場殺戮，之後，也許會勾起獨孤無名的記憶。

苗大公想的是另一種治療方法，因爲他相信，祇要獨孤無名一旦想起前塵往事，他的武功也必恢復過來了。

苗大公急急忙忙叫余大美人扶了獨孤無名走出來，却是申屠十方愛慕余大美人找上門來了。

那獨孤二郎咬牙叱道：「姓申屠的，我爹傻了，可是還有我兄弟二人呀，你就這麼一心想拆散我們的家呀！」

申屠十方回吼：「我沒有拆散你們的家，拆散你家的是洞庭湖風月宮的人，有種去找風月宮。」

他頓了一下，又道：「實際上，我申屠十方也算是幫了你們，如果你們答應，我連你兄弟一起養，飛馬幫我叫你們掌大權。」

獨孤二郎叱道：「打不過想誘呀，免了！」

余凝霜道：「申屠幫主，你可以下山去吧，爲一個接近中年女人拚命，不值得。」

「值得！」申屠十方忽的一聲大吼：「獨孤無名呀，你雖然傻了，殘了，可是有美人爲伴，了無遺憾，而我，申屠十方却要遺憾終生了，這，上天仍然關懷你，上天却虧待了我申屠十方呀！」

忽的，他仰天大笑，轉身往山下狂奔，奔得宛如一頭逃竄的花豹。

申屠十方帶着痛苦的走了。

附近走出了東方美。

東方美在拭淚，她老人家早已奔回來了，當她聽了申屠十方的吼叫聲之後，忍不住的落下了老淚。

是的，她之所以用情於司馬龍，本身就與申屠十方的用情有些相同。

江湖上太多人用情專一，但却得不到對方的回饋，變成了剃頭擔子——一頭熱。

於是，余凝霜扶着獨孤無名，蹣跚的往廟院中走去，獨孤一郎對她乾娘，道：「眞對不起乾娘，我還沒有把乾娘的酒沽回來。」

哈哈一笑，苗大公道：「不用了，你乾娘以後不再吃酒了，她正常人了。」

東方美道：「老婆子覺得不難過了。」

獨孤一郎道：「這是眞的嗎？那太好了。」

東方美突然對苗大公道：「你雖然治了我的酒癮，我還是不會跟你過日子，選個黃道吉日，老婆子去三仙岩陪我的阿龍去了。」

苗大公聽得一呆。

* * *

申屠十方正應了那句話，「鎩羽而歸」。

申屠十方飛一般的下了黑龍嶺，山崖下有血跡，人馬不知已去甚麼地方了。

申屠十方再也想不到自己又應了那一句大不吉的話：「禍不單行」！

* * *

「追風叟」丁雲與「笑瘋子」艾元二人把死的三人馱在馬背上，二十年的出生入死老友，總不能曝屍荒山餵野狼，還有受了傷的「三槍太歲」牛義生與「鐵拳」伍一生二人，坐在馬上直哎呀！

那丁雲年紀大，當年這批人物在西北道上混過幾年馬賊生涯，弄的銀子多了，便在各地設置馬場。

銀子太多並非是一件好事情，申屠十方一心要美化他的愛情史，却落得今天死了人。

就在帶路的丁雲緩緩馳馬山道上的時候，遠處來了一彪人馬，丁雲抬頭看去，不由心中一沉，他心中在想：「這他娘的可是寃家路窄呀！」

斷後的艾元已叫了：「是七虎山莊的人呀！」

是的，飛馬幫與七虎山莊的人曾在老君嶺附近交過手，那一回誰也未佔便宜，是一個不了了之的結局。

但如今就不同了。

如今是在更荒涼的深山中，飛馬幫又死了人，眞正能動刀子的也祇有兩個人。

祇不過眨眼工夫，雙方已在山道上遇上了。

是的，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率領着七虎山莊的護莊殺手，西門開、崔老十、金不換、朱大牛、水小小、苗小鳳六人全來了。

西門開一眼看出是飛馬幫的人，立刻對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道：「莊主，是飛馬幫的人物呀！」

一聽之下，宰父長風不讓路，立馬在山道中，冷冷道：「站住！」

其實這句話多餘，因爲他已堵住了山道。

這句話却具有挑釁的意味。

那丁雲心中直叫不妙，却也不能就此低頭認輸。

「陽關大道自由路，你們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見咱們死傷了人，想來個落井下石呀！」

斷後的艾元也大叫：「飛馬幫無人孬種，想再幹，行，約個時間地點，雙方人馬對決。」

宰父長風道：「爲甚麼不是現在？」

丁雲叱道：「你們怎不看看馬背上的死傷，怎麼啦，堂堂七虎山莊大莊主，也撿這種便宜呀，傳揚江湖，你就是活脫小人。」

「哈……」宰父長風反而愉快的笑了：「如果你們死絕，又有誰會傳揚江湖？」

西門開接道：「殺你們這批馬賊，人們祇有額手稱慶，沒人會說咱們不對。」

朱大牛道：「怕死呀！」

這是逼人動刀子了，宰父長風臉色一寒，道：「本莊主不屑於對你們出劍，咱們也不佔你們便宜，仍然是一對一，你們如果勝了，本莊主讓路你們走。」

他把手一揮，又道：「水姑娘，苗姑娘，這一戰就由你二人動手吧！」

哈哈之聲起處，水小小與苗小鳳二人各自拔出雙尖刀，三個起落間，人已到了丁雲前面。

苗小鳳冷叱：「下馬吧，老頭兒！」

丁雲年已近六十，他的功夫是輕功，追風叟之名在飛馬幫中甚爲出名，馬匹脫韁他能追上，如今見這女人雙刀指着他吼叱，也火了。

丁雲在馬上一長身，半空中已舉刀砍起來，口中厲烈的大吼：「砍死你這臭婆娘！」

苗小鳳舉刀迎，她是左刀疾阻，右刀橫掃，丁雲立刻半旋間，兩個人幹上了。

水小小更潑辣，她不等艾元自後面走過來，舉刀便迎上去了。

艾元不吃水小小的唬，雙手抱刀下了馬，大吼着直迎向奔殺而來的水小小。

這二人狂殺在一片亂石堆上，拚上命的幹起來。

西門開提刀走到飛馬幫受傷的伍一生與牛義生前，這二人雙目有凶光。

西門開嘿嘿笑，口中發出嘖嘖聲，道：「二位，甚麼人幹的，好重的手法呀！」

鐵拳伍一生的右臂斷了，但他暴出左手，戟指西門開大吼：「滾開，少在老子面前說風涼話。」

西門開點點頭，道：「對不起，對不起，叫我走開我走開。」

祇不過西門開走出兩步，突然一個大轉身，一道極光乍現，伍一生仰天大叫：「啊！」

西門開那抽冷子一刀砍，狠狠的砍在伍一生的背中央，幾乎把伍一生砍了個後開膛。

伍一生祇叫了那麼一聲，便趴在馬背上不動了，鮮血流下來，自馬腹滴下地，像泉水。

「三槍太歲」牛義生就在伍一生後面，他看得清楚也吃一驚，不等西門開走過來，牛義生舉槍就扎，口中大吼：「個王八蛋，眞陰吶！」

西門開頭一偏，他哈哈笑了。

「殺人的機會是世上最寶貴的，今天我不殺你們，他日你們會

殺爺們，朋友，這個道理誰也懂。」

這表示今天他們要把活人全數殺死。

牛義生拚命了。

人到了這時候除了拚命還會有別的保命方法？一旦下決心拚命，牛義生也忘了自己曾被獨孤一郎的一記「催命搗」打得他「面壁吐血」，使力的舞起槍來與西門開狠幹起來，這地方形成了三對六人捉對廝殺局面。

就在一陣狂殺中，宰父長風的雙目却突然直視坐在馬背上觀戰的崔老十，金不換與朱大牛三人。

這三人一看到莊主的眼神，三個人也笑了。

三人齊拔刀，很有默契的分別奔過去了。

先是崔老十，他奔到了水小小附近：「水姑娘，別逗了，莊主還有正事要辦吶！」

那艾元已快支持不住了，心想：「這個女人眞殘忍，沒有閃躲祇是殺，是個拚命三郎人物。」

艾元疾閃中，來了崔老十，崔老十的話叫他吃一驚，艾元剛回頭，水小小忽然一把尖刀脫手而來，錚的一聲入肉半尺深。

還有以刀當鏢擲的這一招，令艾元大爲意外。

意外總是不大妙，崔老十在艾元張口欲罵人的時候，飛身而上，一刀砍掉了艾元的人頭，艾元有個外號叫笑瘋子，他的人頭滾在草叢一邊，細看之下，他似乎仍在笑。

其實那是他的模樣而已。

「哎唷……」這一聲叫不是別人，丁雲被苗小鳳一刀削去半張臉皮。

丁雲的灰臉立被染紅，那金不換撲上去，刀已送入丁雲的肚皮中了。

「噗」一大口血水噴在金不換的臉皮上，金不換就是未閃開。

金不換抽刀，伸手抹着一臉的血，看着丁雲往地上倒去，他張口吐出一口唾沫：「呸！」

朱大牛趕到西門開身邊的時候，牛義生也已死在地上了，他不是西門開殺死的，更不是朱大牛幹的，而是他原本受了內傷，尙未調治再運功對敵，五臟承受不起之下，他死了，死得兩眼直瞪，表現出不甘心的樣子！

宰父長風一直遙望看前面的高山，他不看打鬥，他的心中祇有一個影子，那就是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

宰父長風是來殺獨孤無名的，這也是他多年的心願！

七虎山莊當初也想以毒王爲助，殺了獨孤無名，就好像飛馬幫一樣，同樣想找到毒王，他們寧出大批銀子，祇要毒王能殺了獨孤無名！

現在，宰父長風來了，來殺獨孤無名了！

他當先往山道上緩緩走去，祇不過剛走出半里遠，忽見一人飛一般的往這面奔過來了！

是的，飛馬幫大掌旗申屠十方奔來了！

申屠十方至少把多年積壓在心中的愛慕之話，當着余大美人的面，毫無保留的傾吐出來！

余凝霜可以不愛他，也不跟他走，但他仍然有愛余大美人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權利，這是別人擋不住的！

此刻，申屠十方還以爲是他的人馬來了，心中也正十分的不愉快，忽見原來是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不由得狂笑起來！

宰父長風見是申屠十方，心中一震，但見申屠十方金刀不在，不由也冷笑了！

「是不是打不過獨孤無名呀！」

「你能嗎？」

申屠十方手指高山，又道：「你如果能，去，去碰碰你的狗屎運去！」

宰父長風雙目帶怒，道：「我知道你心中愛慕着余大美人，就如同你也知道我宰父長風非得到余大美人才甘心是一樣，因爲我們都是爲爭一口氣！」

「宰父偶儻天下知，申屠風流冠江南，」申屠十方念着又道：「我們雙方各用心機，各出謀略，一心想把余大美人據爲己有，可是……哈……」

申屠十方大笑，笑聲震山岳，好像他忽然覺得這事情變得實在太可笑了！

「嗆」的一聲，宰父長風拔出了長劍！

「申屠十方，我要殺了你！」

「也算情敵見面，是我也會出招！」

「殺了你就不會再有別人與我爭奪余大美人了！」

「你這話在過去是行不通的，因爲我也不會放棄余大美人，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愛的路上我申屠十方絕不會拱手讓人，但……」

他忽然手指高山，又道：「去吧，余大美人她正在黑龍廟與獨孤無名在一起，她是你的了！」

他的口吻略帶傷感，又像是鬥敗了的公雞，也許更像一條夾着尾巴逃走的狗！

申屠十方的右臂想提又提不起來，他抬頭看，發覺宰父長風正對他露出一個殘酷的冷笑。

他也會那種笑，每當他欲出刀

的時候就是那種冷笑。

緩緩的下了馬，宰父長風道：「想不到余大美人也找來了，而且找到了她的丈夫，所以申屠當家的敗興了，無奈了，是嗎？」

申屠十方道：「人家也算夫妻團圓，申屠十方便祇好把這一段不了之情埋在心中了！」

他一頓，又道：「獨孤無名雖是廢人，但申屠十方也不打算奪人之妻，你如果仍然想下手，去吧！」

宰父長風道：「別說得那麼人五人六的一副正派人物樣，你是打不過才收手下山，否則，你的金刀呢？你又爲甚麼受了傷？」

他頓了一下，上下看看申屠十方，又道：「我當然會上山，但必須趁此機會，了斷咱們之間的這一段不愉快，目前這情況，對我是機會難得！」

「你想怎樣？」

「決一死戰！」

「在我失去搏鬥能力之時？」

「是的，因爲我不想自以爲君子，江湖之上沒有幾人是眞正的君子，包括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他們的背後大多是由許多人的鮮血滙聚而成，背地裏多少君子男盜女娼呀，因爲他們是僞君子！」

申屠十方道：「你也是嗎？」

宰父長風道：「那就由你評斷了，申屠十方，你接招吧！」

他的劍勢十分輕靈，抖顫的劍尖，爆發出五朵耀眼的花朵，撒向瞋目而立的申屠十方！

申屠十方厲叱，全身側旋間，左掌疾拍還側踢三腿！

那是自救攻敵兼而有之！

宰父長風一聲冷笑：「七招之內取你性命！」

申屠十方如果金刀在手，宰父長風是不會口出狂言的，更加上申屠十方的右臂飄垂，更增加了宰父長風的傲人之氣。

祇見一大片極光交叉縱橫直捲而上，申屠十方幾次冒進未拍中宰父長風的長劍，又見七虎山莊的男女六人正在一邊虎視眈眈，他心寒了！

申屠十方的武功不比宰父長風稍遜，但苦於刀沒在手，又受了傷，他如果再支撐下去，那個結果他明白，血濺當場就免不了啦！

心念間，陡然升起了逃走之意，這在申屠十方而言，算得是奇恥大辱！

就在宰父長風馭着一道冷芒，流閃而刺向宰父長風的前胸時候，那申屠十方大吼一聲疾抓劍身。

他祇抓一半變拳擊，擊在劍身之上，可也令他的左拳立刻冒出鮮血來！

申屠十方以血拳打向宰父長風的臉，雖未擊中，却也逼得宰父長風疾閃出三丈外！

宰父長風剛拿樁站穩，申屠十方已振臂而起，騰空奔上了荒山，鑽入山林之中不見了。

高手欲逃，難以阻攔，宰父長風有些失落的意味，想不到申屠十方會逃走！

西門開大叫：「別逃呀，娘的！」

宰父長風道：「咱們總也算出了一口烏氣，可以安心的上黑龍廟了！」

七虎山莊的七人上了馬，緩緩的往黑龍嶺上去了！

山林中，申屠十方在暗中觀看，見七虎山莊的人未追來，又見那宰父長風率人前往黑龍廟，他冷笑的走出了山林，沿山道往山下走，於是……

於是申屠十方憤怒了，祇見他帶來的人馬，盡被殺死在山道上，血肉狼藉，慘不忍睹！

申屠十方指天罵地，他恨死了七虎山莊的人，他也恨那黑龍廟中的少年人！

這個大仇他非報不可！

申屠十方後悔嗎？

申屠十方對於心中有愛，愛上了余大美人這件事，他是絕不會後悔！

拉了坐騎，把死的七人又捆在馬背上，申屠十方想走又想留下來。

他要看一看七虎山莊的人馬，也像他飛馬幫一樣的鎩羽而歸！

如果申屠十方不是受了傷，他一定會等在山道上，等着宰父長風下山來再決一死戰！

祇可惜他受了傷，大好的機會也祇好坐失！

申屠十方在心中盤算着如何殺上七虎山莊了！

＊　＊　＊

就在申屠十方他拉馬下山不久，忽自林中冒出一個矮漢子，這個人早就潛在這條山道上了！

這個人也是奉命來觀察甚麼人上了黑龍嶺去了黑龍廟！

這個人不是別人，丁三是也！

丁三奉了齊大妹子指示潛來的，當他看到飛馬幫的人死在七虎山莊的手上時候，他幾乎笑出聲來了！

丁三喃喃的道：「果然雙方幹上了，老闆娘說對了，叫他們鷸蚌相爭吧，咱們就來他娘的一個漁翁得利，哈……」

丁三笑着又潛入林中不見了！

現在，宰父長風領着他的人馬到了黑龍廟前的那棵老松樹下面！

宰父長風已知道，余凝霜也在黑龍廟，他心情略帶緊張的下了馬。

忽的，黑龍廟的廟門開了，走出一個少年人。

這少年人西門開一看吃一驚！「是你這小子呀，你怎麼會來到大山的黑龍廟！」

開門的並非是別人，獨孤一郎是也！

獨孤一郎與獨孤二郎長得一個模樣，他們是孿生！

獨孤一郎還未開口，身後又冒出了獨孤二郎！

那水小小的叱道：「猴兒坡的山寇也來了，小心這小子的怪手段！」

她這麼一說，七虎山莊的幾人紛紛拔出刀來。

西門開更是吃驚，道：「爲甚麼冒出兩個呀！」

言下之意，一個就令他頭痛，兩個更痲煩！

獨孤二郎跳下台階，他開門見山戟指西門開，叱道：「誰是頭兒？」

西門開指着宰父長風，道：「小子，不可對我們莊主不禮貌！」

獨孤二郎走向宰父長風，鼻子抽動，雙目一瞇，把雙肩打橫，斜着半張臉：「你……這傢伙，是不是也想打我娘的主意呀！」

一怔，宰父長風叱道：「乳臭未乾小子，站一邊去！」

獨孤二郎道：「你叫我站一邊去呀，我却叫你們滾……」他戟指山道，又吼：「滾！」

宰父長風大怒，他却不願欺小，祇對西門開幾人，道：「教訓他！」

西門開忙走近宰父長風身側，道：「莊主，這小子學了一身怪異功夫，千萬不可小覷他呀！」

「再是怪異，他仍然是個小子，過去，揍他！」

獨孤一郎閃出來了！

獨孤一郎立刻想及他曾在太白山口孫大孀子的野店門前打敗過這幾個人！

就聽獨孤二郎叱道：「再動手就不似從前那麼客氣了，非痛宰不可！」

西門開也火了：「小子，咱們不以大欺小呀，你怎麼口出狂言呀！」

獨孤一郎道：「小爺我們有口出狂言的本事！」

宰父長風閃向一邊，他又對西門開道：「三招之內叫他知道厲害！」

西門開揮刀奔殺，口中狂叱：「無禮小兒，看刀！」

他刀揮中途，還在下盤掃出一腿，撩起一股風聲，不料獨孤一郎嘿嘿冷笑，扭腰晃肩，錯身閃貼上去，西門開一刀砍空，忽然不見了獨孤一郎，他知道要上當！

西門開玩刀三十年，幾曾在衆目睽睽之下認過輸，立刻大叫一聲：「殺！」一路刀法使出來！

怪了，怎麼仍不見獨孤一郎的人，他的刀前後左右狂砍中，突然間，耳邊響起一句話：「你揍不了我，我這就揍你了！」

西門開拔腿疾奔，他想脫開身後的人，不料兩步之間，就聽一聲「彭」！

西門開應聲大叫：「噢！」一口鮮血吐出來。

一邊的宰父長風驚怒交加：「搬移大法！」

西門開被崔老十一把抱住未跌落山溝裏，但又吐了三大口血，噴得崔老十一身鮮血！

猛抬頭，廟門口站了幾個人，這其中就有苗大公！

苗大公扶住了獨孤無名，他還指着老松下，對木然的、痲木不仁似白癡的獨孤無名說道：「大俠，快看，快看，他們在決戰了，殺得慘烈吧，看，看仔細！」

獨孤無名眼珠子宛似死魚眼，直不楞的看着老松下的人，一無表情，更無任何反應！

但苗大公却不停的叫獨孤無名看，而且好像急急忙忙的不放鬆！

這也算是一種治療方法，他在喚起獨孤無名的回憶！

身後的水伯也急：「老頑童，管用嗎？」

「機會總是隨着希望而來，我們不放棄希望，在希望中製造機會！」

那余大美人還不出來，這是受了苗大公的指使。

老和尚也嘆惜了！

此刻，水小小跳出來了！

水小小以雙尖刀厲烈的對獨孤一郎叱道：「小子可惡，出手就想要人命呀！」

獨孤一郎道：「是你們找上門來行惡，怨不得他人，你雖是女人，如果對我出刀，我一樣反擊！」

水小小是個火爆女人，聽了獨孤一郎的話，舞着雙刀奔殺而上，她出刀辛辣，早已發覺獨孤一郎的怪異身法，但她一刀指前，反手另一刀後殺，以爲如此，獨孤一郎就拿她沒有辦法了！

豈料獨孤一郎見這女人殺來，大吼一聲：「催命搗！」

他被關在石洞苦練功，幾乎與東方美的功夫無差異了，這「催命搗」神功凌駕於神拳之上！

水小小的刀幾乎已快沾上獨孤一郎了，忽覺一股強大的阻力不但阻住了她的身子，更令她窒息，心頭一震，「轟」的一聲前胸中了一記！

獨孤一郎距離殺來的水小小尚

有二尺距離，誰也看得到那是隔空一拳，水小小哇的一聲被打得倒退七步，她臉如死灰，一屁股跌坐地上！

宰父長風一躍過去，一掌拍在水小小的肩上。

這一掌不重，却見水小小哇的一聲吐出兩口鮮血！

廟門下，苗大公叫道：「對，血不吐出她就會逆血而死亡了！」

苗小鳳上前抱住水小小，她怒視獨孤一郎！

崔老十與金不換、朱大牛三人舉刀齊上，口中狂叫：「殺呀！」

這是要蠻幹了！

獨孤二郎在一邊早就忍無可忍了，見三個大漢殺向他哥獨孤一郎，不由大怒！

獨孤二郎一聲大叫：「不要臉了，哥，痛宰！」

這兄弟二人發了狂，立刻併肩迎上去了！

崔老十三人怎是這兄弟二人對手，祇一個就叫他們難以招架了！

祇不過崔老十、金不換、朱大牛三人幾十年的併肩作戰，他們早已有了良好的默契，三人出刀，相互配合，交叉狂斬，全力拚殺，看得人心悸不已！

獨孤兄弟二人却發出嚇人的冷笑，兄弟二人四隻拳頭不出刀，同這三人狠幹上了！

廟門下，苗大公對呆瓜似的獨孤無名大叫：「獨孤大俠呀，快看，那兩個少年就是你兒子呀，一個叫一郎，一個叫二郎，是你爲他兄弟起的名字，你要叫他們第一第二呀，快看，快看！」

苗大公自說着，忽的一團人影直飛過來，一把長劍指向廟門下的獨孤無名！

是的，宰父長風出劍了，他決心先殺了獨孤無名，而且是在余大美人不在的時候！

宰父長風是不把獨孤兄弟二人放在眼裡的，他下了個狠心來硬的，非把余大美人搶回七虎山莊不可。

這就是惡霸的行爲，但宰父長父却以爲應該的，因爲他早已發現獨孤無名了，而且是個癡呆子，似這樣的人，又怎能擁有武林中最美的美人呀！

他以爲這是余大美人的一項解脫，等於是幫了余大美人，更算是對獨孤無名的解脫，這樣無知無覺的活下去，對誰也不好。

宰父長風騰空一劍，挾着銳嘯之聲已快刺中木然的獨孤無名了，苗大公也大吃一驚，打算以身去擋。

但就在這時候，突然一個女人，她左掌右拳出擊得恰到妙處。

左掌拍斜了宰父長風的劍身，右拳搗得飛在半空的宰父長風身子先是空中倒滾，再是撞在那下棋的石桌上，發出「咚」的一聲响。

宰父長風立刻自懷中摸出紅丸一粒吞入腹中。

他怒目直視，血自口角外溢。

那是個老太婆，宰父長風叫說道：「臭婆娘，你敢偷襲本大莊主！」

那老太婆不是別人，東方美是也。

東方美桀桀怪笑，道：「你才是偷襲，我們是還擊，這光景誰要臉誰不要臉，立刻分明！」

「哇……」宰父長風氣得吐出一口鮮血來。

這時候苗小鳳急奔到宰父長風身邊，「莊主，飛馬幫吃了大虧，咱們也必難以圓莊主的夢，不如……」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一聲大叫：「噢！」

只見是朱大牛一頭栽在大石邊，他挺了一下不動了……

苗小鳳急又奔向朱大牛，苗小鳳大叫：「大牛……」

忽又聽得砰砰兩聲，又聽那崔老十大叫：「哎唷！」

先是崔老十抖着右臂大叫，他的右臂碎了，刀也掉了，痛得眼淚鼻涕直流。

金不換更慘，他被獨孤一郎兩拳打死了，活生生的死在地上，引得廟門下的老和尚直唸「阿彌陀佛」。

獨孤兄弟幾乎上當，若非有東方美出手，只怕他們的爹死在宰父長風的劍下了。

有了警覺，不再客氣，二人立下殺手，二人殺死兩個又重傷一人。

兄弟二人併肩直撲宰父長風，這個架勢很明顯，他兄弟要殺了宰父長風。

宰父長風絕不甘心死在此地，他吃力地仗劍而起，鮮血仍自他的口角溢出來。

獨孤二郎就快抓向宰父長風了，就在這時候，忽聽一聲尖叱：「住手！」

廟門內走出了余大美人，她走到了宰父長風面前，攔住了兒子獨孤二郎的出手。

宰父長風雙目本已黯然，但此刻美人當前，立刻間雙目有了神光。

那種美，實在叫他難以自制，他很想張開雙臂摟住面前這個大美人，呵護着策馬回去七虎山莊！

然而局勢全不是這一回事。

余凝霜取出絹帕遞給宰父長風，「宰父莊主，我說過，如果找到我丈夫，我是不會去七虎山莊的，這句話你不會忘記吧！」

宰父長風接過了絹帕，他緊緊的握在手中，道：「夫人，你已爲那呆子付出了十多年寶貴的青春，夠了，難道你還要守着個呆子傻瓜終老一生不成！」

余凝霜道：「這也是命，我余凝霜認了。」

這時候，廟門下的苗大公似很興奮，因爲他發覺獨孤無名的眼珠子在翻動了。

苗大公立刻叫着：「獨孤無名呀，那是你美麗的妻子余凝霜呀，江湖上的大美人呀，你怎麼眼看着別人一心想奪走你的妻子呀！」

獨孤無名有了些反應，反應是雙唇的嗡動。

苗大公更高興了。

他大叫：「獨孤夫人呀，你可以伸出手去拉一拉遠道前來關心你的宰父莊主呀！」

余凝霜聽得一呆，苗大公老糊塗了。

然而這些天以來，她都聽苗大公的話，無論苗大公叫她幹甚麼，她都不拒絕。

她果然伸出一手，「宰父莊主！」

宰父長風覺得那比之他拾到大寶石還令他心頭歡悅，他立刻伸手把余凝霜的玉手握住，緊緊的握住。

「余姑娘……你令我宰父長風發瘋了！」

余大美人道：「我們是無緣的！」

再看廟門下的獨孤無名，他落淚了！

獨孤無名的淚水是成串的，晶瑩的，苗大公看得有些驚喜，老人家幾乎雀躍。

這是情的反應，也是愛的力量在獨孤無名的腦筋裡有了作用，苗大公立刻又道：「那是你美麗的妻子啊！」

獨孤無名幾乎嗚咽了。

宰父長風發覺了，他看到了獨孤無名在哭，不由鬆開了余凝霜的手。

「獨孤大俠，你雖然呆了，但你依然比我宰父長風幸運，因爲你仍然有一位武林第一美人守在你身邊，名有何用，利有何用，缺少了一位心愛的人，才叫可憐。」

苗小鳳走過來：「莊主，我們撤吧！」

宰父長風痛苦的挺直了身子道：「我……不甘心，我們多年的心血，豈不是付諸流水了！」

余大美人緩緩轉身，那獨孤兄弟二人走過來，兄弟二人扶住他們的娘。

獨孤二郎道：「娘，進去吧，少同這種自私自利不管別人死活的人說話。」

獨孤二郎還忿然的瞧着宰父長風。

宰父長風大怒，他大叱：「你小小年紀知道甚麼叫愛，甚麼叫情？」

獨孤二郎大怒，道：「你可以去愛別的女人呀，她是我娘呀，我爹也在，你這不是一心要拆散我一家人呀，個混蛋！」

宰父長風道：「小子，你知道世上多少人爲愛而拚命嗎，有一天你也會的！」

「我會找一個愛我的人，我不會去拆散別人夫妻的，這叫損人利己，我不屑爲！」

苗小鳳扶着宰父長風，道：「莊主，我們死了兩人又傷了三人，回去吧！」

宰父長風怒視一邊木然的東方美，道：「老太婆，宰父長風記住你這一掌之賜了！」

「桀桀桀！」東方美笑道：「我叫東方美，不久之後我老婆子就會去住在大別山三仙岩，你想報仇要早早的去，別是去晚了，我老婆子一時想不開一頭撞死在我的阿龍身邊，你就找不到我報仇了！」

宰父長風聽得一怔：「東方美……大酒簍子東方美就是你呀！」

「不錯，難爲你也知道我老婆子的名呀！」

她頓了一下，「若非與你同病相憐，剛才那一拳就要你死！」

是的，東方美也一樣的愛司馬龍，但司馬龍又偏偏愛上風月宮的何雙雙，而且至死不變心，這種單相思的愛，東方美深深體會得出來。

宰父長風當然不會明白東方美的這些感觸，他忿然的對苗小鳳道：「死者捆在馬背上，傷者扶上馬，咱們立刻下山……」

忽的，他仰天大叫：「宰父長風何豈不幸啊！」

他叫着，蹣跚的上了馬背，苗小鳳可也忙壞了，她捆上死了的朱大牛與金不換，西門開忍着傷痛扶上崔老十，苗小鳳再把水小小也扶上馬背，這一行眞慘！來時的那股子氣焰，如今只是慘雲罩頂，愁霧繞身的由山道上走去，走得無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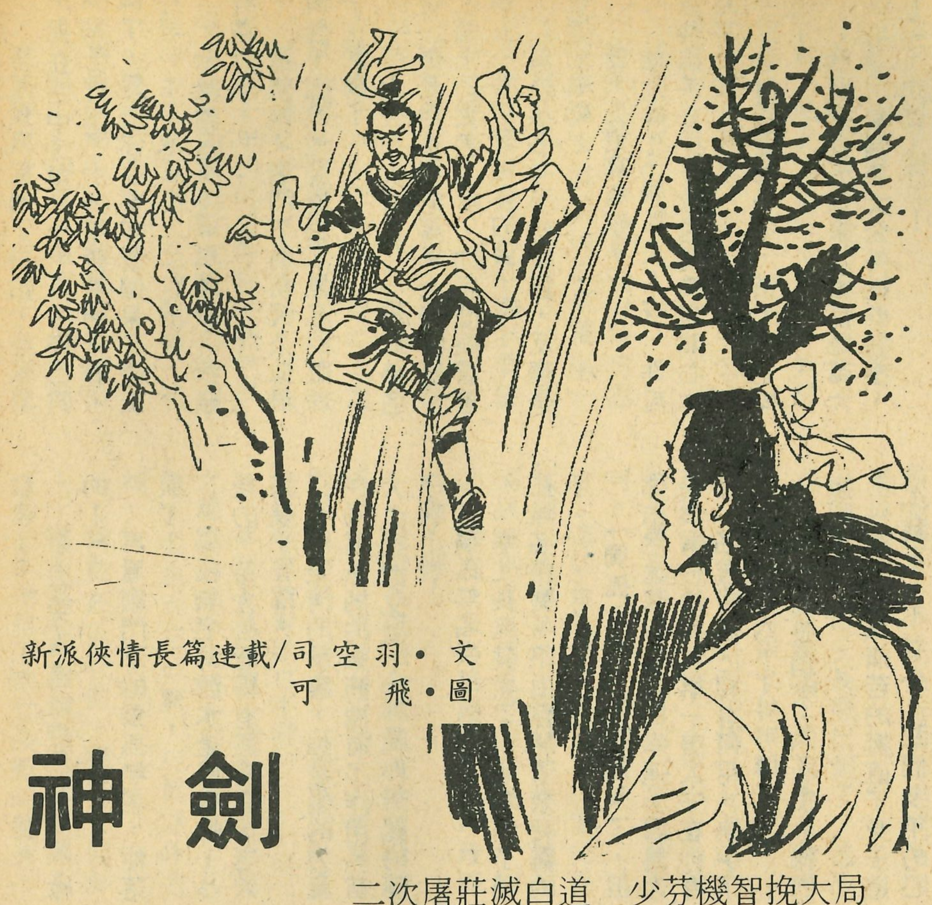
獨孤無名仍然在落淚。

余大美人走上前，她以手爲獨孤無名拭淚：「無名，別哭了，別傷心了！」

「叫他哭，叫他傷心！」

苗大公幾乎是喝叫了，道：「哭是一種發洩，積壓在他心中的怨恚，令他喪失心志，忘了自己，他是活在一種虛無飄渺之中的人，哭，也許可以喚回他的記憶，找回他眞正的人性。」（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胡大舌頭與唐耕心贏了十幾萬兩銀子去捐輸，二人在酒樓被南宮政認出，南宮政說出燕子飛被迫推磨之事……二人前去營救燕子飛，小唐帶着燕子飛從秘道逃出，胡大舌頭——胡冲斷後，倉皇逃跑之際闖入洪峯浴室……二人被洪峯父女及辛南星三人遇上，燕子飛被點了穴，小唐差點被洪天嬌踩中「腦戶穴」，幸虧被蒙面女人救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二次屠莊滅白道　少芬機智挽大局

南宮政道：「蓀妹在嗎？」

屋中有人答道：「不在。」

南宮政道：「蓀妹開玩笑了。」說着入屋，見江蓀正在粧枱前梳頭。

自銅鏡中望進去，江蓀表情木然，南宮政接過她手中的梳子爲她梳頭，她站起不要他梳，道：「表哥，我們都大了，請保持分寸。」

「妳總不能否定我們過去那一段吧？」

「少不更事，提它則甚！」

「我却不以爲如此，那是至親至情的流露。」

「你主持勾欄及一些賭場業務，聽說你很花。」

「這就寃枉我哩！我負責管那些事業，也是幫主的命令，不是我願意幹的差事。」

「我爺也算是知人善任，慧眼識人。」

「蓀妹，妳對我有成見。」

「成見談不上，祇不過我另有朋友了。」

「是甚麼人哪？」

「也沒有必要告訴你，但可以透露一點，他是青年俠士一輩中的佼佼者。」

南宮政想了一下，道：「談天儀？」

她搖搖頭，南宮政道：「難道會是唐耕心？」

江蓀一言不發到另一屋中去了。

南宮政楞在當場好一會才悻悻地走了出去，他很在乎這件事，要是和別人，他不大在乎，因爲即使有往來，也未必能成，唐耕心則例外。

唐耕心是個女人喜歡他，男人妒忌他的人，如果他們二人眞有了交情，這是十分可怕的。

當天南宮政就下山去找小唐，像救火一樣，必須及時撲滅這火苗。

* * *

小唐和燕子飛來到「一瓢山莊」，通常總是先要看看父母，再見岳父，這一次誰也沒見。

他和顏學古、夏乾、楚勝及龍三等人在聊天。

這些人不久就發現他的記憶力部份消失了，十分震驚，顏學古和他的交情特別深，道：「唐子，你是不是受過甚麼打擊？」

「甚麼打擊？」

「你是不是忘了一些事？」

「沒有忘甚麼事啊！」

「你可知鳳妮和連蓮的忌辰是哪一天？」

「忌辰？」

「對，這是你應該知道的事。」

唐耕心搔着頭皮道：「忘……忘了。」

燕子飛道：「他好像被人砸了兩掌，而且是後腦部份，所以在他受傷前那段時間發生的事幾乎全忘了。」

顏學古道：「甚麼人能砸他兩掌？」

燕子飛道：「好像是霍金、歸鄉或『火谷老人』崔永泰三人中的一個人。」

顏學古道：「唐子，你該先去看看唐老伯和唐伯母。」他帶小唐到莊後一個十分隱蔽的山洞中。

可惜唐雲樓夫婦閉關，爲期半年。

「家父母爲甚麼要閉關？」

顏學古道：「這話是家父告訴我的，可別告訴別人，兩位長輩在苦研一門失傳的絕學。」

「甚麼絕學？」

「我也不知道。」

馬大風在護法，這兒很隱蔽，本莊的人要是不故意洩漏口風，外人一定不知道，小唐見到了馬大風。

「阿姨，爹娘在練一種內功？」

「對，而且說了你我也不信。」

「甚麼內功？」

馬大風吶吶又止，因爲唐氏夫婦叮囑過，在出關之前，任何人不能說，包括小唐在內。

「我也不大清楚，反正，一旦練成，舉世無匹，也就是古人曾經有過的境界，現在已經失傳的玄學……」

小唐當然猜不到，這工夫師妹陸少芬抱着小唐遲走來，小唐望着小唐遲，表情很奇特。

「小子，你不想你的兒子嗎？」

馬大風指指小唐遲。

「兒……兒子？」小唐忡怔着，並非連兒子也不認了，祇是沒有未失去記憶前那麼親密了。

「爹……爹……」小唐遲已經兩歲了，聰明伶俐，差不多的親人都會叫了，而且雙手張了開來。

父子連心，那是一點也不錯，靈智一顯，小唐立刻抱住他，父子的臉貼在一起。

看到小唐遲，就會想起他的媽媽和連蓮，不由眼眶潤濕，終年因公在外，父子很少接近，對小唐遲是不大公平的。

「馬阿姨，我爹娘何時出關？」

馬大風以「蟻語蜨音」道：「還有兩個月光景。」

* * *

燕子翔已經脫骨換胎了，這天在鎮上購物，巧的是又遇上了認識他的武林人物。

三個人之中有一人拍拍他的肩胛，道：「你是不是在『後庭花』掛過頭牌？」

燕子翔大恨，也是此人合該倒楣，一出手就把他砸了出去，另外二人大駭齊上，居然也未接下五招。

此刻的燕子翔，跟着「逍遙居士」西門樂，自然還沒有出徒，原訂目標是三個月，才不過一個半月光景。

即使如此，這些武林中有點小名氣的人物，在他手下簡直不堪一擊。這就是師承的重要了。

這三人絕對不相信「後庭花」那個「狀元」有此身手，他們以爲八成是看錯人了。人要是倒楣，喝口涼水也會被嗆住。

圍攏了很多人，這些人當中也有人認識他，但却無人敢指證他就是那個高中「花榜」的相公。

燕子翔匆匆出了鎮，「逍遙居士」在另一鎮上等他。

今日能大展身手，全是西門樂的成全，就是讓他離開西門樂他也不會的了。

穿過林中小路時，樹上飄下一人，竟是譚起鳳。

兩人互視，燕子翔居然沒有叫聲「爹」。

他自卑，也恨父母，他以爲自己的墮落都是父母造成的，甚至也以爲父母在一邊看他的笑話。

要不，怎麼會在離開「後庭花」之後就遇上了他母親燕雨絲？而剛剛受辱又遇上了父親？

「連聲爹也不叫！」

「提不起勇氣……」

「一切不幸都是父親造成的？」

「還有母親！」

「爲甚麼雁兒和子飛就沒有你這麼走調？」

「是我下賤！可以了吧……」掉頭改道而行。

「站住！」譚起鳳道：「你怎麼會有此功力。」

「妬忌嗎？」

「渾帳！你變成瘋狗了？」

「這是不是遺傳？」

譚起鳳一滑而至，但一抓落空，再抓也落了空。

譚起鳳心頭一沉，甚麼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他調理成這樣子？絕招乍出，未出五招就扣住了燕子翔的脈門。

當然，燕子翔不是不成，祇不過要是退回一個半月之前，他閃不過譚起鳳第一次抓扣。

「你……你怎麼會這樣？」

「殺了我吧！免得汚了你這位清高父親的耳朵！」

「你眞以爲我不敢？」

「你有甚麼不敢的？甚麼事你不敢作？」

「是誰教你的武功？」

「日久自知！」

「你以爲自己就這麼墮落下去，一切都完了？」

「你們不也荒腔走板過？豎起

耳朵聽聽，別人對你們二人的風評又如何？」

譚起鳳殺機陡起，他以爲這小子的反叛意識太烈了，久後必成大患。但是，他們的確也有錯，他下不了手。

「你要是不殺我，使你吃驚的事可能還會接踵而來！」

「你是說還會到那些下流地方去鬼混？」

「當然不是！」

「你要幹甚麼？」譚起鳳一鬆手，燕子翔「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燕子翔一字字地道：「現在你自管神氣，兩個月後你再試試看……」走了，而且還發出一串冷笑。

譚起鳳佇立在林中小徑上，不言不動。

樹上飄落一人，正是石綿綿，道：「起鳳，犯不着爲他這種人難過！」

「可惜他是我的兒子，怎麼能不難過？」

石綿綿道：「他似乎另有遇合。」

「甚至還是一位罕見的高人，他的武功似曾相識，我眞想不通。」

「走吧！起鳳，不要再去傷那腦筋了，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

* * *

燕子翔悻悻奔出二三里，迎面來了一騎，隱隱看出馬上是個年輕女子。

到了近前，他看出是江蓀，江蓀認出是他。

江蓀下了馬，道：「燕子翔，你要作我的俘虜！」

燕子翔倍受凌辱，終於來了反擊的機會，他道：「是床上還是床下的俘虜？」

「你……」江蓀冷笑道：「好，你如能接下我十五招，我就陪你上床！」

「不後悔？」

「有甚麼好後悔的？」

「妳出手吧！」

「看你的樣子好像挺有把握似的！」

燕子翔冷笑不語，他在想，這妞兒會不會食言？

江蓀踏中宮硬上，除非有十成十的把握，很少這樣逼上的，因爲這樣上，一旦發現不妙很難轉彎撤招。

燕子翔一翻掌就去托她的右肘。

江蓀一驚，不一樣哩，急忙撤招。一連五七招，都搶不回先機。

十招後絕招盡出，稍稍好些，但十五招之限是不可能實現了。

果然，在第十三招上她一招用老，變招不及之下，胸部硬是被他摸了一把，當然，這乃是輕敵之故。

江蓀一臉殺機，但在打量他一陣之後，忽然又笑咪咪地道：「士別三日，眞是要另眼相看你了！」

「也許妳是相讓！」

「快別客氣了！要嗎？」

「那要看姑娘給不給哩？」

「想要嗎？」

「姑娘未免把自己估得太低了！姑娘國色天香，那有不想的男人……」

「好吧！誰叫我輸了呢？跟我走吧……」

江蓀本來喜歡南宮政，後來發現他花。燕子翔俊秀過人，武功又這麼高，要是能夠收爲己用，「人間天上」又增加了實力。

一個花花大少，弄過很多女人之後，又在「後庭花」中雌伏甚久之下，再去弄女人，這是甚麼心態？

如果南宮政把這些事告訴她，她還會和他接近嗎？當然不會，沒有一個女人會喜歡一個陰陽不分的男人。

燕子翔的身體很惹眼，比之燕子飛也遜不到那裏去。

江蓀很中意，也很賣力。

一個女人由處女變成婦人，稍有空檔就必須塡補起來，以燕子翔來塡補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這第一次履約行爲雙方都很滿意，江蓀道：「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人，我也是你的人了！走吧！」

「去哪裏？」

「『人間天上』！」

燕子翔一愕，被攆出的人，能再靦覥回去嗎？

「子翔，你放心，回到幫中去，你的地位可能比洪峯還高，我爺爺最喜歡年輕俠士了！」

燕子翔不能不考慮。

「走吧！我不會騙你的，以你目前的功力來說，祇怕不會輸給洪峯了。」

燕子翔心中祇有恨，似乎別人希望他作的任何好事他都會反對，偏偏要往邪路上走。

「好，我原則上答應妳，但要去請示一下。」

「請示誰？」

「吾師，也可以說是吾友！」

「這是甚麼人？是他教你的絕學？」

燕子翔笑得怪怪地，難怪，他在西門樂面前是一頭綿羊，在這少女面前又不能不作出主宰的模樣來。

這種轉變是很難調適的。

江蓀道：「我跟你去，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力邀令師或令友一起加入本幫！」

燕子翔道：「要吾師作令祖的部下？」

「一字併肩王如何？」

「問問看……」

燕子翔帶着江蓀進見了西門樂，這兒是他的別墅之一，位居鎭郊，景色宜人，燕子翔說明江蓀邀他入幫的事。

本以爲西門樂會反對，聽了這話却沒有出聲。

江蓀道：「老前輩如果也能加盟，家祖可能虛位以讓，或爲一字併肩王……」

西門樂傲然一笑，道：「太上幫主一位，我可以考慮！」

這口氣太大了，江蓀當然聽之刺耳，祇不過她見識過燕子翔的那兩手，不能不服氣，能在極短時間內調理出那樣的徒弟，自非等閑。

江蓀躬身道：「如前輩的輩份夠，家祖一向禮賢下士，求才若渴，也是十分可能的，不知前輩的大名如何稱呼？」

「『逍遙居士』西門樂！」

可惜江蓀也不知此人的身份，原因是太老太高了。

一般人談論武林軼事及掌故，太高或太低的都很少談論。所以江蓀在江歡身邊，也未聽到此人之名。

「回去稟明家祖，再和前輩連繫。」

西門樂道：「要燕子翔加盟貴幫也成，但每十天要來此一次，以便教他武功。」

「當然，當然！晚輩們這就告辭了……」

二人兼程返回「人間天上」，快到家門口時，燕子翔入林大解，石後出現了一人。

江蓀道：「妳還沒有死？」

燕雁道：「我死了誰來打發妳上路？」

「妳少吹！妳那兩套還差得遠。」

「妳這浪貨已是魯純的人了！又和妳表哥有一腿，爲甚麼又釣上了我大哥？」

「他喜歡我，我也不排斥他，干妳屁事！」

「皮眞厚！祇要是男女就成，我大哥很花！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他花妳也花，天貓地狗配一對也很不錯……」

江蓀往上一貼，她以爲出絕招可以在十招內撂倒燕雁。

但是，才九招半，她就挨了一掌。

第十一招上，被制住穴道倒了下去。

這當然仍是輕敵，她試出燕雁進步不少，祇以爲是她父母教的，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那知此念一起，就吃了大虧。

江蓀躺在地上道：「妳……妳另有遇合？」

「妳還有資格問這些！」

燕子翔走出林中，踱了過來，本以爲這少女是江蓀，沒注意地上倒臥一人，加之燕雁背向站着。

「蓀妹，走吧……」

燕雁一迴身，燕子翔一驚，吶吶道：「小妹，是妳？」

「大哥，我要向你道賀哩！」

「道甚麼賀呀！」

「玩女人玩到『人間天上』去了！本事可大哩！」

「小妹，這件事另有原因。」

「大哥，你似乎要去『人間天上』？」

「是……是的。」

「是不是個副幫主的職位？」

「可能吧！」

「大哥，這算不算認賊作父？」

「小妹，識時務者爲俊傑，不過小兄此去『人間天上』，如果他們眞能作到禮賢下士，我當然幹，要不……」

「別忘了！咱們才是主人，他們是奪產的賊呀！」

「小妹，此一時彼一時，況失幫之過，誰都知道是父親被女人迷住所致……」

「你也不必諉過於人，你要作壞事，誰也攔不住你，想起巨寇李自成攻陷北京，自稱大順皇帝時，有位明朝遺臣翰林張家玉，爲了好名，竟然上書李自成；前明朝翰院庶吉士張家玉，謹百拜稱賀於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於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爲基，是不沒人之忠之，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親尚有四老，君王處此，當賓禮不臣之，且比例於晉處士陶潛，旌別其門曰『明翰林庶士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辜蒼生之望，不然，臨刀以鋸，設以鼎俎，家玉者形影相笑，從容以樂蹈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見申傳信錄）

「又書云：當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驚懼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書以布四方，得一人以收拾天下人之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

「以上兩書，大致如此，意思是把自己比作陶潛。但陶淵明（結廬在人間）隱於田園，並未請皇上爲他『旌門』，大書『前彭澤令陶先生之廬』或『陶先生採菊在此』字樣。而這個小小的庶吉士却要大順皇帝爲他『旌而別之』，且要『刻書以布四方』，眞正是天下最不識時務之人了。」

李闖雖未殺他的頭，却把他趕回原籍廣東去了。

燕雁冷笑又道：「這和清朝臣

子尹茄銓也差不多，此人竟然請求乾隆皇上許他父親『從祀孔廟』，因好名而死在絞架上的事有異曲同工之妙，大哥，你不以爲行爲太離譜了嗎？」

其實燕雁的比喻並太不恰當，以上二人雖不識時務，畢竟也是一朝大臣，十載寒窗熬出來的，燕子翔又算甚麼？

當然，她要是知道她大哥近三五月來的行爲，大概就不會作此不倫不類的比喻了吧！

燕子翔道：「小妹，人各有志。」

燕雁大聲道：「你這行爲不但爲譚家丟人，也爲武林洩氣呀！」

「我的事由我決定。」燕雁攻了上來。

燕子翔以爲，憑小妹那兩手，未遇上西門樂，那當然痲煩，現在就不同了。他隨便還了一招，那知這一招根本不成，反守爲攻。

燕子翔一凜，眞正是水漲船高，小妹也非吳下阿蒙。小心應付，十招內未分勝敗。

二十招後，燕子翔還稍稍落了點下風。

燕子翔的狂妄之心收斂了不少，本以爲目前已可揚眉吐氣了呢，居然連自己的小妹都無法制服。

他那裡知道，燕雁的奇遇，比他還高明些。

他又那裡知道，他們的後台大有關連。

四十招後，燕子翔漸漸不支，就在這時，江蓀已經自解了穴道，稍事活動一下筋骨就撲上來了。

她之恨燕雁，更是仇深如海，卻忘了她害燕雁，更使她痛不欲生。

燕雁跟那老人習藝早燕子翔跟西門樂學藝半年光景，自然高明，但她無論如何不能接下這二人聯手合擊。

又是三十招後，燕雁快要失招了。江蓀專撿要害招呼。燕子翔雖然暗中卸了三成力道，虛應故事，卻也不便太明顯。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破空而至，一腳踩向江蓀。

江蓀急閃之下，左肩仍被蹭了一下。

來人竟是燕雨絲，燕雁投入母親懷中，叫了一聲：「娘！」

燕子翔哂然道：「阿蓀，走吧！」

江蓀道：「有其母必有其女。」

燕雨絲道：「要說人先要躬身自問，妳的行爲又如何？那一次要不是我暗中咳了一聲，引出唐少俠，他是不是已上了妳的當，把妳當作了雁兒，妳和南宮政、魯純，又和燕子翔，還有甚麼資格接近唐少俠？」

那知燕子翔厲聲道：「妳不配管我的事！」

「是的，我不配，事實上也不屑。」

燕子翔知道「也不屑」三字的內涵，時間一久，祗怕燕雨絲會揭他的瘡疤，說出了「後庭花」的事。

當然，燕雨絲絕不會當衆說出這件事的。

燕子翔拉着江蓀就走，燕雁欲言又止。

燕雁道：「娘，他要認賊作父，妳爲甚麼不阻止他？」

燕雨絲嘆口氣道：「雁兒，他已經不可救藥了。」

「他祇是恨父母……」

「那祇是個藉口，妳和飛兒並沒如此激烈對不？」

「他是不是受過打擊？」

「妳猜對了，沒受過打擊的人，不會如此失常的。」

「他受過甚麼打擊？」

母女坐下來，燕雨絲把一切都說了。

燕雁掩耳悲聲道：「娘，我不要聽，我不要聽了，一個大男人怎麼會這樣？」

「所以在倍受侮辱，走投無路之下，他才會認賊作父。雁兒，每思及此，娘就痛不欲生。」

「娘，正如妳和爹所說過的，我和二哥並沒有像大哥那樣，他的本質就很壞，不能怪人。」

「雁兒，看妳的武功，似乎增長極大。」

「娘，這有一段淵源。」她說了被江蓀逼下黑洞，落入桃源之中的遭遇。

燕雨絲一驚，道：「你是說他的眼奇小，很滑稽？」

「對，娘，妳認識他？」

「不認識，但以前聽你爹提起他的師門『大悲散人』姚心皇。」

「甚麼？娘是說老頭是爹的師父『大悲散人』？」

「我當然不敢肯定，但當今世上眼小而有此絕技的人，祇怕太少太少了。」

燕雁喃喃地道：「我是覺得有點古怪，比喻說，有時發現他的武功路子和爹的極相近。」

「那就對了，可是燕子翔剛才所使用的奇招也不是本門的，這是怎麼回事？」

燕雁道：「娘，我也想不通，而且他也長進多了。」

「似乎也另有遇合，甚至我看出，他的一些奇招異式，也有點像妳爹的路子。」

「娘，我也看出一點，這可眞是怪事，而且我敢斷言，那不是爹教他的，當然也不是我那老頭師父教他的。」

* * *

江歡要燕子翔作副幫主，和洪峯齊頭併肩，洪峯不服，別的心腹也不是滋味。

這是因爲一般人都知道，燕子翔是譚起鳳三子女中最蹩脚的一個，要他當個護法就已經很不錯了。

不服之聲四起，江蓀背後使勁，江歡左右爲難。

他私下徵求江蓀及燕子翔的意見，要燕子翔接受洪峯的挑戰，如果燕子翔能接下他六十招，就不再反對，反之，下面不服，不好帶人。

燕子翔一口答應下來，地點是鬥牛坪，觀者百餘人。

洪峯道：「燕少俠要如何比？請說！」

燕子翔道：「先用拳脚，如分不出勝敗，再使兵刃如何？」

「很好，聽你的口氣，似乎不須限定六十招。」

「是的，動手過招，很難在多少招內就能贏招。」

洪峯哈哈大笑，道：「好好，少俠豪氣可嘉，就照你的意思，你出手吧！」

燕子翔也沒有甚麼禮數就出了手。

才三招，洪峯心頭一緊，眞正是想不到，後生可畏呀！

江歡精神爲之一振，他也沒想到這年輕人有此身手，以前祇知此人是燕氏兄妹中最差的一個。

江蓀偷看祖父，內心很受用。

洪天嬌也十分吃驚，要是她的父親不能贏他一招半式的，這個人可就丟大了。

三十五招都過了，猛古丁地看一下，似乎洪峯出招穩健，四平八穩，但仔細看看，燕子翔變招詭譎，往往能逼得對方採取守勢。

江歡一會點頭一會又皺眉。

江蓀眉飛色舞，洪天嬌則陰着一張臉。

六十招都過去了，有些人幸災樂禍，爲燕子翔鼓掌，因爲洪氏父女來此後相當跋扈。

洪峯的攻勢多些，但也有被逼爲守勢的，由此可見，他並不比燕子翔高明，也可以說，他的經驗足，火候夠，但新奇的招式沒有燕子翔的多。

推陳出新非常重要，守成極難。

百招一過，洪峯額上見了汗，燕子翔的體力顯然比他好。當然，燕子翔主要是靠新奇招式維持，在這百招以內，新招都用過兩次以上了。

一招用過兩次，再奇的招式也罩不住了。

就在第一百零七招上，燕子翔的左肩背被推了一下，栽出三大步。

江歡正在爲難，這二人對他都重要，任何一個傷了都不好，一個是敵人之子，如孫女能控制他，是個很大的變數。洪峯是老友，忠誠沒問題。

「好好！洪兄稍勝半籌，燕少俠有此成績，也很不錯了，來來來，我們要好好慶賀一下，燕少俠也是副幫主，但排名在洪兄之下。」

「江幫主且慢，貧僧有幾句話要說。」此人居然是弘法寺的住持了塵和尚，綽號「三斤鏢」。

過去李天佐的弟弟李天佑就在他的寺中爲徒。

這禿賊不守淸規，李天佑常換俗裝外出胡來，就是跟他學的。

後來李天佑被顏鳳妮引入屋中，以滾開水燙成重傷而亡。

江歡道：「了塵大師請說！」

了塵看了燕子翔一眼，道：「幫主可知此子的來歷嗎？」

「他不是譚起鳳之子嗎？」

「當然，此子素行不良，若付以副幫主之位，祇怕有玷幫譽，不成體統，且難以服人。」

江蓀正要發作，江歡手一揮叫她退下。

燕子翔此刻却是十分不安，祇怕被人揭他的底。

了塵道：「燕子翔曾寄身『後庭花』相公堂子，且曾中『花榜』被選爲『狀元』，幫主問問看可有此事。」

江蓀怒斥道：「你胡說！」

了塵道：「姑娘先別動肝火，問問看再說。」

衆人都向燕子翔望去，燕子翔當然尷尬。這事能矢口否認嗎？即使此幫中無人看到，南宮政總是可以証明的，看來南宮政不在幫中。

江蓀絕對不信燕子翔會是相公，她絕對不信，厲聲道：「了塵，你爲甚麼要造謠誣人？」

了塵道：「姑娘，如果是眞的呢？」

江蓀對燕子翔道：「子翔，你說話呀，要是沒有這回事，我不會饒他。」

燕子翔忿忿而不能出聲，萬一他否認而南宮政出現了呢？此刻，他唯一的路就是馬上離開這裡。

這時有人在竊笑，似乎大多數人都相信有此事。

江歡固然需要這麼一個青年高手，但燕子翔的長輩傳來了信息，要作太上幫主，果眞如此，江歡就被人騎在頭上了，內心很不是滋味。

燕子翔決定不辭而別，正要往外院竄掠，場中上空忽然落下一人，這人衣着平平，看來五十許

人。

燕子翔正要見禮，此人連忙示意禁止，道：「你說你是甚麼人來？」這話是問了塵的。

場中之人連江歡都不認識來人，別人自是不識的了。

了塵見他現身時輕功不怎麼高絕，樣子也無甚奇特，衣衫更是十分隨便，一副潦倒的樣子。

了塵哂然道：「貧僧乃是弘法寺住持『三斤鏢』了塵和尚。」

「三斤鏢是甚麼意思？」

了塵道：「少見多怪，連這個都不知道，三斤鏢就是鏢重三斤整。」

「噢！原來如此，百發百中嗎？」

「不敢說百發百中，也有十之八九。」

「好，你就射我一鏢試試看。」

「尊駕何人？不該先報上名來嗎？」

「在場諸人中，僅有江幫主有這份資格聽我報名。」

這口氣太大了，心中也極不是滋味。

了塵成心想趁機露一手三斤鏢。

這些人當中見識過的的確不多。

了塵身手有限，在此幫中不太受重視，又不是江歡的心腹，所以這是一個不能再好的邀寵機會了。

就在這工夫，他的鏢已出了手。

他也有自知之明，一旦不中就要丟人，所以這有點偷襲的趨勢。

巨鏢帶着勁風，直奔來人的心窩，這是射擊的最佳部位，也是最不易失手的地方。

這人居然未閃也未躲，「蓬」地一聲，正中心窩，接着「噹」地一聲巨鏢落地，鏢尖斷了將近一寸。

來人衣上連個小孔也沒有。

衆人一陣嘩然，幾乎以爲此人有邪術。

了塵一驚，此刻自是騎虎難下，又是一隻金鏢出手，這人身子微偏，以左手的無名指及小指夾住了三斤鏢。

全場一片驚呼聲，了塵再笨也知道一脚踢在鐵板上了，合什道：「貧僧甘拜下風。」

那知來人正是「逍遙居士」西門樂，他暗暗跟來，想看看此幫的規模以及燕子翔在此是否受歡迎，正好遇上了這件事。

西門樂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燕子翔在「後庭花」的事，所以已殺了南宮政。

了塵正要退下，那知西門樂非殺他不可，一抖手，三斤鏢以無比的速度射回。

太快了，了塵是用此鏢的老手，也從沒想到，三斤鏢會射得這麼快，要閃自是不及。

「卜嗤」一聲，直貫心窩，而且還自背後穿出，「奪」地一聲釘在石縫中。

了塵的身子被這無量的力度帶退三大步，倒地還滾出五六步，可見這力道之大之猛了。

衆人無不失色失聲。

就連江歡也爲之色變，道：「朋友能光臨此幫，也是本幫的光榮，快請到屋內待茶。」

這人也不客氣，大大方方地由江歡引入客廳。

在席上他告訴江歡，這是謠傳，不可相信，霍金問他的身份，他猶豫了一會才道：「在下就是譚起鳳的師叔西門樂。」

江歡心頭猛震，此人比他還高出半輩，看來却像五十許人，估計也在七十五歲以上了吧？立刻重新見禮。

江歡道：「尊駕如肯入幫，在下就屈居西門大俠之下又有何妨？」

「不不，那是對晚輩開開玩笑，如在下決定入幫，一字平肩可也！」

「不不，大俠比在下高半輩，理應在我之上。」

西門樂道：「在下還沒決定，以後再說吧！」

「不，今天難得認識西門大俠，就請立刻金喏，也好發揚光大本幫，以便掃蕩大敵。」

「貴幫大敵都是些甚麼人物？」

「主要的是唐雲樓夫婦，及譚起鳳等人。」

「唐雲樓比之譚起鳳如何？」

「大約略高半籌到一籌，他的夫人也差不多。」

西門樂道：「這些人不難解決。」

「當然，當然！」江歡抱拳道：「西門大俠在此主持幫務，發號施令，必能一舉掃平這些敵對勢力。」

西門樂道：「在下考慮一下。」

江歡打鐵趁熱道：「本幫之盛衰，幾乎全賴大俠之接手與否？務請立下決定，江某立刻退居副幫主。」

西門樂是自由自在慣了的人，他實在不想作幫主，終日處理一些瑣碎幫務那種人，但江歡的卑躬下氣，使他十分受用。

江歡非比等閒，誠意屈居副手，西門樂心頭一樂，就點了頭，道：「不必分出高低，你我都是幫主。」

「不，一個幫會中必有一位眞正的主人，令下必踐，言出必行，兩個幫主往往會意見分歧而削弱實力。」

江歡如此堅執，西門樂更是高興，當場答應下來。

* * *

江豪、顏君山和龍天香等人在小酌，有江豪在就不寂寞。而龍天香也喜歡和他開開玩笑，道：「老江，你不打算打一輩子光棍吧？」

「怎麼？妳要爲我作媒？」

「是啊！」

「是哪一家的閨女？」

「怎麼？你這把年紀了，還要娶個黃花大閨女？」

「雖不敢要甚麼黃花大閨女，紅花、紫花總要不太蹩脚吧！」

「當然，我找的也不會太差，但不能以外貌作抉擇的目標。」

「到底是誰？」

「馬大風馬大姐……」

顏君山本以爲江豪會一口推掉，那知他微愕了一下，淡然道：「人家馬大妹子未必能看上我吧！」

龍天香道：「這麼說你是答應了？」

江豪道：「我答應有甚麼用？人家沒興趣，豈不沒面子？」

龍天香道：「祇要你答應，馬大姐處好商量。」

江豪不出聲，顏君山道：「小江，可別吊人家的胃口，馬大妹子是粗技大葉一些，却是本本份份的人哪！」

「這箇我知道，讓我考慮一下。」

「考慮甚麼？」龍天香道：「你祇要點點頭，我就去說。」

在顏君山的催促之下，江豪點了頭。龍天香興冲冲地來找馬大風。馬大風似乎吃了一驚，但龍天香不斷地說服，好歹使她答應可以考慮，但要和主人商量。

「雲樓和大嫂閉關，兩個月內不可能出關，再說我就可以代表他們，這是好事，相信他們都會十分贊成的。」

「就算這樣，我也要待主人出關，聽到他們親自答應才行！」

「笑話！他們又不是你的父母長輩，多此一舉。」

馬大風道：「江豪油滑，此人祇怕……」

「大姐，這妳就不懂了，此人好開玩笑，但本性不錯，他這麼大不娶，而且也沒有傳出緋聞，這是十分難得的男人！失之交臂太可惜了！」

* * *

經不住龍天香和嚴如霜的兩女徒的游說，終於使這門親事辦成了，「一瓢山莊」喜氣洋洋。

今天就是他們大喜的日子。

江豪在山莊東邊一院落中，這兒也是他的新房。

馬大風在莊西邊院中，由東邊到西邊來迎娶，鄭重其事。潛龍堡的不幸，固然尚壓在人們的心頭，這件喜事，却也冲淡了不少。

這二人成親，鬧房自然不免，凌晨接近寅時新人才得入眠。

就在這時來了二人，曾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因爲他們是譚起鳳和石綿綿。「一瓢山莊」這邊的上下人物都以爲他們二人是來此乘機突襲的。

由於今日辦喜事前有所安排，安全戒備特別謹愼，立刻請來了顏君山和呂介人等人。

顏君山當然不以爲譚起鳳是來趁火打劫的，他迎客入廳待茶，抱拳道：「兩位可是來此喝喜酒的？」

譚起鳳道：「不是，而是來此緊急報信的。」

顏君山目光一凝，道：「甚麼事？」

「『人間天上』已換了幫主，江歡退居其次爲副手，此人應江歡之請，要來此屠莊……」

顏、呂二人不由色變，道：「誰能把江歡逼爲副手？」

「『逍遙居士』西門樂……」

顏君山更是驚愕不已，道：「他不就是令師叔嗎？」

「正是！此人行爲不檢，昔年家師代師祖清理門戶，曾與之動手，兩人同時失踪，如今此人出現，家師却迄未出現，可能家師已經……」

顏君山道：「譚兄確知此事屬眞？」

「是的，在下進入過『人間天上』一次，消息可靠。」譚起鳳道：「三天內會到達，我們來此途中，已派人到少林、武當及崆峒諸派支援，祇不過……」

顏君山道：「是不是怕他們不信任兩位？」

「是的，在下事後細想，要是叫傳信的人以顏兄或唐大俠夫婦二人的名義求援，那就不同了。」

顏、呂二人當然以爲此說正確，但那三大門派也該看出來，譚起鳳已經改邪歸正了，應該會派人前來的。

祇不過派些甚麼人物來就很難說了。

顏君山道：「不知西門樂爲何作『人間天上』幫主？是拉攏入伙還是他毛遂自薦的？」

譚起鳳道：「說來慚愧，此事大概犬子燕子翔而起，是他拉攏的！」

呂介人道：「譚大俠的師叔會和令郎扯上關係？」

「過去是在下的師叔，被逐出門牆，已非在下的師叔了！」

「這麼說，令郎燕子翔已經非同小可了？」

「大概是的，我倆力量有限，

如貴莊歡迎，可以留下略盡棉薄，以補償過去的罪孽……」

顏君山道：「有兩位相助，自然增加不少實力。」立刻吩咐下去，清理出一個院落待客，並叫廚房備酒。

龍天香和龍三二人要向他們算賬，被顏、呂二人勸住，叫他們爲大局着想。

尤其唐氏夫婦閉關，眞是不巧，他們不參加，幾乎減低了一半的實力。

* * *

其實不到三天「人間天上」的人就到了，祇是西門樂還未出面，表面上是由江歡祖孫率領而來的。

譚、石二人問及唐氏夫婦何在？不便直言，祇說外出未回，譚起鳳是何等人物，猜想必在閉關之中。

三大門派的人一撥也未到，照目前雙方的實力，大概相差不多，但西門樂出現，誰是他的敵手？

江歡的人已在四周佈下了天羅地網，他們來了百餘人之衆，幾乎是傾巢而出了。

江歡一直把「一瓢山莊」視爲心腹大患，譚、石二人反而不放在心上了。這工夫譚、石和顏、呂、龍天香等人一齊出現。

當然還有三位左手名家江雨樓、金天聲和劉挺等人。江豪和馬大風這兩位老新人自然也在場。

由於對方不知唐氏夫婦在莊後洞中閉關，所以祇有三位女徒守護，馬大風在這邊協助應付大敵。如她在後莊出現，反而會引起敵方注意。

江歡道：「譚起鳳，你能在此出現，正合吾意，本來老夫還躭心你會趁虛攻入『人間天上』。」

譚起鳳道：「江歡，那位叛徒幫主呢？」

「誰是叛徒？」

「『逍遙居士』西門樂昔年行爲不檢，敗壞門風，家師奉師祖之命清理門戶，西門樂反抗，和家師動手，雙雙失踪，如今這叛徒出現，家師迄未露面，八成家師昔年已遭暗算了……」

「何不說你的老鬼師父太沒有用？」

「以西門樂的爲人來說，八成是他向家師施襲，要不，祇怕他接不下家師一百五十招。」

一開始就是全上，對方全上，這邊也要全接。

譚起鳳和顏君山雙接江歡，他們絕不賣弄，更不敢自負，因爲這是生死存亡關頭，也是武林中道魔消長的關鍵。

譚、顏二人聯手接下江歡，他們希望速戰速決，盡快撂倒這老賊，其餘的好應付。

石綿綿接下了洪峯，倒也不是石綿綿托大，現場上這邊的高手，也祇有她能接下洪峯，且較有勝算。

龍天香接下江蓀。

馬大風接下昆達喇嘛。

三左手之一金天聲接下洪天嬌，不久受傷，江豪接下。辛南星蒙面，他沒有馬上出手，當然，燕子翔也蒙了面。

其餘三左手之二的劉挺和江雨樓、冷雪舫、龍三、夏乾及楚勝等年輕人，率領數十名護院和對方近百人混戰。

江歡雖了得，接下譚、顏二人，百招內僅能不敗而已，求勝很難。

石綿綿這兩年來進步神速，和譚起鳳已經差不多了。洪峯也佔不到她的便宜。

龍天香和江蓀之戰，江蓀奇招百出，龍天香有點吃力。馬大風和昆達喇嘛相比，自然也差了些。

江豪和洪天嬌之戰，江豪畢竟是老手，實戰經驗豐富，而洪天嬌也很縱慾，體力相差甚遠，所以江豪尚有餘力，把洪天嬌引到馬大風身邊，趁機助她。

馬大風見他特意來助，自然高興，就打得更有勁了。

其餘人手和對方混戰，還可以支持。

祇是顏君山等人不能不躭心，還有個魯純迄未露面。如他也來了，必然到處點火爆炸。

的確，魯純此刻在到處走動，「一瓢山莊」全部人手都在前院廣場上，其他院落幾乎是空的。

他到了莊後，正要回頭去炸莊，忽見一個少女提了一桶水進入山洞之中。

魯純好奇，前面正在火併，這少女爲何在此？若無其事？難道不是「一瓢山莊」的人？

他來到洞前，那少女迎了出來，道：「你是何人？」

魯純雖然已被閹了，色心還是存在，這姑娘正是嚴如霜的二徒黎蘭。嚴有三徒，長徒阮少芬，一直由嚴親自授藝，所以她的身手了得。

二徒黎蘭及三徒梅凝春，都由馬大風傳授，再由嚴予以糾正指點，當然就差些了。

魯純如果未看到黎蘭，絕不會到後邊來，此刻他以爲，這洞中必有秘密。

當然，如他知唐氏夫婦在這洞中閉關，向洞內丟幾個强力爆炸物，那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魯純到目前還不知道黎蘭是誰，他道：「姑娘不是『一瓢山莊』的人？」

「當然不是。」

「姑娘怎麼住在這山洞之中？」

「我們一向就穴居在此。」

「祇有妳一個人嗎？」

「是啊！你是誰呀？」

黎蘭還眞的不知他是誰，魯純緩緩走近，道：「聽說過『火神』魯純嗎？」

黎蘭大吃一驚，在洞內的阮少芬和梅凝春也心頭一凜，一看他身上，大概帶了不少的火器。却不知他來此作甚？

原來她們還不知道「人間天上」來此屠莊，這是由於「一瓢山莊」很大，很多人在本莊前院打鬥，在這莊後洞中聽不到聲音。

阮少芬爲大師姐，心知不妙，走了出來，道：「還有我在，我妹妹竟說祇有她一個人……」

魯純一看，這一個更美些。當然嚴如霜曾想要唐耕心娶阮少芬，但小唐不中意。

唐氏夫婦屬意的人，自是不錯的了。

魯純道：「妳們姊妹不像穴居的人。」

阮少芬道：「甚麼人才像穴居的？」

「至少妳們的衣著很考究，談吐也不低俗……」

阮少芬走近道：「魯大俠到『一瓢山莊』作甚？」

魯純倚仗身上有點火器，也把這兩位姑娘估低了，道：「『一瓢山莊』今天要遭殃！」

「爲甚麼？」

「『人間天上』來此屠莊，大約天亮前就會被殺光。」

二女不由色變，阮少芬道：「『人間天上』有那麼大的實力嗎？」

「當然，現在的幫主不是江歡，而是譚起鳳的師叔『逍遙居士』西門樂。」

二女更是心驚不已，阮少芬道：「你是來點火的？」

「對了！上次到潛龍堡，就是我以火器把他們燒光的……」

阮少芬道：「你好了不起啊！我們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眞的嗎？」

「當然囉！」

「妳願意作我的朋友嗎？」

阮少芬道：「和『火神』作朋友是我的光榮。」

魯純上前握握她的手，黎蘭躍躍欲上，阮少芬連忙使眼色。

阮少芬的意思是，犧牲點色相不算甚麼，但也許可以救很多人，甚至可以救一場浩劫。

這是因爲阮少芬偸聽龍天香及馬大風談及魯純被燕氏母女閹了的事。

既然已經閹了，祇是手脚上佔點便宜，她願意作這種有限度的犧牲。

魯純手脚不乾淨，阮少芬半推半就，不外乎摸摸胸部，甚至摳其他部位，當然，這在一個清白少女，仍是算大的侮辱。但她比兩位師妹成熟，知道今夜的兇險。

她忍着，和他套交情，逗得他心頭癢癢地，却又不能辦事。

他那東西祇有半寸，可以說聊勝於無，也可以說是形同虛設。他本想弄了這妞兒，又自卑不敢亮出來。

「魯大俠，你教我用這火器好不好？」

「好哇！」

「你身上有多少火器？」

「少說也有五六十件。」

「威力最大的是哪一種？」

魯純不憚其煩地告訴她，那一種是點火用的？那一種是炸人用的？以及丟出的技巧及忌諱等等。

師姊妹二人牢牢記住，魯純色迷心竅，左擁右抱，祇是黎蘭不許他亂摸。

待她們都學會了，梅凝春出現在魯純背後，猝然出手制住了他的穴道。

魯純大驚，這才知道上了當，居然還有一個。

師姊妹三人商量，決定派一人前去找機會支援。至於魯純，要點他的死穴，魯純大駭道：「姑娘饒命，祇要不殺我，我願供驅使去對付西門樂。」

「你見過西門樂？」

「是的，此人身懷絕技，兩指夾住了塵的三斤鏢擲回，當場殺了他巨鏢穿身而過，沒入石縫之中。」魯純道：「祇亮了這一手，江歡就自願屈居副幫主了！」

黎、梅二人還在猶豫，阮少芬却不饒他，連點三大死穴，把他推入溝中。

阮少芬道：「二位師妹，看來他們還不知道師父在此閉關，要不，魯純絕不會放過這個邀功的大好機會的！」

「是的，師姐。」

「前面一定正在火併，有火器，一定要善加利用，以我估計，沒有兩位師父參戰，我們這邊十分危急！」

「是的，師姐，我們要不要去援手？」

「這守護之責非同小可！我以爲有我去即可，但妳們二人千萬要小心！」

黎蘭道：「萬一他們找來了怎麼辦？」

阮少芬道：「果眞找了來，妳們一人在外對付，一人用石頭在洞內石門上連續敲一百八十下，師父可以醒來打開洞門。但不可敲得太大力太急，那可能導致危險，當然，目前最好是不要干擾他們！」

黎、梅二女道：「我們知道。」

「剛才若非黎師妹出洞提水，魯純八成還不知此處有洞，所以我去後，妳們入洞把洞口僞裝堵塞起來。」

「是的，師姐，妳要快回來。」

此刻前面仍在進行力拚血搏，譚、顏二人聯手，雖然二人從未聯手過，但高手的適應力高絕，很快就順手了。

江歡已落下風，但要撂倒他還要五七十招。

石綿綿佔了上風，洪峯守多攻少。

江豪已砸了洪天嬌兩掌，勝利在望，且偶爾可以援助別人。龍天香和江蕬打得十分辛苦。她也吃虧在年紀上。

馬大風和昆達喇嘛之戰，她畢竟差些，雖然江豪抽空幫他的新娘老妹子，還是挨了兩掌，已受內傷。

其餘三位左手名家加上龍三、冷雪舫、夏乾及楚勝等人率領六七十個護院力搏，佔了上風。

這邊的人等於復仇，同仇敵愾是很重要的。

就在江歡不停地觀望，心中嘀咕，爲甚麼還不見莊中火舌四起，心知魯純又出了紕漏。

「火神」魯純的確是武林中火器第一把手，但自投奔「人間天上」，就一直沒有派上大用場，由此看來，一個人具有某種技藝還不夠，還要配合頭腦才行。

就在江歡分神之際，譚、顏二人各砸了他一掌。

此刻洪峯也開始失招挨打了。

對方的陣脚有點亂，幾個年輕的有如生龍活虎，下手毫不留情，百餘人已死了三十餘人，傷的還未算在內。

江歡中了幾掌雖不重，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已經支持不久了，洪峯也是口鼻淌血，石綿綿已在加緊狂攻。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發出一聲佛門的「獅子吼」，場中打鬥立刻停止，只不過譚起鳳趁機又砸了江歡一掌。

江歡吐了口血，被江蕬扶住。

龍天香及馬大風也都受了內傷，被晚輩扶住，爲她們服了藥。

獅子吼的人自然是「逍遙居士」西門樂了。他是大人物，當然要唱壓軸戲，他負手踱入場中，道：「譚起鳳，你敢目無尊長？」

譚起鳳道：「昔年你被師祖逐出門牆，和師父力戰於江上，雙雙落水，師父迄今未出現，你乃是殺死師父的兇手！你是甚麼尊長？」

西門樂道：「昔日你師父與我血拚，不分上下，雙雙落水，我重傷被衝上江岸，他却不見了，八成已葬魚腹，這也是報應！」

「你是說師祖把你逐出門牆有甚麼不對？」

西門樂道：「譚起鳳，以我的輩份和你動手，等於佔你的便宜，這樣吧，你和顏君山，再加上石綿綿甚至江豪，一齊上吧！」

譚起鳳知道，他比江歡還要棘手多多，僅僅是顏君山和他聯手一定不成，估計加上石綿綿或江豪就差不多了。

衆人一交眼色，譚、石、顏三人就鼎足而三撲了上去。

絕世高手就是不同，「啪啪啪」連接三人各一掌，都把三人各震退兩步，石綿綿一隻右臂差點抬不起來了。

三人不再和他較勁，配合攻守，全場鴉雀無聲，觀看這百年難得一見的血戰。

絕對沒有想到，三人聯手，由於默契不夠，只有譚、石二人有默契，顏君山配合不當，在五十多招上先中了一掌。

這老賊掌力深厚無儔，顏君山立刻就失去了再戰的能力，江豪義不容辭立刻補上。

西門樂以一對三，似乎游刄有餘，江豪和譚、石二人的默契也不夠，在四十招左右，也中了一掌，中一掌就受了內傷。

現在能接替他的人已經沒有，因爲馬大風和龍天香都已受了傷。

這是十分絕望的場面，似乎不必再加上別人，西門樂一個人就可以屠莊了。

江豪傷而不退，和素日嘻嘻哈哈的作風完全不同，到了緊要關頭，一點也不含糊。

那知就在這時，譚起鳳突然扶起江豪，和石綿綿向後疾退三丈五六，道：「小心……」

「小心」二字出口，他們已經仆在地上，接着(轟轟)兩聲，地動山搖，土石橫飛。這自是專門對付西門樂的。此刻距西門樂最近的只有幾個人。

西門樂藝高膽大，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火器這玩藝，可不管你的功力多深，一旦閃避不及，就是鐵打銅澆的，也會被炸扁。

西門樂一時大意，加上行前江歡也未對他說有關魯純負責炸莊點火之事，自然更想不到，魯純的火器已到了對方手中。

阮少芬是嚴如霜門下女徒老大，爲人機警，忠心耿耿，要是換了黎蘭和梅凝春，她們不大可能出此奇計，挽狂瀾於傾倒，在危亡中圖存奇襲了。

阮少芬先以「蟻語蠅音」通知顏君山，說是手中有火器，請他們速離西門樂三丈以外。顏君山再告知譚、石二人。(未完・四十一)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